



說新報
第 二 年
第 三 期



壯宇



版出作傑生先處方行發局書華國

千 金 骨 小 說

楔子

第一回 中國古文苑第廿四卷

第二回 中國古文苑第廿五卷

第三回 中國古文苑第廿六卷

第四回 中國古文苑第廿七卷

第五回 中國古文苑第廿八卷

第六回 中國古文苑第廿九卷

第七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卷

第八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一卷

第九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二卷

第十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三卷

第十一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四卷

第十二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五卷

第十三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六卷

第十四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七卷

第十六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九卷

第十七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十卷

第十八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一卷

第十九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二卷

第二十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三卷

第二十一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四卷

第二十二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五卷

第二十三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六卷

第二十四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七卷

第二十五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八卷

第二十六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九卷

第二十七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十卷

第二十八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一卷

第二十九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二卷

第三十回 中國古文苑第卅三卷

小說新報 第三年 目錄

●封面

但杜宇仕女畫

●插畫

顧元慶山水册頁第一幅

上海妓女林小小影

上海妓女素雲小影

顧元慶山水册頁第二幅

上海妓女鳳樓老三小影

上海妓女奇葩洪星星合影

陳老蓮仕女真蹟

上海妓女瀝濱小隱小影

上海妓女高雅雲小影

目錄

上海妓女張颺小影

上海妓女情芳閣小影

上海妓女沁芳小樹小影

●短篇小說

清代誅安實錄 (競存)

怨情桃花依舊笑春風 (花奴)

清代補人船 (礪生)

言情姊妹花 (樹聲)

哀情墮歡人語 (襲邨)

倫理警孝子 (劍山)

哀情摧蘭記 (劍山)

家庭失珠還珠 (澹廬)

警世念秧遺孽 (秋水)

紀事赤鼻子

●長篇小說

歐戰中遼西夢 (定夷)

壯會長安瑣語 (吁公)

軍事古屋斜陽 (襲村)

怪異無歷村 (茗狂)

紅羊鴛魂喚絮錄 (花奴)

歐美名家大作之緣 (之棟)

●談薈

都門西山遊記 (吁公)

技擊餘聞補 (鴻壽)

浮萍室綴錄 (勵生)

軼廬野獲誌 (軼池)

劍光軒筆記 (劍山)

南美遊記 (逸如)

京洛浪遊客詩話 (吁公)

●香囊

西廂詩牌 (哲廬)

●雙廬

擬某女士代弟乞婚書 (秋水)

擬答書 (秋水)

擬某女士致其夫絕命書

(詩隱)

代江山校書蓉嬌勸戒情郎書

(長孫)

●藝府

周母湯太宜人六十壽序

(廷燮)

春寒花較遲賦

(東園)

王右軍蘭亭序賦

(東園)

復吳東園書

(稿蟬)

學潛廬詩選

(稚蓮)

墨隱廬詞選

(定夷)

●傳奇

星劍俠

(東園)

●彈詞

芙蓉淚

(醒獨)

●諧數

戲擬吳王張士誠復瑤台第一

妃徐姬詔

(東園)

送女伶金玉蘭之冥府序

(乙乙)

戲擬妓女陳情書

(乙乙)

妓女從良辭

(寄恨)

璧脚大少序

(詩隱)

滑稽新語十一則

●劇史

同光梨園記略 (哀梨老人)

●謎海

別有會心室談虎 (惟一)

謎錄

●補白

名不備載

顧元慶山水册頁第一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大坂筆意
顧元慶



上海妓女素雲小影



上海妓女林筱筱小影



顧元慶山水册頁第二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三老樓鳳女妓海上



影合星星洪葩奇女妓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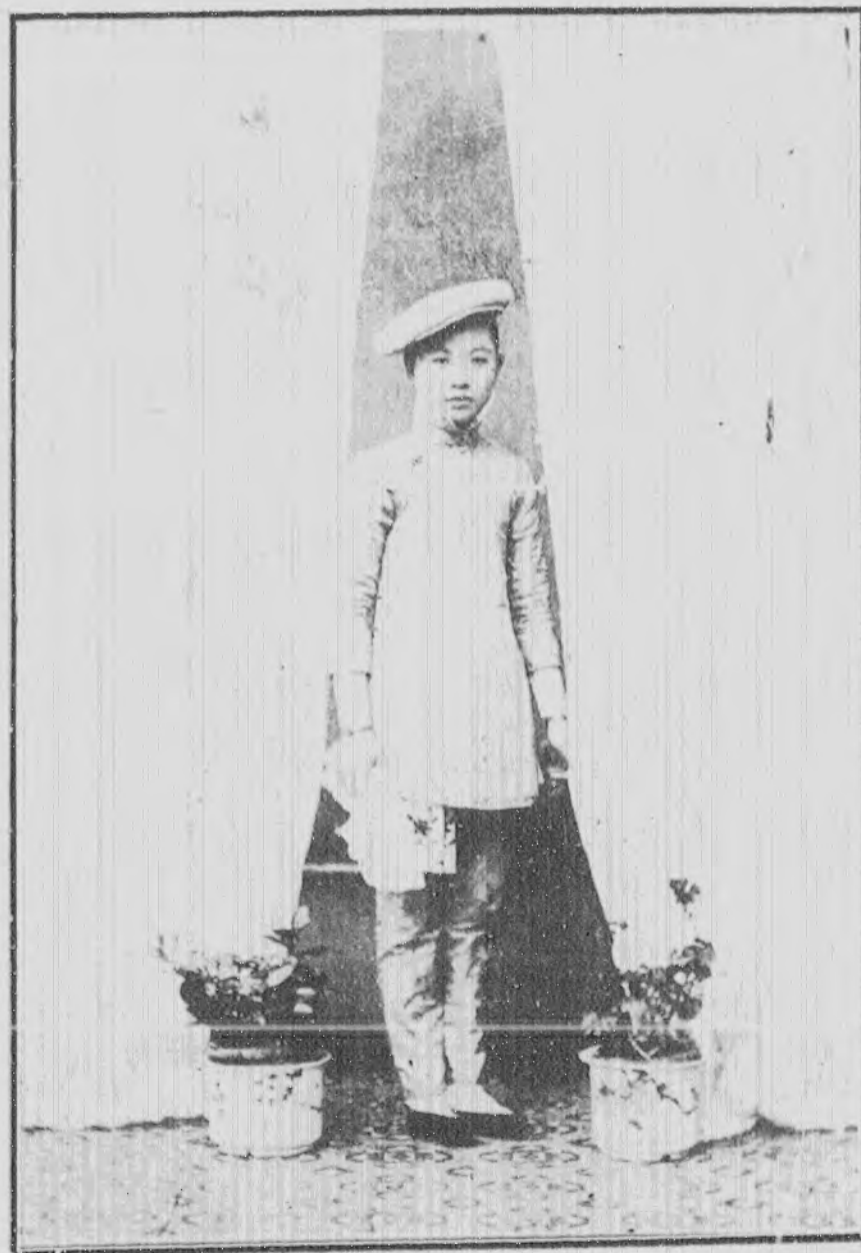
陳老蓮仕女真蹟

祝橋 法恩弟 弟蓮 法恩為
門人 畫 卷 上
祝翁 原 若 居士 著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上海女妓滬濱小隱小影



影小雲雅高女妓海上



影小颯張女妓海上



影小榭小芳記女妓海上



影小閣芳情女妓海上



短篇



小



說

金星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者中國最大之人壽保險公司也該公司協理張平夫君曾服夏定補身丸而得有功效者今錄張君之言如左

鄙人業人壽保險者也於人類衛生之關係研究有年對於市肆上所售之藥丸不特不敢自服且勸人切勿購買蓋偽者多而真者少而一切補品性多燥烈於人生尤為害多而利少惟月前友人贈予以夏定補身丸

人言不我欺

一瓶力言其功用之如何偉大

鄙人初不甚信一日忽覺胸膈

苦悶肝胃氣痛精神困倦飲食

不安姑取夏定補身丸吞服

丸亦姑為嘗試之意耳不料服

後一小時漸覺胸膈舒暢肝胃

復元鄙人如未親為服用則始

終不知丸之功效也余敢言此

丸於脾胃肝諸臟確有補益去積之功所謂功效偉大之說人言固不我欺也

夏定補身丸每瓶一元每打十元

總經售處上海

江西路二百零四號



短篇小說



清代俠聞 誅安實錄

(競存)

人謂同治初元寺人安德海以驕縱不法卒伏誅於魯省時論多嘉尙魯撫丁寶楨之武斷有爲而不知惡貫滿盈衆怒難犯當時朝中士大夫固莫不痛心疾首於安某之跋扈人人所欲得而甘心者其致死之道雖由魯撫措置之迅捷而實則京內外伏線重重幾如天造地設無可倖遁故雖以慈禧老佛爺之奧援而尙抱迅雷不及掩耳之歎所謂自作孽不可活安某之不幸亦卽西后生平第一出令不行之挫辱也

安某本黃門記名之一小小厮卒耳初無藉藉名然其爲人應對捷給儀表溫柔善窺伺意旨以爲趨避則爲他寺人所不及自東西兩后垂簾聽政以來安某卽以小忠小信要結主歡所謂狐媚惑主竟大爲西后所賞鑒不數年間居然拔置黃門之冠一時寵倖無與倫比且安某有所進言西后亦無不首肯竟能顛倒元黃淆亂黑白甚至親皇貴冑有時亦爲該宵小所播弄無因至前遭內庭之呵斥羣謂聖怒不可測相與付之嗟歎而已久之真相揭穿乃不得不買到金錢隱爲聯絡安某遂恃有聖寵益復跋扈飛

揚不可。一世獨當時。淳皇爺則疾之。若仇。見其趾高氣傲。屢與面斥。不稍寬假。西后亦隱戒安寺。謂對付他人均無所可。否。惟淳皇爺處須善伺顏色。好爲侍奉。此老倔強性成。不可撻。其嚴謹也。安某則面唯唯。而初不爲意。以是獲罪於淳邸者。匪伊朝夕矣。

某日淳皇爺甫自邸退。值從容安步而出。途遇安某。卽欠身爲禮。淳爺大爲駭詫。亦施以應答之禮。詫者何緣。安某氣燄薰天。平日微論何人對之。恆傲不爲禮。今乃驟然相值。施以殊禮。詎非出諸意外。孰知安某於請安口頭禪。而外復日灼灼視淳爺手中所佩之班指。不已。堅請淳爺卸下一觀。觀後復摩挲不已。淳爺不耐。久候卽叱之曰。孩子們多大傻氣。借家有事。趕辦休得胡鬧。卽奪還原物而去。安某無如何。翌日入覲。西后卽伏地請求不已。西后詢明原委。卽婉勸曰。余平日切戒汝曹。淳皇爺性極剛愎。余且有所忌憚。汝曹相處。自當刮目相看。不可玩視。區區班指。藏諸內庫者。不可僂計。任汝檢擇可也。奚必戀戀於該物耶。安某仍伏地不起。堅求老佛爺恩賞。西后不勝其黷。乃告之曰。容日再商。卽掉頭而去。移時乃傳旨召淳爺入內。奏事。淳爺奏對許久。西后亦唯唯。否。無甚駁納。所謂醉翁之意。固不在酒也。奏對畢。西后卽垂詢淳爺手佩之班指。謂價值若干。抑何色澤。乃爾淳爺度西后垂詢。必蒙賞鑑。亟卸下呈上。曰。老佛爺旣賞鑑此物。謹當奉獻。西后故作推辭狀。久之。乃含笑而納。諸懷中矣。退觀後。卽喚安某至前。謂淳爺此物。夙所心愛。一日攫來。談何容易。汝須什襲而藏。不宜佩帶。免爲淳爺知悉。致遭未便也。安某唯唯稱謝。而出。詎知一出內庭。卽狂悖驕縱。不復自檢。且挾有意報復與炫其能力之念。突至淳爺前。玩弄西后賞與之班指。指示以難堪。淳爺觀之。怒不可遏。惟大聲叱之曰。好好僭家。自有辦法。卽疾步而他去。

清制凡小黃門及中書舍人均由親信御前大臣管轄之大臣操黜陟生殺之權雖聖上亦不得干涉其時淳爺適值是差思欲中傷之乃借他事證其奉差不力劾以大不敬擬於次日羅織其怠弛失職諸罪狀先受誅而後入奏以洩其忿不圖事機不密當夜爲安寺知悉以瀆爺惡辣之手段竟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實爲當初戲侮時所不及料固已戰慄無人色亟奔至西后前伏地號泣不已西后廉得其實頓足大罵謂屢屢告誡終不自悛今夕老身亦無法迴護矣趣去趣去安某長跪不起謂今日大禍非得老佛爺救護必無生還之望時則西后怨恨切齒之狀已震震有聲乃俯首太息曰不圖聽政垂十數年今幾窘於豎子之手奈何萬不得已乃囑安某速漏夜他遁以免於危然安某雖在窘急之中而狡滑則出於生性乃請命於西后曰小子無故出宮非計之全無已其惟奉老佛爺詔往江南催貢乎西后俯首稱善乃卽夕傳旨着安某起程而淳爺則於翌日始行傳呼安某則已如遭博浪刺客大索十日而不得矣安某感西后再造之恩與守西后切膚之戒乃微服疾行不動聲色所至各邑祕不與宣並無沿途騷擾與地方官供應之煩亦可謂創巨痛深強自抑制者矣泊抵烟台乃與夙所相稔之某營官相值蓋卽前數年侍衛宮禁之滿人也驟逢之下各道寒暄且詫詢其出宮之由則以奉懿旨下江南催貢對某營官謂既奉懿旨辦差係堂堂正正之師胡弗責地方官供應而乃隱秘若此安某又以切守西后告誡對某營官曰老佛爺告誡固應爾爾然而地方官供應亦係題中應有之文烏乎能免安某固辭不獲乃立會當道飛佈流單以期供差之迅速流單者卽某日至某地地方官沿途供應之通飭也於是揚厲鋪張聲勢赫奕承差官絡繹於途奔走恐後而安某亦故智復萌願盼自雄雖未身抵濟南而事已喧傳於魯撫

乃巨躍而起飭人查訪事果確實無訛乃大喜曰孺子今被玩於予之股掌中矣既有當初何會有今日也。

先是簡放丁寶楨任魯撫廷旨既下丁寶楨陛見請訓時有大失儀注之事一頗予京人以談柄緣督撫陛見先請聖安再聽懿旨請訓既畢然後脫朝冠行禮復攜冠退走數武始正向達陛階而下丁寶楨於脫冠行禮後匆促退下竟忘却所攜之朝冠是爲大失朝儀其時西后笑顧侍臣曰不意丁某爲歷年封疆大吏尙有此卣莽失體之事何況其他乃命侍臣將之去其時該朝冠適落於安某之手乃挾之以爲奇貨時則丁寶楨退朝後始記憶朝冠正在惶遽時有報告內寺安德海來謁丁某出迎安卽笑詢曰頃間朝覲時有失却所攜之物否丁以實告安卽面要以二萬金爲質丁初以其戲弄也孰知竟大不然爭執移時堅不允還丁某大憤謂旣不允還該冠贈汝可也索之何用安聞言乃大聲曰若此甚佳我將置此冠於午門首標之曰山東巡撫丁寶楨之朝冠言畢乃揚長而去丁某大窘乃使人緩頰願以三千金爲質其事始寢旣種前因必收後果至是而魯撫報復之念乃油然而生於是竟日流連備極纏綿稱觴演劇不憚其煩非今日督撫會宴卽明日司道會宴週而復始一再不休務緩其南下行程而後快一方面漏夜趕繕封奏秘密出發以聲叙其沿途騷擾不法已極之罪狀而安某則流連忘返仍在醉生夢死中夫亦大可憐焉。

時則恭皇帝掌軍機樞要凡京內外秘密章奏或留中或入奏均由恭邸主持至是魯撫丁寶楨封奏旣到恭邸閱之幾戰慄無人色乃卽請命兩宮聽旨發落兩宮出覲恭邸卽朗誦封奏章中有歷叙安寺跋

扈。不。法。沿。途。騷。擾。各。罪。狀。且。援。引。開。國。時。覺。羅。氏。遺。訓。謂。內。寺。萬。不。能。私。行。出。宮。某。年。內。寺。某。有。私。遁。者。
 斬。立。決。某。年。內。寺。某。有。效。尤。者。亦。復。斬。立。決。祖。宗。立。法。垂。戒。千。秋。萬。無。違。背。之。理。安。寺。私。行。出。宮。騷。擾。不。
 法。實。足。上。累。兩。宮。之。聖。明。非。立。時。就。地。正。法。不。足。以。昭。炯。戒。平。物。議。云。云。語。語。斬。釘。截。鐵。無。可。通。融。兩。宮。
 覽。奏。相。覲。而。失。色。旋。由。慈。安。后。起。立。曰。安。某。果。奉。何。人。差。遣。乎。何。作。事。不。檢。若。此。西。后。乃。變。色。厲。聲。曰。此。
 事。係。余。爲。之。丁。寶。楨。何。仇。於。彼。奴。乃。不。徇。情。若。此。明。明。與。偕。家。爲。難。這。事。萬。不。能。允。恭。邸。乃。歛。容。曰。老。佛。
 爺。不。允。丁。撫。所。請。事。非。不。可。其。如。違。背。祖。宗。遺。訓。予。天。下。以。物。議。何。又。恐。日。後。詔。旨。所。勅。有。失。信。用。而。不。
 能。奉。行。何。爲。保。全。一。奴。才。損。聖。上。厲。精。圖。治。之。美。名。恐。非。得。計。西。后。大。不。悅。拂。袖。而。起。曰。此。事。任。汝。曹。爲。
 之。可。不。干。僭。家。事。言。畢。卽。直。情。逕。去。慈。安。見。西。后。已。負。氣。不。服。無。商。酌。之。餘。地。乃。乘。此。時。機。密。囑。恭。邸。請。
 爺。照。例。速。辦。免。致。意。外。恭。邸。唯。唯。連。諾。而。出。其。時。恭。邸。夙。有。手。裁。頗。顧。大。局。退。值。後。度。不。除。安。某。不。足。整。
 理。朝。綱。殺。一。徹。百。用。意。已。決。且。恐。事。有。中。變。乃。星。夜。趕。繕。簿。書。飭。兵。部。發。八。百。里。馬。單。加。急。字。出。發。蓋。此。
 係。特。別。緊。要。之。驛。遞。事。件。向。由。兵。部。出。發。也。孰。知。署。事。甫。竣。又。傳。西。后。旨。召。恭。邸。入。覲。垂。問。安。某。之。事。究。
 作。何。者。定。奪。恭。邸。謂。已。遵。慈。安。后。口。旨。飭。兵。部。以。四。百。里。馬。單。出。發。矣。西。后。沉。吟。良。久。謂。恭。邸。曰。安。某。不。
 法。罪。固。當。誅。第。據。余。意。見。莫。如。飭。魯。撫。解。安。某。晉。京。加。以。面。責。以。洩。余。忿。再。行。正。法。爲。是。速。請。爺。改。換。八。
 百。里。馬。單。加。急。書。以。追。回。之。語。雖。近。情。而。實。卽。西。后。緩。兵。之。計。也。恭。邸。復。唯。唯。連。諾。而。退。從。容。步。至。私。第。
 有。人。詢。其。故。則。但。微。笑。而。不。言。復。徐。徐。着。人。詣。兵。部。飭。以。復。出。四。百。里。馬。單。以。掩。飾。耳。目。泊。乎。魯。撫。得。邸。
 中。復。文。欣。喜。逾。望。乃。密。誘。安。某。至。撫。署。會。宴。安。某。仍。如。入。五。里。霧。中。茫。然。罔。覺。及。抵。撫。署。見。衛。隊。林。列。心。

知。有。異。尚。不。慮。其。有。他。也。及。見。魯。撫。叱。令。下。跪。聽。旨。始。心。房。躍。躍。而。面。無。人。色。然。已。左。呼。右。叱。失。自。由。權。矣。宣。旨。畢。卽。命。登。時。斬。決。事。後。卽。由。魯。撫。復。奏。謂。奉。斬。決。旨。在。先。奉。解。京。旨。在。後。安。某。已。身。首。異。處。無。可。挽回。臣。該。萬。死。云。云。西。后。覽。奏。乃。嗒。焉。若。喪。連。呼。負。負。而。已。



小說情 桃花依舊笑春風

(花奴)

唉。大。地。茫。茫。年。年。浪。跡。浮。生。草。草。事。事。傷。心。吾。本。多。愁。多。恨。能。消。受。得。幾。許。殘。春。耶。殘。春。於。吾。好。如。九。世。深。仇。每。窘。吾。至。無。可。奈。何。不。肯。稍。留。餘。地。致。使。吾。心。痛。若。刀。割。腦。漲。若。火。炙。眼。酸。若。潑。醋。而。百。骸。四。肢。則。如。受。凌。遲。渾。身。肌。肉。皆。覺。奇。痛。卽。寸。寸。迴。腸。亦。如。被。利。剪。碾。碎。凡。諸。無。形。痛。苦。吾。俱。身。親。嘗。之。其。實。凌。遲。吾。身。刀。割。吾。心。剪。碎。吾。腸。亦。不。過。痛。苦。於。一。時。過。後。卽。罔。覺。惟。此。無。形。痛。苦。歷。久。依。然。吾。身。苟。存。在。一。日。卽。挨。受。一。日。痛。苦。而。尤。以。殘。春。時。爲。最。是。故。吾。視。殘。春。有。甚。於。毒。蛇。猛。獸。然。而。毒。蛇。猛。獸。雖。能。制。人。死。命。還。覺。直。截。痛。快。獨。殘。春。之。對。吾。使。吾。不。生。不。死。受。盡。諸。般。苦。惱。而。莫。有。出。頭。之。日。則。殘。春。直。較。毒。蛇。猛。獸。爲。大。酷。唉。殘。春。殘。春。胡。虐。吾。至。於。斯。極。

一歲之中有四時焉。假使四時之中無此一段春光。縮一年爲三季。豈非佳事。奈弗能也。歷夏秋冬三季。而春又至矣。春風依舊。年年至。不管有人急斷腸。教吾能不畏煞。東皇乎。一年共三百六十日。此三百六十日中。苟能少却三十日。不使春光占領三月。省去季春一節。亦是佳事。奈弗能也。經過正二月而三月又至矣。春到盡頭。猶賣弄落花飛絮。一天愁。使吾目送春光。生出無限痛苦。一腔怨恨。欲訴無門。吾乃不得不恨。額頰多事。造字時少一春字。亦何害。奈何故意弄刁。使後人識得一春字。遂生出無限感傷。吾又不得不恨。彼造曆者。一年三季。可耳。奈何平添出一段春光。一年三百三十日。可耳。奈何多支配暮春三月。致使吾年年此日。懷恨綿綿。而莫有窮盡時期。唉。諒必吾宿孽許多。特罰吾今生償補也。

吾爲此言。或噫吾懣。一年三百六十日。何可缺少一日。缺一日則不成爲年。一年四季。何可缺少一季。缺一季亦不成爲年。一季三月。何可缺少一月。缺一月則不成爲季。一年之有四季。氣候使然。額頡因氣候而造字。造曆者亦因氣候而造曆。氣候天實爲之。固無與於額頡及造曆者。唉。執此說也。則天欺吾也。吾其怨天乎。吾欲問天。而天不吾應。然則天亦憤憤者。雖然。天也。額頡也。造曆者也。年季也。月日也。吾概置諸弗問。吾獨恨世間有桃花耳。吾不能禁世間無桃樹。我遂不能禁桃樹不着花。世間儘有桃樹。而不着花。則吾亦無恨。而世間桃樹偏無一樹不着花。吾之恨遂因桃花而無窮。期因桃花而恨。及三月。因三月而恨。及春季。因春季而恨。及造曆者。因春字而恨。及額頡。吾之恨遂永無窮。極抱無窮。極之恨遂生出無限量之無形痛苦矣。

唉。今日何日。非又是暮春三月。桃花開放時乎。桃花呀。汝依舊無恙乎。汝又向春風開放乎。鮮紅瓣兒依舊也。淡黃蕊兒依舊也。嫩綠葉兒亦依舊也。桃花呀。汝依舊當年之桃花也。回顧吾身。則非復當年之吾矣。當年之吾。何等甜蜜愉快。直足傲汝。汝亦嘗自慚。弗如豈特汝。漸弗如卽世間一切羣芳。亦皆不吾如。當年之吾。自謂終吾此身。將百年快樂矣。固未嘗知有怨恨與痛苦。詎知汝心不測。妒及吾身。將吾畢生幸福剝奪淨盡。陷吾入百丈深淵。使備嘗痛苦滋味。汝遂占領春風。駕出吾上。而又向吾如嘲如笑。嘲笑吾不如汝多福。唉。吾本薄福人。固不如汝之多福。然吾心未泯。終以汝爲輕薄。桃花吾今日之淪入苦海。雖云天實致之。然苟非汝暗中妒忌。何至於此。則吾身之淪落。謂爲汝所致。亦非冤枉。汝語吾恨不得手。執利斧將普天下許多桃樹悉數斫折。始洩吾胸頭怨恨也。

唉。往事。淒涼。不堪。回首。前塵。成夢。言之。傷心。安得。叩問。花神。奈何。縱容。輕薄。桃花。年年。欺吾。豈不知。人世。傷心。尚有。吾在。而忍。教桃花。春滿。笑向。東風。使吾。平靜。心頭。頓起。無限。思潮。許多。無形。痛苦。加上。吾身。花神。真忍。心哉。雖然。人世。情事。最難。逆料。寄語。桃花。莫逞。盡風光。賣盡。春色。三月。春光。駐無。幾日。一轉。瞬間。薰風。將至。到得。彼時。行見。汝狼。藉東。風沾。泥墮。溷作。憔悴。可憐。之色。耳。春有。來時。亦有。去時。花有。開時。亦有。謝時。汝。奈何。弗悟。而頻。頻欺。吾耶。而汝。意猶。以爲。春來。春去。花謝。花開。天道。之常。毫無。足異。今年。春去。明歲。重來。今年。花謝。明歲。重開。明歲。如此。後歲。亦如此。推而。至於。億萬。千年。亦莫。不如此。汝。可以。長占。春風。莫或。中斷。而吾。則樂。昌鏡。破雖。畢世。不復。能重。圓矣。汝。之遭。際。勝吾。萬萬。汝之。欺吾。殆亦。以此。乎。殊不知。天且有。時。老地。亦有。時。荒月。不常。圓。花不常。好。自古。以來。祇有。千萬。年之。天地。從無。千萬。年之。花木。世界。經一。滄桑。人事。經一。轉。劫。則舊。者謝。而新。者出。桃花。呀。汝處。於今日。固能。欺吾。千百年。後。恐汝。亦被。後來。者譏。笑耳。即使。千百年。後。而汝。尚存在。然到。得。天荒地。荒時。萬物。都歸。烏有。試問。汝能。違背。造化。長保。汝生。乎。然則。到得。盡頭。汝亦。難逃。淪劫。桃花。桃花。可以。休矣。

唉。蠢哉。桃花。吾語。汝未。聞乎。奈何。猶對。東風。向吾。嘲笑。耶。生性。輕薄。誠不。可以。言語。喻者。噫。杜鵑。兒來。矣。一聲。聲不。如歸。去不。如歸。去。杜鵑。兒。汝喚。誰歸。去。耶。催吾。歸乎。則吾。已無。家。無室。教吾。焉歸。汝向。吾耳。邊。啼不住。適足。增吾。悵。觸願。汝。莫再。任情。亂啼。汝啼。吾心。將爲。汝碎。吾腸。將爲。汝斷。吾魂。兒將。爲。汝飛。去。杜鵑。兒。可以。休矣。唉。杜鵑。無知。猶催。人。不如。歸去。憐吾。耶。嘲吾。耶。吾不。得而。知。惟吾。聞杜。鵑。本爲。窠。鳥。啼時。聲聲。帶血。則容。或憐。吾耳。杜鵑。兒。汝殆。與吾。同病。乎。不然。啼聲。何悽。苦。乃爾。想吾。生平。從未。有人。憐惜。而

汝獨能垂憐及之。傷心如吾。又將爲汝生出知己之感矣。無奈吾已無家。可歸枉汝一片苦心。吾只有呼負負耳。吾浪跡天涯。數載於茲。歸之一字。匪吾思存吾身。好似失巢之鳥。載飛載止。靡有定蹤。此後之挨度。日月以天地爲吾慮耳。天覆地載。中卽吾家也。蹤跡所至。卽吾歸也。再催吾歸。則白楊影裏。衰草叢中有土一坏。卽吾最後之歸宿處。杜鵑兒。汝莫頻催。弗已。吾到可以歸時。當如汝言也。

噫。鷓鴣兒。汝亦來耶。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聲聲狂喚。汝意果何居乎。吾拋棄故鄉久矣。而杜鵑兒催吾歸去。而汝云行不得也。汝意殆勸吾不可歸歟。吾無家焉。用歸汝不。吾勸吾亦弗歸。然則汝之行不得也。究爲何事。喚來。殆勸吾浪迹天涯。爲行不得乎。則汝意亦勸吾歸乎。唉。吾無可歸焉。用汝勸汝以莽莽天涯。爲行不得乎。吾不能聽汝言而弗行也。苟人跡可能到處。吾靡不往。行不得也。云乎哉。吾不管也。汝以茫茫前途。危險甚多。故勸吾行不得耶。吾明知前途危險。不願聽汝言而弗往。蓋吾身之處。於今日不啻已歸太虛。等諸陳死。身且烏有更何有乎。危險禍福兩字。忘之已久。尙何行不得之去處。碧落黃泉。可惜人跡難到。苟能致者。吾且上窮碧落下黃泉。以暢吾行也。鷓鴣兒。汝母曉舌聽吾行。可耳。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汝還是啼向得意人前。之爲佳。失意如吾。空負汝一片苦心耳。鷓鴣兒。不如其休。

蝴蝶不知人意。惱迎風對對學。雙飛蝶兒。蝶兒。汝亦來欺侮吾乎。天空地闊。何處不可飛。而獨向吾失意人前。踟躕成對。賣汝儷影。使吾見汝。雙雙頓起心頭。舊恨蝶兒未免太刁惡矣。吾數年前亦嘗交柯連理。享受艷福。錦帳雙棲。鴛幃同夢。固勝過汝露水姻緣。而汝乃不知自醜。猶向吾面前飛舞。吾實爲汝羞之。

汝苟見機速飛向他處去如再賣弄吾前莫怪吾掌無情噫蝶兒有知能解吾語果然離吾而去矣足見他雖爲么蟲小物尙知羞恥奈何桃花轉不如小蟲之解事春風陣裏姹紫嫣紅而猶有顏臉向吾開耶可見天生賤質終不脫輕薄之名何怪隨流水西東不惜自賤其軀嫁與東風墮溷沾泥全不顧及羞恥事也世間不少羣芳而最輕薄者當無如桃花矣吾爲此言並非吾故恨桃花實爲桃花輕薄性質足惹吾恨耳設非桃花輕薄吾亦何至於此吾之受盡無形痛苦皆彼輕薄桃花釀成之也嗟乎桃花

驟閱之句句無事實細味之語語含酸辛世間不少傷心人人面桃花之感寧獨花奴已也

定夷附誌

鐘 聲 錄

桃花依舊笑春風

香妃

橘 (分詠格)

每對名花談聖武

誰教嘉樹頌靈均 (碧霞女史)

骨醉方知周后忍

懷來莫笑陸耶儉 (琴仙女史)

椒房曠代逢高后

蓬殿重陽賜百官 (絳珠女史)

清苑羣芳仇異種

商山四皓樂同符 (碧琴女史)

千古重瞻人豕慘

一朝忽化老龍長 (碧琴女史)

城外酋豪難一面

山中奴婢易千頭 (絳珠女史)

萬里飄蓬悲去國

一朝變拱恨踰淮 (樹軒女史)

清代
雜聞
獵 人 鄉

(勵 生)

自來窮鄉僻壤。每當戎馬倥傯之際。輒有英雄乘時以興。如吾郡金山治打生棣胡氏父子者。非其倫歟。胡氏以彈丸之地。提烏合之衆。內無經月之糧。外無一成之旅。竟敢抵敵精騎。驍卒之太平軍。血戰半月之久。事前則爭先效命。事後則慷慨捐軀。較紙糊之南京地勢。則虎踞龍蟠。軍力則雲屯雨聚。顧乃於旬日間。失之使太平軍長驅南下。得據東南半壁。是則吾雖不以英雄歸胡氏父子。而不可得至於名之有無。則磊落丈夫。豈爭鷄蟲得失。而况軍興之際。提刀殺敵之健兒。寄身於行伍中者。其薄血之功。爲人攘奪去者。更僕難數。胡氏父子之生於窮鄉僻壤。雖名在若隱若現之間。而當日之功績。故鄉父老猶能道之。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大幸也。

鄉村十里。茅屋人家。阡陌相通。桑麻遍野。村之外。一水繞之。天明日媚之時。微風吹來。縹成綺紋。境至佳也。水之盡處。一濯濯。牛山高聳。特立蓋前代無名氏之牛眠地。居民以野祭無人。故樵牧亦不禁。每於晚風落日之中。有二三牧童。攜手口中鳴鳴。其天籟之音。迤邐自此山返。而於秋高氣爽。農家田事畢時。亦每有三五健兒。荷鎗自村出。以穿楊貫蝨之技。爲追兔落鵲之事。至日暮歸來。道經此山。必各席地坐。媿媿道其一日所得。問及其鄉主人之賢德。東鄰某中。非得賢主人之資助。不能完婚。遂室家樂。西鄰某乙犯官中事。非得賢主人之緩頰。不得出狴犴。凡此絮絮。非至炊煙四起時不止。此卽打生棣居民當日之情形。而卽胡氏父子血戰太平軍處也。村民之所稱頌爲賢主人者。卽胡茂文耳。

胡氏世居打生棧。其先本饗人子。雖無剖符丹書之功。足爲後人侈述。願自食其力。勤懇懇。亦鄉曲良民也。茂文之祖。始稍稍積有資財。一鄉推爲首富。然亦祇老屋數椽。家人衣食無缺乏。脫粟二三。困廩場堆稻隴數事而已。且皆由汗血得來。非如世之暴富可比。及後子孫以勤儉世其業。至茂文時。漸進小康者而爲巨有矣。

茂文長身玉立。目光炯炯如電流。善察隱微。見人能立判其賢不肖。雖讀書無多。願喜談忠孝節烈事。性又伉爽。人有所求。輒量力應之。以是村中人僉重其爲人。尊爲賢主人。而不名。有子曰人傑。善承父志。待人以恭。處己以約。當人傑勝衣就學之年。茂文聘宿儒爲之師。鄰人子弟之貧困無力者。亦使之附讀。嘗於開學之日。喚人傑而謂之曰。吾鄉本荒涼寂寞之區。村人惟於農事時耕稼。農畢時田獵。教子讀書實所鮮聞。余幼時僅就學二年。附讀鄰村。朝而往夕而歸。長日奔走於道途之間。不知經幾許風雪雨露之苦。然終未能登堂入室。古聖賢之言行皆茫然無所知。所學祇足記姓氏。理賬目而止。今日使汝讀書爲欲彌余當日之憾。須知人生於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去。身陶鎔人之性情。感化人之氣質。非讀書不爲功。至騰達蜚黃之事。非余所以望汝。良以功名利祿。非吾鄉人本色。兒其誌之。以是終人傑一生心坎中所常懷。然而不忘者。惟其父茂文進學之言也。

亡何。太平軍起。定鼎金陵。蘇松之間。賴大營作長城。尙未驚惶。時人傑年已弱冠。以血氣方剛之子。丁天下多故之秋。有不雄心勃發。作宗慤之請纓。豪氣凌空。學班超之投筆乎。一日傍晚。人傑於門外見三數鄰人過肩荷細長之火器。光澤可鑒。手中提珍禽野味之屬。如軍營中奏凱時之戰勝品者。心不覺豔羨。

之。蓋。此。鄉。本。善。獵。初。打。生。棧。之。得。名。亦。以。此。其。鄉。農。人。之。傳。子。孫。者。於。薄。田。三。數。畝。外。必。有。火。鎗。一。具。茂。文。先。世。亦。曾。從。事。於。此。至。人。傑。以。讀。書。故。始。輟。其。業。然。家。中。尚。有。三。數。之。朽。敗。武。器。在。是。時。人。傑。之。心。既。動。不。禁。亦。有。躍。躍。欲。試。意。顧。恐。茂。文。不。允。不。得。已。篝。燈。就。書。室。讀。聊。以。驅。悶。不。意。適。讀。至。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句。心。中。大。起。感。觸。推。案。起。曰。大。丈。夫。不。當。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爲。國。事。馳。驅。耶。日。從。事。於。故。紙。堆。中。果。何。爲。者。余。計。決。矣。明。日。必。請。命。於。阿。父。

一宵易過。好夢醒來。大地舞台。同時揭幕。一輪曠曠之旭日。隱隱自地平線上。出人傑於時。立自榻上。披衣起。卽趨至茂文室中。向其父曰。父乎。兒有所請。望我父允之。昨日見鄰人自田獵歸。兒竟見獵心喜矣。治世重文。亂世尙武。漢陸賈所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以兒之才。雖未可儕於將相之列。然自問身亦猶人。壯志其何能已。須知兒之從事於此。爲保障一鄉計。非有千時問世之心也。且兒觀金陵大營師久。無功。必不足恃。而吾鄉素以善獵名。他日敵人入境之時。兒統合鄉之人。鏖戰於萬綠叢中。萬一得當。安知其不以獵物者。獵敵行見黑烟飛去。貫腦穿胸。白刃揮去。斷頭削足。非快事乎。否則萑苻四起。之秋。卽荆棘叢生之日。寸步維艱。何處覓桃源樂地。頻來警報。長日居風鶴愁城。幸者轉徙流離。若喪家之狗。不幸者遨遊天國。餐鋒飲刃而喪其元。人傑所語。皆切膚之談。而有深思遠慮存乎其間。茂文聞之。不覺動容。私忖曰。是真吾子也。是真吾胡氏之大幸也。乃於人傑所請。遂許之。

綠楊蔭裏。紅梅林中。時有一精神煥發之少年。臂鷹肩槍。衣短袖窄。作健兒裝束。以鳴禽走獸爲試驗品。日追逐於長林豐草間者。卽打生棧胡茂文子人傑也。凡人心有所注。必能於其中有所深造。所謂精神

所至金石爲開也。人傑自得。父允諾。後日從事於田獵。心有思。思獵。口有言。言獵。故不一月。問而人傑於獵之一道。意已神乎。其技於是人傑乃退。而與父商。選擇村中壯健者。得數百人。教以進攻退守之道。曉以禍福利害之言。人傑自爲統率之。蔚然壯旅。成於洙水（河名）之濱矣。

未幾金陵大營潰。張國樑死於丹陽。太平軍中忠王李秀成統數萬之衆入三吳之境。同治元年正月間。濱海之金山縣中亦有太平軍蹤跡矣。彼時松郡兵力方在外人勢力範圍中。所謂華爾之常勝軍也。雖橫厲無前。善能以少擊衆。顧終以兵寡力單。不無鞭長莫及之事。華爾此時方奔走於松滬間。固未能分兵他救。金山縣治之洙涇鎮。遂於二月初九日失守。十三日太平軍與打生棣獵人相酣戰於原野中。殺賊之聲盈山滿谷。殲敵之彈風急雨驟。太平軍前鋒其得生還者數人而已。蓋太平軍先意此鄉村小敵。固不難一戰而平。自經此創。僉曰。此豈爲包村第二乎。於是不敢藐視。此獵人鄉而報復之心益急。打生棣行亦終步包村後塵。演包村故事矣。噫。鯨鯢慘戮。並連乎白叟黃童。昆明災殃。何問乎朱門華屋。胡氏父子。率鄉人苦守半月。餘以彈竭藥盡。而此村遂葬浩劫。中茂文父子俱不屈自刎。死村人之死者相續於道。小溪之水爲赤。至今鄉人談及。猶覺英氣勃勃有餘烈也。

言情小說 姊妹花

(樹聲譯)

在英國海福州之森屈利有紳士名列嘉德。豪於資。有二女。具傾國之色。後日又均爲公爵夫人。列嘉德頗以自豪。在王政復古(一六六〇年)之初。年全英之人。實莫能及。亦列嘉德夢想所不及者也。

長女曰法瑯。司少卽娟娟可愛。及長益豔冶。動人名傾鄉里。凡屬少年。匪不愛慕。既而名愈噪。竟聞於朝。一日以四牡之車。迎往倫敦。入宮爲約克公爵夫人之女侍。乃其姿色實冠全宮。王弟約克公爵見之。驚極。幾亡其魂。舉朝之王孫公子。自放浪之白根海姆公爵。以至多情之亨利。爭趣法瑯。司左右嘖嘖稱譽。其美以貢其媚。不啻飛娥之撲燈。蜂蝶之嬉花也。

法瑯司以一鄉女。驟入王宮。目迷五色。耳亂五聲。而王公子弟。又各矜奇。銜異。日相引逗。在理靡有不動情者。而法瑯司處之泰然。旖旎之辭。佞依之狀。視如不見。聽如不聞。人縱盡態。極妍。貢其殷勤。法瑯司概遇之落落不稍假。以辭色。旋皆失望而去。後歸一美。而幸運之軍人名迪克者。終爲公爵夫人。榮華富貴萃於一身。如愛耳蘭之副后焉。

方法瑯司在白廳受封之時。其妹薩賴亦已長成。姿容韻秀。不亞於姊。亦在宮爲約克公爵幼女之遊伴。女蓋卽安尼皇后也。薩姆在宮中。美亦爲衆嬪冠。見者莫不驚其豔。而爲所顛倒。故從之求婚者亦多。於卽不讓。乃姊法瑯司願其對付諸求婚者之態度。與法瑯司異。殷殷延接。皆引爲友。終日歡笑。徵逐曲意。周旋務使各滿其意。然盈廷少年。實能得彼歡心者。惟約翰邱溪爾一人。約翰貌甚都。而愛好天然。富貴

險性頗有勇名一時之傑也。

約翰始遇薩賴之地爲皇家球場時約翰方自戰場奏凱歸來胸懸桂花徽章狀頗烜赫薩賴雜衆中歡迎之矯然昂首若百合花塔聳立凡并開光豔奕奕射人約翰瞥見神爲之奪目爲之眩矚向所見美女可以迷陽城惑下蔡者遇薩賴卑卑不足道矣及晉與相接見其吐屬雋雅舉止柔媚約翰心骨皆酥卽立意欲娶之心口相誓曰不得是人爲妻此身甯終鰥耳蓋有除却巫山不是雲之感矣。

薩賴處宮中久習見繁華性復兀傲雖貴如侯王富能敵國曾不足稍動其心約翰何人甯能於立談之頃卽得其歡心乃約翰不察見其笑語相迎歡若平生略無覲覲態以爲愛己貿然逕陳求婚之意而薩賴掉頭不顧充耳如不聞約翰武夫不知己背求婚軌道未先得女心許卽提議婚事於理萬不能諧猶以爲嬌羞作答乃女子恆態心不稍灰且相要益力彼以爲譬之戰爭以爲用力勤者終得最後之勝利故冒死猛進略不反顧然薩賴於彼初無一星之愛情何能遽以身許蓋此時薩賴之心譬猶一片冰山凝結固實雖驟經約翰之熱情灌溉終不稍融然而約翰勇往無前義不退縮薩賴之心不融約翰之志不衰也。

約翰見口舌之利風貌之美俱不足以動薩賴之心遂退而作書欲乞靈於楮墨以成其好事書辭肫切懇摯情急之狀溢於言表略曰吾一見君心卽傾倒故不揣冒昧逕陳胸臆乃不蒙見察致令好事多磨吾實彷徨不知所爲雖然吾志已決設君終不吾愛者吾毋寧死不願復生人世令吾心受永永之磨難也偷蒙惠許假我一小時俾得趣晤於君室與君重開談判果猶不得請者死無憾矣能於今晚一晤尤

妙云云薩賴得書不報

既而約翰患頭疼劇甚因又致一書哀其垂憐略謂前書不報已知此生無復有得君愛戀之日雖然君縱不吾愛吾今爲君而病寧不可略惠數行聊以慰我耶書發後更數禮拜始得薩賴報書謂前函久不報致君思念成疾負疚良深何敢再安緘默以重余之罪戾果事有關於君之健全者命之可也初約翰久不得薩賴復音以爲約翰終無意於己心已絕望日長書空咄咄惘惘若痴至是如奉丹詔距躍三百曲踊三百忻悅不可名狀頭疼之疾霍然頓愈

好事垂成風波橫起情場之中十恆八九約翰亦何能獨外此公例時約翰之父溫司得忽爲約翰別定一婦欲使舍舊而謀新婦蓋其友却而司之女貌雖寢富於賞其目的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事爲薩賴所聞初茁之情茁立摧殘淨盡忿然曰彼僮之所謂愛情金錢固可購耶遂援筆作書絕約翰曰今生決不復面子矣今而後知子乃世間最險詐之人罪已萬無可道吾雖幾墮汝計中幸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此則天心之仁慈不能不額手稱謝者矣

約翰本無意於却而司之女方思勸父取消其事驟得此函如聞霹靂駭懼不知所爲急往薩賴許資判請罪披瀝衷曲以爲墜歡可拾或能回薩賴之心孰料覆水難收薩賴之心已冷過冰霜縱約翰信誓旦旦垂涕哀憐而薩賴如聾如啞不一置答嗣是約翰屢致函請續前情乃覆書概皆嚴拒不稍寬假久之薩賴察約翰意誠心始稍轉乃復一緘曰凡君所言對我的心情果誠而無僞者君固有道可達其目的權實君操之也約翰得書大喜過望翌日欣然而往至薩賴退閒之室足甫履闕而薩賴自他戶出約翰以

爲戲已怒責之。薩賴傳語曰：吾之爲此，以不願復聞君之嘵嘵也。而今而後，庶可免矣。約翰聞之，懊喪欲死，謂其婢曰：汝主人待吾之手段，酷毒可謂至矣。吾信彼必爲世間最惡之婦人，不然決不至此。煩汝傳語，吾之愛彼實已盡，吾心之量，倘猶不見諒而垂愛者，吾從此絕望矣。此時約翰萬念都灰，以爲事終不諧，孰知否極泰來。薩賴灰死之心，竟爲約翰之精誠所格，立出而執約翰之手，枕首約翰肩際，垂涕曰：吾始見君，卽愛君，且愛君之心，至今未嘗稍有間斷。前此所爲，皆所以堅君之心，冀得美滿永久之愛情，非故爲是以窘君也。約翰遂抱薩賴纖腰而吻之，情淚亦汪然被頰，遂訂婚期而別。一六七七年冬某日，約翰與薩賴結婚於聖及姆司宮中，自是二人之愛情如燭，長燒永永不熄。至死乃已。約翰時或於役於外，則藉魚雁以傳情，積之既久，裊然成帙。約翰死，薩賴梓以壽之，今尙有傳者，旖旎懇摯，可想見當時二人之情緒。薩賴孀居，有塞姆舍公，傅欲娶之，諷其再醮。薩賴曰：此心已爲約翰所據，雖帝王亦不能妄冀佔有分毫。塞姆舍何人，乃思欲染指乎。

小哀情
墮歡人語

(裴 邨)

咳。天。啊。爲。甚。麼。將。我。那。花。朶。似。的。意。中。人。活。活。治。死。了。你。若。是。妬。着。他。的。面。龐。兒。比。你。長。的。俊。你。就。不。該。將。桃。花。般。的。頰。兒。生。在。他。的。臉。上。你。既。然。賜。了。他。者。般。的。容。顏。他。算。是。你。的。驕。子。了。你。就。該。好。好。的。保。護。他。憐。惜。他。你。到。底。爲。着。什。麼。又。摧。殘。他。治。死。他。你。治。死。了。他。不。打。緊。要。知。道。世。間。上。還。有。我。那。麼。一。個。人。爲。他。垂。淚。傷。心。呢。咳。可。憐。吾。這。樣。骨。比。黃。花。的。一。個。人。獨。自。個。兒。形。單。影。隻。的。活。在。世。上。還。有。什。麼。趣。味。呢。

咳。天。啊。我。如。今。腰。圍。已。經。瘦。到。這。個。田。地。了。目。也。深。了。顴。也。突。了。鎮。日。裏。臥。在。榻。上。向。愁。城。苦。海。裏。尋。些。生。涯。只。要。我。腦。筋。那。麼。一。轉。無。論。太。陽。光。裏。屋。子。角。裏。都。是。我。那。最。知。己。最。親。愛。之。意。中。人。的。遺。影。了。無。論。百。鳥。啼。聲。衆。人。喧。闐。聲。都。像。我。那。最。知。己。最。親。愛。之。意。中。人。的。芳。音。

咳。天。啊。我。當。初。也。是。個。英。風。颯。颯。十。分。俊。拔。的。人。爲。什。麼。爲。到。這。般。田。地。呢。如。今。纔。一。閉。目。便。有。一。個。花。朶。朶。嬌。怯。怯。又。可。愛。又。可。憐。的。人。立。在。我。面。前。他。那。一。張。鵝。蛋。似。的。臉。兒。兩。道。高。高。的。眉。毛。一。雙。黑。漆。漆。的。眼。睛。一。張。櫻。桃。似。的。小。口。還。仍。舊。呢。便。是。那。粉。頰。上。兩。個。酒。渦。兒。也。依。然。紅。暈。可。喜。只。是。他。楊。柳。迎。風。般。的。纖。腰。却。似。乎。比。從。前。瘦。的。多。了。然。而。他。爲。什。麼。似。嗔。非。嗔。欲。笑。不。笑。的。立。在。我。面。前。口。也。不。開。呢。咳。我。癡。了。昨。日。王。升。來。說。不。是。說。他。已。經。死。了。麼。我。又。何。必。終。日。昏。昏。如。醉。如。夢。啊。

吾。在。這。裏。抽。喚。氣。聲。的。嘆。了。半。天。看。官。們。必。以。我。爲。癡。狂。哩。咳。看。官。們。啊。其。實。我。何。嘗。癡。狂。不。過。爲。情。連。

累得痴了罷。咧我那意中人在世時與我把着臂在馬路上行走旁的人就駐了足。呆看有時坐了馬車到愚園張園裏去遊玩那一班旁人看見必定品品頭論論足不是道神仙眷屬就是說美滿因緣其實。鰥生那裏有這樣艷福不過算是閨中膩友罷了。當遊玩的時候聽到旁人贊揚他的兩邊桃頰彷彿敷着天上偷下來的紅霞一陣陣赤到耳邊去了。看官啊他在這個當兒他心頭裏懷挾着的兩個念頭豈不是又歡喜又羞愧麼。

事到如今我也不埋怨着天因爲天是無靈的我也不埋怨着他因爲他是已經死了。算是完全報答過我愛他的一片熱心但是他待我的好處我却不能完全報答他我雖不是薄倖郎却已經擔負着薄倖的名了。咳我的意中人啊你要知道我却比不得你。你家裏還有姊妹你死了姊妹可以替着你侍奉堂上要是我死了可沒有兄弟姊妹替我承歡膝下。咳意中人啊你且在泉下等一等等着我那白髮母親百年之後我再跟你一塊兒到陰間過活罷。

看官們這一段傷心史說來長得很哩。今且抽個空兒與列位談談。但是我已經失意情場祇要將傷心的事兒與列位說說列位看了若以爲我們交情果是光明磊落那就可以一洗從前人家毀謗的冤屈。就是我那意中人在泉下也能夠瞑目了。若是說我們內中的情由不堪聞問那小子可承受不起。如今要詳述淚史在下與我意中人的姓名權且從略也可以省得看官惦記不清。

我們交際的初步也是很奇怪的那一天是五月初五。往往有許多人在城隍廟撮字求籤。我生平也很有一種奇癖極喜歡人恭維幾句的。但是屋子上下的這些廝役婢僕的恭維話是聽慣了。這一日異想

天。開。心。中。想。着。何。不。跑。到。城。隍。廟。裏。去。找。個。看。相。的。談。談。也。可。以。趁。趁。心。中。快。活。就。帶。着。一。個。童。兒。到。城。隍。廟。裏。來。那。廟。裏。向。圍。着。閒。雜。人。等。實。在。不。少。我。就。帶。了。童。兒。闖。進。後。院。去。這。個。後。院。是。清。靜。得。萬。分。因。爲。這。日。是。五。月。初。五。這。些。王。孫。公。子。都。到。府。上。去。了。所。以。如。此。清。淨。平。常。時。節。本。來。須。要。有。些。身。家。的。人。可。以。進。去。廟。祝。是。認。得。我。的。知。道。是。一。個。檀。越。就。恭。恭。敬。敬。的。請。進。裏。向。獻。茶。可。巧。有。個。看。相。的。名。叫。張。鐵。口。閒。着。我。就。叫。著。他。談。談。相。他。就。怎。麼。文。曲。星。哩。姚。花。星。哩。說。了。一。大。套。我。却。承。受。恭。維。得。忙。了。正。在。十。分。歡。喜。却。不。道。耳。朵。邊。刺。刺。的。一。陣。笑。聲。我。回。頭。觀。看。阿。呀。這。是。誰。家。女。子。却。有。這。樣。好。模。樣。兒。看。官。啊。這。時。候。他。一。個。紅。噴。噴。的。香。腮。朝。着。吾。一。雙。水。汪。汪。的。秋。波。睜。着。吾。一。粒。朱。潤。潤。的。櫻。唇。笑。着。吾。阿。呀。我。心。上。頓。覺。有。十。五。隻。吊。桶。七。上。八。下。的。放。着。不。寧。不。知。怎。樣。的。對。付。他。纔。好。一。會。兒。覺。得。我。的。魂。靈。被。那。女。子。攝。了。去。了。一。會。兒。軀。殼。裏。覺。得。被。劫。郎。寧。轟。了。一。下。心。房。裏。空。洞。洞。的。好。覺。十。分。難。受。又。一。會。兒。覺。得。心。兒。肺。兒。都。受。了。蟲。蚤。的。爬。動。癢。的。難。當。再。定。定。神。看。他。却。是。白。玉。似。的。額。葉。黃。似。的。手。編。貝。似。的。齒。楊。柳。似。的。腰。咦。這。是。誰。家。女。子。有。這。樣。的。縹。緞。要。不。是。廣。寒。宮。走。了。嫦娥。嗎。

咳。着。官。們。啊。這。不。是。碧。翁。翁。惡。作。劇。嗎。要。是。知。道。我。做。人。太。寫。意。了。故。故。的。找。尋。了。一。個。女。子。來。似。有。情。似。無。情。的。對。着。我。要。教。我。墮。入。情。網。永。遠。淪。落。在。愁。城。苦。域。長。久。沉。溺。於。恨。海。愛。河。咳。天。啊。你。太。不。仁。了。咳。吾。是。今。年。已。經。十。五。歲。了。新。智。識。新。學。問。已。被。那。可。惡。的。蒼。天。滿。滿。的。塞。在。腦。中。要。是。不。知。道。則。個。情。字。時。那。也。沒。有。什。麼。打。緊。只。是。可。恨。知。道。這。個。情。字。非。但。沒。有。幸。福。而。且。得。着。如。此。結。果。咳。天。啊。你。真。是。我。的。仇。人。了。我。那。天。見。了。他。覺。得。心。中。若。有。所。失。就。是。腦。裏。經。裏。也。紛。紛。讓。出。一。個。位。置。來。統。統。有。了。他。

的小影了。但是他看見我看他彷彿歸咎於自己的一笑太鹵莽了些。齟齬漸漸紅起來了。我見了這個情形也未免笑起來。他就回轉身去與珊珊的夕陽同歸了。

咳。從此以後我總不得看見他了。因為我既然不曉得他的住址。又是不知道他的姓名。叫我何處去訪問呢。我想了幾天也就冷淡的罷了。只是能夠從此罷手到也是喜事。獨是那可惡的造化小兒偏偏喜歡捉弄人。那裏肯即時饒我。可憐這也是佛家所說的因果。使然這時候的因雖然種得美滿。偏他時的果却十分悲慘呢。端午節是過了。學堂裏的暑假也滿了。上課時節我總覺得心兒肺兒不在我的軀殼裏了。好容易光陰過去十分快速。忽然重陽到了。學校裏兩個友人硬硬的拉着我去登高。吶。這一拉不打緊。到把吾夢想眠思的美人兒與我作第二次約會晤了。當其時我自然深深的感激友朋們。拉我到至今想起來追悔無及了。悔不該軟着心腸答應他們同去。要不是何至於演這樣的慘劇呢。唉。吾既然是讀書的人也該知道投身情場決非幸福。怎麼至於失足呢。唉。這也是中國人的普通習性。知是知道的。但是要奮身跳出這千萬層的情網。恐怕比登天還要難上千萬倍呢。

吾自從重陽第二次與那美人兒會面之後。茶也不飲了。飯也不吃了。平常時節常常埋怨着天下為情自累的痴的利害。再不道這相思况味。輪到我自己身上嘗試了。看官們啊。列位嘗過這滋味的自然知道在下的話非虛也。不用在下說了。其餘未曾嘗着的必定以為何等可口。却不知道這個味兒又苦又酸。又辛苦。時比黃連也要苦上百倍。酸辛的却彷彿梨心。陳姜的樣兒。黃連的苦。梨心的酸。陳姜的辣。有時能完。但是這相思的惡味。却是百世不去的。看官們啊。要知道天下舉案齊眉的人兒。萬停中到不上一

停。這。樣。的。艷。福。那。裏。輪。得。着。我。們。青。衫。苦。命。人。的。身。上。奉。勸。諸。君。等。閒。切。莫。嘗。試。罷。當。時。在。下。病。得。利。害。的。辰。光。同。學。以。爲。斯。人。而。有。斯。疾。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愈。的。大。家。都。隱。隱。的。替。我。耽。心。幸。虧。其。時。我。有。一。個。極。好。的。同。學。時。時。來。探。詢。我。的。病。勢。見。我。病。得。利。害。就。殷。殷。問。我。病。的。起。源。我。因。他。是。極。知。己。的。朋。友。就。統。統。告。訴。了。他。我。友。就。歎。道。你。也。太。癡。心。了。這。是。吾。家。弱。妹。姿。首。也。只。平。庸。爲。什。麼。連。累。到。這。樣。田。地。呢。吾。聽。說。他。是。我。心。中。美。人。兒。的。兄。自。然。萬。分。恭。敬。更。覲。覲。規。規。的。央。他。介。紹。他。自。然。是。無。不。應。允。的。但。是。恐。怕。我。病。不。起。怎。麼。與。他。妹。子。會。面。呢。我。就。拍。着。掌。說。道。嘆。在。下。何。嘗。有。病。不。過。精。神。上。的。損。失。罷。了。

我。這。好。友。既。然。把。妹。介。紹。與。吾。自。然。是。竭。力。擔。任。撮。合。的。吾。又。佩。服。着。他。妹。見。識。高。超。舉。止。幽。嫻。更。加。肅。然。起。敬。非。但。說。心。中。沒。有。什。麼。歪。的。念。頭。就。是。非。禮。之。言。非。禮。之。視。也。不。敢。加。諸。我。那。可。敬。可。愛。的。美。人。但。是。此。時。心。中。很。有。些。奇。異。旁。的。不。必。說。單。說。在。下。的。胃。口。凡。是。與。我。有。一。日。之。交。的。都。知。道。淺。薄。得。很。胃。口。很。健。的。辰。光。也。不。過。吃。上。盞。半。不。道。到。他。家。裏。飲。饌。總。有。兩。三。盞。可。用。逢。着。他。勸。酒。我。終。拚。命。飲。上。幾。杯。反。是。等。着。他。勸。我。少。飲。幾。盃。免。傷。身。體。方。纔。罷。休。總。而。言。之。那。時。候。我。看。他。彷彿。同。神。聖。不。可。侵。犯。的。大。聖。人。一。樣。逢。着。有。人。說。他。面。龐。兒。俊。幹。事。兒。殷。勤。我。卽。笑。逐。顏。開。或。是。有。人。嫌。他。如。此。粉。頰。不。搽。臙。脂。未。免。缺。憾。那。我。就。怒。目。而。視。恨。不。得。一。刻。吞。他。下。去。倘。若。有。人。與。我。那。美。人。兒。空。談。我。便。酸。氣。勃。發。我。也。不。知。道。爲。着。什。麼。呢。如。此。樣。子。約。摸。有。三。四。個。年。頭。吾。肄。業。的。期。限。滿。了。就。想。到。上。海。去。就。學。我。卽。忙。與。他。商。量。他。居。然。十。分。欣。喜。說。男。兒。志。在。四。方。鵬。程。萬。里。將。來。也。可。以。博。些。名。譽。到。了。分。別。的。那。一。天。我。

那。意。中。人。在。閨。中。置。酒。設。筵。算。是。他。兄。的。意。思。可。憐。我。那。美。人。兒。雖。然。他。兄。在。面。前。沒。有。什。麼。不。便。說。的。地。方。但。總。有。些。兒。扭。扭。捏。捏。言。語。上。不。敢。十。分。關。切。眼。泡。子。裏。含。着。明。晶。晶。兩。泡。珠。淚。哭。又。哭。不。出。來。縮。又。縮。不。進。去。啊。呀。我。看。了。這。樣。情。形。心。中。萬。分。難。受。可。憐。吾。這。腸。兒。被。他。這。一。來。摔。斷。了。心。兒。被。他。揉。碎。了。天。下。最。傷。心。的。難。道。還。有。過。於。我。們。兩。人。的。嗎。後。來。幸。虧。他。的。哥。兒。知。趣。知。道。我。們。分。別。辰。光。總。有。幾。句。囑。咐。的。話。兒。就。此。行。個。方。便。託。故。走。開。去。了。啊。喲。我。們。起。先。的。辰。光。心。中。覺。得。有。如。干。的。話。頭。兒。好。容。易。他。阿。哥。避。開。了。反。而。握。着。手。兩。情。脈。脈。說。不。出。話。來。要。待。說。時。又。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兩。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欲。哭。不。哭。的。立。了。一。刻。他。哥。進。來。了。催。着。道。時。候。不。早。了。我。知。道。他。們。家。中。規。矩。是。十。分。嚴。厲。就。硬。着。心。腸。起。來。告。別。我。那。意。中。人。拉。着。我。的。手。說。道。前。途。珍。重。以。後。便。嗚。咽。起。來。咦。不。料。此。次。的。把。晤。却。是。最。後。的。會。面。追。想。起。來。悔。煞。赴。滬。求。學。可。見。虛。名。二。字。實。在。誤。人。不。淺。啊。

吾。自。從。來。滬。以。後。便。覺。得。大。不。自。在。無。論。宴。會。遊。憩。都。覺。與。在。紹。興。的。辰。光。大。相。逕。庭。旁。的。不。必。說。即。從。宴。會。上。說。起。同。是。一。樣。宴。會。與。我。意。中。人。一。淘。的。辰。光。眼。前。的。天。雖。然。陰。雨。濛。濛。也。光。天。化。日。似。的。十。分。有。致。筵。前。的。菜。雖。簡。陋。樸。素。也。十。分。可。口。一。到。了。上。海。便。是。託。庇。於。光。天。化。日。之。下。也。只。當。他。細。雨。絲。絲。山。珍。海。錯。羅。列。筵。前。總。難。下。箸。又。同。是。一。個。遊。玩。記。得。前。一。次。借。他。來。上。海。的。時。候。是。冬。天。北。風。吹。得。緊。緊。的。也。覺。和。煦。可。喜。張。園。愚。園。花。木。不。賸。一。根。尙。且。東。遊。西。玩。十。分。自。在。而。今。雖。時。逢。養。花。天。氣。即。是。萬。紫。千。紅。列。陳。眼。前。終。是。索。然。無。味。情。之。作。用。有。如。是。的。諸。君。想。想。可。不。可。惹。他。的。呀。這。裏。向。一。連。兩。三。年。兩。邊。信。息。自。然。來。去。似。梭。也。沒。有。一。封。信。不。道。着。思。慕。之。殷。切。但。是。又。勸。我。不。可。因。他。而。廢。學。後。來。接。

連着個把禮拜沒有信息了。在下正是疑慮。忽然他的哥哥來了一封快信。說他的病勢來得十分利害。阿呀。我得了這個驚耗。可不是平地裏聞着響雷似的。幾乎直跳起來。立刻跑到學監那裏。請假。那曉得學監因沒有家中請假證書不肯允許。等到家中證書寄來。急忙回去。已經是不中用了。可憐好好一個人。兩三年之間。就此辭世。長逝。豈從來紅顏必應該短命的嗎。咳。我的意中人啊。你在泉下。切莫怨我。你還應該怨着自己。不當投身入情網。啊。咳。從此以後。還有怎麼意中人的芳音聽着。只此門前一株桃花。還依舊向着春風微笑。那知道我却要對着桃花哭呢。咳。看官們啊。我此刻已將垂斃。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願你們聰穎的人兒。切莫可惹這惡很很的情字。可以免得將來終局難堪。便是在下同我那意中人也該在泉下贊成你們有決心哩。

裴邨曰。自來言情者。莫不喜以閨閣之私。歷歷訴人。蓋自鳴其得意也。茲篇之述。假託於墮歡人之口。而以警告芸芸者。非必有其事也。願閱吾篇者。或防患於未然。或勒馬於懸崖。庶不負作者一夕挑燈之苦。心。吾有志之青年。盡大家懺悔來。

鐘 詩 盒 仁

(集 徵 安 靜 徐)

隨 款 人 語

榴 英

(嵌 字 格)

榴 含 紅 豆 相 思 切。

英 落 蒼 苔 感 慨 深。(陳 婉 貞 女 士)

榴 影 低 迷 涵 桀 日。

英 靈 長 寂 剩 雄 風。(黃 官 記)

萬 里 榴 花 安 石 貢。

一 籬 英 蕊 屈 原 餐。(藻 新)

榴 火 金 櫻 懷 越 國。

英 皇 翠 竹 泣 湘 江。(荆 少 英)

榴 名 石 醋 封 姨 妒。

英 捧 瓊 漿 老 姥 來。(黃 官 記)

生 如 榴 色 將 猩 染。

死 有 英 靈 花 蝶 飛。(荆 少 英)

榴 味 酸 辛 張 使 領。

英 姿 颯 爽 鄂 公 酣。(量 嫻)

榴 開 西 院 憐 斜 日。

英 落 東 籬 泣 晚 秋。(劉 琴 仙)

倫理 小說 瞽 孝 子

(劍山)

魚更三躍冷風颯然此時嘉定縣之周家村有一老而敝之茅屋屋中燈光黯淡景象慘悽有一周姓老媪面多縐紋鬢色已霜於時紡績猶未已也一瞽目兒名桂森年約十四五口中喃喃學星者言既而媪嘆曰年歲凶荒紗布又賤卽一日織布二三疋僅繼衣食苦哉窮民雖然倘汝父而在必不至此言畢放聲哭桂森亦哭既而曰父死兒方在襁褓果以何症而隕厥身兒屢詢母母不明言豈遭非命死耶媪泣曰誠然吾之所以不告兒者一以兒年少一以兒目盲卽告汝斷難復仇徒傷而心耳桂森又曰父死非命已知之矣父仇爲誰母盍告我久之媪乃言曰兒乎西村陸莊非有力如虎狼如狼之陸大耶爾父之死陸大實致之某年天旱爾父駕牛取水彼欲爭先爾父不允謂河爲周氏有牛亦某所駕任汝取水已是人情今乃反客爲主寧有是理既而村人咸集爾父大聲斥其無理彼乃老羞成怒摔爾父之辮而以拳擊其胸後爲村人力勸乃止歸家後二日遂嘔血數升死死時猶緊執吾手曰汝一婦人必不能復此大仇吾子又盲亦不能敵彼虎狼噫吾目不暝矣吾方有言相慰而汝父已絕悲夫吾以婦人遭此大故乃求救於戚友而戚友咸憚陸大橫心雖非之不敢助也兒試思之此冤何時雪耶言畢大泣桂森曰母母悲余終當復此大仇媪曰噫兒一盲人何能復此大仇且陸大今移居他鄉此生斷難相遇桂森曰吾目雖盲吾心不盲苟彼賊猶在人世兒當遍天涯以覓之誓復此不共戴天之仇媪曰汝果能是爾父有靈當佑汝成功也母子談話多時夜已過午始各就寢未及一月而媪病矣臥破床上爲狀至慘桂森跪

於床前涕泣不已。媿執其手曰：兒乎！吾將棄兒而去，待汝父於泉下矣。言時喘甚，既又曰：吾死之後，不知兒將流落何所，苦哉！言至此不復續，而桂森又跪床前泣受慈母最後之訓。久之，言仍不續，以手撫之，體已冰如。知母已死，乃放聲大哭。鄰有富翁張芳谷者，仁人也，憫桂森之貧苦，爲之市棺以殮，葬之村旁荒野間。桂森日往哭之，聞者無不淚下，蓋哀其盲而悲其境也。

一日有一瞽者陳似明，扶杖入村爲鄰兒推命。聞桂森哭聲，頗訝異之，謂誰家兒耶？如此悲泣，是必有深痛於中者。村人告以故，乃嘆曰：此子真有至性，既盲於目，何不學推命以餬口？村人口學之，已二年，惟尙畢所業。似明曰：既如是，可召之來。余當挈之去。既而桂森至，哭甚哀，曰：先生挈吾何往？似明未曰：汝學推命術，雖已年餘，然猶未能行道。今挈汝往，俾汝有所成耳。桂森曰：吾不欲再習星學，今當踏遍天涯，尋覓父仇，詢以故。桂森詳告之，似明曰：孺子毋躁，汝目已盲，仇又遠，適更從何處尋覓耶？即知仇家所止，往則必須川資，汝孤且貧，錢何由得？錢即得矣，仇即遇矣，身無拳技，又烏能報？且從吾行，吾必使若如所願。桂森聞似明言之有理，乃即束裝隨似明行。至一古剎，剎中多瞽者，咸以推命爲業。又有僧二，一曰覺悟和，尙二曰悟真和尚，皆出自少林，抑強扶弱，有俠士風。桂森因似明之介紹，得泣陳爲父復仇事，覺悟與悟真咸爲嘆息，乃謂桂森曰：汝目不明，練習拳技，頗不易，吾今告汝以特異之法。寺前有大柳一株，汝每日於學習推命後，可抱樹搖之，日百餘次，至少亦須數十次。汝從吾言，報仇之法得矣。桂森泣受教，日往搖之。一年後，柳樹當春不青，當秋枯落，覺悟真見之，語桂森曰：汝目盲不能有所見，此樹已爲若搖死，願死而未倒，尙更用力搖之。二三月後，必然樹倒枝摧，則不愁不勝仇矣。桂森聞言，乃竭其平日之力，日

抱樹搖之不及一月樹果倒矣。兩和尚曰：汝今既能推命，又有勇力，當可報仇矣。桂森遂回周家村，入家方啓前門，蜘蛛繯面，不覺觸景傷情。曾幾何時而父被害而母物故，家遂以破。余離家外出練拳，技學推命，又將二年。先人之敝廬尚在，而父母已不得而事之矣。且自今以後，余將外出尋仇，恐無再來居處之日。思至此，不覺心酸淚落，既而入中堂摩挲及先祖及父母之木主，涕泣不忍去。

桂森居家不及月，逐束裝而出。鄰人問以何往，以何日歸。桂森曰：此去何往，不能自必，但求覓得父仇耳。至於歸期，則尤不能自必，或且不歸矣。鄰人憫其遇而哀其志，泣而送之。桂森既出，乃向西北而走。其爲人推命也，必勸人孝親敬長，且談言常中以故人樂就之，而最奇者，每至一村，逢人便詢陸大蹤跡。人答以無有好事者，問其故。桂告之，聞者咸爲心惻。或曰：汝盲人，烏能復仇。桂森曰：盲者目也不盲者，心也。力也。心力一日不盲，此仇一日可報。天苟不使我復此大仇，死亦當爲厲鬼，以戮彼。後轉輾至呂城鎮，仍遍詢陸大蹤跡。遇米店主賈某者，云與陸大爲莫逆交。陸大初居嘉定，以避仇遷於望亭，販米爲業。時常往來於望亭呂城間，不知君所問之陸大與吾友，是一是二。桂森曰：以君所言，確是吾欲得而甘心者。賈某曰：君與陸某有何嫌隙，甚至欲得而甘心。桂森曰：吾父死，其手吾母，又因哭父而死，此仇不報，何以爲子。賈某雖欽其志，然與陸交稱莫逆，不忍緘默。乃告陸某以所以，并囑其遠而避之。謂毋撻其鋒。陸某恐懼，甚乃變名姓，不再經商。蓋數年來，頗有贏餘，可面團團作富家翁矣。

桂森居呂城久，不得陸大蹤跡，遍詢市人，知已更名易姓，徙居望亭，乃亦改名姓而至望亭，設攤推命。自稱鄒圭林，不二月，有自稱陳新敏者，延至其家爲子福郎擇婚。選吉賓主，甚得住陳家者。旬餘一日，方在

茶肆。有鄉人言鄒先生多日不見。往何處遊耶。桂森曰。在陳新敏家耳。其人曰。陳某本姓陸。嘉定產。其人凶悍。甲一鄉。鄉里側目視之。後以爭灌禾稻。致傷人命。逃罪而至望亭。後恐仇人子至。遂改名姓。匿居此間。桂森曰。君言確乎。其人曰。於余無干。何庸謊汝。桂森信之。報仇之心益急。適是日陳新敏仍請桂森至其家。爲家人推命。桂森默祝父母庇護。俾得以復此大仇。

此次桂森復入陳家。新敏特闢靜室以處之。先爲其妻邢氏推命。桂森曰。此命當大富。先生有賢內助。必能振興家業。誕生麟兒。後及新敏。則又鼓掌曰。何好。命多出先生家。新敏問故。乃曰。先生命宮之佳。我生平得未曾聞。蓋先生之命好在遇禍。可免卽傷人命。殃不及身。新敏曰。先生真仙人哉。余生平曾遭奇禍。二次終能解脫。不謂命該如此。今不欲富矣。但使目覩子能成立。女得所。天於願已足。桂森曰。先生若是知止。洵是難得。既而及其女。女名大娥。年十八。猶待字也。桂森曰。令媛命與令郎較稍遜。且較諸先生與夫人尤遜。然猶不失爲富人妻。既而全家推命。己。新敏猶不令桂森外出。仍留其家。賓主歡洽。夜飲互談。某日。又夜飲。桂森問以生平所遭奇禍事。新敏曰。此事本不能告先生。特以先生誠實。必不漏洩。吾隱當詳述之。先生其與余並坐。防外人竊聽。當時其子方提壺侍飲於旁。至是亦遺去。扃其門。乃曰。余生平兩次傷人。而兩次逃免。余自幼多力。強凌弱。衆暴寡。實不易之定理。誰令其弱。又誰令其寡也。言至此。意甚得。桂森怒不可遏。恨不卽以搖樹之法。搖之。既而力自鎖。卽以爲今晚無論遲早。必斷送此撩之命矣。旋新敏續言曰。吾父死時。余以村後田畝。賣於鄰人王笏。笏一農夫耳。亦鄉中之凶悍者。然與余較。則當退避三舍。故余不畏其人。後笏於田中掘得白金一器。余聞而悔之。以爲吾當日不賣此田。此金當爲吾。

有自恃勇力往與之鬪。使彼當時許我以牛數者。我決不復爭。奈彼性情倔强。竟與我角。余乘彼不備。握拳直擊其心。彼受傷不及二日而死。又一年。我以天旱灌溉禾稻。有周某者。駕車辱水。不先讓。我往責之。彼辱我於大眾之前。余握拳直擊其胸。不及旬日而彼死。桂森曰。聞周某有一瞽子。習拳術。欲爲其父報仇。事有之乎。新敏曰。有之。故余變名姓。遷此以避之。言至此。桂森忽起。抱新敏曰。余覓汝已久。汝變姓名以避我。我亦能變姓名以覓汝。不意竟遇汝於此。汝惡已盈。余亦不再饒汝。遂以搖樹之法。搖之。新敏呼痛求饒。呼益急。搖益力。妻子聞聲奔救。已僵臥不省人事。夜半遂死。陸妻痛夫之死也。縛桂森送之官。桂森亦不之拒。至官詳述前事。令顧左右曰。孝子也。宜矜全之。桂森曰。國家立法殺人者死。余雖爲父母報仇。然犯殺人罪。已成立。敢望輕宥乎。大仇已復。此願償矣。遂觸階而死。縣令肅然曰。真孝子也。聞者咸爲泣下。莫不欽其孝烈云。

劍山曰。右事聞之老儒王轅者。有謂爲明末清初事。有謂爲嘉慶年間事。究之無論在何時代。其事有關世道不淺。且盲人而能爲父報仇。尤爲世所希聞。因亟錄之。不盲者讀之。亦知所感乎。

錄 聲 鐘

香妃 橘 (分詠格)

天。子。合。圍。知。是。鹿。

山。翁。游。戲。化。為。龍。(東園)

夫。人。不。幸。追。人。疑。

野。老。誰。教。化。老。龍。(東園)

得。逢。清。帝。宜。承。寵。

剖。待。明。皇。便。合。歡。(東園)

後。宮。獨。得。高。宗。寵。

前。席。偏。教。孝。子。懷。(東園)

傾。國。爭。傳。回。部。艷。

踰。淮。不。變。洞。庭。香。(東園)

傾。國。名。花。移。萬。里。

滿。園。嘉。樹。頌。三。閭。(絳珠女史)

天。生。麗。質。空。回。部。

風。送。清。香。過。洞。庭。(絳珠女史)

哀情 摧蘭記

(劍山)

劍光軒主曰。余生平不作哀情小說。誠恐描寫失當。轉爲閱者詬病。惟此篇係一實事。無俟描寫也。吾鄉明巷村。有農民周祿者。家道小康。不愁衣食。良田七十畝。歲有贏餘。築室於荻溪之濱。雖無亭台池沼之點綴。而前臨溪水。後繞竹林。饒有天然佳趣。有子華生。讀書通翰墨。女彩華。長華生三歲。適於同村王人鳳。人鳳與岳家比屋而居。後彩華生一女。名蘭英。華生一子。名蘭蓀。其生也同年同月。姑嫂互相懷抱。不辨孰爲己兒。臥同牀。乳同母。或由嫂。或由姑。兩兒左右對乳。每吃吃笑。姑嫂乃互訂婚姻。謂之曰。汝等如此愛好。將來當配成夫婦也。其且於衆人前相指而告曰。此汝夫。此汝婦。童子何知。固不知夫婦之謂何。然久而久之。小夫妻之名詞已耳熟矣。兩兒稍長。乃共讀於附近村塾中。歸則於燈下賭誦。互鬥聰明。若男或勝之。則必割女之面。女勝亦如之。兩人相處。跬步不離。偶往親戚家。蘭蓀必與蘭英俱。不偕則不樂也。嗚呼。是殆佛家之所謂夙緣歟。

家庭樂事。林下高風。幾被周祿占盡。里人每嘖嘖稱道。咸謂周祿享盡人間幸福。不意禍從天外飛來。而人人稱羨之周祿。忽陷縲紲之禍。蓋周祿以天旱。厚水灌稻。有無賴子與之爭。祿偶失手。無賴墜河。及起已不及救。祿坐是得罪。以誤傷滅死。戍黑龍江。旋即病歿。而其家乃大困。幸得人鳳周濟。稍可支持。某日華生夜夢。其父浴血立醒。而痛甚。欲歸其骨。而苦無資。貸之戚友。亦無應者。自念父死。他鄉骸骨不歸。生子焉。用以故恆蹙然如抱深憂。一日得白米四五斤。炒之。屑以爲末。用水攪之。搗成丸藥。外飾以赭土。僞

爲賣藥者而出。如天之福。果獲微利。居然足供川資。於是遂北上。行五閱月。達成所覓。得父骨。裝入篋中。負之南下。某夕。於山東嶧山下。遇盜。華生盡棄所有。負骨狂奔。盜疑華生負重金。力追之。而華生奔益狂。盜怒。連射三矢。一矢中華生左臂。遂仆。盜啓其篋。則骸骨滿焉。相顧失色。驚問其故。華生涕泣語之。盜大感動。遂釋之。并贈以金。而送之出境。

華生至徐州境。又遇三盜。乃謂之曰。余所帶銀錢。不過四十金。任君等取去。所負者爲父骨。幸無驚吾父魂。一盜受金曰。果尸骨耶。抑白鐵耶。必開視之。乃信及開視。果不謬。一盜忽大慟。華生問其故。曰。我父初爲鏢客。有聲於齊魯。間後爲土豪。所陷。遺戍新疆。今病死數年矣。貧不能自存。乃棄家爲盜。文弱如君。能於數千里外。尋得父骨。我自命丈夫。子顧不如君耶。因語其同伴曰。諸君好自爲之。吾往新疆尋父骨矣。語畢。揮手去。其伴欲呼與語。亦不反顧。於是盜仍以金還華生。並揖而別。華生急於歸家。乃雇舟南下。至鎮江。聞洪楊起事。以爲義旗所至。雞犬不驚。無庸相避。乃兼程而進。至常州。遇譚紹洸之弟譚紹源。率領釣船三四艘。巡行於運河中。命搜其舟。攜其人。華生哀之曰。吾一文弱書生。攜我何爲。且吾爲尋父骨而出。骨既得矣。立當歸葬家鄉。以盡爲子之職。紹源聞言。驚甚。尊爲上客。薦與其兄紹洸。充當記室。遣人將周祿之骨歸葬。寶山存問其家。屬知母妻已前卒。蘭蓀蘭英。則不知所往矣。

周家自華生出門後。益貧困。不能自存。華生之母金氏妻尤氏。相繼染疫死。於是蘭蓀遂養於人鳳家。後值歲荒。彩華夫婦挈蘭蓀蘭英。逃荒至蘇州。以貧故。乃鬻蘭英於富戶陸氏家。蘭蓀見蘭英鬻於陸氏。每於暗處哭泣。後陸氏又求館。僮蘭蓀。懇其姑丈鬻於一家人。鳳曰。吾寧忍鬻汝。蘭蓀曰。姑丈不忍鬻我。竟

忍死我耶人鳳不得已乃鬻蘭蓀於陸氏蘭蓀入陸家後時與蘭英相晤互談曲衷一日適爲主人所見大遭斥責蘭蓀遂給之曰吾等本兄妹離散有年今又相晤乃互談別情耳主人質之蘭英亦堅稱兄妹心始釋然某日蘭蓀獲罪主人主人遂笞蘭蓀蘭英暗泣不已或笞蘭英蘭蓀亦如之主人不知其爲未婚夫婦以爲兄妹各有至性以後雖有過失亦不忍加以朴責既而洪楊事起陸氏全家被擄蘭蓀蘭英亦與焉

華生入譚幕後自念身世所遭深爲悲痛一日忽見蘭英於廚下互相驚喜欲談話而不敢既而又見蘭英於後園問何事至此蘭英乃告以已往種種情形華生曰蘭蓀安在曰亦在此間惟將軍家法嚴內外僕婢不得多通言語雖日日相見而不能達一意今身幸爲將軍信重之人卽爲所見當亦無害長此居虎坑中終非久計身有長策以脫之乎華生唯唯後又遇見蘭蓀於後園父子不覺涕泣適爲侍者所見以告紹洸紹洸召華生而問之曰適問先生持一僮而哭有之乎曰事誠有之紹洸曰僮與先生有何關係曰實相告僮我子也自往龍江連年饑饉初依姊家後以貧故鬻於陸氏今爲將軍執役深幸得所紹洸笑曰何不早言先生通書汝子亦識字否曰亦曾讀書識字紹洸曰大佳遂令其父子同司筆札父子生性溫和益自檢束上下咸得其歡紹洸以爲得人待之良厚後紹洸敗華生父子易服以逃至崑山然以倉皇出走未能與蘭英偕荏苒數月尋訪殆徧不得蘭英蹤跡父子深爲憂鬱一日晤同鄉女子阿珍者亦被擄於紹洸而與蘭英同爲婢者詢之知蘭英爲官兵中有名陸將軍者所得時陸方屯兵帝州蘭蓀於是辭父而往以缺乏川資草行露宿沿途求乞始達常州時陸方威焰赫華生竊伺數日欲進不

能欲言不敢。聞者疑爲髮軍密探。欲執之。蘭蓀曰：僕實山人。姓周。名蘭蓀。變亂後。吾妹失蹤。妹名蘭英。年二十六。或言在貴府執役。故僕不遠數百里而來。聞者曰：府中果有周姓女將軍。甚寵之。吾爲汝告之。汝其少待。既而命蘭蓀入。蘭蓀述其由。陸竟信之。不疑。遂命蘭英出。以兄妹禮相見。彼此惟悲哽而已。陸以其爲蘭英。兄待之甚厚。小住數日。既而陸奉命攻南京。死焉。蘭蓀乃與蘭英潛逃。至崑山。方欲擇日成婚。而老父病危。蘭蓀克盡孝道。衣不解結者數月。父歿。謹守禮法。不復言娶。後以貧。故北上投親。托其婦於戚。申陳人龍家。後蘭蓀就幕山東。忽接陳書。謂蘭英猝故。罔蓀意氣。喪。雇舟南歸。至崑山。則知陳就幕皖南。及蘭蓀往。陳已別易主人。他去。蘭蓀乃無所棲。託設攤賣字。以餬口耳。

一日薄暮。蘭蓀在市閒步。忽有一人拍其肩。回顧之。偉丈夫也。問之曰：汝非設攤賣字之周某乎。曰：是。曰：我主稱汝書法佳。囑余聘汝爲書記。汝其願乎。曰：甚願。曰：每年四五千金之俸。足爲汝用乎。曰：果如是。幸甚。卽與偉丈夫登舟。水行兩日夜。不知經過幾許。曲折。但覺烟水森茫。人跡罕至。至則供張頗盛。蓋主人罔緣林中。人蘭蓀心。雖懼無如之何。乃姑棲止。主人以其文人。亦敬事之。某日。主人設宴饗蘭蓀。聲伎滿前。有一姬。頗似蘭英。時時凝睇。似曾相識。彼此咸懷疑。惟不得通一語耳。蓋陳赴皖時。途遇盜劫。蘭英頗有姿首。併掠以去。陳恐不能對蘭蓀。乃以猝故報蘭英。以伺察。嚴無死法。又不得一見蘭蓀。乃隱忍苟活。以充盜後。房蘭蓀固不知其中原由也。一日盜魁謂蘭蓀曰：事急矣。君文人。不便相累。今官兵已直搗吾穴。君不必與此大難。言時卽取一鉢器與之。曰：此中黃金百兩。可懷之出。且先藏於野草間。俟官兵過後。可覓小舟而逃。語畢。彼此涕泣而別。不及半日。聞格鬥聲甚厲。旣而煙火連天。人聲嘈雜。聞官兵狂呼。

曰盜既不獲且收沒其金寶婦女時天已昏黑火光中尙見諸姬披髮肉袒繫頸反接以去而此姬亦在內視之甚爲親切有不肯行者則以皮鞭鞭其背諸姬戰慄恐懼無人色見之殊心惻也

翌日蘭蓀懷金返崑山至則陳某亦已返仍與陳同居陳見蘭蓀有多金乃曰數年不相見在何處耶蘭蓀告以始末并云有一奇事爲君告吾妻死已久乃吾在彼處時主人之姬其貌與吾妻頗相似令余見之更覺傷心君試思之奇乎不奇陳某聞言頗爲不寧乃盡吐其實蘭蓀痛哭曰人龍誤我若早言之何致咫尺千里哉急兼程而北欲圖破鏡重圓後詢島上人始知此姬爲官兵某守備所得時某守備駐兵豫章蘭蓀轉輾入某守備幕乃詭言尋妹出見則始知前疑貌似者果其妻也相見不能措一詞惟吞聲相泣耳守備不疑爲夫婦反盛稱其兄妹蘭蓀住守備家二月而病作蘭英乃請於守備至牀前問候而蘭蓀已疾革見蘭英至引首睨視熱淚盈眶長嘆一聲而絕守備憐而葬之蘭英尋亦以感念故夫成疾守備爲之延醫診治蘭英曰妾病殆不起矣得侍巾櫛誠屬大幸惟是舉目無親兄又客死妾腸斷矣妾死之後乞埋骨兄側使得所依託不作孤鬼幸矣言訖而死守備從其言附葬蘭蓀之側宛然雙塚矣

鐘 詩 盒 仁

(集 徵 安 靜 徐)

推 蘭 記

榴 英

(嵌 字 格)

榴。火。滿。山。天。有。血。

英。華。付。水。地。無。情。(荆少英)

榴。剛。散。彩。重。遭。雨。

英。尙。含。香。竟。過。風。(十齡童)

安。石。榴。曾。開。並。蒂。

疊。香。英。未。發。連。枝。(壽鶴)

榴。裙。低。映。風。甘。拜。

英。珮。輕。垂。月。暗。懸。(十齡童)

榴。火。分。明。紅。遠。散。

英。雲。舒。捲。白。全。消。(黃官記)

五。月。榴。開。明。照。眼。

一。朝。英。落。暗。傷。心。(十齡童)

榴。子。味。甘。含。繡。口。

英。雄。淚。熱。斷。柔。腸。(劉郎)

榴。丹。着。雨。胭。脂。落。

英。綠。含。風。粉。黛。消。(黃官記)

家庭小說 失珠還珠

(濬 廬)

吾邑之東有某村焉。人多業農。風俗淳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世外桃源。不是過也。鄉之北隅有古屋一所。似數百年前物。屋共二楹。一已傾圮。屋主爲一老媪。與其女某。日黃昏。媪持茗杯倚門而飲。頻頻自語曰。珠兒何尙未回。吾與兒言黃昏必歸。今玉兔且東升。豈姑家留飯且留宿耶。珠兒貪頑忘老母矣。言次極目村外。注視許久。始闔其破爛不完之扉而入。

媪何人。劉振綱之妻。振綱農家子。人甚淳樸。以勤儉自持。積有餘資。結婚二十餘年。尙抱商瞿之戚。年逾知命。始得一女。小字珠兒。取愛如掌珠之意。珠兒生六月而父病。輾轉床褥間者三閱月。遍延名醫。卒未見效。未幾遽歸道山。振綱故後。遺薄田數畝。母女藉以自給。不足則以紡績助之。亦足溫飽。光陰易過。荏苒十餘年。女已長成。雖無閉月羞花之貌。而一種天然丰度。尙復楚楚可人。且秉性至孝。日夜助母紡績。從未偷閒。詎料頻年苦旱。田租所入殊菲。母女徬徨無計。遂貨其田。以其值存某行中。藉權子息。然入款較田租尙遜。母女紡績益勤。以度其困苦之日月焉。

不如意事常八九。世間失意之事。有爲人所思慮不及者。豈蒼天故意擺弄不欲芸芸者之安其生耶。媪以貨田之資投之某行。某行素以殷實著。媪母女籌之數四。始敢存入。乃因司事作弊。經年累月。耗資不少。此消息既傳於外。前之投款者。至是紛紛提取。某行一時無以應付。遂至倒閉。而媪所存之款亦付之東流。母女聞信之下。驚駭萬狀。惟有怨命不猶徒呼奈何而已。亡何媪以憂憤成疾。臥病在床。氣息僅屬。

珠兒百般慰諭。謂母有不測。兒不獨生。願母勿過憂。悲兒當勤加紡績。媪從女言。憂憤之心稍釋。漸就痊。愈然。媪自臥病以後。家中長物典當殆盡。至是家徒四壁。雖珠兒日夜辛勤。亦有不足之虞。一日媪謂珠兒曰。汝姑近况頗佳。今使汝往視之。并陳寤意。請爲資助。蓋振綱有妹。字鄰村何氏。何固商於滬者。婚后卽攜眷往。月前始遷回家。媪母女曾往探之。彼此往來無間。珠兒聞母言。乃亟諾之。遂略事修飾。別母而去。行時媪叮囑再三。約未日斜而回。珠兒去未幾。媪入廚作炊。炊已日將斜。珠兒猶未返。媪倚門而望。久之不至。以爲女忘却前言。宿姑家。乃先飯而不知女正落匪人之手也。

先是鄰鄉有劉三者。無賴子也。父以商業起家。故後遺產盡爲所得。富冠一鄉。然富而不仁。鄉人多側目之。劉三以爲非功名不足以威鄉。愚適是時。招例大開。遂納粟爲同知。媚之者咸稱之爲大老爺。三亦以大老爺自待。與巡檢某相善。巡檢爲人狠而貪。鄉人號之曰抹桌布。其手段可知矣。三旣得與巡檢善。巡檢間亦至其家。藉通聲氣。三乃大作威福。有時鄉民遇事託爲關說。無不立應。愚民無知。益重視之。三性好色。姬妾數輩。不滿所欲。更四出訪求。人有以珠兒告者。頷之。某日與珠兒遇。與途乃大涎羨。立遣其爪牙至珠兒家。願以五百金納爲妾。媪却之。三疑媪嫌菲薄。益以三百金媵辭之。益堅。珠兒亦不願爲人妾。三無如何。而妾珠兒之心。無時或已。會珠兒奉母命至姑家。爲三之爪牙所見。奔告之。三大悅。亟與其爪牙謀。所以劫奪之法。有黃田者。爪牙中之特出者。乃獻計曰。此事無煩。大老爺過慮。阿珠今晚不回。則已設心者。定將一塊天鵝肉。送到大老爺口邊。劉三乃潔一精室。陳設華美。以爲藏嬌之所。珠兒至姑家。姑留之飯。以與母約爲辭。堅不肯。姑挽留之。謂飯后回家。當甚早也。珠以却之不恭。遂允留。

騰。騰後匆匆別姑行。至村外。突遇一人。對珠言曰。若非前村珠姑乎。珠以素未謀面。心頭小鹿突突。不答。逕去。此人復自語曰。豈錯認耶。伊母既命我在此相候。有要事見告。今竟不顧而去。伊回家不見母。不知當驚駭何狀。語已欲行。珠兒乃謂之曰。適何言。此人曰。姑既不答。又何問爲。珠兒乃請畢其說。此人曰。前村劉振綱之妻。數年前置款某行中。後因該行倒閉。存款亦付東流。今行主憫其困苦。欲以該款交回。以資贍養。適使人請其妻去。其妻以女珠兒適姑家。未返。到行主家。後語我以珠姑容貌服飾。倩我於途中。俟珠姑過時。邀之到行主家。免其回家時不見母而驚駭也。頃見姑之年貌與振綱妻所言者。同試呼之。詎不見答。豈天下間有容貌服飾如此相同者耶。珠兒聞言。疑信參半。乃漫應之曰。吾卽珠兒。適以素未謀面。不敢遽應。君既說明原委。當隨君行。嗟乎。少年男女。見識淺鮮。每易爲人所弄。珠兒慣養家中。不知世路巖巖。致鑄成此大錯。此人爲誰。不問而知。其爲黃田也。行行重行。行俄而至。一大廈。田對珠曰。此卽行主之家。迨吾引入。便見汝母矣。未幾至一廳。事珠立止。步謂田曰。請家母出而相見。吾不欲入矣。田曰。令堂卽在此偏房中。言時以手向內一指。謂姑何吝此數步。珠兒復隨行。田乃引入一精室。中此室卽劉三專爲珠兒而設者。至此。田對珠曰。請稍俟。令堂卽出矣。言已返身而入。俄而有僕婦數人來。捧茶送果。招待倍殷。珠兒反覺不安。亟詢母何在。僕婦含糊以應。珠兒詢之。再四繼之以哭。勢欲趨出。僕婦立止之。坐乘間對珠兒曰。僕婦有一言。如姑見允者。不獨夫人可相見。卽富貴亦可立致。不然者。姑與夫人當永無相見之日。珠兒曰。汝言吾所不解。豈此非行主家而爲盜窟耶。僕婦曰。此非行主家。亦非盜窟。乃富貴之家也。珠兒聞言。如墮五里霧中。趣僕婦速言。僕婦曰。吾主劉大老爺家資富厚。美妾滿前。行將作官。且

與巡檢太爺善。前見姑美豔，欲娶爲妾。使人到府達意。夫人不允。家主羨慕之心，無時或已。姑今日適外，出故出此策，以相邀請。明日當迎夫人來居。從此可以安享富貴矣。適間無狀，尙望海涵。珠兒聞言，驚駭而哭。劉三以女不從，又遣女僕勸慰之。

珠兒是晚未歸家。媪焦急萬分。天甫明，卽使人到姑家探視。姑謂珠兒昨日已回。言次，驚駭異常。媪亟遣人四出偵探。迄無消息。村有馮玉者，亦農家子，而嘗受撥網小惠者。當黃田計賺珠兒時，玉適荷鋤歸。見田與珠兒語異之。隱樹後竊聽。聞田言初亦信以爲真。及失女之耗，傳乃詣媪，白其狀。媪始恍然大悟。遣人至劉三家探視。反遭惡奴驅逐。乃赴巡檢署控告，并請馮玉作證。巡檢懼三斥媪，使出媪以訴苦無門。尋死者屢。適其姑媚由瀝返，聞其事，繕詞控之。縣署劉三初不及料也。縣令楊某清明正直，得詞大怒，派差至三家搜查。果得女，乃傳三及其家人至署，廉得其狀，處治如律。又以巡檢與劉三狼狽爲奸，劾去之。闔邑稱快。

小 說 世 念 秧 遺 孽

(穎川秋水)

言詞。側媚。乘人。不備。而暗中。詐取。旅客。財物。者。南方。名爲。局騙。北人。謂之。念秧。取義。何在。固未。可知。亦不。暇問。也。惟不幸。而適遭。其害。往往。費斧。盡喪。囊橐。爲空。流落。異鄉。致受。阮囊。羞澀。淚灑。窮途。之苦。甚或。欲歸。不得。欲進。不能。受盡。淒涼。而有。投繯。仰藥。以求。畢命。俾了。此一生。者。吁。亦酷。矣哉。以故。昔之。遊子。北走。燕趙。設非。確有。把握。老於。閱歷。者。鮮不。與老。成人。爲伴。以冀。不致。或有所。失。否則。當時。海道。無輪。船陸路。無汽。車長途。跋涉。數千里。中在。在皆有。罟獲。陷阱。詐僞。百出。防不。勝防。蓋作。客他。鄉者。固自。自信。慎之又。慎。可保。無他。而彼。輩必。百出其。技。施無。窮之。手段。乘隙。抵瑕。密投。其人之。所好。必令。入其。彀中。飽其。慾壑。而始。快焉。其罪。可殺。固無。待言。而說。者乃。歸咎。於朝。政之不。綱。謂清。室當時。政界。頗極。黑闇。上有。機械。變詐。獵取。功名。富貴。之大小。臣工。蒸成。風尚。下卽。效而。行之。有。騙取。金珠。財物。之狐。羣狗。黨。况大。都會。中五。方。雜處。良莠。不齊。貧富。是不。一。致。有養。尊處。優者。以享。庸福。於其中。卽有。窮極。無聊。之輩。恃卑。劣之。手術。散。處四。方而。巧取。豪奪。焉。理。或然。也。爰。述李。生事。俾遠。行者。有所。儆焉。

李生名英。秋士其字。浙之某郡人。金張世胄。王謝名家。蓋生之祖若父。固嘗敷歷仕途。久任顯要者。生丰姿韶秀。性情又復倜儻。年少翩翩。風度之佳。固不減當年。張思曼也。兼之天資極聰穎。擅詞賦。嫻書翰。非若今之膏粱子弟。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甘作沒字碑。繡花枕比。故年未弱冠。才子之名。已徧傳郡邑。某年值恩科試。生初入棘闈。遽膺鸞薦。時年華纔二九也。浙中爲人文淵藪。鄉場獲雋之難。雖老師宿儒。亦自

謂漫無把握。加以科場槍替之弊。爲各行省冠。致懷才者多不遇。而行險僥倖者。每飛騰而去。今李生以世家子弟。且富有多金。而世俗不疑其有他者。平日文章之聲價可知矣。一聲鑼響。捷報突來。生父某驚喜之餘。轉多憂懼。蓋知子莫若父。素悉生雖妙於文字。而懵於世故。今秋中式。明歲春間。例須公車北上。應禮部試。以平日嬌養慣之弱少年。一日持襪被駕車馬。歷數省。行萬里。僕僕長途。風霜雨雪之苦。已屬可慮。况山左一帶。素稱盜窟。殺人越貨。時有所聞。其事尤爲危險。終夕躊躇。苦無善策。惟念身爲顯宦。北省沿路長官。向爲我門生。故吏者。今尙不少。可預通一函。請其照拂。卽當道中有一二不相識者。聞吾當日聲望。亦斷無漫不經意之慮。况長子現宦都中。一入燕京。自有照料。更不必代爲過計。生遂誣吉於次年元宵節後。挈二僕登程北上。此時生父之心。亦自謂思慮周密。當無他患。日惟誦孟東野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兩語藉作驪歌之唱。并爲乃郎前途預祝焉。

李生既辭別父母。率兩奴子去。行行重行行。曉奔夜宿。固甚困頓。猶幸路入江南。山青水綠。無異浙中生本好吟詠。途中無事。耳目所接。一發於詩。以消胸中愁悶。遇地方長官。之與有交情者。遵嚴父命。順路造訪。謁見之後。亦往往叙世誼。開宴會。文酒流連。小住二三日。始許放行。則致贖儀。飭幹僕護送。惟謹。以是一路頗不寂寞。迤邐出江南道。入山東境。始覺天地改觀。山川異色。然此時李生轉多豪興。蓋耳目所未經處。處處咸有異趣。渡黃河流域。遙望太行山。色私念天地之大。固應有此偉觀。我南人習見山明川媚。以爲兩大善華。盡萃於此。眞屬井蛙之見。向以老父之言。懼萑苻之澤。或有不靖。故每煩當地官廳遣人護衛。今長行數百里。不惟殺人之大盜。未一見。卽鼠竊狗偷。亦未嘗遇一人。豈眞彼輩之消聲匿跡。聞風

遠。颺。哉。清。平。世。界。家。給。人。足。本。無。所。謂。盜。賊。老。父。所。言。特。愛。子。情。切。或。故。聽。人。言。耳。於。是。將。近。津。門。數。十里。急。辭。去。護。送。者。其。人。以。主。命。須。隨。至。都。門。對。則。笑。謝。曰。此。去。皆。熱。鬧。區。非。來。時。沿。途。荒。僻。比。可。無。庸。慮。二。僕。亦。自。任。能。盡。保。護。責。不。煩。輔。導。爲。言。於。是。護。送。者。不。得。已。遂。告。退。而。李。生。之。受。愚。卽。由。此。起。

李。生。此。行。沿。途。雖。有。耽。擱。然。初。次。出。門。恐。誤。入。京。之。期。故。尙。不。敢。濡。滯。縱。主。人。情。重。殷。殷。投。轄。必。再。三。辭。謝。縱。馬。欲。行。一。入。天。津。明。知。此。去。京。師。已。屬。不。遠。禮。部。試。期。亦。當。在。一。月。之。後。遂。以。鞍。馬。勞。頓。命。二。僕。就近。尋。覓。客。店。以。息。行。李。此。時。津。地。雖。尙。未。開。作。商。埠。以。毗。鄰。京。師。爲。仕。宦。中。人。出。入。要。路。已。是。繁。華。富。麗。除。首。善。之。區。外。爲。北。方。諸。邑。冠。生。此。際。困。踣。已。數。晝。夜。對。此。風。光。不。覺。戀。戀。於。是。朝。出。游。玩。向。暮。纔。回。至。四。五。日。後。突。患。寒。疾。蒙。被。而。臥。猶。作。瑟。縮。畏。寒。態。兩。僕。驚。且。懼。一。時。皆。手足。無。措。有。劉。姓。客。者。見。之。大。不忍。凡。一。切。延。醫。量。藥。等。事。必。代。僕。經。心。有。暇。輒。至。榻。前。陪。侍。謂。足。下。南。中。人。無。怪。體。質。脆。弱。類。好。女。子。若。吾。輩。產。於。北。方。者。喫。苦。已。慣。故。南。北。奔。馳。絕。不。識。病。爲。何。物。李。生。聞。言。點。首。稱。是。者。再。詢。以。里。居。職業。知。客。爲。保。定。籍。常。出。入。江。浙。營。運。今。因。南。下。道。經。此。間。爲。有。戚。屬。擬。回。往。江。南。故。留。逆。旅。以。俟。李。生。感。其。誼。涕。泣。謝。之。劉。慨。然。曰。四。海。之。內。皆。兄。弟。吾。雖。市。儈。毫。無。他。能。然。自。謂。重。然。諾。其。熱。血。似。較。膽。小。如。鼯。鼠。血。涼。若。鱗。介。之。豎。儒。差。有。一。日。之。長。李。生。歎。其。豪。爽。爲。之。鼓掌。不。止。而。其。病。亦。若。失。噫。寥寥。數。語。豈。真。若。治。瘥。之。杜。甫。詩。愈。風。之。陳。琳。檄。耶。蓋。李。生。之。病。不。過。感。冒。本。可。卽。愈。特。適。逢。其。會。耳。

李。生。病。愈。之。次。日。與。劉。姓。同。出。旅。店。在。左。近。游。散。以。消。岑。寂。未。幾。卽。歸。歸。則。車。馬。駢。闐。人。聲。嘈。雜。蓋。皆。過。客。之。投。宿。者。就。中。有。一。少。年。衣。服。麗。都。丰。神。瀟。洒。聆。其。聲。音。作。吳。儂。軟。語。生。竊。詢。之。旅。館。中。人。知。亦。入。都。

應試者。生以與僕隸。儉荒相處。鬱悶已久。雖有劉姓周旋。但亦不解文墨。今得此人。真不啻空谷足音。俟其解裝。就緒。急懷刺往謁。一見如故。相與討論。不覺將夕。諳知少年爲吳中王姓家。富於資。弱冠已登賢書。生聞言。深恨相見之晚。既夜。生卽命僕市酒脯。剪燭。問談。并紹介劉姓同座。劉豪於飲。連舉數大觥。生與王則淺斟低酌。細談文藝而已。劉頗不耐。高聲曰。儒生果有經濟學問。被酒後當縱談天下事。奈何刺刺不休。現酸丁態耶。二人慚謝。劉卽飛兩巨觥。笑慰李與王曰。僕蠢人不解。作寒暄語。適間話幸勿介意。但悶飲嫌寡歡。盍拇戰乎。兩人許之。劉勝多而敗少。李與王已不勝杯勺。劉亦幾至酩酊。乃撒席而隔房。喝雉呼盧。聲大作。劉不覺技癢。捋臂欲往。李與王止之不聽。王私謂李生曰。觀劉君之爲人。卞急而剛。悔規勸必弗聽。不若任其行。吾與若左右維持之。遇大負強之罷戰可也。李生不得已從之。其初祇劉生一人入局。既而王亦姑下一二注。居然屢戰屢勝。王以目視李。隱令一擲。李辭焉。劉已見之。笑謂王曰。子母然。李君初出茅廬。當謹慎投入局中。勝則吾輩可告無罪。不幸而負。將疑吾輩矣。且北地固多念秧一流人。吾人生長此間。尙有受其毒者。况異鄉過客耶。長此不已。設他日遇此。皆今日作俑所致也。王又笑曰。君言良是。但足下或被嫌疑。予則吳下人。卽爲念秧近鄉。儘可施其術。何必拋父母。別妻子。離鄉背井。迢迢千里來此地耶。語畢。復對李曰。君意然否。李私念二人之言。似皆爲已。膽怯而發。吾何爲。總總過慮。况縱有弊病。輸贏不鉅。何妨姑爲一擲。計既定。亦廁入焉。金雞既唱。始收局。李生計勝四十金。王亦勝十餘金。而劉則約負百金焉。

劉既負。不免略露悻悻色。前日豪氣。爲之稍奪。王見之。私謂李曰。劉君貿易中人。將本求利者。今輸却百

金基本不免稍竭。旁觀且代爲軼軼。無怪本人之於悒寡歡。李生曰：昨夜劉君醉，生性又麤豪，故或者受人撮弄，然已無奈之何。王生曰：然言畢，歎惋者久之。既而命僕出雇轎車，謂須出而謁客，未幾還。客亦隨來。答拜僕從，赫奕望而知爲顯宦。既見王，坐刻許。王即介紹以見李生，互通氏族。知此君爲當地人科甲出身，曾爲軍機章京，現因告養家居。言次詢及生父起居，并言在都時雅與令兄交好。生在籍時固略聞某章京名，惟父以非有深交，故不令晉謁。今聞是語，不覺大喜，謂陌路相逢得一知己矣。晚間章京復約王與李生花叢宴會，聊當洗塵。李欲辭不得，乃往。王復拉劉同去。劉以市肆中人不善與官場酬酢，却之王強之再三。李亦從。旁憇憇謂君固豪爽人，奈何忽作忸怩態。劉大笑隨亦更衣同往。一時傳花飲酒，水陸紛陳，粉白黛綠者咸翠繞珠圍，觥籌交錯，紙醉金迷，諸人咸眈眈大醉。至月落參橫，杯盤狼藉，始行散席。既散，主人又動博興，劉忽醉中大叫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前夕輸却今宵當取償於此。遂喚妓家進博具及事畢，生與王大負章京謂勝負乃賭中常事，兩君至此亦介介乎。王生笑曰：僕雖吝區區一二百金，在舍下曾亦作孤注，過李生聞語亦隨聲和之。劉姓則大言曰：吾等雖一見如故，究屬邂逅相遇。今弟偶獲勝利，未免得之有愧。明夕擬仍借此地略作東道主可乎。章京稱善，屆時果復設宴院中，賓客雜沓，較曩夕爲盛。蓋劉自謂天性素愛熱鬧，惜津門素乏知交，故特倩章京代爲佳客也。既入席，喧呶歡笑之聲大作。宴畢復博，而李生與王劉皆屢戰屢北，其勝者爲章京與同來之友。劉大窘，色敗若死，灰急與李生假百金作背城之一戰，生勉強與之。劉乃稍稍有起色，而李生仍連呼負。卒亦效劉所爲以圖一逞，乃青蚨飛出不復回來，祇得斂手而罷。回寓檢點行囊，祇餘白金數十兩，默計家中老父所予并一路所

餽。贖。儀。不。下。八。百。金。今。祇。贖。此。區。區。他。日。無。以。復。老。父。不。覺。悲。從。中。來。伏。在。牀。隅。暗。泣。私。念。或。卽。遇。所。謂。念。秧。者。但。亦。覺。不。類。正。盤。算。間。王。生。似。已。微。窺。其。隱。入。房。寬。解。謂。君。如。路。途。艱。窘。僕。雖。所。帶。不。豐。然。除。賭。資。外。尙。餘。百。數。十。金。吾。輩。道。義。交。有。無。相。通。僕。斷。不。吝。惜。卽。劉。君。似。亦。慷。慨。人。彼。既。獲。勝。想。暫。假。數。餅。諒。亦。弗。峻。拒。也。李。笑。謝。之。明。日。李。遂。入。京。王。亦。同。路。途。中。復。慇。懃。約。李。合。寓。李。以。須。舍。兄。處。對。乃。分。袂。別。去。李。既。謁。兄。兄。以。弟。僕。僕。長。途。風。塵。勞。頓。除。詢。堂。上。起。居。安。否。外。不。多。加。詰。問。卽。生。亦。不。敢。多。語。恐。將。此。事。洩。漏。遭。兄。誚。讓。而。兄。因。窺。見。乃。弟。神。魂。頹。喪。已。大。啓。疑。竇。俟。弟。既。寢。召。二。僕。詰。之。初。時。囁。嚅。不。敢。言。呵。叱。之。始。以。實。對。兄。歎。曰。嘻。弟。爲。念。秧。者。所。算。矣。明。日。晨。起。兄。卽。詢。以。某。章。京。年。貌。皆。不。合。且。章。京。現。在。京。中。並。未。回。籍。急。命。人。至。王。生。所。言。寓。所。覘。之。亦。無。是。人。再。問。之。江。蘇。同。鄉。雖。有。王。姓。孝。廉。數。人。而。名。字。悉。不。合。李。生。乃。大。悔。恨。咄。咄。書。空。者。累。日。

小紀事 赤鼻子

(花奴)

秦晉僻處西陲。民風好武。多產異人。而盜風尤熾。顧爲盜。亦頗不易。非具絕好身手。不足稱雄。綠林蓋異人。既多。固非庸庸者流。所可濫竽也。赤鼻子者。秦晉間之大盜。佚其姓與名。其鼻大而赤。人因以赤鼻子名之。談秦晉之盜者。咸推赤鼻子爲首屈一指。此中非止赤鼻子一人。而同道者莫不懼赤鼻子。如虎赤鼻子蹤跡所至。道中人皆望風迎拜。爭獻殷勤。靡所不至。赤鼻子顧而樂之。時呼若輩爲兒郎。凡被兒郎名者。莫不欣喜逾分。謂可以驕同道。傲嚙囉視。天家之九錫。榮更逾焉。赤鼻子之壓倒同儕。有如此者。以是秦晉間人。無男女。無老幼。無城邑。無村野。靡不知有赤鼻子三字。赤鼻子盜於彼邑。則此邑之富室。咸惴惴然懼。惟恐其或臨小兒。聞赤鼻子三字。則不敢夜啼。官吏雖疾之深。顧無術捕之。縱盜案數起。亦惟上蒙下蔽。敷衍爲事。一任治民呼冤叫苦。置若弗聞。必不得已。亦惟假張聲威。虛裝門面。提朱簽。飭捕役號於衆曰。捕盜捕盜。緝赤鼻子。於是東奔西走。假事搜求。狐仗虎威。聲勢炙手。民之良懦者。每爲呼喝。哄騙軟詐。強敲誣良。爲惡時有所聞。故盜至而民蒙其禍。盜去而民苦益甚。久之。彼赤鼻子仍逍遙法外。所謂官吏也。捕役也曾未見捕獲一盜。以慰民始知官吏捕役之不足恃。而轉足以害民也。自後遇盜案。卽匿不上聞。而赤鼻子益得橫行無忌。騷擾秦晉間垂三十年。未嘗一入捕役之手。後忽不復聞其橫行。赤鼻子三字。漸歸湮沒。或疑其已死。或疑其悔過。實則赤鼻子因受窘辱。羞爲暴客。不知逃往何所矣。有某縣令新至任。衙役私謂令曰。舊例凡新吏至任。必有以孝敬赤鼻子。所孝敬者。視吏之宦囊充否爲。

定多少。弗論聊表心意耳。官斯土者莫不視爲重要事件。先事安置。至遲不過十日。否則將有禍。令詫異曰。有是耶。赤鼻子爲誰。吾固未知孝敬云。何更令吾茫然。試爲吾言其詳。役笑曰。老爺猶未知赤鼻子爲誰耶。非他。卽秦晉間劇盜也。令更訝曰。旣爲盜。律當捕。胡言孝敬。役搖手曰。老爺慎之。苟爲赤鼻子所聞。將有不利。孝敬舊例也。創始於二十年前。迄今未嘗或廢。不獨此邑爲然。秦晉諸邑何莫弗然。督撫且視此爲不可廢之例。然除却官中人民間鮮有知者。曾記得前有某邑令。故違此例。不及匝月。竟遭殺身之禍。民間祇知爲仇家所刺。誰知卽赤鼻子所爲也。令聞言悚然。役又曰。老爺不信。可於內宅樑上視之。當有所得。令如其言。果得一紙條於樑上。書曰。吾知汝不甚裕。可奉吾三百金。不能缺少一文。限汝十日籌措成數。可置諸汝臥牀頂上。吾當來取。下署一鼻子。令旣得紙。如數備就。然令固精技擊者。心頗不服。入夜挾刃而臥。欲一覘其究竟。一夕果覺臥牀微震。急抽刃躍起。卽見一黑影自窗中瞥然飛出。令追蹤其後。其人返顧曰。汝爲誰。吾奉赤鼻子命來取例金者。令曰。汝非赤鼻子耶。則金可遺下。其人曰。弗能。令揮刃刺之。其人卽迎鬪。不敵。謂令曰。止。金可將去。待赤鼻子自來。管教汝。折刃令笑曰。可。吾極願與赤鼻子一較。藝吾固非吝金者。苟吾負將去。未遲。惟大丈夫明戰爲佳。汝可傳語赤鼻子。後日之夜。可遲吾於署後草場。免致驚動署中人。其人諾。遺金而去。

及期。月色迷濛。赤鼻子奔來赴約。草場寂無人影。以爲令尙未至。欲縱入署中。忽聞有人呼曰。赤鼻子來。胡遲也。吾待汝久矣。樹杈安適。吾已一覺醒來。赤鼻子聞聲出樹間。遂躍上樹梢。舉刃猛斫。枝折而人已杳然。縱目四顧。不知所往。忽聞數十步外又一樹上有人聲曰。赤鼻子。汝胡弗見吾已遷。於是問靜待汝。

來。赤。鼻。子。奔。上。彼。樹。又。猛。斫。之。枝。折。而。人。又。亡。去。復。聞。笑。於。他。樹。曰。赤。鼻。子。汝。真。無。目。者。虧。汝。橫。行。半。世。原。來。爲。一。虛。有。其。名。之。賤。儉。乃。亦。不。識。羞。慚。妄。欲。稱。雄。綠。林。吾。實。爲。汝。恥。之。赤。鼻。子。大。怒。奔。往。斫。之。失。敗。仍。如。前。狀。場。週。固。多。樹。令。東。聲。西。應。空。與。周。旋。赤。鼻。子。奔。波。已。疲。不。再。搜。尋。恨。恨。言。曰。汝。技。亦。止。此。耳。敢。與。吾。對。刃。較。乎。令。曰。是。亦。何。妨。言。時。已。卓。立。場。上。赤。鼻。子。忿。懣。已。極。用。全。力。撲。之。令。亦。不。敢。稍。息。細。心。與。鬪。相。持。久。之。無。勝。無。負。令。曰。止。苟。再。鬪。者。汝。必。負。赤。鼻。子。弗。聽。逼。令。不。已。令。且。戰。且。言。曰。吾。欲。留。汝。體。面。耳。既。然。如。此。莫。怪。無。情。言。次。復。大。聲。喝。曰。去。休。赤。鼻。子。卽。覺。腿。上。受。創。仆。至。數。丈。外。支。撐。而。起。聞。令。呼。曰。來。來。回。視。之。見。令。背。貼。於。署。後。高。牆。之。腰。牆。高。數。丈。無。可。攀。援。而。令。竟。弗。墮。挾。刃。於。脅。屈。兩。手。相。招。赤。鼻。子。始。歎。弗。如。棄。刃。而。遁。從。此。秦。晉。間。不。復。有。赤。鼻。子。蹤。跡。其。餘。小。盜。鑑。於。赤。鼻。子。之。失。敗。亦。不。復。敢。過。一。橫。行。矣。

花奴曰。此等靖盜法。真得未曾有。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令亦趣人哉。雖然。世間大盜。不獨一赤鼻。子。赤。鼻。子。猶。是。竊。鈎。者。耳。安。得。一。一。請。之。入。甕。耶。

鐘 詩 盒 仁

(集 徵 安 靜 徐)

赤
鼻
子

榴 英 (嵌字格)

道。家。榴。號。三。尸。酒。

騷。客。英。名。一。卷。詩。(閔中)

榴。實。幼。呈。盤。貯。十。

英。才。教。育。樂。居。三。(十齡童)

榴。火。燒。殘。干。點。血。

英。雄。哭。斷。九。迴。腸。(陳冰壺)

照。眼。榴。花。明。五。月。

傷。心。英。竹。漬。千。秋。(簪芳女士)

榴。子。味。甘。紅。豆。苦。

英。雄。淚。熱。綠。珠。寒。(惜餘春館主)

榴。火。移。來。西。域。國。

英。風。憑。吊。北。邙。山。(鏡雞)

榴。垂。房。內。蕪。猶。盛。

英。落。籬。邊。菊。已。殘。(黃官記)

綺。園。榴。綻。銷。緋。玉。

繡。閣。英。飄。墜。綠。珠。(劍虬)

茶



一



院

家人供職燕京旅居三載今夏為兼祧先考鑿卿公治墓於四月二
 十七日攜眷出京中途搭汴洛火車取道西歸不意內人忽患腹痛
 時已懷妊七月無可強忍不得已扶病下站忽促問小產一女從此
 得病鄉僻無醫勉強調養適奉何濟川叔岳由京馳書慰問並囑服



五洲藥房之人造自來血郵來
 兩瓶按法試服其初略覺胃量
 加增餘無他效繼又購服半打
 內子居然藥罄而病起矣向之
 面黃肌瘦者一變而為紅潤強
 健矣足徵自來血補血功效久
 遠馳名非他種補劑所可比擬
 而內子因此出險慶獲更生側

身南望至今稱頌不置改日鄙人當繞道申江向五洲大藥房主
 人前謹敬瞻拜以達謝忱一面已將自來血治愈血虧確切情形先
 印傳單五萬張轉託各親友到處分佈以揚仁風塗筆至此感禱
 隨之
 潭溪馮學橋謹啓 九月三號泐於武穴



長篇小說

之戰中
情史

遼西夢

(續)

英人勃烈特原著

定夷譯意

第九章 酷相思 (採詞曲牌名為章目)

從。來。爭。戰。地。曾。見。幾。人。還。何。斯。言。之。沉。痛。耶。夫。上。馬。爭。殺。賊。下。馬。草。露。布。固。男。兒。報。國。之。天。職。而。魂。銷。柳。色。夢。斷。沙。場。亦。深。閨。思。婦。之。恆。情。晨。占。鵲。喜。夕。卜。燈。花。事。雖。近。於。迷。信。情。實。發。乎。至。誠。古。之。人。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只。此。兩。句。足。抵。一。篇。相。思。詞。舉。凡。思。婦。之。離。情。之。癡。腸。之。悲。懷。一。律。包。羅。靡。遺。讀。之。能。毋。惻。然。於。此。可。見。身。當。其。境。者。之。苦。痛。是。時。之。蘭。舫。其。情。景。概。可。知。矣。而。况。伶。俜。寒。蝶。秋。露。乘。之。宛。轉。鳴。蟬。西。風。侵。之。蘭。舫。於。望。夫。而。外。更。增。此。層。悲。痛。有。不。肝。腸。寸。斷。乎。嘉。維。爾。既。出。室。蘭。舫。手。持。報。紙。往。復。誦。讀。如。醉。如。癡。喃喃。自。語。曰。信。乎。此。簡。短。之。紀。載。語。焉。不。詳。其。果。信。乎。抑。傳。之。非。其。真。耶。嘉。維。爾。既。如。此。要。余。已。足。令。余。痛。心。今。以。此。耗。來。報。儼。存。一。種。欣。幸。之。心。嗟。乎。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余。獨。何。心。那。能。忍。此。嘉。維。爾。徒。勞。夢。想。耳。余。之。性。靈。與。愛。情。早。已。付。諸。吾。愛。吾。愛。果。殉。國。者。余。之。性。靈。與。愛。情。皆。當。隨。之。於。地。下。何。物。妄。人。存。此。夢。想。欲。使。余。志。變。易。當。俟。泰。姆。斯。河。涸。竭。愛。爾。士。山。平。坦。泰。姆。斯。河。一。日。不。涸。

愛爾士山。一日。不坦。卽此志。一日。不易。雖然。余總期。上帝降祥。此耗。或不確耳。卽使此耗。而確。余願英。逃。生。列入。遇救之。半數中。曾謂。百三十人中。無余之英。逃。生乎。思至此。雪瑛。驚然入室。含笑語。蘭。曰。將晚。膳矣。連日。以阿兄。失蹤。一家。食不甘味。今幸。無恙。歸來。可以。安然。進餐。乃姊。猶獨坐。於此。悒悒。寡歡。豈又。添新愁耶。蘭。曰。余之。面目。固常然者。無所。爲歡。亦無所。爲愁。雪瑛。見蘭。手持。報紙。卽問。曰。姊。素閱。一。每日。新聞。此。每日。郵報。自何。處來。耶。蘭。曰。此。汝兄。所。賜。余者。雪瑛。卽前。執蘭。手。取。每日。郵報。置。之。几上。曰。姊。盍。從。余。外出。室中。窗牖。緊閉。爐內。熱火。正熾。炭氣。重濁。殊覺。煩悶。余等。且往。草地。吸取。新氣。閒步。一回。卽當。晚餐。蘭。曰。不。忍。拂之。遂。與。偕行。

心之。憂矣。食不。下咽。蘭。當此。之時。方寸。靈台。間。不知。含幾。許。憂愁。思。雖與。雪瑛。勉強。一行。亦覺。索然。無味。餐時。略進。數味。便卽。停。又。仍。悄然。歸。蘭。聞。恐。嘉維。爾。復來。相擾。卽託。辭。小極。早。鍵。室門。時。爐中。餘燄。已。熄。蘭。亦。勿。復。燃。斜倚。氣榻。之上。以。右手。自。支。其。頤。電燈。明澈。毫纖。畢現。對。榻。有。衣鏡。一。具。蘭。目。注。鏡中。人。愁眉。緊蹙。淚珠。瑩然。顧而。歎。曰。汝。不幸。生。爲。女子。身。非。然者。寧。不。可。執鞭。以。從。英。逃。生。何。至。寂處。空。闕。聆。此。將。信。將。疑。之。消息。耶。思。至此。猛。悟。其。誤。不。禁。失。笑。卽。曰。倘。果。生。而。爲。男。胡。能。與。英。逃。生。訂。約。余。言。顛。倒。乃。爾。神。經。殆。有。病。耶。遐。想。有。間。又。曰。茲。事。體。大。海。軍。部。必。有。報。告。余。明。日。當。往。問。之。且。前。敵。方。調。查。被。難。者。之。姓。氏。除。却。獲。救。之。人。卽。是。被。難。者。吾。愛。倫。不。列。入。此。中。余。輩。終。有。重。逢。之。時。此。心。可。以。稍。安。所。最。躊。躇。者。嘉。維。爾。存。此。夢。想。後。之。糾。纏。當。無。已。時。余。既。與。彼。同。宅。而。居。對。付。良。非。易。易。余。甚。望。英。逃。生。有。遇。救。之。確。訊。嘉。維。爾。聞。此。訊。而。斬。斷。情。絲。願。此。乃。余。之。空。想。玩。彼。書。辭。熱。度。方。達。沸。點。何。能。一。日。掣。然。

勿念使非上帝佑余冥冥之中感語其癡則余言終難驗也嗟乎義士今無古押衙余之坎坷抑塞其誰爲之解乎思至此悲從中來不禁與鏡中人相對作楚囚泣

明日蘭舸果至海軍部探問安飛盡號被禍事海軍部雖得沉沒之確報然以遇救之人散處各方一時不能詳悉被難者之姓氏軍士眷屬之前往探問者絡繹於道莫不憂形於色聞此答復大爲失望蘭舸亦失望中之一人陰念海軍部尙無確訊報館更不必言遂歎息而返雲高華夫人悉其去意及返急詢所聞蘭舸以實告夫人喟然曰善哉東方人之言善戰者服上刑是誰作俑破壞和平別人骨肉離人夫婦余以汝心度人知彼絡繹於道者心頭之苦楚正不減於汝雖然余尙有所勸汝余素視汝猶女汝亦事余若母盍一曲順余言汝與英逃生之婚約余實促成之當時余見汝兩人形影相依彼既譽滿藝林汝亦才冠閨閣正是一雙璧人不圖戰禍發生彼忽投筆從戎他日功成而歸固屬汝之大幸設或不然余以爲汝亦不必拘泥成見似汝英年正如名葩逢春欣欣向榮方且未已烏可因口頭婚約斷送汝之一生汝縱不自診惜亦當余念一番劬育之勞雲高華夫人語頃目注蘭舸以待答復蘭舸初意以爲姑母愛余當不至與嘉維爾一鼻孔出氣及聞所言大爲驚訝意者嘉維爾已以不良之念語姑母乎姑母舐犢情深特爲嘉維爾作說客乎夫人見蘭舸沉吟無語又曰余爲此言無非爲愛汝起見願汝無疑有他余此時本不迫汝立復異日偷到此地步但望汝能順從余意則余言不妄發矣蘭舸曰姑母愛余夫豈不感抑余有狂妄之言詢諸姑母姑丈逝矣使有人復以愛情加之姑母者姑母拒之乎抑從之乎夫人曰汝言殊不中理然余愛汝不汝責也汝當知已婚未婚迥不相同余已適汝姑丈有年兒女俱全斷無

再醮之理。汝胡能與余比擬。雖然余亦望英逃生無恙歸來。免費余之唇舌。蘭舸不願與其姑母爭氣。唯唯而退。然自是而後芳心更增無限隱痛矣。

第十章 一封書

離羣征馬嘶風立。衝寒孤雁排雲度。一般思婦對之。有不驚心動魄乎。而况天涯人遠。生死不明。若蘭舸者。能母益增愁緒。初尙有姑母爲之解慰。自聞此不入耳之談。姑姪之間。雖未稍存芥蒂。然終不免漸形隔脈。蘭舸至此。遂覺舉目無一。是處每值無聊之頃。輒至海軍部一行。以探確實之報告。久之調查漸次明白。被難者之姓氏表內。並無英逃生之名。惟間有許多軍士不識水性。死而復甦者。不乏其人。現俱休養於軍用醫院。其強健者則已精神復元。重入行伍。蘭舸得此消息。憂懷雖爲稍釋。顧不悉意中人現在所處之地位。總不免憂心悄悄耳。乃正思腸百轉之頃。忽來朶雲喜在望外。則英逃生自軍用醫院所寄之書也。蘭舸急拆誦之。書云。

吾親愛之未婚妻惠德烈姑娘。河梁攜手數月於茲。每望故鄉。輒爲神往。祇以軍人捨生衛國。既已拋棄家室。更難遞寄音書。故海天消息。迄未馳報。今幸獲聞得陳一二。余料吾愛得此書。不知如何手舞足蹈也。雖然吾愛畢讀余書。其歡欣當有遠出於此者。余試以簡單之言告汝。余乃死裏逃生之人。汝聆此語。當謝上帝賀余再生。蓋余實安飛盜號。遇難之一份子。其不葬身魚腹。而與諸烈士同殉者。亦云幸矣。刻方寓居醫院。以待治理。既不身臨陣地。始得上官許諾。准與家族通訊。吾愛乎。設余當時而不獲救汝。今日當作如何情狀。余知安飛盜號沉沒之消息。早已傳入吾愛之耳。此書未達之前。吾愛

必已飽受痛苦。知汝莫若。余此言當不謬。余之累汝深矣。故急以好消息奉報也。雖然男兒報國視死如歸。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余卽不幸而不救。亦屬意中之事。吾愛當以私情爲輕。公義爲重。個人爲小。國事爲大。而易其悲哀之心。爲榮譽之念。此余所切望於吾愛者。余誠恐者。番雖幸生存來日。命運難以逆知。故不辭瑣屑。而爲吾愛預道之。至於戰事前途。種種因既極複雜。結果亦非一時可得。然此余之私意。測之最後之勝算。必爲吾聯軍無疑。此中實有兩大理由。可爲吾愛陳之。亦足以慰深閨之懸念。一由人事上言之。人事者。勢力之謂也。吾國之海軍。非世界所公認爲第一等者。乎今與俄法諸國聯合。陸軍亦雄冠一世。其他與我表同情而暗助我者。亦復大有人在。彼日耳曼人。縱能負嵎於一時。必至窮蹙於異日。且寡不勝衆。勢所必然。弱肉強食。理固如此。故自人事言之。吾聯軍必得美滿之結果也。一由天理上言之。此次破壞歐洲之和平。日耳曼人實尸其咎。彼自謂足以飛雄全歐。始則懲戇奧國。侵犯塞爾維亞。繼則陰唆奧國宣戰。而發兵以助之。大勢所趨。致聯軍諸國爲維持永遠之和平計。乃不得不同時奮起。日耳曼人之蠻橫。無道於斯。而極會謂以有道討無道。有道有不勝乎。故自天理言之。吾聯軍又必得美滿之結果也。嗟乎。吾愛前所預道者。乃余萬一之逆料。由此兩層觀之。余之結局。或不至如前所云。行見飲馬柏林。獻俘倫敦。與吾愛共話戰情。相與浮白。吾愛其母憂此書到後。毋庸作答。余恙至輕。不日卽當入伍。深恐書入他人之目。有玷玉人之手澤也。汝親愛之英。逃生白蘭。餘卒讀其書。一時悲喜交集。悲者悲意中人。眞個遇難。喜者喜遇難而獲救也。旋又持書復誦之。慨然曰。不作私情之言。自是英雄本色。然余知彼雖不明言。而其間含蓄之私情。固有甚於明言者。余誦此書。

方寸之間。不知增無數感觀。兒女隱衷。夫誰可語。惟是乞靈文字。馳書以告。吾愛顧奈何。彼竟囑余。毋復即此一端。余心碎矣。既又念曰。此函既無兒女私語。余當往予姑母一讀。俾彼知英逃生之消息。前日之念。當可立釋。思定。即趨雲高華夫人之室。夫人正在室中整理妝具。見蘭舸入。含笑迓之。蘭舸即以英逃生之書呈夫人。夫人曰。此汝夫婦間之私函。余亦可閱乎。蘭舸曰。英逃生素不作狎褻語。姑母何妨讀之。夫人又曰。彼果無恙。余當賀汝。言次。手接其函。展而誦之。誦竟。笑曰。汝於此可寬慰矣。余亦深望彼之無恙歸來也。蘭舸曰。仗姑母之福。余或如願以償。夫人唯唯。蘭舸仍持書歸室。

第十一章 換巢鸞鳳

長處悲觀中之蘭舸。自得英逃生之歸書。始稍有生人之趣。顧前則尙知英逃生隸屬何隊。今則并此不知。意中仍不免惴惴然也。亡何。歷象更始。屆歲首矣。元日之日。蘭舸甫出室。即遇嘉維爾。新年幸福四字。彼此俱不覺脫口而出。嘉維爾對此以爲歷時稍久。蘭舸當已蠲棄舊惡。即續語曰。今日天氣晴和。陽光可愛。余擬與妹偕往平民公園一遊。妹許之乎。蘭舸以剛逢歲首。不欲與之衝突。始許一行。當亦無妨。遂即允之。嘉維爾喜甚。又囑蘭舸毋爽所約。始行分道。

午後。嘉維爾特雇一新式之摩托車。邀蘭舸同乘。蘭舸雖非意之所願。而當此良辰。紅顏少女。綠鬢佳人。方各競妝鬪豔。以爭勝於一時。蘭舸有貌如花。安能多讓他人。故亦稍事裝飾。嘉維爾見之。乃大樂喃喃。自語曰。妝成每被秋娘妬。吾何修而得與之駢肩攜手也。且嘉維爾此時之心理。以爲蘭舸平日御衣樸素。屏絕鉛華。今忽驟易態度。此中或有深意。益覺大好機會。不可錯過。車中即語蘭舸曰。豔麗哉。吾妹當

壓倒倫敦百萬仕女矣。蘭舫曰：「兄母戲言，余固不豔不麗，兄亦非應譽余豔麗之人。今日之遊，以兄明敏，當能喻余之意。嘉維爾不語，願認定蘭舫。今日偕遊，必懷美意，細味所言，益覺不謬。」又曰：「余誠喻玉人之意，余尤望來年今日仍與妹雙雙偕往公園。蘭舫益覺其語不倫，思欲嚴辭責之，繼念既與同行，胡可中途決裂？且初意爲敷衍而屈從之，今倘與之決裂，不如早回絕之。既行矣，復詬誶而歸，又何苦乎？思定，卽不之責，並不之答。」乃嘉維爾見蘭舫無怒色，益信有機可乘，蓋彼此平日晤面時，一語不合，蘭舫輒悻悻而去者，番稍假詞色，宜嘉維爾之顛倒也。

及園二人次第下車，嘉維爾欲挽蘭舫以行，蘭舫堅却之。嘉維爾無如何，兩人先後而行。顧園中紅男綠女大都並肩聯步，嘉維爾見之爲之涎羨，不置陰念。對此粲者而不能使之就，範余真枉此七尺之軀。且行且思，忽遇友人喬奇，嘉維爾初以蘭舫介紹於喬奇曰：「此吾愛友某某也。」言次又以喬奇介紹於蘭舫。蘭舫聆此愛友二字，心益勿懌，祇以與喬奇初次覲面不欲貽人口實，忍受之耳。喬奇旋別去，嘉維爾與蘭舫行至音樂亭邊，嘉維爾語蘭舫曰：「今晚有跳舞會，余深願妹許余同舞，當大衆之前，殊足增添榮光。」蘭舫曰：「余素不長此技，今則生疎益甚，誠恐求榮反辱，不敢應命。」嘉維爾曰：「妹亦太謙者，番厚意，余誠心感願，猶望妹澈貫此美意，而始終成全之。」蘭舫曰：「兄母強人所難，余素固執，固非強而后可。」嘉維爾無奈，遂不復語，願雖受此奚落，總以爲尙未絕望，猶復指東話西，以冀能博蘭舫歡心。蘭舫不卽不離，淡然與之周旋耳。未及傍晚，蘭舫卽託辭告別，嘉維爾亦隨之同乘原車而歸。

自是厥後，嘉維爾故態復萌，蘭舫以中表舊誼，絕之不可，願不絕，則魔陣之來，正層出而不窮，思之思之。

總無善處之法久之乃得一計即詣雲高華夫人室語夫人曰近日以來余體日見瘦削今擬遷寓空曠之地多吸新氣當能補益體質姑母於意云何夫人曰汝貌日見銷瘦余亦深以爲慮顧此舉余頗不表同情余之邀汝同居卽爲慮汝寂寞汝也工愁善病獨居無伴思路益窄興會益淺不特無益轉多害耳蘭舸曰姑母體恤下情苟非木石寧敢或違顧余意已決姑母而從余請則裨益余者不淺否則勉強而行之於余總無益也夫人深訝其言之決絕拂然曰余遇余不薄胡一朝絕裾而去卽如前者勸汝之言亦屬一片愛汝之心當不至開罪於汝其他則更無失言之處如此舉動余真不明汝意所在蘭舸見夫人動怒急剖辯曰姑母於余恩深覆育余安敢稍存他念今既如是余且暫行移徙一二月後身體倘稍健全仍當遷歸也夫人沉吟少間曰汝既執意欲行余亦不復再留但望汝早日歸來余固視如猶女痛癢相關休戚相同余不汝忘願汝亦毋忘余言次長歎失聲若深有憾於心者蘭舸無從慰藉默然而退逾數日遂移其居居在黃爾味村去倫敦約十五里其地山水明媚風景殊佳顧在蘭舸處之則覺一草一木無非惹怨引愁之媒介更何心對此莽江山以行樂耶第隔絕塵囂不復聞不入耳之言較之原居爲稍佳耳

(未完)

定夷啓事

鄙人氣體素弱終歲困於病魔暮春以來益覺不支每值握管卽患腦痛本期急於出版廿年苦節記暫停一期當於第四期中補刊四千字尙乞 愛讀敝著者恕之

小說會 長安瑣語

(吁 公)

述者曰。余來京師。見閭闔以內。弁貂駢然。黃金犖路。聲歌爭逐。每振振焉。欲舉以告儕輩。恐觸忌諱。不敢侈談。思托小說家言。以挽頽風。顧拙於筆墨。味於關鍵。恐貽侗中人笑。書生之多事。何敢自取侮辱。余友惠迪生。英人也。旅寓長安。將歷十稔。此中罪惡。歷歷能指。與余抵掌快譚。輒爲太息。政治之旋渦。萬惡之叢藪。此惠迪生數數言之。余深味乎其言。而深信之。因述其言。亦輜軒風俗者所願聞焉。

惠迪生曰。吾人遠隔重洋。寄足異國。求精神之愉快。較祖國爲難。况每日晝籌。樽俎執掌。簿書縱書。記翻。翻青蓮油幕。然故紙生活。總少生趣。夏日使署中。例多暇晷。火傘當頭。余等消遣於涼簟。雪藕。問不可謂非快遇。而余於此時。適膺遠東通信員之職。日以探索新聞爲事。伏案作冗長函稿。其忙碌爲何似。朋輩又往往顧余媿媿閑話。此中揮塵清談。於長晝爲之殊破睡魔。然亦殊足誤事。爰於某日。移寓於署後之長安旅店。晨起入署。午刻散值。歸而料理吾通訊之職務。紅日未西。余已蕭然無事。翠微之山。葱鬱遙映。入簾紅牆古堞。又歷歷在目。吾思之。此中清閒歲月。人生幾度得之。夫余持躬儉約。爲吾友稔知。顧寓此莊嚴華煥之長安旅店。胡爲者。實愛其軒廠而潔淨。非示奢也。吾室之內。求其雅潔。戶以外之奢華。豪闊非余所知。然彼商顯官挾金而來居者。視吾必嗤爲窮措大。余則殊自認爲閒雲野鶴。適吾性情而已。初不與伊比尊較貴也。

余之居室爲十八號。在屋之東南隅。地稍幽僻。御河之水。湯湯時作於側。長安街。畔楓林榆樹。拔扞之影。

掩映。余窗殊爲熱中靜地。余住此三日。對面十六號房。有一中國儒者來就。余初亦不甚注意。迨後每於下午必有啞。聲發於室中。音細如蚊。顧時作高亮之聲。則殊震於耳。其腔調長而邈。高低疾徐如軍人之唱。凱歌。此人初來時。起身殊早。曉色曠曠。已事盥沐。盥沐既竟。卽匆匆出門。出必有所挾持。然殊無貴重品。例如瓷鐵筒中之茶葉。及竹片密籠之火腿。乘人力車洋洋而去。間或與車夫計值。爭一銅幣之多寡。嘗携其茶葉與火腿。步行而東。余於下午。從使署還。此人每先余而歸。已執卷呻吟矣。

一日。與余適相值於扶梯下。余察其貌。殊恂恂。冠履亦樸厚。年事在四十左右。面皮多皺紋。望而知其爲久歷風塵者。此人略視余面。知係哲人。不顧去。余步至旅店門。見摩托車一輛。橫停門首。滿載行李。皆屬華物。一健僕。口講手揮。旅店司事多奔走。駭汗爭前。迎致有攜衣箱下車者。有挾鋪捲入室者。競譁曰。十五號殊寬。可運之入。健僕曰。十五號整潔否。羣答曰。整潔。特幽僻耳。其左爲大餐室。右爲浴室。想俱合意。健僕點頭曰。主人至愛幽靜者。余察之。知係豪客。乃出旅店之門。徐步過王府街。于於道旁楓林中。清風拂襟。餘熱頓消。楓林之側。多我歐人之咖啡館及飯店。店中多歐妓。當夕陽在山。輒挈伴緩步林中。披霧縠之衣。坦潔白之胸。愈覺嬌媚。余以足疲。入咖啡館稍憩。其正中之大餐桌上。已有一中國少年及一顯者。年事亦在三十四五。顯者之面殊稔。而急切中。至難索其名。惟覺曾來使署幾次。少年衣殊華貴。氣概亦復豪放。桌圍法妓七八人。粉紅黛綠。擁此寶氣珠光之中國貴人。譁浪笑傲。風流自適。法妓中有曼奴者。新自巴黎來。豔名噪一時。時亦在座。此少年與顯者操法語。頗熟相與周旋。於燈紅酒綠之餘。濃春滿座。余自顧獨處一隅。殊乏興趣。略飲咖啡。卽去時。一輪皓月穿楓林而出。夜色清佳。涼爽如水。余循

原道。踽。踽。行。遇。吾。友。培。斯。德。斯。略。作。寒。暄。語。伊。卽。揚。長。去。

余行至王府街口。又遇康培。康培見余。卽趨來語余曰。今日余遭一大不幸事。受損失頗鉅。言時。狀甚懊喪。余思康培。操業珠寶鑽石。逐什一之利。家資已累萬。胡事乃令伊若是頹廢。亟叩其故。康培告余曰。君亦聞劉喜奎之名乎。余曰。坤伶也。色藝殊佳。足以顛倒王侯。聞其薪月。可五千元。殊爲女優中之豪貴者。康培曰。誠然。誰不知其豪貴。前月。顧余店。購金珠數千元。去。余卽曰。劉喜奎之得人。豔慕不獨以色藝勝。亦因裝飾華貴。士大夫好事奢靡。以是莫不欲一見顏色。每屆登場。獻技。彼豪貴之士。夫嚮避人。若浼者。俱如醉如癡。顛動於石榴裙下。魔力亦云大矣。康培曰。誠然。今日喜奎又遣人顧余。肆余笑曰。君又得營業上之勝利矣。康培搖首微嘆曰。余之損失。以此何勝利之足。云。今午有一人來見敝肆之經理。自稱喜奎。跟包選鑽石數事。其值約千餘金。以千金爲質。須將鑽石等携至喜奎寓。俾親自選擇。然後權貨物之價值。核質金之盈虧。經理係中國人。以此種手續。爲商家數見不鮮之事。囑一徒隨之去。旣而來云。所選鑽石。殊不稱意。明午伊將自來選擇。乃携質金而去。迨後審視鑽石。令人殊受劇烈之驚恐。蓋趙幟漢易。俱贗品也。吾友思之。吾人持籌握算。每年所賺幾何。而能受如許之損失。非吾之大不幸乎。余卽曰。胡不至喜奎家。一探蹤跡。唐培曰。何嘗不作如是想。第去問喜奎家。則答以並無其事。亦並無其人。君思之。喜奎聲價高重。若是肯作此種技倆乎。是必爲祛篋者。且學徒隨往之處。並非喜奎家。別一門戶。以欺此可憐之五尺童耳。余曰。然則可貴之鑽石。想俱隨黃鶴去矣。康培聞余言。頓其足。作微嘆。余曰。夜涼如許。余輩曷不至安平公司觀影戲。或至意大利歌場。聽尼羅之歌。康培曰。余心滋不快。雅不能從。君命。余曰。設

無事。借茲消遣。胡不可。康培乃同余入安平電影園。

入園見中西女士濟濟一堂。時影片尙未開幕。電光明皎。纖毫畢見。隔座有人呼余名。審之。係頃所遇之培斯德斯。伊正苦寂。乃移座就余。康培以心緒不佳。塊然不語。兀坐吸雪茄。一若不知此身處熱鬧場中。余深盼電影之開幕。以時間尙早。一幅灰色布上。祇見電燈之光閃動。時觀客來者。絡繹不絕。瞬息之間。座無隙地。余座之右。有少婦偕一少女。長者年事不過花信。少者約略在十七八耳。挽墮馬之鬚。罩輕羅之衫。珠光鈿影。燦燦動人。俯首作微語。語時輒微笑。彼聽者亦笑。頷之。繼而問少婦曰。瓊妹。今日來寓長安旅店中。得弗岑寂。女笑曰。建哥酷愛此間。儂亦隨遇而安者。以後聲細不可聞。且吾歐人之聽中國語。頗多困難。聞亦聞其聲。而不知作何言者。時電影之幕開矣。座右之聲亦寂。迨第一幕完。室中復光明。余座之右。又加二人。與此少婦少女同座。此二人。即余在咖啡館中所遇見之少年。與顯者來時。少年與少婦相握手。少女則與此年少之顯者相握。狀各誠摯。夫握手常禮。爲吾歐人之積習。誠屬司空慣見。然似少婦與少年。少女與顯者。似非普通之禮數。吾人見之。且訝其異。設爲中國守舊者所見。寧不咄咄稱爲怪事。時電影之第二幕復現。嬌聲微笑。座右轟然。蓋不如第一幕時之沉寂矣。培斯德斯深厭之。謂無公共道德心。屢欲呵之。余則以吹絢春池。干卿底事。相戒。迨第二幕閉。室中光明如昔。座客之面。彼此多能辨認。培斯德斯立而與座右之少年相周旋矣。迨後余問培斯德斯。此少年爲誰氏。彼謂少年係中國政界中最漂亮之人物。初被選來京。爲衆議院議員。繼任某部秘書。某機關諮詢。吾曾於迎賓館開舞蹈會。一識之。知係黃姓名建勳。娟娟此豸。乃伊弱妹。亦中關交際界中佼佼者。言時三幕將完。少年等已離

座他去。及電影既完。余偕培斯德斯及康培出。康培先去。培斯德斯謂余曰。明日中央公園開消夏會。晚間君能撥冗一往否。吾於春明館中相待。余曰諾。遂珍重而別。

余緩步款款。至旅店門首。忽有稀奇優美之樂聲。來至余耳。及行至樂聲所起處。皓月之光。照菩提樹下。有人羣集成半圓形。作樂者爲鬢年女子。提三弦。琴唱。謠樓歌。樂聲悠揚。遠傳昏夜。空氣中行道者。以歌聲奇特。皆來集於此。彼少女立旅店之一窗前。前伸一足。昂頭而歌。旅店之窗戶間。觀者充塞。侍者廚夫。屏立聽焉。歌聲歇後。遙聞御河之水淙淙。及湖邊之蛙聲。與歌聲相鳴。和。一歌既畢。復唱他歌。如夜鶯之鳴。諸調錯雜。余殊不能辨。惟心贊其美而已。時觀者愈衆。有竊竊私語者。其聲低不可辨。要亦贊歌聲之柔美。時余縱目四眺。遙見倚余臥室之隣窗。有男二女二。亦俯首聽少女之歌。審之知爲卽頃所見之少女。及顯者與少婦也。彼顯者若甚知音。一歌甫畢。每向少女點頭稱善。少女輒含笑應之。此時余足極疲。乃登樓入余之臥室。推開百葉窗。憑檻而聽。脂香粉馥。時從此晚風中輕送。余鼻蓋余室之左隅。第一窗。卽彼男女四貴人所倚之窗也。時歌者既畢。作咳嗽聲。余見其手携三弦之琴。向聽者嗷。嗷有所求。聽者皆笑。闐然如鳥獸散。歌者乃挾其三絃之琴。仰首視樓上之男女聽者。言曰。弱女殊苦。願先生輩憐而飼。其一飯言畢。靜立良久。顧無人以一錢與之。彼復擊其三絃之琴。而言曰。弱女願爲諸先生作賣香之歌。時觀者無一言。惟立待其復歌。余立遣侍者。以小銀幣與之。彼受而納諸囊中。理其絃。作賣香之歌。聲極悽惋。較前尤佳。聽者益多。歌畢。又作咳嗽聲。復挾其三絃之琴。就旅客曰。可憐弱女。今夜尙無宿店。其餘言如前。顧舉止極惶愧。聽客在輝煌之燈影中。細語交談。其以歌者爲談資。無疑。歌者方伸其手。

於窗下。余窗左之顯者。擲一銀幣與之。幣落堦石。其聲鏘然。歌者拾之。作謝去。樓上之旅客。語言嘈雜。漸自樓沿向後退去。此時夜熱猶熾。各室之窗均未閉。故隔室之言了了。可辨。余之室左。卽十五號。亦卽男女貴人之室。此中聲息最足。引人樂聞。第余雅不願聽人私語。况伊等男女同處所談者。又不願入吾耳。惟空氣之傳播。爲力正強。使余不得有所耳食。茲願爲讀者告。自此歌者去後。聞嬌語曰。此間殊寬。厥其言銳而寬。知係爲少婦所發。卽有嘹亮之音。答曰。此十五號。原係長安旅店中最大者。非建弟寓。此恐終歲無他客。光顧復有一男子。答曰。七哥笑人。七嫂莫爲所欺。此陋狹之蝸居。不過暫借。下榻胡足。語者必如七哥之悶。閱斯爲榮。賞此一問一答。想係建弟是少年。七哥係顯者。顯者旋低聲曰。設所謀而遂者。建弟舍館當遠勝蝸居。他日投刺謁建弟。恐闕者。蟠其如鼓之腹。欄吾於檻外。言罷。格格作笑。有嬌聲者。答曰。七哥太作笑話。穿針思引線。飲水念掘泉。吾建哥深盼七哥之提攜。奈何故作此滑稽語。殊令我兒妹媿煞。言時。室中人俱笑。旣而問顯者曰。今晚歌賣香之女。耶。殊可憐。少年曰。誠可憐。七哥賜以一銀幣。想此歌女。昨夜預作好夢。少女曰。七哥熱腸古道。殊足令人心感。少婦卽曰。此胡足道。伊在江甯。曾出三千金娶一貧女。慷慨好施。爲伊生平慣性。苟稍事撙節者。此時面團團作富家翁矣。雖然。此歌女之歌。豈足爲佳。得此一元之代價。殊爲伊幸。設儂歌者。伊將顛倒。欲狂不知以幾。銀幣相酬。顯者卽曰。汝試歌佳者。當厚酬。少女亦強少婦歌。呼七嫂之聲不絕。少婦乃歌歌畢。室中作大笑。少女曰。誠佳。然儂有一歌。亦可聽。顯者與少婦。卽強少女歌。少女初不肯。再強而後可。乃柔聲歌曰。儂有玫瑰函。珍什遺。所歡個中密密字。字字勸加餐。余隔窗聞之。覺此歌淫褻。乃出諸閨閣。少女口殊不可解。而隔室之笑聲。闐

然顯者之笑。尤高。此時已及夜午。余掩窗而臥。夢中猶時聞隔壁之笑聲也。

天既明。余起盥沐。將整裝赴使署。聞十六號中。啾啾之聲已作。午後歸。旅店中至靜。怡。祇見廚役及供雜者。腸肥腦滿。裸臥簷下。余伏案草通訊稿。至饒興味。蓋敘述中國外交上趣史。爲吾通訊員不可多得之資料。顧每一擱筆。汗涔涔下。襟領爲濕。壁間寒暑表。升至九十三度。蒸鬱於斗室中。煩悶萬狀。戶以外。蠅聲哄哄。乃如火烈日。旋爲紫紅之層雲。蒙蓋晝色。漸暝。狂飈怒發。天地晦冥。雷聲隆隆。作空際。霎時大雨傾盆。聲如怒潮奔馬。室中頓覺涼爽。猛雨快晴。歷雨時許。雲開日現。煩暑頓解。夕陽之色。如血。反照於長安街畔之楓樹梢頭。現金碧色。天街如洗。淨滑無塵。遙聽蹄聲。得得由玉河橋而下。鞭絲帽影。從疏落之楓葉孔中。彷彿見皮蓬車中一姣好少女。斜坐於車之左隅。薄羅之襟。從微風中飄出。恍如凌波仙子。見錦鞭一揚。馬首北轉。直停於長安旅店之門前。彼少女盈盈出。搵衣入室。遙聞其細碎革履聲。羣囊經由余室。而過入十五號。推門入。呼曰。建哥。日已沉西。何尙未醒。繼聞少年呵欠聲。侍者入室。倒汽水。少年問訊。聲少女應答。聲其聲或高或低。不能悉聞。惟約略云。「妹來何遲。」「昨夜至七哥家。已四時矣。七嫂作狂談。天明始寢。」「七哥之意云何。」「七哥面許一星期內可……」「然則茲事將成。妹之辛勞卓著矣。」「政界中風詭雲譎。茲事烏能定。今晚妹不歸。擬再與七哥……雖然七嫂殊厭人頗……」「茲事烏能怪七嫂。妹亦設身處地。爲七嫂思者。雖然吾能令七嫂不……今晚吾偕七嫂……」「察汝二人日來形態。茲事惡不能建哥。前許七嫂之鑽石。何似者。」「利元不來。令人急煞。設今晚不至者。明日來耳。瓊妹乎。七嫂得弗曾提及者。」「七嫂未曾明言。惟吾儕已許伊。愈早爲愈妙……七哥病暑。今日未曾赴

署晚間伊夫婦約吾輩赴公園。妹意偕哥先至伊家。然後同赴公園。何如。彼兄妹二人。喁喁話半日至五時許。同坐摩托車出門去。繼而十六號之儒者。亦乘人力車西去。

余晚餐畢。亟赴公園。以踐培斯德斯之約。是夜暴雨初收。月圓如鏡。入公園。銀花火樹。鬢影衣香。如入不夜之城。中西士女。遨遊此琉璃世界。中熙熙攘攘。肩摩踵接。古柏樹上。俱綴以電燈。下設几席。爲男女品茗之處。餘如來。今雨軒。碧紗舫。春明館。俱高朋滿座。揮塵閒話。余既遇培斯德斯。亦坐於古柏林中。茵蔯之花。映面香遠。而清余與培斯德斯。買一碗苦茗。坐看大千士女。出沒於山坡林木間。余之左倚松樹而坐者。有二人。狀至有異。蓋入此花花絮絮場中。誰不目玩。神移。獨此二人。低首相談。若無所聞。聞其一曰。如兄才識。自必青錢萬選。然上元非百里才。恐委曲多多。其一曰。吾兄學問。經驗。勝弟萬倍。再有上峯。提携。自較容易。弟在前清。兩握縣篆。茲作下車馮婦。至非初願。第以家徒四壁。事畜無從。舍此作吏。生涯。又無長技。飢寒所驅。正是無可奈何。京中又少親友。前日報考時。覓具保結者。幾乎銖鞋踏破。幾費周折。得荐任官。二人具保。已經心血費盡。言時。時作微嘆。余細察此人面目。月光中。露其恂恂儒者氣。識爲十六號之客。乃知其爲考試縣知事而來。其平日。咿唔聲。方知攷研政法等書。所以浸淫不倦。余方與培斯德斯。說十六號旅客之情形。園之西南隅。人聲喧嘈。圍於碧紗舫前。此夜公園中。男女遊客。幾達數萬。聞此喧嘈之聲。俱擁至碧紗舫。喧聲乃愈。大萬頭攢動。於電燈光下。惟見白衣警察。 (此種警察。係內務部特別派出者) 力竭聲嘶。解散此游客而已。既而白衣警察。繫青年男子一女子。四五人。經余座而過。園中嘖嘖相告。曰。驅逐出境。法至完善。此種敗類。永當投諸有北培斯德斯。殊不解所謂。詢園中人。始悉男子。

係伶人周蕙芳初暱南妓白菊花結不解緣蕙芳素事揮霍嘗取給於菊花菊花已所費不資乃蕙芳復狎北妓某妓愛蕙芳貌亦以脂粉錢給蕙芳並令蕙芳納菊花蕙芳僞應之繼而事爲菊花知曾痛責其罪蕙芳願絕北妓以贖愆是亦不過給白菊花耳今晚蕙芳偕北妓及伊姊妹花來游公園不意遇白菊花於碧紗舫裏醋海生波彼此相毆姊妹花亦各助其主娘子軍乃大動干戈治警察來已鬪亂釵橫刻已重懲該妓將周蕙芳驅逐出境云云培斯德斯笑謂余曰此亦大可點綴風景然吾殊不解中國之所謂驅逐出境者謂該伶足以敗壞風俗該不能容留於北京豈驅出北京境外保其不再敗壞風俗耶遂諸出境以外風俗之敗壞與否不問焉鳥乎可余曰中國政治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所謂敷衍門面時國中放焰火跳舞會亦開幕矣余偕培斯德斯至會場粉紅黛綠中見十五號旅客之少年及少婦七嫂相與周旋於某總長之女公主及某司長之夫人與某總理之快婿及某巨公之公子之間要之北京交際累著名之青年士女俱蒞斯會獨不見長安旅店之少女瓊妹與顯者七哥也培斯德斯係使署中書記官交游頗廣晉而與諸士女周旋迨酒闌燈掩余偕培斯德斯出培語余曰夜已過半吾將與君同歸借寓長安旅店余視時計已過二時知使署之門已閉乃同培斯德斯同歸旅店中

(未完)

●格言錄

(亞菲)

名譽者財產也。(獨逸諺)言語多則品行少。(源氏河海抄)

良書者最良之朋友也。(倫帕)花多者實少。(日諺)

懶惰者生人之墳墓也。(先世兒謨)浪頭上來早些起來。(漢諺)

孝者萬善之基也。(漢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古諺)

當泊業務勿被追於業務。(佛蘭克令)千里之行自一步始。(日諺)

最遠東即西方。(西諺)年歲時馳意與年去。(孔明)

鏡見貌酒見心。(西諺)真正之友誼不朽。(披太護拉斯)

久居家庭如處牢獄。(輕係爰克)忍耐勝運命。(加謨邊兒)

軍事 古屋斜陽 (續)

第六章

翌日晨嚴諭一道自宮中傳出蓋褫裴羅之職而藉以稍慰國民之心者其諭云「陸軍大將裴羅沉毅老練素稱能將歷年戰績著在簡簿朕以其遇事奮勇故委以統領之任原冀其保衛二都治安(指非色野巴黎言)維持全國秩序闔外之寄厥在該員應如何善爲籌劃持衛之方以安民心以慰朕望迺者符節在握卽施虐政背負人道重啓民怨致有七月十五之事既興人民怨憤復負朕之初心按諸國典當然刑辟今據裴羅面奏復經皇后代陳謂裴羅此次用兵黷武實非本心一誤於部中參謀阿士里之謀再誤於帳下司令毛林之計然用人不當咎有應得况姑縱部下焚劫慘掠聽從奸謀引用異己似此悖逆勢難寬宥除將阿士里毛林執付軍法外裴羅應卽受褫職處分並責以帶罪立功慰撫庶民勿負朕憂國憂民之苦衷此後倘有差誤惟裴羅是問不稍寬貸嗟乎姑息足以養奸黷武足以啓釁築室道旁勿宜謀之路人汝其誌之」閱者諸君乎此阜皇聖諭固何爲而降乎無他蓋以人民之憤怨已達極點非一朝一夕之可以消釋者不得已乃譴罪於裴羅此則專制魔王所慣用之手術非創始自吾王路易十六也是日天陰雨未晴淡烏色之間雲翳遍空中其慘淡之景象彷彿天已與人以警告余方支頤有所思而薄阿爾掩身以入呼余曰約瑟芬久闕矣近况奚如余微應之曰敬誦吾夫汝妻固安然無恙也嗟乎閱者諸君乎余雖叨爲子爵妻以服官宮中故反不如平民伉儷乃能日夕相處其惆悵爲奚

(裴
夷材)

如幸余與薄阿爾感情淺淡故亦無所苦苟薄阿爾而爲一翩翩之少年者則吾之骨已寒而魂亦且隨風以俱化矣當日吾夫入宮問安畢卽握余之手訝曰余之愛妻貌殊較昔爲清癯非因思吾而至是乎然則卿亦宜自愛余固能自珍何必懸懸不去懷余曰否余固能自愛者也君謂吾貌清癯君之心理如是耳其實吾自入宮以來較肥於曩昔矣薄阿爾又黯然謂吾曰約瑟芬吾儕將別矣余曰別則別耳君丈夫也何覲顏作女兒態薄阿爾又曰卿亦知此別爲暫別乎抑久別乎余訝曰安言此別不過月餘耳薄阿爾曰卿以爲我出使於異邦不過月餘卽歸乎吾實告卿吾非銜命出使乃銜命出師也卿亦知法蘭西將有激烈之戰爭乎陛下任吾司令之職以代毛林今晨陛下雖有明諭嚴斥裴羅然彼利用此諭以怠民心耳其實冥冥中仍以武力爲歸束所不敢明白表示以反對王黨者衆明言之恐非王之利也然吾謂此次之掀動王黨恐終遭於失敗王黨而失敗余爲救國軍之司令又安能免嗟乎余夫之言不過一時過慮之語然天下人之事物往往有初則出之無心既而演爲事實者此則迷信家所謂讖語是也不謂一時戲言日後竟遭慘劇爲之妻者雖曰無大佳之感情能勿愀然失色乎

吾書既係軍事小說自當詳述吾佛蘭西當日軍事上之情形以貢獻於諸君吾佛蘭西之軍人非全球所稱道爲最服從命令之軍人乎願養軍必恩威分明乃能永無作亂之慮賞罰切忌偏重而當日吾法軍官挾妓飲酒已等律令於弁髦吾發之而吾犯之一若下級軍士有一永永服從軍官之天職軍官曰東吾卽不得而西長上曰死吾卽不得幸生軍官反可逍遙自在不受律令之束縛凡此驕淫暴虐實不啻逼令軍人蔑視法律於是軍隊之叛上精神乃傳遍於全國大有干犯軍令起而暴動之勢此當時海

陸兩軍之情形也。吾夫薄阿爾異日之死實因此而發生。薄阿爾殊好色。素狎一日耳曼妓。妓名曼。因有殊識。并多才能。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實日耳曼儂驍之女將。薄阿爾更羨其色。因眷之。不知日耳曼人之愛國。遍天下人皆知之者。妓雖皮肉生涯。日耳曼政府端賴其力。以偵探異國情形。良以女色最易動人。苟得重要軍人眷之。彼中消息可瞭瞭如視掌上紋螺。其收效當十倍於高等偵探。薄阿爾既眷曼。因而異日之軍情都爲日耳曼所得。人民以賣國之罪歸薄阿爾。此吾夫之所以死也。今吾且不述以後事。當日吾夫爲吾言。日後不能倖免。余心中驟似針刺。謂之曰。丈夫殺賊立功。天下之至榮。吾方預祝君建勛封侯。君奚作此不吉語哉。薄阿爾曰。吾敢告吾愛妻。從來爲虎作倀者。決無倖免。譬諸泗水順流而下。方能適體。如逆流而上之。則水勢猛激。其不溺斃者。千萬人中不得一人也。卿其誌之。吾日後倘無幸。汝必再嫁。吾決勿忍貽誤卿之韶華。言下凄然。余力慰之。薄阿爾又曰。今日裴羅命吾組織救國軍。專以保護王駕。及反對義勇軍爲職務。近彼攻擊巴士的獄之一大隊。聞救國軍已成立。已編製爲義勇軍矣。余并携曼因同行。余詢之曰。曼因非即日耳曼妓耶。奈何可挾之入營。伍營伍紀律素嚴。爲司令者安可自破壞其律。君何見不及此。薄阿爾曰。然卿言允當。惟茲事吾曾請於裴羅。而又得軍士之同意者。或不慮有他。言竟辭出。

第七章

夫勁風之着浪。其原動之力愈大。其浪花之高。潑亦愈甚。理使然也。路芴王之論。雖下人民以其暗中武力之進行甚劇。故其籌備反抗者。更日興而月盛。救國隊者。卽王黨之原動力。而民黨之義勇軍。則反動

力也。王聞民黨當日已有反動之舉。又懲於七月十五日之創心頗惴惴。自懼翌日親臨議會頗多允許。凡所要求者無不曲意允從。除先召還尼克外（第五章尼克會議即本此）更大赦民黨。初尼克召還至巴黎。人民歡呼欲狂。偶至辯爾特院。憑窗眺望。歡呼之聲直欲上振天庭。尼克掀髯而笑。頗沾沾自喜。其計之得售。惟其女斯退爾夫人則涕泣不能仰視。侍者問斯退爾夫人勿悅故。斯退爾夫人曰。吾殊勿願吾父之以詐術待人也。

尼克爲王召還。又出其圓滑之手段。以周旋兩者之間。吾儕竊比尼克於蝙蝠。以尼克初無一定之主見。所謂獸勝則獸禽勝則禽也。次日路易王又密召尼克問計。慰勞備至。尼克僞爲自道其歉忱也者。費辭至無算。王一一溫答之。與議者皇后馬利恩老將裴羅尼克阿爾得及余夫也。余則亦與末席。蓋以皇后之愛。故能列座也。是晚宮內之戒備至嚴。堂塗之左右悉益以衛兵。兵武裝而倚槍。狀似甚威武者。路易王及皇后均欣欣有得色。以謂有兵如是糾糾桓桓。足爲干城。何慮民黨之反對而不知此輩蓋外強而中乾。可觀而不可用也。王衣禮服。加寶星於襟上。皇后貌逾天人。華服靚妝。尤足令人心醉。電燈四射。座上之鑽石均盤旋作奇光。尼克道歉之辭既陳畢。王即詢曰。吾之退君也。君亦恨吾否。實告君。吾非癡狂者。苟獲己。又安忍與吾共事甚久之良伴爲離。尼克曰。敬謝。吾王微臣不德。敢以此爲王。尤臣惟願王此後勵精圖治。勿復受人以釁隙。則臣雖粉身碎骨亦樂爲王用。皇后曰。大夫忠誠素表。天日玉本。無怨於大夫。大夫宜善體王意。勿爲奸人所間。則微特王感大夫之心。即吾儕亦拜受大夫之賜多多矣。王更詢尼克將國事如此。何以善其後。尼克力言非先理財政不可。王后曰。若論理財。大夫可云超羣而逸。儻然

時事至此。武力已難解決。如先言理財。歲弛武備。以予亂黨。隙以大夫之忠信。慈祥請告我。以弭亂之方法。并計此次亂事。不至於險。否。尼克曰。臣殊下愚。勿能測將來。然以爲此次變端。實爲飢民擾事。可勿驚懼。年來出畝。殊荒蕪。歲時又不正。貧民以爲與其生以待斃。毋寧挺而走險。又以無端揭竿。易潰散。故聯合反對黨。以張其聲勢。若欲弭其端。必先理財。一面則以武力壓亂。恩威並用。或可免其險。萬一事勿能與願。合臣惟一死以報國。譯者曰。滑頭大臣之口吻。往往如是。斐羅接言曰。大夫言殊可欽佩。今請陛下。予大夫以財政全權。武力臣可任之。終勿使亂黨有所乘。薄阿爾將軍所組織救國隊。臣已親往校閱。確有可用。王曰。然財政之事。一以屬尼克。武裝戒備。一任卿爲計。阿爾得則參謀。兩者問。又詢阿爾得意。阿爾得曰。目今海陸軍雖俱可用。然力究單薄。恐不敷刺弗也。多有美名軍事智識。又富有陛下可令其另組織一軍。以備不時需。王沉吟良久。曰。可。卽召刺弗入。刺弗者。吾佛有名貴族軍人也。爲人豪爽。有俠氣。而害之者。厥爲秉性。溯刺弗之秉性。實不愧稱之曰。婦人之仁美之者。謂其慈祥。愷惻。舉國不可多得。其實彼之慈祥。用非適當。適足誤事。刺弗聞王召。卽應命至。密陳軍事要言。纍纍十數款。頗中窾要。王稱之弗置。并命其組織新救國隊。而刺弗爲是隊都督。卽救國隊亦受其節制。若刺弗與吾夫較。軍事智識。既多。論爵。又在侯。故吾夫亦甘隸其下。無異言議已遂散。

第八章

次日。平民聚議於烏拉氏之花園。圍基至廣。以中國之田畝擬之。約有五十畝。中可容數萬人。余知彼等聚議。必於路易王多有所反對者。乃易服赴會所。旁聽之。園之盡頭。有高臺。臺爲演說者。而設臺上有巨

案臺前列無數小案以置速記生者速記生則各攜楮墨以俟臺旁有小門則連烏拉氏之住室也傍門有無數民黨軍隊持鎗雁行斯時園內已滿列與議者調查糾察往來調度至忙碌人聲嘈雜舉凡反對政府者蓋已蒞至而無遺余見此佈置頗贊成其設置之可敬正腹羨問而愛國歌聲起歌畢忽聞鐘聲動小門啓矣門闢時烏拉出矣隨者莫特耶米刺伯尼克曼因尙有數人要皆黨中之重要人物也尼克挈其女沿各座而過萬聲雜動有歡呼者有罵詈者罵詈者蓋已見尼克赴路易王之會議故反對之烏拉克述開會之宗旨并言尼克復政之可喜尼克不待烏拉言畢即挺身出方欲有言而議場上秩序忽大亂驟有黑衣人數人高聲曰尼克者賣國之賊不可以作表率幸衆同心撲殺此獠否則吾黨之機密朝方議決而暮已全陳於魔王之案矣語發後即有多數人應聲而起共指尼克之罪喧闐無倫烏拉見此狀即挺身呼曰止諸君靜聽吾一言於是多數人之噪聲乃息蓋烏拉之威望素傾於一黨者故言出而衆即止烏拉曰諸君今日之來宗旨非爲救國乎僉曰固所願也烏拉又曰然則諸君旣爲救國而蒞會議斷不可妄以意氣用事即與吾黨反對者亦當令其聞吾儕之演說而感化不當分畛域也况博士尼克於吾黨之規畫曾多所謀畫安可因前嫌而誤國家事語時精神發越聲色激昂衆昏稱許因即默然勿復聲於是尼克乃接續其語氣曰吾今請諸君留意國事苟能遂願即國人欲剗割我撲殺我我亦所欣喜蓋區區之心願爲國犧牲一切也『演說至是其女曼因掩面大哭』今茲政府以威力劫報館令其爲一致之言論以毀壞我黨復暗行劫殺民黨之手段吾黨人豈盡無愛國心者哉近聞政府復以多金賣諸人今來會場離間我輩即如此等人『言時以手指適間反對者』自我爲奸宄爲賣國

賊我自問清白之躬。原無所愧。慙然諸君同心推我演說。而此人屢出此不孫之言。以擾亂規矩。辱我。即所以辱諸君也。一言畢。衆果逐出此反對之人。尼克復曰。今日我輩惟須懲政府之。以詭謀臨我。乃以狂刑虐我之罪。必恢復我民權。以推倒此專制之政府。而後快。尼克此身已爲諸君用。固無所不可。獨政府耳。日衆多言。適以滋不便。吾勿復談矣。言畢。鞠躬下。余當尼克被衆詬詈時。正恚爲人狙擊。後乃略說數語。居然退出。此反對者而臨末。又述己所以不能爲力。處諉己罪。於無何有之鄉。至是乃佩服其權術不止。

尼克既退。莫特郎演說發音至巨。其言曰。今日之事。諸君當合力同心。不可有紛爭意見。雖明知其間不免有奸宄混雜。爲目前得手計。當勉與之伍。或亦有利用處。一言至此。衆大拍掌。而魔王雖罪在不赦。當先去其黨羽。羽翼既去。魔王隻身何能爲言。次以筆書黑板曰。今日應先行謀除之人。第一爲阿爾得。以其詭謀頗多也。第二當除裴羅。以其老於將兵。此人若在大足。爲吾僭患也。至刺弗之。爲人有豪爽氣。可利用之。諸君以爲然否。衆又拍掌。米刺伯亦曰。莫特郎君之言。諸君當誌之心。坎勿以身在議場。驟聽之。津津有味。一出會場。即忘之。否則辜負我輩起義初心矣。又書規條於黑板曰。

- (一) 洩漏機密者處死刑。
- (二) 慘無人道者處死刑。
- (三) 甘與民敵者處死刑。
- (四) 劫掠者處死刑。
- (五) 淫暴者處死刑。
- (六) 謀害同黨者處死刑。

米刺伯書竟曰。此爲本黨主要規條。幸諸君共守之。言畢散會。

(未完)

鐘 詩 盒 仁

(集 徵 安 靜 徐)

古
屋
斜
陽

榴 英

(嵌 字 格)

照。眼。榴。紅。懷。舊。夢。

驚。心。英。綠。惹。新。愁。(伴樵女史)

榴。火。借。燒。蒲。葉。酒。

英。風。吹。醉。杏。花。香。(織卿女士)

榴。花。五。月。紅。顏。美。

英。氣。千。秋。碧。血。寒。(繫匏居士)

安。石。榴。傳。安。石。國。

木。蘭。英。壓。木。蘭。艘。(石城漢逸)

榴。傾。素。粒。金。罍。墜。

英。落。黃。華。玉。宇。寒。(翟楚材)

榴。裙。艷。寫。羊。家。句。

英。艦。雄。橫。聳。氏。才。(鏡雞)

榴。種。漢。宮。開。五。月。

英。餐。楚。客。落。三。秋。(芝廬)

剖。開。榴。實。拋。紅。淚。

不。露。英。華。下。絳。帷。(天都承孫)

小怪異

無 歷 村

(續)

(茗狂譯)

第二章

余自昏眩中遽覺而峭壁之死色怖人與夫石臂掣掣而動之狀尙深印腦際不去心猶懷懷然尋始勉置其事不念翹首矚余身之四周以余頃爲此秘密之導者所狹竟昏然如履霧而行頗欲一識其處也是時首入余目者爲映人欲眩之奇光一道頗不耐于視已而漸與相習涼風復拂面而扇尤有薄荷之芳息沁沁襲鼻於是知覺斗復復能辨察一切矣則余乃處一幻狀飛梯之上部梯級如輪轉不已躍然出自一藍水湖中悄然向余足次而集湖則迤衍如池外與霧合焉此霧與經石像時所見者同其光燦然如珠凝視稍久則又如循一穹形之道而行其下乃非日非雲莫之能睹旋始識此橫列余前者蓋爲此村之天然屋脊而圍垣狹長如帶裹於其一方水則循之而流其藍乃不可思議既復見繁苞密植五色俱備屋互鱗鱗則村中人家也余則已如鳥之高矚注目於一人煙稠密之地矣惟以相距過遠第見行人如織續續往來於道上其行僉迅絕如飛有異常人而當下矚時復有至稱奇特之幻象三躍然入余眼簾當此幾自疑其目眩雅難自信也蓋余始所屬目者爲一綠色之屋依水而建瞬息飛入空中徐向遠山矗立處而行末遂落於山側之曠地上悄然勿有聲息迨返顧湖濱舊址則有人履水而行矯健輕捷匪意所料不禁自捋其腕則固清醒如恆初非夢境而同時湖之彼岸復有白色之屋映入余眼簾前固勿有所睹也未幾更見有物如蝗出自湖之兩岸爭向余所立處而集比經熟視則林林者皆人也

無翼而飛。凡此幻象。悉於一二秒鐘間遇之。爲時至瞬。初不如吾書之拉雜。而余恐乃彌甚矣。腦海間悉爲所鐫。幾欲成痼。尤有喧呶之人。聲震於四周。如輪之梯。則續續轉不已。怪服之人。滿乘其上。向余而集。而皆閉其一目。焉方深驚愕。忽聞西藏巨人之聲。依稀焉似發。余後曰。林撲克。余實爲彼女之使。彼方滿掬歡迎之忱。遲汝也。余急回首視之。則余身處一廣庭之中。飛梯處於其一端。餘則高可干雲之層樓。傍之而建。畫棟雕甍。至爲巨觀。人亦滿集各層之上。羣瞪瞪焉向下而視。而其營構之高。其透霧而出之屋。尖望之。乃如一黑點。於時余於峭壁下所聞之新歌。復裊裊焉飛度而下。余後飛梯之上。則立有多人。時復有自雲端下集者。其數乃大增。亦卽發聲而歌。於是歌聲洋溢於庭中。曰馥郁之香。馥郁之香。吾所崇拜兮。吾之費雪。麥女皇。吁其人兮。來自帝鄉。其天使兮。權力最張。吾儕之母兮。瞻依徬徨。比歌聲稍止。余臂又爲巨人所引。越廣廳。拾級而登。則其地似爲屋之正門。焉行時。巨人顧余曰。余儕宜速行。彼遲汝者。望眼欲穿矣。余時昏昏然隨之。苦不審遲余者之爲何人。姑以意度之。或竟卽余所求者。則余大志償矣。余之得聞柯漢之名。而夢魂縈之者。蓋已久。而後竟決然前行者。良以彼女故。彼女者。余夢魂縈繞。晨夕不可離之膩友也。膚柔潤而香雲燦然如金。嘗於余睡時。舉其櫻唇與余吻。雙波尤媚。極燦然。滿蓄愛情之火。余一與之遇。靈魂幾爲所箝矣。噫嘻。余今日所欲往見者。豈卽是女耶。果爾。爲事良佳。惟彼果何人。爲其使者。又爲何氏。此亦余所急欲知者也。巨人時方麾觀者旁立。闢道導余行。余撫其肩。詢曰。君果何氏。而彼遲余者。又何人耶。巨人乃舉目矚余者。頃而歌聲是時。又大作。彼亦答曰。余爲刺孟費雪。孟女皇之使也。隨復向衆而歌曰。謹致歡迎兮。竭誠相將。自他世界兮。臨茲一方。又來一人兮。金

玉其相能知紀元兮能啓吾皇余聆言心復營營不已思此所謂費雪麥女皇者果即余所夢魂縈繞之
 女郎耶而人叢中龐雜之議論又紛紛刺入余耳頓悟處境之危蓋爾時衆中有低聲嘆息者有作微詞
 者亦有默詔以後此之所遭者然其所操之語皆非余所習聞惟能心識其義耳凡此皆於拾級金門時
 聞之今猶能憶得其一二則甲曰彼嘗引目下矚世界見其人而愛之惟伊雪羅托將不……乙曰余儕
 他日或亦將作是裝矣丙曰彼御於首者非類一盆乎一何其奇不適實甚丁曰吾聞人言祭司輩頗示
 反對戊曰苟費雪麥愛之者則彼輩亦無能爲力己曰彼固愛是人庚曰尙言愛耶頃以愛之一字已下
 擲一女於峭壁之下矣辛曰此事固信惟伊雪羅托恐無是膽壬曰彼以費雪麥故當勿有所怯癸曰祭
 司輩來矣吾儕當徐觀其竟厥後所遇至爲複雜又皆瞬息即逝頗難循序而言惟首覺巨人握余臂而
 言曰余儕宜遲於此而龐雜之人聲亦如斷之以及時遂悉去余耳身復似飄飄而行顧仍植立如故也
 白衣祭司數輩則羣圍余而立亦有向余愕視者然強半匿其面於方形面幕中不之矚此時室中四壁
 及屋脊咸栩栩然動瞥然掠余前過一分鐘後余與余友面一金光燦發之壁而立瞬復悄然運轉而上
 余友遽推余前握臂耳語曰林撲克此即伊雪羅托也余返首顧之則彼及羣祭司俱杳余乃困於此金
 光燦發之壁中時方悄然直下也旋轉間覺余所處者爲一八角形之室壁間皆飾以紫家具無多而皆
 堆積於一榻之上惟余初不識其中何所積以余兩目方全注於植立余前者之身不遑顧其人殊頰衣
 一白色長袍而首自肩間前聳厥狀類鷹尤似舉其高度而倍之其面亦與鳥類酷肖瘦而含有殘忍之
 色不啻祭司之一標識也兩目則滿蓄凶光凝而注余舉一手弄其裏頸之衣似欲稍舒其呼吸末遂聳

肩。而。言。意。殊。勿。善。曰。君。有。所。圖。而。來。乎。余。領。之。此。名。伊。雪。羅。托。者。冷。然。曰。此。來。余。乃。大。為。君。憫。如。鷹。之。兩。目。亦。遂。注。余。勿。瞬。余。曰。此。余。之。事。也。勿。勞。君。慮。余。時。復。大。詫。彼。竟。能。識。英。語。卽。聞。彼。澀。聲。曰。然。是。固。君。一。已。之。事。也。惟。彼。遲。汝。者。……此。言。雖。未。竟。遽。止。然。余。頗。識。其。義。此。時。心。中。作。何。感。想。余。頗。難。自。識。惟。審。中。亦。不。無。恐。懼。之。心。耳。前。此。柯。漢。二。字。固。恆。縈。余。夢。寐。問。今。則。頗。悔。此。行。之。孟。浪。蓋。今。已。由。夢。境。而。演。為。實。境。矣。而。此。夢。寐。所。縈。之。女。耶。初。亦。非。幻。竟。確。有。其。人。并。知。余。之。來。而。盈。盈。以。遲。也。吾。友。伍。石。當。此。奇。鄉。遠。歷。聞。見。皆。屬。不。經。余。固。極。不。自。由。益。以。臨。余。前。之。人。至。不。悅。余。之。來。尤。非。佳。事。然。若。當。知。余。夙。性。強。項。初。不。肯。為。人。所。阻。而。遽。止。於。此。凶。橫。之。祭。司。雅。思。一。勝。之。於。是。突。圍。而。出。矣。向。之。冷。諷。曰。彼。待。余。久。矣。此。言。一。發。卽。見。彼。怒。火。自。目。迸。出。猶。聲。言。曰。若。何。由。知。之。余。曰。不。則。余。又。何。由。來。是。乎。彼。不。耐。甚。轉。身。向。一。壁。而。行。未。至。其。前。壁。卽。豁。然。闢。則。一。游。廊。見。焉。柱。皆。密。鑄。精。鏤。麗。華。特。甚。白。衣。之。祭。司。一。羣。立。於。其。中。自。其。奇。形。面。幕。中。以。視。余。其。前。二。人。則。掖。一。少。女。而。立。女。瘦。骨。珊。珊。半。赤。其。體。全。身。皆。顫。焉。一。覩。伊。雪。羅。托。卽。伏。面。而。踞。懇。聲。曰。貴。主。今。非。其。時。今。非。其。時。伊。雪。羅。托。不。答。僅。舉。一。指。示。之。卽。見。祭。司。等。擁。女。而。去。壁。亦。遂。闖。少。女。嚶。嚶。之。啼。聲。亦。卽。不。聞。然。其。事。固。可。默。度。而。得。彼。峭。壁。下。頃。間。之。慘。劇。又。將。重。演。一。番。矣。伊。雪。羅。托。則。冷。然。言。曰。彼。女。往。就。刑。也。當。知。余。法。至。嚴。觸。之。者。萬。難。倖。免。人。而。欲。與。余。抗。初。乃。非。智。彼。之。故。為。此。事。蓋。欲。以。之。威。余。余。已。於。其。目。光。中。得。之。矣。然。余。雅。不。之。懼。仍。以。之。為。敵。彼。復。猶。聲。申。言。曰。君。雅。不。宜。來。是。然。欲。重。反。故。土。者。為。時。尚。非。晏。君。苟。以。一。字。上。余。余。卽。立。助。君。行。俾。得。過。返。言。時。似。欲。強。作。笑。容。顧。乃。不。能。轉。趨。為。怒。目。疾。視。余。聳。肩。和。聲。答。曰。余。良。引。以。為。憂。乃。不。克。從。君。命。惟。……伊。雪。羅。托。舉。步。遽。

前握余臂低聲曰前此有一來自余儕世界之外者亦堅欲請留厥後卒權重憂隨復揚手作勢似欲有所示顧其事頗含幻術余不期寒噤竟作震怖異常此怖瞬亦即逝復思奮力進行則植立於此鷹形其首之祭司前悄然追思前茲所歷凡此綠玉約指之奇遇余與拿斯老人之交際涉於柯漠之長談夢中女郎惑余之情狀無一不入余懷而此游之總因則坐夙嗜冒險益以此夢魂縈繞之女郎至惑余懷亟思一面其人於是百折不回竟至是間矣而是問者其教化風俗悉與世界中殊余又孑然無侶彼人復力爲余敵事亦大危然初志雅不欲以之遠灰則仍挺然不屈如故笑顧之曰君所云來自世界之他人其性良與余同余儕秉志蓋堅必盡力之所能達其目的而後止初不以恫嚇之言而遠屈凡此粗魯無禮之詞實不足威余也此……伊雪羅託戟指向余遠呼曰余所警告彼者乃與警告若者同余今復警若若竟不審所至爲何地與夫是問與若之世界何所問若之世界一無知無識之世界羣盲咸集其間惟知日而夜夜而日以食以臥以作昏昏焉勞其心思腦力而不知有利平而竭其心力之所爲乃不抵余一小指之功效余冷諷曰聆若言似於余儕之世界知之反視余爲審矣此時室中斗黑隱隱聞祭司警告之聲曰若會當見之即見光球一突見余前爲勢殊猛旋乃徐徐而解展成一大圓祭司警告之聲仍刺入余耳曰若會當見之而黑影即映圓上栩栩而動有類影片片殊清楚事皆涉及於余而轉時至迅有如置身夢中乃不能盡憶惟於余探險柯漠之始末已悉爲牽綴成篇焉片蓋自爾日余坐門外綠玉約指歸余始繼之以余與拿斯老人之密談湯鉢及余同人之阻余成行後則即余往刺大道中之所見而黑狼之狼鬥峭壁下之怪劇亦無一或遺瞬忽覺祭司握余之臂而最後之一片亦即瞥然立去

無 庸 村
余。目。光。復。大。明。見。祭。司。凝。目。視。余。其。後。則。卽。金。光。燦。發。之。壁。似。作。態。識。余。也。

六

(未完)

紅羊佚事 鴛魂喚絮錄

(續)

(花奴)

第五章

閱者諸君乎。余上章所述。非舟阻江上。乎舟泊荒涼港內。因風浪險惡。絳雪臥病在舟中。而陳義劉三。則夜夜防衛不稍懈怠。約三日夜。幸無變故而風浪亦平靜。遂啓棹東下。適遇逆風。帆不能掛。改用櫓聲。聲款乃蕩舟而東。然究不如風帆之順捷。雖劉三父子雙櫓並搖。而一日行程不過數十里。轉瞬而日云暮矣。陰雲黯淡。佈滿天空。暝色一收。全江皆黑。勢不得乘夜下駛。無已姑泊舟近岸。舟中人因數夜未眠。精神已憊。見絳雪病已少愈。心皆安貼。人人思睡。晚餐後。劉三約陳義上岸。察視見所泊之處。爲一片平原。無甚可慮。而兩三里外。隱隱燈光。似有村落。益不復置念。惟劉三鑒於刀上血影。囑陳義慎防。爲佳。陳義雖之。返舟後。各枕刀而眠。劉三并囑其子英。防守無寐。無奈數日來。疲乏甚。陳義劉三各朦朧睡去。劉英雖蹲伏舟梢。一心防衛。而睡魔偏屢屢來侵。每當朦朧欲睡時。輒自警自戒。得以不寐。時過夜半。霜氣橫江。身覺微寒。欲上舵樓取衣。自御。忽聞岸上足音雜沓。若有許多人躡足而來。亟引目四囑。黑暗無所覩。已而聞嘈雜聲矣。心知有事。即登舵樓喚醒其父。劉三從夢中醒覺。摩挲雙眼。問曰。豈有故耶。劉英低應曰。未敢必請阿父視來。劉三無語。橫刀腰際。躍出舵樓。則盜衆已逼近江岸。劉三回顧其子曰。英兒。利器備未。劉英應曰。備矣。劉三曰。佳。汝可趣醒陳義。劉英曰。諾。躍至前艙。則陳義已自艙中飛出。告以故。陳義點首。忽聞兵鐵相擊聲。舟亦搖搖微震。則盜首已躍上舟來。與劉三互鬪矣。餘盜之在岸上者。頓時呼噪。

助勢劉英乃奔助其父陳義卽躍登岸上殺餘盜去盜衆皆挺器拒戰陳義吼如狂獅揮刀亂斫盜衆皆驚散盜首亦不支曳刃上岸遁陳義與劉三自後逐之劉英亦奔卒劉三叱之曰舟上無人苟爲盜劫誰爲抵禦速去速去劉英出言疾奔返舟劉三陳義見盜皆竄去已無可追逐亦折而回忽不見舟之所在於時聞無數櫓聲起於江心微風送來隱約可聞劉三頓足曰敗矣一時羸莽攻墮賊計陳義亦恨恨曰狡滑哉賊竟劫吾舟去乎嗟乎吾將何以對吾主人劉三亦搓手頰吁咄咄自語曰老夫一世無恙不料今日竟倒縶孩兒不知吾英兒安在雖然吾將何以對客陳義悽然不語頃之劉二忽卒然問曰客能泅泳乎陳義曰能幼所習也惟不甚佳劉三曰盜舟去當不遠盍泅水一探陳義曰可舍此亦無他法兩人商議既定細聆盜舟去向則已不可聞陳義曰彷彿向對江去者劉三忽變計曰岸上餘盜非向西遁竄者乎不如先向西去一探再渡江未遲陳義領首曰亦可兩人乃疾奔向西行約數里莫有所得決計渡江去插刀於腰將縱身入水瞥見蘆葦叢中露出燈光一點跡之漁夫箕坐船頭持竿垂釣詢以曾否見盜蹤據云未知惟聞許多櫓聲向上流搖去或者爲盜舟乎詢以去已幾何時則云久矣詢以近處素有盜否則云無惟西去數十里傳聞有盜然未敢必也劉三顧謂陳義曰然則卽前日風浪險惡時泊舟處乎吾固疑之大約見吾等防衛嚴故卽下手及吾舟下行卽尾隨而來猶懼吾等之非易與也誘吾等離舟自後劫舟去吾等出不意致墮賊算陳義曰大約是此意旣然盍西去探視劉三曰佳實獲吾心陳義曰特不知令郎安在劉三曰彼男子也何處不可去可母慮卽傷盜手爲義而死亦男兒所當爲今所急者雪姑事耳尤不服氣者吾兩人平日何等自豪而竟致忽失計於今夕以昂藏男兒而不能庇一

弱女子爭不羞。歟。吾誓向虎穴中。携回虎子也。陳義曰。然吾亦同此意念。不尋到吾雪姑。誓不爲人。劉三曰。良佳。足見客的是好男兒。卽請速行。於是兩人不復語。且奔且行。沿江而發。

俄而天光微明。俄而晨旭上升。曙光藹藹。中已見羣峯。歷亂含煙。凝霧翠潤。欲滴。陳義與劉三急急行去。抵山麓。仰望山頭。高不知幾尋丈。兩人不追玩景。擇徑而上。既登山嶺。引目遠矚。則萬山起伏。逶迤向西。目力所至。杳不知其窮極。而滿山荆榛。荒蕪不治。惟見山鳥野獸。亂飛亂竄。以意度之。若無人居者。兩人披荆斬榛。越數峯。依然不得人居。而日麗中天。時已晌午。腹中饑腸已轉。轉作雷鳴。劉三蹙額言曰。如此荒山。胡可久戀。苟再入而依然無人居者。吾兩人非入餓鄉耶。陳義聞言亦戚戚無計。時兩人正立一高峯上。各引愁目。徧眺山中。欲覓一人居。竟不可得。因相與微唱。劉三忽奮然曰。戚戚不歡。莫籌一策者。婦女之行徑也。身爲男子。豈所宜然。前進可耳。飢何患哉。有人居。固是佳事。苟無人居。寧餓死。爲義而餓死。則死亦甘。矧山雖荒。却不少禽獸。禽獸卽吾等之療飢物也。飢時不妨餐禽獸之肉。渴時不妨飲禽獸之血。縱無火具。不得熟食。則生食亦無害。老友吾今不再客汝。願汝亦以老友呼吾。老友不見。山麓有野兔。出沒乎吾當捉一二頭來。與老友共餐。言已。掩刀下山去。陳義曰。佳。吾當相助。亦躡足從之。劉三搖手曰。毋。吾一人已足。陳義曰。吾當從彼處阻。彼逃路。劉三不置可否。逕自向右下山。陳義亦向左奔下。劉三將及山麓。卽止步。拾小石在手。覷兔竄時。投以石。連投數石。皆中。迨陳義回顧。劉三已告成功。各取兔在手。斲割而食。無奈腥羶之氣。觸喉。難咽。無已。懸之腰間。忍飢再進。又越數峯。彼金鳥已將掠山而下。兩人飢不能耐。復取而食之。卒難下咽。因相視而笑。蹲坐山頭。互談此行之計劃。談到興豪。轉忘却腹內之飢。

時日已西沒而殘。照猶留。陳義忽暗。曰：老友不見。彼山之麓。有小徑乎。是必有人行者。言時。指示劉三。劉三凝睇良久。曰：果然。盍往尋視。苟有人居。乃吾等之幸也。陳義領之同奔下山。細察路徑。則宛然有人跡。兩人分頭循徑行。半晌。陳義返告劉三。曰：徑盡得一山洞。洞中或者有人居乎。劉三聞言。即偕陳義返尋之。果於山脚得一洞。入內探之。昏黑殊甚。而又淺甚。細捫四壁。不復可入。而洞中細草茸茸。則又如無人居者。然則洞外小徑。徑中人跡。又胡爲乎來哉。出洞循徑行。紆迴曲折。一時難窮其端。天光昏暗。莫知適從。不得已。且返洞中。疊石洞口。以防野獸之來襲。佈置停當。各依洞壁。休憩。欲待天明再尋去處。顧飢極。既無術可果腹。祇得嚼兔肉。強咽之。飢火賴以稍遏。且嚼且談。覺微倦。各閉目。絕慮。暫養精神。兩人寂處洞中。無所聞見。惟微風縷縷。從洞口石罅中穿入。咻咻作怪響。如空山鬼叫入耳。淒絕許久。劉三忽有所聞。附陳義耳。低語曰：老友聽之。此何聲也。陳義亦低問曰：聲在何許。劉三曰：不知。靜聽之。兩人乃不復語。側耳凝神。細辨聲之所來。陳義訝曰：此豈然者。非足音而何。劉三曰：然。然。足音也。雖然如此。空谷何來足音耶。陳義止之曰：毋聲漸近矣。確爲足音也。劉三曰：如出於壁之彼面。陳義曰：然。老友。毋聲靜聆之。以覘其究竟。兩人各默然。橫刀膝上。以防意外。其時足音漸行。漸近。剎時間。如已至數尺以外。而僅隔一壁矣。惟足音既近。甚覺雜沓。如不止。一二人者。既而聞有人切切私語矣。語音低細。莫能辨。其云何。即時覺所依石壁。如受震動。兩人驚異。甚正欲起立。忽矚然一聲。兩人猛受一驚。陳義一躍而起。眼前陡覺光明。即聞劉三呼曰：阿呀。兩字剛出口。劉三已仰後傾跌。陳義急前挽救之。已弗及。矚然聲中。眼前依然洞黑如漆。呼劉三不應。摸索洞中。亦弗獲。大驚叩石壁。不能撼動。惟聞壁間已有人格鬪聲。陳義附口。

於壁呼曰。劉三老友。汝安在。卽聞劉三應曰。在此。又聞其怒叱曰。奴敢無禮耶。隨後聞格鬪已止。及多人哀告聲。又聞劉三曰。速納吾友入。敢有一字否者。吾寶刀將不汝赦。陳義正附壁而聽。不防石壁啓時。致傾跌而下。急距躍而起。見有許多人。秉炬立於已前。劉三亦在而兩皆含怒。注視衆人。衆人皆戰戰然。有懼色。所有兵刃盡棄。諸地。劉三叱之曰。奴趣將石壁閉上。衆應曰。諾。卽有一少年。隨手一推。石壁砰然闔矣。復以木門橫諸壁。且加鍵焉。陳義細視之。非石壁。乃一木扉耳。返視所立之處。則一隧道也。劉三以刀指曰。奴居於此中。究作甚麼。生趣以實語。吾如有半句虛語。管教汝輩不得保其元。衆聞言。含涕哀告曰。吾等皆安分之良民也。此語一出。劉三已大怒。叱曰。奴敢作謊語耶。既爲良民。胡不居於光天化日。下來此荒山枯洞中。此語騙着誰來。衆惶恐言曰。吾等確爲安分良民。在大王前何敢謊。劉三復叱曰。汝言云何。呼吾爲大王耶。吾非盜焉。用此稱謂。衆訝甚。各拭目視。劉三面齊聲曰。果非彼凶惡之盜。劉三陳義皆不解。詢之曰。吾等非盜。汝等已知汝等詎果爲良民歟。衆咸曰。然實不敢欺客。陳義曰。然則盍爲居此。可詳語來。衆皆歎曰。言之甚長。客不厭煩瑣者。請臨敝居當爲客述之。劉三曰。可惟汝居安在。衆曰。入之卽是。劉三曰。是言確乎。衆曰。安敢欺。劉三私念卽有詐。亦弗懼。因曰。汝等可在前導引。吾等腹已飢。正欲假汝居已備餐也。衆曰。可。遂前行。劉三陳義隨其後。魚貫而入。

第六章

初隧道內容頗寬。廣能並而行。後漸進。漸狹。卒乃祇容一人。行衆在前。陳義殿後。劉三願謂陳義曰。慎之。彼輩心意尙不可測。陳義點首曰。知之。語爲前。一少年所聞亦笑。願兩人曰。客放心。吾等非暴徒。確爲安。

分良民可母虞。劉一但笑不答。時隧道已及盡頭。衆皆拾級而登。劉三陳義亦隨上。少年隨將隧門闔下。審視立處。則在一石室中。亂置檯檯數件。衆肅兩人坐後。亦各團坐。相陪衆中一老者。匆匆外去。頃之復至。右手提壺。左手執數杯。置之桌上。倒茶奉兩人。兩人受而不飲。老者會意。連倒數杯。自飲笑謂兩人曰。客何疑也。兩人亦笑舉杯飲。復解腰間兔肉與老者。囑爲備餐。老者諾受之。少年少年携兔去。老者乃詢兩人姓名。兩人俱告之。還詢老人并居此之故。老人微吁曰。承客垂問。賤姓杜也。居於此者。無外人盡爲吾杜族。中人眼前數輩。皆吾子姪輩也。彼少年則爲吾之嫡孫。計吾之居於此山。已不知其幾世。代初非居於此。隧中乃居於廿里外之杜家山。山之有此名。大約因吾族而然。吾族之繁衍於此。約有數十家。僻處山中。耕讀度日。熙熙然不啻世外桃源焉。吾族之外。尙有數姓同居。然胥不如吾族之盛。不料數年前。忽來盜衆數百人。見吾山險峻。欲據爲巢窟。吾族不允。合族人與鬪。盜兇悍甚。吾族死者不可計。數同居數姓亦死亡。將盡。私自遁去。吾族亦僅留二十餘人。知不復能敵。乘夜遁至此。此地居羣山之中。四面皆絕壁。初來時。皆垂索縋下。此石室則天然生就。彼隧道則爲吾等開鑿者。自居此間以來。盜未嘗或至。惟不敢晝出。出時則必以夜。惟吾故居爲盜所奪。而又傷吾族人無數。是則爲吾等臥薪嘗膽所不忘者。獨恨無此力量。以殲彼巨慝。爲吾族復仇耳。現時有子弟數人。正在外方訪求技師。將延入洞中訓練。吾族人以謀報復。曾約於此數日內返。故頃間出洞探訪焉。不料巧遇二位。吾觀二位必非常人。吾雖不精技擊。然亦略識一二。二位所用寶刀。寒光咄咄射人。吾於寶刀上已識二位爲非常人。不知何事來此。苟無公幹。可能暫駐。此間訓練吾族人乎。

兩人聞老者言始信誠慙無虛心乃安劉三卽笑謝曰吾兩人之來也意欲尋盜耳有事在身不能久留汝等讎仇吾兩人當爲汝等代復之惟盜窟所在煩指示途徑老者喜曰何如具此俠腸毅魄吾固知二位爲非常人也足見吾兩眼非花至於盜窟所在從此處向西行去越數峯見一高峯作老人狀者卽老人峯踰之卽盜窟惟二位果因何事而尋盜彼盜兇悍甚且部下衆多二位前去雖負好身手只恐寡不敵衆於計非得劉三聞言仰屋大笑曰吾亦知之惟利害二字非吾等所計及苟能入盜窟仗吾寶刀成敗尙在不可知之數豈可因衆寡而短盡志氣耶陳義亦曰誠然丈夫行事固當如是吾深佩老友言老者見兩人辭色堅決豪俠之氣咄咄露眉宇間不覺私心折服讚歎不置餘衆聞言亦皆咋舌時少年已捧餐至遂同桌共餐劉三陳義因飢甚不復謙讓少年則執壺勸酒兩人無意於飲只管狼吞虎嚼至果腹乃已然後洗盥更酌爲衆述尋盜之故且藉知老人名雨農而其孫則名雨係卽少年是也餘衆尙有十數人或壯或少皆雨農之子姪輩也又詢知洞名毋忘洞洞上山則名吾仇山蓋皆老者所命名以垂示其子孫者是夕兩人宿於石室中

一覺醒來殘燈未滅眼前猶黑暗甚出石室矮屋毗連約有十餘間窗中燈火似滅似明想彼杜族中人尙酣然作黑甜遊焉兩人不覺驚醒輕步而前屋盡卽現一片小場眼前頓覺光明仰首視空則藍蔚之天可以窺見而四圍絕壁千仞高不可攀所立之處乃山壑之底也返顧矮屋則嵌入山壁之中自上下窺莫能見及而場之廣則不及十畝雜栽蔬菜等繞場行去忽於山壁下得一小門扃焉不知其通往何處適雨農亦起身至見兩人在笑曰二位起早哉劉三曰否日已中天矣雨農曰僅中天乎早甚早甚吾

等。非。夕。陽。在。山。不。起。斯。間。罔。俾。晝。作。夜。者。陳。義。笑。曰。真。所。謂。別。有。天。地。矣。雨。農。曰。是。亦。不。得。已。耳。不。敢。盡。出。還。是。夜。行。哀。哉。吾。族。不。知。何。日。能。親。天。日。言。次。不。勝。悲。慨。劉。三。指。小。門。問。曰。此。中。通。何。處。雨。農。曰。入。之。即。吾。等。所。種。之。田。畦。也。二。位。欲。一。觀。乎。兩。人。齊。曰。可。雨。農。出。鑰。一。束。檢。一。探。鎖。鎖。門。亦。闌。雨。農。在。前。引。導。兩。人。隨。之。入。門。經。一。線。隧。道。盡。入。一。夾。谷。兩。峯。高。峙。祇。露。一。綫。天。光。乃。一。天。然。之。狹。術。也。較。隧。道。長。過。半。據。雨。農。云。初。時。谷。中。亂。石。嶙。峋。不。良。於。行。今。已。剷。平。矣。將。出。谷。口。則。復。黑。暗。兩。峯。上。口。相。接。不。復。露。天。光。約。百。餘。步。經。一。轉。折。則。已。至。谷。外。矣。但。見。阡。陌。相。連。約。有。數。十。畝。時。當。涼。秋。尙。未。下。種。故。滿。地。皆。不。毛。而。亦。處。於。羣。山。網。壁。中。壁。中。亦。有。數。間。矮。屋。詢。以。可。有。人。居。之。則。云。皆。外。出。未。返。三。人。談。論。許。久。始。折。回。則。全。族。男。女。皆。已。起。身。陳。義。詢。雨。農。曰。豈。長。此。顛。倒。晝。夜。乎。雨。農。曰。否。無。人。外。出。時。則。亦。夙。興。夜。寐。惟。俾。晝。作。夜。之。時。爲。多。耳。劉。三。曰。此。天。然。絕。壑。中。祇。須。一。二。懦。夫。看。守。可。不。患。飛。將。軍。從。天。外。飛。來。雨。農。曰。然。吾。等。餘。生。得。喘。延。至。今。日。者。實。賴。此。避。地。也。言。時。已。入。石。室。則。依。舊。不。通。天。光。燈。火。明。燃。如。故。遂。與。族。中。子。弟。相。與。聚。餐。畢。劉。陳。兩。人。辭。衆。欲。行。雨。農。挽。留。之。不。得。以。乾。糲。相。貽。并。率。子。姪。輩。相。送。出。洞。互。訂。後。會。而。別。

兩。人。既。出。洞。遵。雨。農。所。言。向。西。進。發。過。一。山。頂。時。下。瞰。絕。壑。深。邃。杳。不。見。底。以。地。位。度。之。大。約。爲。雨。農。輩。所。居。再。前。進。則。雙。峯。互。接。峯。頭。相。並。僅。留。一。綫。罅。隙。大。約。即。夾。谷。也。沿。峯。行。去。又。一。絕。壑。較。前。寬。大。雖。可。以。見。底。而。杳。杳。藹。藹。如。煙。如。霧。亦。不。甚。真。切。大。約。即。種。植。處。也。顧。視。半。响。復。向。西。發。越。數。峯。見。一。峯。高。峻。插。雲。偃。其。背。垂。其。頭。頭。巍。巍。狀。似。老。人。陳。義。曰。是。即。老。人。峯。乎。劉。三。曰。大。約。然。也。陳。義。曰。然。則。速。奔。赴。之。

劉三曰。可於是兩人向前急進。既抵山麓。見峯高千尺。直立如屏。而峯頭且向外垂。竟無徑可入。乃沿山脚向北行。良久。見一山斜上。如可通行。兩人即闢徑而登。陟其巔。得小徑一道。徑之兩旁。喬木參天。鬱成森林。時已天晚。林中甚暝。黑兩人提刀在手。私自戒備。沿徑向老人峯行去。未至峯頭。徑已折而西。忽聞步聲。雜沓有人對面行來。兩人閃入林中。見來者約十餘人。且行且語。而過兩人。復穿林出。向前行。有間。又聞有人行來。兩人復入林避之。來者又十餘人。亦且行且語。而過。忽最後兩人。俛身繫腿。帶劉三。低語陳義曰。速擒之。閉其口。勿任聲。張陳義領之。乃與劉三。出其不意。伸兩拳。自後擊彼兩人。腦即頽然仆地。劉三與陳義各挾其一。奔入林中。深處。劉三在前。忽蹈陷阱。而墮。陳義大驚。就阱口微呼之。劉三不應。噉然一聲。已飛躍而起。噉曰。此等陷阱。只好欺豺虎耳。安能坑吾哉。陳義點首。各就草地而坐。拍醒手中所挾者。按之於地。以刀橫其首上。警之曰。苟高聲者。死其人。穀棘甚不敢不聽。命詢以前。晚可曾行。劫初時。猶支吾。搪塞。經兩人威嚇。始曰。有謠詢以。劫得何物。則果爲絳雪等。詢以今夜有何口號。則云。無固詰之。則云。祇有平時口號。爲紅光兩字。劉三不復問。與陳義視其衣。殺之。投其屍於陷阱。將所得衣。加諸己身。扮作嘍囉模樣。然後取徑進行。途遇嘍囉。每誤爲同道。聽之入過老人峯後。又上一小山。即見一帶土城。有許多嘍囉看守。兩人行近城門。守門嘍囉呼問曰。紅劉三急應曰。光守門嘍囉聽之。近詢兩人何事。在外兩人詭對之。嘍囉讓之。入行不數武。又重複下山。即見許多屋舍。毗連若街。道兩人到此。轉不知何適。而可。又不知絳雪等。果在何所。因深悔在外。未曾細詢。兩嘍囉而又不便問。諸彼中人行。行重。行行一隊嘍囉。巡行而來。見兩人呼問。誰兩人。漫應之。又予行去。忽見一屋高聳。門前燈光炫耀。許多嘍囉盡

負。矛。而。立。兩。人。乘。嘯。未。見。縱。身。上。旁。屋。伏。於。脊。間。私。議。刺。探。絳。雪。之。策。及。誅。殺。盜。魁。事。後。乃。決。定。先。入。盜。魁。室。向。之。索。絳。雪。等。復。認。定。高。屋。之。必。為。盜。魁。所。居。因。於。旁。屋。面。上。蛇。行。而。進。屋。有。多。進。皆。躍。而。過。之。越。數。屋。見。後。進。屋。內。有。人。聚。飲。伏。於。屋。脊。窺。之。則。一。多。髭。丈。夫。與。數。少。年。正。狼。吞。牛。飲。屋。中。燭。炬。高。燒。明。乃。如。晝。勢。難。再。越。而。過。陳。義。私。謂。劉。三。曰。彼。多。髭。者。殆。盜。魁。歟。居。坐。中。央。氣。概。獨。尊。彼。數。少。年。不。皆。趨。奉。彼。乎。劉。三。曰。或。者。然。也。雖。然。彼。等。飲。興。正。濃。吾。等。盍。向。左。旁。繞。而。過。之。往。高。屋。中。一。探。如。彼。處。盜。魁。弗。在。則。再。來。覓。多。髭。者。未。遲。陳。義。躡。之。遂。向。左。行。避。去。火。光。飛。躍。而。過。重。向。右。行。上。高。屋。回。視。前。門。相。距。約。數。進。屋。下。火。光。微。明。守。衛。嘯。囉。亦。衆。劉。三。曰。彼。多。髭。者。恐。未。必。為。盜。魁。此。間。守。衛。嚴。必。為。盜。魁。所。居。無。疑。盜。魁。或。者。在。內。焉。盍。再。進。探。之。豈。知。歷。數。進。而。漸。昏。暗。最。後。乃。至。無。屋。而。所。見。無。非。廚。房。柴。舍。等。返。向。前。行。過。頃。所。歷。者。而。又。前。進。兩。三。屋。則。見。守。衛。者。益。衆。火。光。亦。益。明。兩。人。伏。於。屋。上。不。再。前。四。週。暗。察。以。觀。動。靜。覺。腹。中。餒。甚。各。出。乾。糲。嚼。之。忽。輕。風。陣。陣。送。來。一。縷。淒。音。度。入。兩。人。之。耳。其。細。如。絲。隱。約。可。聞。陳。義。訝。曰。此。何。聲。歟。殆。哭。聲。歟。劉。三。不。語。半。晌。始。曰。確。為。哭。聲。且。似。女。子。陳。義。曰。然。則。速。往。跡。之。劉。三。曰。吾。意。亦。如。是。時。陳。義。心。中。已。急。甚。恨。不。得。即。飛。至。哭。聲。處。劉。三。慰。之。曰。老。友。少。安。毋。躁。且。聽。聲。從。何。處。來。陳。義。曰。彷彿。來。自。左。劉。三。曰。恐。未。必。如。來。自。右。陳。義。側。耳。細。聽。久。曰。果。然。速。行。速。行。劉。三。微。笑。點。首。蹤。跡。哭。聲。來。處。去。

(未完)

歐美名家小說

天作之緣 (續)

(之棟譯)

第五十七章 訴苦

次晨麥格來女士至余臥室。與余話別。謂彼之來此。不過以吾家無人。權爲照料門戶。且爲余灑掃房屋。以待余歸。今余既歸。彼職已盡。彼自有家在倫敦。不需留矣。余聞其言。頗有依戀不舍之意。既而女士與吾夫共乘一車。往趁午後開行之汽船。余送之門外。似失所恃。心頗怏怏。安而麥則殊不介意。客去轉入內室。一若自言曰。善夫。斯人也。而今去矣。

更一二日。康醫生應吾父之請而來。余見其鬚髮蒼蒼。扶梯上樓。心爲之豫。顏爲之開。見後所首先談及之人。自必爲麥丁。而麥丁在倫敦。早已函稟其親。告以與余相遇事。及將返里。一嘗故鄉風味之計畫。夫愛子遠客他鄉。一日告以爲之父母者。無不喜溢顏色。康母自得麥丁來信。後掃室架榻。日夜碌碌爲其子歸家作預備。家中舊物。鏽者。磋之。使光。汗者。洗之。使潔。地上。氈餅。鋪而復起。起而復鋪。即使君后臨幸其家。佈置之勞。當亦不能是過。康醫生曰。日藹居亦終爲日藹居耳。卽不修飾。亦復何損。余曰。誠然。今茲之日藹居。固無殊於昔。後此之日藹居。亦何異於今。康醫生既而曰。君近。究竟何若。顏色之憔悴也。豈病乎。非也。抑遠道來歸。船暈猶未復元乎。亦非也。頭痛乎。體疲乎。是皆非也。醫生驗問良久。迄無實據。疑團莫釋。余不忍終令其暗中摸索。乃告以精神無恙。惟自既嫁而後。吾心未嘗一日安寧。醫生曰。吾知之矣。君之病。乃心病。非身病也。余曰。然。醫生曰。吾將見祭師。唐諾文而告之。以故行矣。惟多福爲祝。

醫生既去。不及半小時。安而麥來。備極憐惜之狀。曰。醫生謂君體已弱。極分宜。靜養。不宜勞力。更不宜操。心。吾之愛者。吾既居此。埋當盡力。凡昭拂門戶。指揮僕役之事。可由我任之。辱在至好。何敢告勞。且余亦樂爲君助。君勿以爲歎。自今日議定。而後君亦可以稍慰矣。余當日心緒如麻。遇事不知計休咎。於安而麥之言。不置。否。但見不及兩日。舉家上下。皆受治於安而麥之下。而主婦之權。已操於他人之手矣。僕役中。如管家之婦等。皆樂爲安而麥用。以安而麥手臂闊結。取吾夫之金錢。任一己之揮霍。殊不顧僕媪。皆得沾其餘惠也。惟吾女僕柏臘司。不其與彼投氣。嘗自言曰。主母無權爲之客者。反操無上之權。此種伴遇。人生何可多得。彼今既操王家之權。不久且駕主母而上之。即主母亦須聽命於彼矣。吾言如此。俟後來驗之可耳。

自余至臘台後。約一星期。一日。柏臘司奔入余室。謂有一祭師來訪。并謂此祭師容貌至奇。似童子。非童子。似婦人。非婦人。鬢鬢汪涵。精神矍鑠。誠爲不可多得之老翁。余知是必爲祭師。唐諾文急奔而下。相見於廳事之中。祭師身穿袈裟。似未改當年舊物。余童時用以爲儲物之所者。卽此袈裟之袋也。肩懸小袋。當日挈余赴羅馬時之所攜。與夫喪禮之所用。亦卽此物也。是日天氣酷熱。途中飛塵迷漫。祭師出紅色花紋手巾。拭額上之汗。并拂鞵上之塵。彼之樂與余見。正與余之樂與彼見。相同。余問祭師需茶否。彼答曰。然。蓋自長老公會。步行至此。爲程甚遠。又當昨日齋戒禁食之後。老人身體亦已疲憊矣。余又問留此度夜何如。彼答曰。甚善。如佈置不難。頗願借榻。余於是取祭師之袋。授吾女僕。囑置諸吾臥室。對面客房之內。且速取茗入吾私有會客室中。一面卽導祭師上樓。身方坐定。女僕叩門而入。謂管家之婦有言。

告我。余卽出室。見管家之婦。已立於樓梯之上。此人。清潔。精幹。身材矮小。唇薄。而眼光流露。矯首自大。之氣。謂余曰。夫人。彼叟。今日必留此度夜者。於事良不便。何憐如之。余曰。何故。管家婦曰。安女士之命。囑將房屋灑掃清潔。以備赴宴之客居住。此室（以手指吾房對面之客室）已指定爲伊脫克利君夫婦所居。伊君早晚且到矣。余見此婦之狀。及聞其言。心中憤極。又見安而麥亦立於樓梯之下。默然靜聽。憤怒更甚。卽借管家婦之名。洩吾憤氣。蓋亦使之聞之之意。余曰。是何好。速爲我灑掃。是室勿稍懈。吾爲是屋之主。婦汝不聽。吾令其聽。何人汝其誌之。後此勿無禮也。言畢。卽轉身入室。余曰。安而麥面色陡變。以爲終有報仇之一日。豈知安而麥之報仇。卽在當日乎。

吾既入室。彼卽下樓。見吾夫於廳事中。（此事乃後來柏臘司告我者）出其狐媚之手段。乘間而入曰。嘻。吾不知尊闔乃教士之奴隸也。吾夫曰。教士之奴隸乎。安而麥曰。然於是文飾其辭。而告以方者之故。吾夫大怒。不可抑。時室中惟余與祭師二人。余卽注茶於杯。并盆中餅而共獻之。祭師一開口。卽爲余言麥丁之事（時無論何人與余相見。莫不舉麥丁事爲談助）且曰。麥丁心高志壯。青年中誠不可多得。消息徧傳。吾已備聞其事。老福何限。祭師稱道不衰。余聽之如鼓樂之悅。且繼而祭師詢及吾事。謂彼前晤康麥特醫生。已略聞其梗概。且曰。女兒老祭師願聞其詳。請盡情。告勿視爲外人也。老祭師苟可爲力……余不俟祭師言畢。膝已及地。長跪於其足下。盡舉心事以告。謂吾之婚事。完全失敗。祭師昔謂婚姻爲神聖之同盟。天鑒在上。必使夫夫婦婦。白首相諾。斯言亦未必信。旣婚而後。不獨吾不愛吾夫。而吾夫且愛他女子。今此女子。實與余同室。而居祭師聽至此。僞促無狀。屢屢合十。向天禱曰。聖主聖母。施愛及

余言畢。祭師引咎責射。謂彼少年（意指麥丁）當日信。中所以有此種可驚可愕之言者。必非無故。彼苟不知翔實。必不無故毀人。吾輩不加深察。咎何可辭。吾夫第一次赴吾村時。吾村之日光已黯淡無色矣。祭師又曰。女兒。吾人處事不宜鹵莽。汝與汝夫成婚。其約章內容。余固知之。然除聖母而外。余並未舉以告他人。汝切不可思及約章內容。斷其一章一句。以為即此可以為廢約之根據。亦不可於約章之外別舉事端。作廢約之預備。雖人世間不無此種議論。此種舉動。然以汝門第人品而言。不宜有此。余哭且言曰。吾不能忍也。吾不能忍也。祭師忙禁曰。勿喧。勿喧。女兒。勿作是種妄語。吾輩生斯世也。孰無艱蹇窮愁之事。汝能作如是想。汝心亦可稍慰。夫紅顏薄命。自古有之。若嫁而為貧家婦。則冬暖而不免號寒。年豐而不免啼飢。此情此境。何以堪之。即不然。嫁不逾時而夫嬰殘疾。或中途見背。青年守寡。更不然。其人飲酒博奕。流連忘返。如是者。又將以何術脫離夫婦之關係。耶。將欲脫離夫婦之關係。遂不惜毀其神前盟誓。耶。是皆非也。然則汝之不能毀約。亦何以異。於是汝靜俟之。終必有轉機之一日。汝當心緒惡劣之時。宜以汝母為念。汝母。真天下之賢婦人哉。今乃在帝所矣。余曰。然則余將何為。耶。祭師曰。為今之計。惟禱告為最要。賴上帝在天之靈。即艱苦備嘗。此心或不至為外物所奪。汝每日早起。宜先誦經咒。後食早餐。余後此亦當為汝誦經。以求之。夫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汝今日之不得意。然安知非即蒼蒼者之所以愛汝乎。汝宜自慰。不可違天。違天不祥。祭師方以是相規勸。忽聞吾夫怒詈之聲。吾尚未及起立。吾夫已突門而入。面色慘白。神志昏憊。見余拱手而跪。卒然問曰。美利。吾何日許女。以延請教士至吾家之權身。為男子娶得一天才教之婦。遂一任其婦延納教中人。而教中人皆得自由出入於吾家乎。吾夫氣勢汹汹。

吾突受詰責口噤不能發一語。祭師見余如此。卽挿身其間。爲余辯護。謂彼之來。此乃出余之不意。非余所邀。余特以彼年邁且遠道來。此故留之住宿。亦敬老之意也。吾夫憤憤然答曰。叟吾甚敬之。惟吾妻非。穉子當自能作答。無需叟之相助。且叟自有一定之傳道區域。此間別有宗教師主管。與叟無干。叟勿越俎。祭師曰。君言何狂。率若是此語一出。吾夫怒更甚。卽曰。彼鄉曲傳教之流。誰不識之。此輩專好察人陰私。此外別無他事。然余不論其人爲何。假使其人有離間他人夫婦之心。卽非吾家之所容。祭師曰。君言豈情實乎。君家豈無他婦人者。共室而居。專以離間君家夫婦爲事乎。吾夫一聞此語。目睜睜視余。繼而言曰。嘻。吾知之矣。吾妻善疑。多慮。心中有無形之悽慘。因請叟爲助。叟之來。且勢將久留。吾輩且請叟爲此屋之主人翁。以司理家務之權。付叟如是。叟其滿意乎……叟乎。叟苟口重不必干涉人家家事。將護吾妻。自有我在。勿勞叟過慮也。祭師是時斂怒。謂吾夫曰。貴人勿多言。吾輩身爲祭師。職在連合他人夫婦。從無離間他人夫婦者。卽使夫婦之間。偶有異言。吾輩知其事亦祇有力勸其相好。非然者。天之所配。而吾輩拆之。尙安得爲天司鐸哉。至以君妻而論。自彼在襁褓時。吾已愛之。如己子。今雖成人。且嫁而吾愛之之心。不殊曩昔。彼之視之。不啻爲楠櫟之皮者。又安知吾之心哉。祭師言至此。如受傷之獅。憤然起立。且曰。勿多言。吾將行矣。然余所有恃無恐者。以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相君妻。非謂君能盡相妻之職也。祭師語尙未畢。吾夫已先行。吾意祭師憤憤下樓時。必有人焉。隨其後以觀其行止者。嗚呼。當吾夫與祭師挑釁之際。吾慚憤交加。兩面通紅。欲請祭師勿以介意。然欲言不出。僅僅吻祭師之手。以表吾心。而僕役中間。吾夫訕訕之聲。頗有上樓竊聽者。方者精幹。僂巧之管事。亦在其列。祭師之小袋。卽此人所

授。還。者。祭。師。既。去。該。婦。乃。揚。揚。得。意。而。來。目。中。露。刁。狡。之。色。謂。余。曰。爲。夫。人。計。固。不。如。一。任。彼。輩。之。意。之。爲。得。余。被。人。笑。侮。至。此。已。達。極。點。聞。該。婦。之。語。雖。心。甚。鬱。怒。然。一。時。殊。不。知。所。答。幸。柏。臘。司。在。旁。頗。爲。余。申。辯。柏。臘。司。曰。彼。輩。應。亦。自。知。分。量。假。使。再。有。所。言。者。則。不。可。告。人。之。事。且。利。盤。托。出。將。無。面。目。見。人。矣。吾。忍。耐。至。此。不。爲。不。至。是。夜。方。將。就。寢。柏。臘。司。爲。余。理。髮。余。對。鏡。悶。坐。念。麥。丁。不。已。又。思。吾。夫。暴。橫。若。是。豈。宜。再。事。容。忍。柏。臘。司。在。旁。言。曰。使。余。而。嫁。爲。不。良。人。之。婦。必。且。訴。之。公。堂。與。之。離。婚。豈。復。他。他。倪。倪。受。其。拘。束。哉。夫。柏。臘。司。之。言。正。中。吾。意。然。惡。其。直。言。不。諱。因。問。彼。何。故。敢。爲。此。種。驚。人。之。言。而。無。所。畏。且。囑。其。語。言。宜。慎。勿。妄。言。使。人。見。疑。未。幾。柏。臘。司。歸。寢。余。沈。思。方。者。之。事。不。覺。瞿。然。心。驚。以。爲。柏。臘。司。苟。測。得。吾。真。意。之。所。在。風。聲。外。布。人。將。謂。我。何。哉。設。麥。丁。中。途。變。計。不。復。回。里。則。吾。何。日。始。得。與。彼。相。見。哉。

第 五 十 八 章 諷 離

更。數。日。赴。宴。之。客。齊。集。除。僕。婢。而。外。爲。數。不。下。二。十。人。屋。大。如。蠟。台。且。有。不。能。容。之。勢。客。中。男。女。各。半。而。皆。爲。善。夫。一。類。之。人。伊。脫。克。利。之。妻。名。葛。蜜。蘭。者。素。以。美。貌。著。稱。今。亦。同。來。而。麥。之。母。必。欲。吾。夫。相。召。故。亦。在。客。中。安。而。麥。甚。不。便。之。然。未。如。之。何。也。客。之。來。者。吾。夫。雖。皆。令。余。迎。送。惟。余。爲。名。義。上。之。主。母。而。真。爲。主。母。者。非。余。故。諸。客。視。余。均。甚。冷。淡。遇。事。必。舍。余。而。問。安。而。麥。余。雖。在。當。前。勿。之。顧。也。甚。且。於。形。色。之。間。露。種。種。鄙。棄。之。狀。似。乎。吾。之。爲。吾。早。已。喪。失。其。爲。主。母。之。資。格。也。者。吾。身。處。其。間。不。啻。爲。贅。疣。吾。甚。恥。之。吾。固。心。知。貴。族。之。中。不。無。慈。祥。愷。坦。白。無。私。之。人。女。也。相。夫。教。子。中。饋。之。職。不。敢。告。勞。士。也。好。義。急。公。國。家。之。事。未。嘗。忍。置。真。不。愧。爲。一。國。之。領。袖。也。者。然。而。吾。夫。之。友。不。若。是。也。虛。浮。矜。誇。縱。情。自。利。

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作德義之事。屏絕善言。近狎邪佞。教育荒謬。志氣卑鄙。能操數國語言。而不能舉一有意識之字。無宗教。無道德。醉生夢死。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雖謂之無天之人。非過言也。諸客在吾家。或行獵。或郊游。或乘車。或馳馬。而伊脫克利。又復善於駕駛。故時或試舟海濱。富其出時。舉動如何。吾不之知。以安而麥。每託醫生之言。屬余靜攝。勿同往。致傷神也。歸家而後。其遊戲中之最有規則者。莫如葉子戲。一事外此。則大賭。狂飲。或擊琴。或跳舞。或唱。浮鄙之歇種種醜態。無所不出。祇覺遊戲種類之不多。無以消磨其時。日嗚呼。時者金也。而在彼視之。不啻爲仇敵也。時或舉行賀犬之會。則大設酒餼。羣客（時客中無一人非豢犬者）各取其所攜之犬。衣以繡衣。飾以綢巾。自樓上引至樓下。延入客室之中。而安而麥及吾夫之犬。一若爲東道之主者。先伏室中。候之。更有時舉行喬裝之宴。則男女易服。而穿男子效女子。作清脆之聲。而女子則學男子。作高抗之鄙語。及其興闌意倦之時。則以食物擲擊牆上。照相以麵包沾濕爲丸。以照相上之鼻尖爲鵠。丸濕而粘。既中其的。則照上面相。必變作詭怪之形。於是羣笑以爲樂。至席間之所談者。非犬即馬。不然則愛情耳。勾引其婚姻耳。更進則爲男女之私通。此則最爲彼輩歡好之談。助不分男女。雖然言之而無所顧忌。吾夫在席間。往往故高其聲。使余聞之。謂在昔男子之蓄其妻。不啻今人之蓄馬。試之而善。則留之。否則棄之。因自加斷語曰。世間婦人。誠有爲男子所不屑蓄者。古代風俗。固不可盡非也。費文於此。往往續之曰。古人之法甚良。余特未娶耳。使余一日而娶者。必以古人之法爲法也。伊脫克利則言曰。天下最可笑者。莫如彼爲女子者。嫁得一男子。卽視男子爲一己所固有之物。如吾人漱口之牙刷。不能與他人相共也。他人則又加之曰。何亦不若牙刷然。使侍婢掌之。不

俾他人共用耶。席間諸女賓聞男子之議論。必不讓其獨步。必有一人焉。自述其意見。謂夫即不良。爲之妻者。何難自遣。一日晚間。羣客議論方殷。安而麥脅肩而言曰。勿妄言。彼荏弱女郎。嫁得忠誠夫婿。其快意何如。諸君特勿思耳。思之能勿艷羨。時有一年約二十三四之女郎。態度風流。嬌然言曰。柏奈爾。甘倍他。鮑蘭吉。輩以一女子之故。不惜艱苦之備嘗。此種男子。吾最崇拜之。於是葛密蘭曰。此所以離婚訴狀中。必涉及第三人。此第三人者。方之舞臺上之小丑。最足增人趣興。嗚呼。此種驚人之語。何爲乎來哉。豈故意言。此使余聞之乎。抑道德喪盡。不知羞恥乎。此無論如何。其爲不堪入耳。則無不同。吾身處其間。往往儘力忍受。不致稍露鄙夷之狀。惟有諒俟。時機抽身。而出自已。臥室中以避此乖戾之氣耳。

然吾入臥室後。安而麥之母。必隨之而來。身矮而胖。鑽石之指環。金鑲之胸扣。往往飾逾其分。其人全無教育。而好操法語。所言多不可解。人皆諂之。而彼之胡言自若也。以是人都視爲趣人。夫安而麥之母。所以過我而談者。固欲伴我寥寂也。意至善也。諸客之中。有此善意者。惟彼一人。每來必自述其一生之歷史。例如出身如何。(倫敦一郵卒之女)少壯時容貌如何。昔年居吾家時。境地如何。(此種境地亦無須細述)後至紐約。如何遇其夫。如何嫁其夫。(其夫所以娶彼者。固欲保全其女之名譽耳)既嫁而後。如何爲交際社會中人所鄙視。於是立願以其女嫁諸歐洲之貴族。貴族中不乏貧人。如以金錢誘之。彼貪財者。無不入其彀中。女爲貴人婦。則爲人鄙視之恥。如是津津樂道。聽者已厭倦不堪。而告者猶精神鼓舞。且曰。吾之愛者。吾之意。實與令尊相同。吾既被社會中人所屏棄。則忍辱含羞。初不與之較。毫末。彼謂我出身微賤。吾亦自知出身不高。然必不使輕我者。終於棄我。吾既有女。吾女而嫁爲貴婦人。誰

復。敢。輕。我。吾。所。求。者。其。人。之。門。第。名。號。耳。非。其。人。之。學。問。才。華。也。此。吾。之。意。志。而。令。尊。之。意。志。殆。亦。猶。是。耳。安。而。麥。之。母。雖。不。過。自。訴。生。平。然。言。下。不。免。有。此。屋。主。婦。之。名。本。屬。其。女。之。意。今。出。不。意。爲。余。所。得。其。不。勝。任。可。知。今。其。女。在。此。以。身。作。則。教。余。以。居。室。之。道。實。爲。余。之。大。幸。言。次。安。而。麥。之。母。恆。贊。曰。安。而。麥。舉。止。優。秀。吐。屬。閒。雅。誠。巾。幘。中。所。不。數。數。覲。者。也。嗚。呼。安。而。麥。之。母。以。伴。吾。寥。寂。而。來。而。其。結。果。徒。增。余。心。之。慘。楚。自。覺。我。生。不。辰。身。如。牛。馬。已。在。軛。輓。之。下。近。觀。今。日。預。測。將。來。何。日。得。脫。身。藩。外。還。我。自。由。我。何。人。斯。而。能。忍。受。此。耶。事。已。至。此。彼。婚。約。盟。誓。國。律。教。規。縱。如。何。森。嚴。亦。有。所。不。能。顧。矣。

吾。僕。柏。臘。司。又。無。日。不。以。安。而。麥。與。吾。夫。之。私。事。來。告。日。復。一。日。浸。潤。之。譜。行。焉。吾。聽。其。言。念。及。在。巴。黎。之。日。彼。二。人。無。狀。若。是。則。熱。從。中。來。謂。彼。行。爲。荒。謬。已。達。極。點。不。復。有。原。宥。之。餘。地。吾。尙。以。終。身。相。託。豈。不。謬。哉。且。余。意。中。既。有。戀。愛。之。人。則。情。慾。大。張。在。彼。者。慕。悅。愈。深。在。此。者。厭。惡。愈。甚。縱。有。時。良。心。發。現。覺。得。吾。心。之。愛。不。出。於。正。終。必。受。上。天。之。嚴。譴。然。一。念。之。頃。又。復。淚。如。雨。下。謂。此。情。此。境。吾。何。以。堪。吾。必。設。法。以。與。吾。夫。相。離。當。羣。客。紛。擾。之。時。麥。丁。兩。次。來。函。第。一。函。中。詳。敘。探。險。之。預。備。如。聘。請。工。程。師。電。機。師。地。學。家。土。木。工。以。及。購。置。無。線。電。報。機。器。等。由。函。中。之。意。觀。之。麥。丁。志。得。意。滿。之。情。畢。見。第。二。函。中。告。余。以。佈。置。已。就。將。於。下。星。期。歸。里。當。先。謁。二。老。於。家。小。住。數。日。再。至。吾。家。話。別。吾。得。此。信。心。花。大。開。舉。止。幾。失。常。度。然。深。戒。於。前。此。吾。夫。與。祭。師。衝。突。之。事。不。欲。此。種。怪。狀。復。演。於。吾。前。况。麥。丁。性。情。剛。厲。不。若。祭。師。之。能。忍。吾。苟。不。先。事。安。排。則。臨。時。必。起。衝。突。於。是。以。麥。丁。第。二。函。送。安。而。麥。問。函。中。之。言。彼。意。能。否。贊。成。安。而。麥。於。信。封。之。上。取。鉛。筆。書。數。語。而。還。之。其。文。如。左。

甚善一切當從尊意。

天作之緣

吾既得覆於願已足。蓋余之爲人本不甚解世事。往往當怒不怒。當驕不驕。一客之留。乃我權力以內之事。今仰鼻息於他人。反低首下心。不知憤怒。豈不奇哉。然此亦有道也。以爲徒驕。徒怒於事。何益。况麥丁一至。必能助我。苟籌得一良策。一切惡人惡事。可以絕跡於我前。計甚得也。

未幾麥丁果至。吾讀本地新聞紙。知麥丁船到之日。走相迓者。不知若而人。及火車抵站。鄰里老幼。莫不以先睹其人爲快。羣赴車站相候。且擁之以歸。既又於山巔舉火以爲賀。吾聞其事。心窩痛如刀絞。夫麥丁衣錦榮歸。其樂若是。余則身在牢籠。其困如斯。胡天不平。至於此極。思之思之。吾對於麥丁。愈呈其愛矣。然於萬念起落之事。私自計議。謂無論如何。必於麥丁未來見我之前。自籌所以脫身之法。祭師唐諾文。前日所以教我者。今漸忘懷。雖自與祭師相見而後。無日不禱告。冀得承天慈惠。增益其所不能。俾有以忍此苦難。而成效無可言者。一日清晨。余在臥室面牆而立。心中忽起妄念。欲將貞母像前明燈吹滅。終身不復。然點其卒也。乃定計往見監督。及吾父之律師愷福先生。或吾父自己。以爲非此。即彼。當有要領可得。惟家中羣客齊集。吾既於名義上爲主母安得舍客而行。正在躊躇之際。突得吾父不豫之信。病起倉卒。其勢甚危。醫生棘手。余於是據以爲自解之由。訴諸吾夫。欲歸家小住二三日。以侍父疾。吾夫曰。是安可以不往。言次頗有任汝侍之。吾不留汝之意。余以是商諸安。而麥安而麥曰。行矣。吾之愛者。吾滋不願與汝猝然相別。然侍親疾。子職也。嚴先生究抱何恙。君爲其親女。安可不一往視。余又貌爲踉蹌不寧之狀。向羣客申訴。羣客皆若曰。君自往。吾輩自留。不相及也。至動身之前夜。柏臘司告余曰。吾伺候

夫人之期已滿。夫人殆已忘却。夫人苟欲余留者。余將待夫人歸後始行也。余問彼有無續工之意。彼奮曰。夫人余甚願之。吾輩受雇爲傭。莫不願得慈藹主人而事之。夫人甚慈藹。所惜者夫人之處事稍嫌迂緩耳。夫人苟不欲余同行者。余自當留此。然余留此於夫人不爲無用。夫人歸時當有以報之。余知柏臘司之意。仍勸余與吾夫離婚。余此次不之深責。以余自己亦有此意之故。次日清晨。羣客皆赴堂前送別。余車轉輪之際。羣客向余皆匿笑。

(未完)

●格言錄

(亞非)

不。朽。之。名。譽。存。於。德。(倍篤惡苦)在。地。之。物。不。落。(丁抹語)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喧。擾。之。母。製。造。懶。惰。之。女。(拉丁語)

遠。貧。人。者。被。遠。於。人。(英諺)一。寸。光。陰。一。寸。金。(古語)

好。事。不。出。門。惡。事。走。千。里。(古諺)落。花。不。返。枝。(古諺)

現。在。之。勞。未。來。之。樂。(拿翁)言。之。人。非。行。之。人。(沙翁)

不。可。貸。物。於。愛。人。(希臘語)無。希。望。則。不。勉。力。(窮松)

無。病。病。人。良。醫。難。(亞刺伯諺)悉。數。車。則。無。車。(老子)

今。日。思。明。日。語。(英國語)寧。靜。為。養。心。第。一。法。(樂翁)

談



蒼





談 薈

都門西山遊記

(吁 公)

西山在順天府西三十里。爲太行之首部。流泉滿道。白塔聳雲。晴巒碧樹。疏木濃陰。亂葉飄丹。積雪凝素。都門之彩屏。羣巒之集翠也。山之菁萃處曰香山。曰翠微。峯崖屏列。巖若碁敷。不雄而壯。不媚而秀。許衡詩云。大山如蹲龍。小山如踞虎。烟巒鬱蒼翠。遠近互吞吐。足以形容其大概矣。余粟六京塵。曾游一過。雪泥鴻爪。付諸短札。時間倉卒。考據荒疏。塞諸行笥。當悔少作。

昨約至友三五。作西山游。踐約者四人。與余恰得五數。朝嗽上窗。曉露已稀。出西直門。搭京張火車。抵黃村。花影亭亭。日已午矣。

黃村卽西山之麓。有顯應寺。創於前明。清康熙重建。近亦聖粉斑剝矣。寺有吊樓兩座。久爲游人所稱。實則建築粗笨。無流連之價值。是日適逢供齋。村婆子會於觀音殿上。靈鑊法鼓。雜以喃喃。信女善男。各帶些汗騷臭。大蒜味。大士有靈。當作三日。嘔村前有順天保明寺。明弘治十二年。黃村女僧呂氏捐建。梵宮佛相不脫草莽體態。

策小驪。揚鞭而上。亂石堆蹄。黃塵括目。余不善騎。顛蹶者再。爲友人騰笑。鼓勇直上。抵龍王堂。人畜俱疲。乃憩焉。龍王堂居翠微之中。略偏於西。環山爲城。擁壁作壘。出人祇一徑。石磴千級。兩壁斷巖。俯視則羣山在望。仰觀則孤峯矗天。東瞰頤和故宮。西倚太行幹脉。猶翠微之豐鎬也。龍王堂一名龍王閣。又名龍泉寺。其西院在寶珠洞山右。階下有方池。深五尺。鑿龍口出水。淙淙有聲。環池有石欄。高及人膝。旁栽修竹數竿。竹之側有一亭。茜窗檀格。別饒幽趣。都門地亢而燥。無深泉。無修竹。偶見及此。頗覺幽暢。羣議下榻於此。

竹影篩窗。夕陽射壁。遙望翠微之巔。赤霞如錦。僧侶告余曰。由捷徑達高處。不過三四里。諸公有餘興。登臨納輩。願作嚮導。余稱善。偕之出。攀枯藤。履巖巖。歷幾許險仄。始登其巔。友之從余而來者。祇一人。俯視龍泉寺。小如茅店矣。時曜靈已匿。晚風拂襟。山鳩炊烟。嬾嬾如縷。西指崑崙。東談都市。覺萬象羅胸。一身若寄。笑謂吾友曰。黃河如帶。太山若礪。今日思之。洵不虛妄。回想江南金焦。不過拳大。太湖不如一沼也。然而河山錦繡。已憐半壁之殘。經濟文章。未遂一生之願。丈夫有志。合當澄平宇內。乃長嘯而歌曰。獨上翠微巔。暮雲籠吾袖。躍馬渡陰山。待關新宇宙。旋循原路下。暮靄蒼茫。亂石蹲伏。倘或失足。此身當成齋粉。上山容易下山難。斯言益信。

次早晨起。旭日初騰。萬山霧罩。略壓乾餒。卽下山。過萬善橋。沿山徑東行。至十方普覺寺。俗名臥佛寺。建於唐代。名兜率。元名昭考。復改洪慶。明日永安。憲宗時重造一殿。供唐貞觀年所雕檀香臥佛一尊。今已不見。至清世宗時改稱。今名有御製碑。

寺以峯坡爲門。聳立明時。胡濬所建。碑西有泉。注於池。池上有石如碧玉。殿前種婆羅樹。二相傳爲唐時所植。今大三圍矣。婆羅產自西域。葉如柘皮。如玉蘭。其色葱白。鳥不啄。蟲不蛀。花苞大如拳。有葉二十餘。相捧苞。類桐花。一簇三十餘朵。經月方謝。子如橡實。可下氣療心疾。

臥佛寺又名壽安寺。以山得名。壽安山卽五華山翠微之支脉。當時鑿山開寺。最稱巨剎。中有銅鑄臥佛。傳爲明成化時造。而摩挲碑記。攷究無從。史稱冶銅九十萬斤。得弗鑄此耶。

從臥佛寺入山一里許。有石澗。緣側徑而上。爲普福庵。適踞紅門山隙。兩泉合流於前。一出巨石。下一流細石間。上有蹊。望之若窮。而隱隱見樓閣。

水源頭兩山相夾。小徑如綫。亂水淙淙。深入數里。有石洞三。旁鑿龍頭。水從龍口出。又前數十武。土臺突兀。有石獸甚銳猛。蹲踞其上。臺卽當年金章宗清水院。章宗有八院。此其一也。水分二支。一伏流至玉泉山。一湧出過石洞。最深處退谷在焉。谷西有長嶺。越澗而過。有古松一株。爲金章宗看花台。退谷中復有退翁亭。亭前水可流觴。東上則石門巍然。曰烟霞窟。

由此過靜宜園。日已過午。經香山買賣街。登碧雲寺稍憩。寺爲元耶律楚材之裔阿利吉捨宅。明天啓中。內璫魏忠賢修之。奢華倍昔。清乾隆間。重葺寺門。添蓋內殿四層。南爲羅漢堂。後爲藏經閣。均有乾隆御書扁額。寺北有涵碧齋。洗心亭。亭額題爲雲容水態。再後爲試泉。爲悅性山房。皆當時臨幸憩息之所。

初。余輩越香山而至碧雲寺。從槐徑入。一溪橫之。跨以石梁。由寺門歷數百石級。始登佛殿。殿前甃石爲池。池深丈許。水自寺後石罅噴出。泉旁有大柳。人呼曰癭柳。柳左堂三楹。萬歷御題水天一色四字。幾剝

落不能辨矣。前臨荷沼。沼南修竹成林。巖下一亭曰嘯雲。有水自殿前池中導之東來。

游翠微者莫不道香山寺。以寺爲靜宜園二十八景之一。西山之巨剎也。金大定六年二月。香山寺落成。世宗臨幸。賜名曰永安寺。寺址亦爲阿里吉（遼之中丞）所捨。殿前二碑。載捨寺始末。碑石光潤如玉。白質紫章。寺僧目爲鷹爪石。或云寺卽金章宗之會景樓。似涉附會。

香山寺殿凡五重。崇樓傑閣。上出雲霄。清世宗幸其寺。嘆曰：西山一帶。香山獨有翠色。殿前有方池。正統間。遣中官以金魚數十投其中。巨者今已尺餘。寺中多古蹟。金剛殿後有大椿六。相傳與寺同生。則爲遼時物無疑。今逾拱矣。慈恩殿後爲香鑪岡。係乳峯石所疊。天氣陰晦。隱隱有雲霧。自石竅出。如爐烟之嫋嫋。故名。岡下有蟾蜍石。二狀如蝦蟆。下有二泉。深三四尺。俯手可濯。名夢感泉。云係金章宗夜夢是地。泉湧。日起掘之。果得涓涓。或云章宗所發之泉。僧以源淺濬之。已隱矣。斯泉曰夢感。亦屬附會云。殿後復有老松二枝。屈曲如虬龍。下臨絕壑。展拓如青衫之袖。章宗游此。亭亭如華蓋之上。覆因名曰護駕松。他如祭星台。碁盤石。及葛稚小丹井。已湮沒不可攷矣。

香山之南爲門頭村。以是地爲西山之門戶。故名。余等復買勇直上。從捷徑達秘魔崖。如弘教寺。晏公祠。翠巖寺等。均未游覽。問之老作西山游者。云弘教寺佛像清古。爲翠微之冠。晏公祠亦是斯山之大觀。均以白石砌成。有石門曰道統門。門內石殿三楹。佛像皆石琢。列三皇五帝三王之相。左配周召孔孟。右則爲周程張朱。又有石龕五。藏五經。殿角列鐘簾干戚錢鏹弁裳之屬。備五經之所載。以便治是經者。並左列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具一如河圖。右雉龜。龜甲四十五數。具一如洛書。東堂三楹。列忠臣龍逢以下。

孝子曾閱以下左圖右書。叙其行事。以告觀者。後有石洞。標先儒格言。及詠道詩歌。惜余福薄。未能一觀。至今引以爲憾。

(未完)

技擊餘聞補

(續)

(朱鴻壽)

●金佩蘭

金鐵拳。佚其名。因拳堅如鉄得名。寶山廣福鄉人。父秀卿。應童子試。二十餘年。不獲售。乃令子棄文習武。鉄拳齊力過人。自幼學於浙温姚氏。姚氏之技淵源於少林。學成出寺。不滿意於少林。派發手太直。中宮空虛。乃別創一派。今人名之温州派。鉄拳得姚氏真傳。學成返里。有同鄉陳彈弦者。龍潭派名教師也。有女曰麗娟。視之雖弱不禁風。然幼承庭訓。亦具乃父之好身手。裙下雙鈎。瘦不盈握。人或被踢。必無生理。某年。同里富翁被盜。經麗娟踢斃多人。人咸以陳飛脚名之。彈弦愛鉄拳之勇且壯。乃以麗娟妻之。于歸之後。怡怡如也。二年。生女佩蘭。鉄拳嗜杯中物。飲於市。輒醉歸。麗娟勸之無效。某日。又醉歸。且跌破頭面。血淋漓。滴麗娟深爲憐惜。又勸之曰。酒雖所愛。何必飲之過量。當痛戒之。鉄拳大怒。卽以一拳擊麗娟。麗娟不及備。拳中乳下。知死在旦夕。泣謂鉄拳曰。吾夫乘醉擊我。我亦知非本意。我誠不忍以脚加吾夫也。少選嘔血斗餘而沒。鉄拳醒見麗娟僵臥牀上。初亦茫然閉目。思之始憶其故。乃大慟。時佩蘭方四歲。鉄拳自麗娟死後。如痴如狂。大失常態。不一年而卒。佩蘭寄養舅氏。舅少。弦承父訓。亦精於技。舅母呂氏。尤

精劍術三尺寒光不離身左竟視爲游戲物佩蘭性喜詩文羨翰墨與表兄輩同讀於塾武技由舅指示亦頗不弱舅有義子許福者寄讀於塾中性聰穎冠羣曹佩蘭常執簡問字耳鬢撕磨不知不覺墮人情網然皆寄人籬下不敢啓齒少弦見二人情好甚篤爲之撮合呂心非之蓋平日深恨佩蘭之孤介也年十八福將結婚呂氏欲餞之少弦再三勸謂甥女非外人比何必作此惡劇呂氏曰賤婢平日傲慢無禮令其少領老娘手段耳許福不知其用意欲令佩蘭辭歸佩蘭泣然曰餞行非他乃雙劍耳幸平日有舅父指示及舅母舞劍時復竊窺崖略或可不至十分失敗及期呂氏舞雙劍於門側阻其去路佩蘭奮門出呂氏卽取雙劍遙擊佩蘭幾命中矣幸佩蘭身一欵側接劍而擲還之曰承蒙培養多年死且不忘今去矣言畢卽與許福攜手歡躍而去作美滿之夫婦云

方翁

方翁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名余幼時嘗見其徜徉劉行上市喜飲可一石量飲輒醉醉則屈肱臥桌上臥則鼾聲大作人或推之如鉄石然鄉中有老拳師李日者能詳言其歷史謂翁姓施名公羽淮揚產精少林術爲人有胆略喜雪人間不平事居無定所足跡遍大江南北每飲於肆輒講自來忠臣孝子事慷慨淋漓聞者動容翁爲人口直喜面規人過少年中有驕奢淫佚不孝父母者無論識與不識必面斥之鄉老里大夫於其初來時不過以賣技人相待及見所爲皆敬禮有加商人陸某尤與相善某年翁去劉行久矣時陸易貨湘中獲餘利數千金挾貲還鄉雇舟江滸薄暮方欲啓行忽有客負包裹欲登舟呼聲甚切舟子不允客請之益堅而舟子終拒之旣而客在岸呼曰舟中客非陸先生耶陸聞言若熟識者思

良久乃曰。得非方翁乎。久不相見。何時來。此因命舟子携以登舟。既而明月如畫。舟入蘆塘。曲折行數里。聲音避盜。舟子固盜也。陸某懼甚。齒震震作聲。泊舟後。翁謂陸曰。今宵月色甚佳。可舞劍。爲樂。母使婦娥笑。吾輩岑寂也。舞畢而餐。猶爲未晚。陸勉應之。翁卽出包中物。寒光四射。劍氣逼人。舞時。但見白練兩道。月光水光與劍光相激蕩而已。舟子見狀大駭。自是款待。惟恐不至。舟行十七日。至鎮江。乃宿逆旅。翁謂有事暫別。明早當走候。明晨陸未起而翁已至。謂此次相隨。初非有意。祇以江中多盜。恐老友或雇盜舟。月夜舞劍。所以護老友。寒匪胆也。陸感甚。乃置酒暢飲。相揖而別。後方翁竟不知所去。

胡大棟

胡大棟。寶山人。同懷兄弟凡三。咸以技擊聞。長大樟。次大梅。大棟其少也。而力與技則出兩兄上。嘗恃以侮兄。兄不與較。後以爭奪場地。欲與兩兄鬥。兩兄仍不與較。大棟堅欲鬪。而後已。一日。兩兄正在同飯。大棟持短刀。往隔窗作金鷄獨立勢。直砍之大梅。猝不及備。卽取長橙作迎天。駕勢禦之。大棟遂仆於階下。跌破頭。而憤不可遏。詣縣訟。兄縣令金某准其狀。詢問數語。謂兄弟相爭。何不請親族理處。大棟曰。此等恃強之兄。親族何能處之。令點首。遂退。差役陶某攜大棟飲於茶肆。意欲索賄。謂大棟曰。今日爲城隍神誕日。廟中頗熱鬧。盍偕往。大棟諾之。及至。見有一人乘輿入。翎項輝煌。至神前求籤。容色慘沮。一似重有憂者。詢之旁人。則云。此某紳之弟。因兄病危。來此祈福。并願減壽以益其兄。大棟聞言。呆立良久。既而搏膺大呼曰。人家兄弟。固如是耶。如我者。眞豈有此理哉。喃喃而誦。反覆不已。兩兄聞狀。來視之。執其手曰。弟有事。儘可說。何事而至是耶。大棟拍案曰。我真豈有此理。案經此拍。面卽下陷。兩兄又曰。弟何事而至。

是耶。大棟癡立片刻。突前抱兩兄曰。兄固如是耶。弟真豈有此理。兩兄相顧涕泣扶之歸家。囑其安臥。大棟登床後痛哭終夜而絕。絕時床板為斷。仆於牀下。其勇猛可想見矣。余謂大棟為人質美而未學。能知過而不能補。過遂致自殞其身。然君子論人不持過高之論。亦當引為善人。惜其氣質用事。遂不能惡始美。終殊為可惜耳。

浮萍堂綴錄

(金礪生)

(魯俄) 魯俄。法國大文豪也。拿破崙三世時嘗被逐。及拿氏敗始返國。國人甚崇拜之。平生著述宏富。而尤長於詩歌。近回邑高子君平有譯魯氏詩二首。悲歌慷慨。哀感纏綿。兩臻其勝。亟錄之。雖吉光片羽亦彌足珍。其一題阿黛兒函稿云。此是當年紅葉書。而今重展淚盈裾。斜風斜雨人將老。青史青山事總虛。有字題碑記恩愛。十年去國共艱虞。茫茫樂土知何在。人世蒼黃一夢如。阿黛兒者魯氏之妻。所謂函稿者。即定情時豔書也。其一述懷云。妙齡最難得。慎莫羨壯年。壯年多苦辛。哀樂生憎嗔。歡笑多假意。不及汝涕漣。

(李儵) 李儵。戴可則妾。金陵人。明亡可則殉節。儵為女道士。入王屋山。後不知所終。有霜猿集序文一篇。一時傳誦。霜猿集者。計共二卷。內容為詩百二首。絕類崇禎宮詞。有明衰亡之狀。歷歷如繪。題華陰道隱具草。想明末孤臣之以隱遯終者。作此以寄麥油禾黍戚耳。序文云。殷之亡也。朝宗興麥秀之歌。周之

襄也。行役起黍離之嘆。迺若王臣不返。沅湘之悼。何深。公子無歸。虞夏之懷。彌篤。詩喻而甲子成編。采菊完柴。桑之節。肅罷而廣陵乍操。鼓琴寄中散之思。此數君子者。皆值宗國之淪亡。遇故都之傾覆。啣哀結怨。鬱爲詩歌者也。屬當明季。喪亂滋多。迺聖迺神。四海扼沉淵之痛。吾君吾后千秋餘殉國之香。此關闕未有之奇聞。書契絕無之創事。天產哲人。賦才獨異。文章軼駕於南華。疑莊生之再見。風雅追蹤於西楚。信屈子之復來。爰讀霜猿之二卷。如聽月峽之三聲。其志切其音哀。其志切故字字發乎深情。其音哀故言言可以長慟。方之少陵詩史。彼略而此詳。比之尼父麟書。貶多而褒少。儻名閨弱質。相府小星。際此天傾地陷。赤伏無再驗之符。遽而家破人離。素鏡絕重圓之照。樓名虬子。與虬俱棲。院鎖梨花。比花更碎。爰迺黃繩入道。素簡朝眞。初卜蒲團。卽悟三生之果。不登法座。焉知衆妙之元。倚碧窗而吹笙鼓瑟。青鳥來庭。入丹山而蕪草尋芝。白猿引路。固將長往。紅塵安神。雲岫何幸。親承紫氣。獲觀瑤編。本以忘身忘世之心。又生悲國悲君之念。微吟簷下。淒淒風雨之忽臨。高詠燈前。冥冥鬼神之交泣。於乎先帝后之陟降。非遙。嗚呼孤臣之至意。家相國之精靈。如在。豈憎賤妾之多言。

(郭友松) 松江郭友松。字福衡。善文章。妙詞令。有時作小雕刻。畫尺幅山水。亦精妙入神。李小湖督學江蘇時。慕郭名。羅而致之。幕下一日。與郭競作文字。一日。問郭已作十有一篇。李僅得七篇。李白嘆弗如。時人爲作李郭同舟圖。題詠如林。一時傳爲佳話。郭軼事頗多。今略記一二則。

郭岳某氏。嘗以郭少年狂放。不禮重之。然愛其才。未敢面責。惟腹誹之耳。郭知之。會岳壽誕。郭隨衆道賀。携自畫壽星圖。爲上壽品。岳見之大喜。卽懸之中堂。以郭平日不輕易下筆。人得其一幀者。輒寶之。如拱

璧也。惟是日郭所畫圖衆俱莫識其妙。意罔論爲壽星圖與否。遂環叩之。郭笑曰：此圖經我一月匠心而成。初未敢率爾作。未頗亂塗也。諸君知吾岳爲巽門中人乎？吾圖中之老學究卽岳化身。手中捧殿試策。及台上置一貢卷者。實祝其爲鄉貢士復祝其對策殿字間爲玉堂金馬客也。於頌揚中仍寓讀書人本色。雖與諺語拆空老壽星音相近。顧吾意則在彼不在此耳。

東門某甲開魚行。鄙俗人也。嘗恨無別號。一日遇郭。懇爲題之。郭卽應聲對曰：闌衡某甲歡躍去。後與人說及之曰：若受郭先生戲矣。蓋闌衡二字固卽以東門魚行四字相拼合也。

（夫人城） 咸豐六年太平軍首領輔玉楊輔清由吉安趨廣信。聲勢爛然。有滅此朝食之勢。時守廣信者爲沈葆禎文肅。當太平軍未至時。沈適因公出城。遠在百里外。及急信至。沈連夜兼程返。而太平軍已解圍去。蓋其夫人之計劃也。夫人爲林文忠女。兼資文武。太平軍將圍時。夫人刺指血致書於浙江梅鎮軍饒臣梅故文忠舊部。得夫人書卽統兵而下。直抵廣信。太平軍乃解圍去。其人之功偉識卓。雖巾幗而有鬚眉氣。其致梅鎮軍之血書。尤措詞得體。妙語環生。世不多見。亟錄之。以寄語後之景仰夫人者。書曰：將軍漳江戰績。嘖嘖人口。里曲童婦莫不知海內梅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天下者也。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預備城收借。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爲勢已迫。招募恐無及。縱倉卒得募而返。驅市人而戰之。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惶惶。吏民舖戶遷徙一空。署中僮僕紛紛告去。此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守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蔽。賊得廣信乘

勝以抵玉山。雖孫吳不能爲謀。賁育不能爲守。衝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卽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官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齋志。至今以爲心痛。今得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間土民。不喻吾心。以輿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氏指劍與井誓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餉歸後。再當專牘奉送。得拔隊確音。當執轡以犒前部。敢對使拜。爲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銖石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

(花蕊夫人詞) 花蕊夫人於蜀亡後。入宋時。過葭萌驛。題詞於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別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蓋調寄醜奴兒令也。書未畢。軍騎促之行。遂止此半闕。旋有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使花蕊入宋宮。能抗節以死。則此詞將成輕薄惡札矣。又夫人侍兒有袁茵者。夫人入宋時。茵不肯從。過劍閣時。投崖下死。其墜處石上。點點作珊瑚。斑相傳爲其靈骨所託也。錢塘陳云伯作花蕊夫人詞。結句云。別有嬋娟未受恩。巉巖劍閣肯捐身。黃金欲買西川錦。織出當年殉國人。卽指袁而言也。

(張之洞) 張文襄政策遠大。持節所在。輒經營締造。規畫期數十年。雖好大喜功。跡近釣名。沽譽者所爲。而民生有益。不可謂非大臣用心與世之不知民膜者。非可同日語。當督兩廣時。旣創建廣雅書院。又因攷院在城東。偏地屬僻隘。遂擇城西關外西村曠地。別議興築。與廣雅毗連。攷院外開闢十二街。馳道銜接。每街均以府直州命名。中設邸舍。爲攷生住宿。亦一時之鉅觀也。其攷院及街舍位置。先繪圖呈覽。

尋又以竹竿豎立。構成模形以相度之。時己丑七月也。忽一時接京電。知奉調兩湖。文襄殊怏怏。得電日。適致各書院決科。是日題目云。若夫成功則天也。詩題云。粒粒皆辛苦。則文襄意可知矣。又廣州海傍隄岸。亦創議於文襄。僅成數丈。即奉調。聞去任日。將解纜。公尙信步徘徊。大有不忍去之意。今三十餘年矣。隄岸已開拓至十餘里。交通便利。握廣州市場之巨利。公而有知。亦可含笑無恨矣。

(拳匪之愚) 拳匪之亂。實吾中國歷史上污點。以游手好閒之徒。而託以滅洋扶清重任。不識當時執政諸公。心理中有何特見。拳匪之愚。有不可以言語形容。不特其託言怪僻也。相傳一日。有一人攜帶留聲器一具。乘船逃難。為路中拳匪所見。謂留聲器乃埋伏之地。雷欲將是人殺斃。是人正在分辯。聞又經拳匪將蠟筒搜出。謂是炮藥。勃然大怒。船中同人謂是人曰。何不將蠟筒安上唱一段。與老師聽。從之。及唱出。乃是二簧調。拳匪聞所未聞。仍欲將一切蠟筒逐次聽之。是人允管船者曰。快唱。與老師聽。使船好早開。是人仍不允管船者。乃代為置一蠟筒於機器上。及唱出。眾大驚懼。蓋所唱乃英語也。拳匪聞之。即將有留聲機者殺死。指為與外人通情。而留聲機亦即時毀棄。觀此一斑。餘可知矣。(未完)

軼廬野獲志

(續)

(軼池)

某京官

法越之役。有某京官。上條陳於總理衙門。略謂法之所恃。惟在海軍。然洋人足骨。僵直不能轉折。自如一

有。頓。跌。即。不。易。起。宜。通。飭。各。海。口。多。備。小。舟。載。兵。每。兵。須。身。攜。油。拌。黃。豆。一。囊。並。多。備。生。鴨。而。以。胡。椒。粉。糝。其。翅。縛。之。以。線。凡。遇。法。兵。艦。至。小。舟。即。趨。往。圍。之。隨。登。隨。撒。黃。豆。敵。艦。中。並。以。火。熱。鴨。翅。縱。之。鴨。被。燒。翅。撲。椒。粉。飛。揚。既。足。迷。敵。人。之。目。而。油。豆。滿。艙。敵。人。履。之。又。必。顛。仆。不。起。就。而。斃。之。全。勝。可。操。券。獲。也。恭。忠。親。王。見。之。大。嘖。戲。謂。同。僚。諸。人。曰。胡。椒。油。豆。拌。燒。鴨。不。知。當。作。何。味。諸。君。嘗。一。爲。領。略。否。

●張佩綸

福建馬江之役。張佩綸實主軍事。法兵艦已懸紅旗示戰。駛入港口。我軍請拒之。張不許。既而法艦發礮。倉卒抵禦。則已無及。既敗。張狼狽遁去。衣履散失。至羅星塔始稍息喘焉。閩人恨之。乃於羅星塔石上。大書而深刻之曰。張佩綸隻靴逃至此。

●朱文正之迷信

大興朱文正公。晚年棲心道教。迷信最甚。居恆閉目養靜。與客談。亦不啓眸。翰林院土神。俗相傳爲韓昌黎公。一日忽語人云。韓文公已受代。去代之者。吳雲巖殿撰鴻也。一歲丁祭畢。公乘輿過祠門外。自輿中拱手曰。老前輩請了。又自謂前生爲文昌宮之盤陀石。故字曰石君。別韓盤陀老人。有扶乩者云。公乃文昌十世儲君。於是。有奏請加梓潼帝號。升中祀之舉。卒以嘉慶六年行之。公嘗值誕辰。諸門弟子稱觴爲祝。洪稚存太史與焉。酒半。忽袖出一文上壽。公素愛洪文。亟命讀之。洪抗聲朗誦。洋洋數千言。多譏公迷信事。座客皆驚。洪獨大笑。叫絕。公遂大怒。洪坐是。淪謫。卒不振。然弗悔也。

●孫北海之雅謔

順治中張爾惟太守學曾由部郎出守蘇州將出都孫北海曹倦圃龔芝麓三公設宴祖餞各攜所藏法書名畫相誇示太守亦出舊藏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卷真蹟三公傳觀皆愛不釋手曰此可爲今日壓卷矣太守意甚得北海徐曰此圖以萬里名而爾惟一人據之無乃太貪不如截作四段分四人有人各得二千五百里不亦可乎曹龔二人皆撫掌稱善立呼侍者以刀尺進太守窘甚至長跪乞哀北海大笑曰吾今日得一集唐句矣衆問之則（剪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二語也一座爲之絕倒

●河南少林寺

河南少林寺後殿西壁前設供桌供一石高幾二尺強上下寬五七寸不等石面似平凸凹實不平也石質似淨黃黑實不淨也卽之一粗石了無異處向之後退約五六尺外漸有人形至丈餘則儼然一活達摩坐鏡中矣諦視腮邊短髭若有動意與世所畫無纖毫差蓋傳者實眞像也寺僧言乾隆三十六年上駕幸松山欲觀祖師面壁石石在少室山洞中故浮置之者因請以呈鑒焉精氣所存終古不滅

●葉爾羌公署

葉爾羌西域一大都會也其辦事大臣公署卽小和卓木之花園園故有大池水池中造八面亭駕長橋一高下曲直可達亭前居室臨水有艇子艤於水旁開門可泛舟其地恆煥夾水長堤花木若春垂楊兩岸掩映水碧西域無楊惟此園獨有居其中恍如西湖上游也辦事大臣向多三年更易云

●李兒

李兒山東李司馬家僮年十二三執役司馬家因以李爲姓司馬爲諸生時好飲博倜儻自喜多與無賴

兒游。李兒早起。往海濱拾魚蝦。易米供養。入山采薪以爲炊。司馬嘗醉歸。意不合。輒撻李兒。人或憐之。李兒曰。郎君有奇氣。不終貧。今不得志。故洩憤於我。非其本心也。終無怨望。意。司馬赴試。李兒從之。自措錢數貫。購瓦硯水注線囊。入市賣之。以給薪水。邑有叛人產數十畝。荒蕪不可治。有司貶價標賣。司馬故豪宕。卒然詣吏受其業。及追值無所償。遂走京。吏勾其家屬。無他僮僕。繫李兒。月六較。每較二十杖。下體無完膚。如是者數年。司馬登賢書。償值然後脫。及李成進士。居要津。李兒日酣醉。嗽於市。司馬呼而責之。曰。汝何不供事。乃爾。李兒笑曰。曩者主人醉。小人醒。今者主人醒。小人醉矣。

●吳三桂家書

明內監王永章陷賊中。著甲申日記。內載三月十九日後。吳三桂與其父襄書凡五。記云。四月初一。吳襄繳到。此時襄已降闖。卽繳闖之謂也。三桂四月二十二日書云。上略。祈告知陳妾。甚爲念。第二書云。上略。陳妾安否。囑伊耐心。又二十五日書云。接二十諭。知已歸降。欲保家口。只得降順。達變通權。方是大丈夫。惟來諭。陳妾騎馬來營。何曾見有蹤跡。如此年輕小女。豈可輕令出門。父親何以失算至此。兒已退兵。至關預備。來降。惟此事實。不放心。又二十七日書云。前日探報。陳妾被劉宗敏掠去。嗚呼。哀哉。今生不能復見。初不料父親失算至此。昨乘賊不備。攻破山海關。一面已向大清國借兵。本擬長驅直入。深恐陳妾或已回家。或劉宗敏知係兒妾。並未奸殺。以招兒降。一經進兵。反無生理。故飛章問詢。第五書云。奉諭。陳妾安養在宮。他未有確實之說。究竟何來。太子既在宮中。曾否見過父親。既已降順。亦可面奏說明。此意。但求將陳妾太子兩人送來。立刻降順云云。歷觀諸書。三桂之不顧君親。只拳拳於陳妾一人。真可

謂狗彘之不如者矣。

談 著

一六

●恭忠親王與寶文靖

恭忠親王。嘗與寶文靖戲。以兩手合作橢圓形。示文靖曰。外間都云。君是此物。意蓋謂龜也。（市俗相誚以龜。輒合手作橢圓形。）時以服團龍掛。而兩手作形適當胸際。團龍文靖佯爲不省。笑指團龍而應之。曰。謂吾爲此耶。不敢不敢。

●蔣果敏公

蔣果敏益澧。少好狎妓。爲同知時。嘗以事至粵東。時有候補知府汪某者。與之最契。日引之往穀埠。作狹邪遊。（穀埠者。粵中船妓齊集之所。）經月始別。旋果敏以軍功洊擢封疆。巡撫粵東。汪聞之。私心竊喜。以爲不日可得志矣。詎果敏到任。首劾去之。汪大恚。而莫明其故。或以爲果敏悔其少行。知汪不端。因而出此。後得果敏之戚屬語之云。果敏前以穀埠之游。沾染淫毒。下體大受其害。追原禍始。恨汪不置。故到粵。卽劾之也。朋友之交。可不慎哉。

劍光軒筆記

（續）

（劍山）

●虐婢受禍

吾鄉有王孫福者。清乾隆時大家也。今式微矣。方其盛時。家中畜婢甚多。御之頗刻。一日有婢名阿彩者。

偶有。失置之。空房。絕其飲食。不與食。被凍餓以死。屍無傷痕。以還其父。其父李六憤女之死。乃訟於官。官驗尸。無傷痕。反坐誣告罪。而受笞。逐李六憤。莫伸。不知所往。一日孫福方擊眷屬赴任。泊舟江中。俄有一人投刺求見。問舟中主人是否劉行。王某舟人曰。是汝一窶人。鳥可見吾主人。其人唯唯退。既而又有舟來。泊其旁。薄暮。艙中有十餘人。持刀登舟。曳一靚妝之少婦。以出。命踞於船頭。曰。汝識我乎。余卽婢女阿彩之父。汝虐我女死。今來復仇也。言時。十餘人羣以刀背敲其背。少婦狂呼。孫福不忍。多方乞恕。其人曰。我念若外出多日。不知家中事。故不與汝爲難。此來不欲金錢。惟曳婦去耳。孫福方欲再行求恕。而十餘人已擁少婦登其舟。遂揚帆順流去。福既蒞任。多方緝捕。卒不得其蹤跡。或云被害。或云失節。後竟不知其所終。

●折獄

太倉有富室陸姓。婦周氏。早年守寡。矢志不嫁。奉養翁姑。曲盡孝道。撫育子女。亦有義方。鄰里咸敬之。未幾翁姑先後逝世。族人欺其孤寡。謀奪產業。族有無賴名阿虎者。竟橫造蜚語。自認爲周氏所歡。欲誣之。而逼其嫁。婦不與。較族人亦無奈。然謀產之心終不死。思俟隙以誣之。周益戒備之。相安者一年餘。一日有僧募化至婦家。坐方定。族人之無賴者以爲有隙可乘。掩執之。欲送之官。誣與僧通。婦父周順曾守山東泰安。以廉能著。時已退隱。聞變。卽往謁縣令。縣令陳良吏也。周順告以女被屈事。請全名節。令曰。易耳。及陸姓族人送婦與僧入城時。令僞爲拜客也者。乘輿出署。先將婦及僧寄押堂隅之木柵房內。飭陸姓族人在外候審。及歸夜已深。乃卽坐堂審訊。怒氣勃勃。拍案者再叱僧曰。汝出家人。何得入寡婦室。知

罪。否。僧。曰。余。非。僧。尼。也。令。又。曰。汝。狡。展。耶。當。杖。僧。紅。漲。於。面。曰。是。可。驗。也。何。敢。妄。供。時。陸。姓。族。人。猶。堅。稱。非。尼。當。堂。驗。看。果。尼。也。於。是。釋。尼。而。答。族。人。并。向。婦。多。方。慰。諭。人。皆。稱。異。不。知。縣。令。之。出。署。非。拜。客。乃。覓。尼。也。以。僧。衣。衣。尼。果。無。大。異。所。以。乘。夜。審。訊。者。恐。陸。姓。族。人。之。覺。察。耳。噫。賢。有。司。之。用。心。亦。良。苦。矣。

●奇女子

前清咸豐之末。歲大饑。盜賊蜂起。嘉寶一隅尤甚。不第富室被劫。卽小康之家。亦難自保。一日。盜劫寶山富室陳心正家。已入矣。盜賊手白刃。執火炬。脅家衆。噤聲。張時。值寒冬。西北風烈。卽呼救。亦不聞。一婢名彩雲者。臥後屋柴間。乃持火種蛇行至村前。焚柴堆。頃刻間。烈焰已張。犬聲狂吠。鄰村之犬亦應。於是閭村皆起。鄰村亦來救視。衆既集。知盜劫。於是盜與村人力鬥。衆寡不敵。束手就擒。事定。並無損失。祇焚一柴堆耳。心正自此不以婢視彩雲。其子福榮。以彩雲多智。必能治家。請於父。欲以爲妻。父曰。娶婢恐貽外人笑。如何。福榮曰。笑不笑。由人娶不娶。由我使當時無此婢。我家尙能安乎。父首肯。福榮又曰。此事不可爲外人聞。外人一聞。而尊卑之論。出良賤之說。起矣。俟成婚後。而被物議。則我已成事。彼局外人。其奈我何。於是遂卽日成禮。女復漸購良田沃產。擇老紀綱司之。歲時出納。躬自會計。家益饒富。生子兩人。常厚俸。延聘良師以課之。噫。可謂奇女子矣。

●草鞋墩

草鞋墩。在江灣小吉浦左右。共有三十餘處。其高丈餘。距半里許。則有一墩。相傳韓世忠曾駐軍於此。攻退金兵。後所部士卒。屢成。敝因棄之。雜泥沙瓦礫而成。此墩故土人以草鞋墩名之。農人以種稻不便。纔

平之及種稻時而其地仍高出平地今又墳起矣不知何故

●萬大囤

萬大囤劉行人居西祥莊。明天啓間力人也。其人愚甚。試以力千鈞無弗勝。土人相傳食大黃鱔所致。先是大囤溝池得黃鱔一重五斤許。烹食之。昏睡一晝夜。醒而欠伸。身長且倍。或薦諸指揮使。所問非所答。指揮使知其愚。乃笑而遣之。歸傭於吳淞某氏。一日與其同伴雇船。爲主人載物。既而水漲。舟斷。纜飄至江心。同伴誘大囤泅水取舟。大囤出沒湍流中。幸而獲濟。乃撐舟以傍江岸。使同伴登舟。既登則大囤腹疾忽作。同伴亟勸其登岸回家。船遂開。俄而風狂水急。舟覆。俱溺死。大囤獨免。故吾鄉有寧爲愚人萬大囤之語。

南 美 遊 記

(續)

(稽逸如遺著)

此次倍增速率。因前則逆流而進。今則順流而出也。不二小時。即已回至洞口。衆皆大呼歡迎。爭問洞中景物。具告之。咸嘖嘖稱奇。即以原乘船筏。略爲縮狹。齊向洞中進發。既出洞。皆拍手歡。船筏即泊潭邊。擇一高原。支蓋帳幔。兩隊聯竝而立。四圍則豎立木板。如柵欄形。以防意外。是晚不及進探。乃分派僕人在柵內輪番巡視。一夜安睡。無事。次日。白隊長命余等分作兩隊。循大池向左右兩路進探。女隊亦分爲二。附屬於左右兩隊。酌留僕人看守柵帳。余在左隊。自左面斜坡而進。及至大池。即沿池而行。一路山明

水秀佳木蔥蘢不圖於窮荒絕壁之中得此佳境我國有所謂桃花源者此景此情得無相合乎行有三里忽遇野人四五成羣男女皆不穿衣服僅以羊皮掩其下體全體黝黑頗似黑僕一見余等相顧駭愕似恐爲我等所嚇者闐然四散繼復自林間探身外望余等雖各攜鎗械然亦頗有戒心行近日午與右隊相值遂繞池一週而回入帳時日已銜山矣。

路上所遇野人奚啻數百似皆不足爲害獸類中惟羊最多大小不一大者如馬小者如貓滿佈林間馴熟不驚想野人所畜也牛亦有數種馬則未曾一寓目有飛禽大似鴿在池畔啄食草果見人不避池水沿岸頗淺魚介繁夥而巨鼉尤多未幾右隊亦歸問途中情形亦如余等所見夜膳後衆皆研究野人之族類余獨自思維此種野人純是太古時代之性質居此絕地隔絕人寰既無外界之激刺又不能自革其野蠻之習俗故雖歷數千百年而仍守其太古時之狀態余等初與之遇咸有戒心後知其性極馴良無一毫機械變詐之心遂不復戒備如此探視十餘日凡原野山崗足跡幾遍所有聞見各種新奇之事物另編實錄他日可以貢諸人世其尤奇者如池中有龜三種爲紅白綠三色紅者遍體如硃砂白者如玉綠者如翠皆澤潤有光又有一種白猿極小如我國常畜之白鼠又有小羊遠望之疑爲白兔近觀之兩角細而長彎於頸下以上各物皆覓得數種藏而畜之以備携歸。

余等進洞以來其最足以滿志者有三事一爲醫士所發明黃色之草取其根搗汁爲醫傷之妙藥雖折骨斷筋無不立愈有一印僕墜入深澗折其足骨試之果愈一爲野蠶形如花蛇較諸尋常之蠶大逾五六倍其繭巨如鴨卵蠶子皆生於樹葉上已覓得蠶子數千葉黃色之草則移其種數千株歸後將此兩

種貢諸社會洵爲利益之品。其一卽印僕墜入澗時。余援繩下援。及至澗底。將印僕扶起。見脚下有寶石一枚。其大如豆。因急欲救出。此僕不及四處搜覓。卽取此一枚。而出後復偕同伴入澗窮搜。數日共得百八十餘枚。計此寶石價值可得數百萬鎊。此行美政府所給之旅費。可以償還餘款。當分給同行諸人。各人所得亦非尠少。此行爲不虛也。

尙有一事關係我個人。最足爲余圓滿之結果。其首功當歸諸野人。余等居此多日。野人見余等不爲彼害。不復畏避。且時來窺探。余等每至一處。輒數十成羣。追隨於後。又常至帳棚之外環視。不去。余等有時以手勢互通其意。其聲啾啾。頗似鳥語。時或以羊脯及樹果來獻。味極可口。余等亦餉以食物。習以爲常。相安無事。一日傍晚。忽有野人大隊。男女約有二百餘。有一酋長。身披一長衣。以五色毛羽所編成。如吾國農夫之雨簷。以巨羊頭骨爲冠。飾以白羽。餘衆仍裸其體。僅以羊皮纏於腰下。驅趕大小羊百餘頭。直入棚內。時男隊僅隊長及白人二。在帳中。女隊亦僅克德夫人與慧珠及二西女生。在帳。余及衆人在池畔。未返。白隊長疑其來。盡東道之禮。延野酋入帳。餉以茶點。酋長啣啣不休。復以手指羊羣。並注視克德夫人等。頻頻點頭。白隊長不解其意。誤會以此羊羣分送女隊。亦點頭以答之。及後日探悉野酋來意。因從未見過白人。詫爲神異。彼等咸謂。苟得二三白女。供養窟中。必能祛禍得福。故特獻羊百餘頭。求換白女。乃以言語不通。隊長不喻其意。彼遂肆野蠻手段。恃其人衆。竟將克德夫人及慧珠與二西女士。一併擁去。當時僕從亦皆外出未歸。男隊僅有三人。只得任其蜂擁而去。余是時正徜徉池邊。忽聞鎗聲。連鳴五響。此係隊長所定之警報。知有急變。疾馳歸帳。衆亦陸續馳回。共商援救之策。余不待籌商。卽與同

件十餘人持鎗追逐。惟野人已去遠。追之不及。天又昏暗。只得歸帳。張君祖騫謂隊長曰。此種野人。蠢如鹿豕。明日將全隊開往。與之宣戰。必能立時懾伏。其心然後令其將克德夫人等送還。當必聽命。宗誠曰。野蠻族類。原在天然淘汰之列。我等當馳入其巢穴。滅此醜類。以救女隊長等四人。徐守仁曰。野人之擄去。此四人未必果有惡意。彼等愚蠢無知。聚而殲之。亦殊可憫。不如以計誘之。執其酋長。與之更換。似較和平。衆西士亦各有有意議。或謂宜卑辭厚禮以贖之。或謂乘此黑夜。當追縱而往。直入其窟。以劫回四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余覲視夏君直。見其面無戚容。行所無事。一若不知其妹之被擄者。此人孤僻。性成余在校時。與之不睦。亦以其不近人情也。余自思慧珠前在陷阱中。余援之而出。其感情因而固結。今又爲野人擄去。或者冥冥中之主宰。欲成全余之婚媾。特設此狡獪之計。以團合余二人之愛情。雖伊之父母。必欲得官家子弟始足爲其快婿。然余果有奇策。將彼等救出。則此後慧珠與余必驟增其愛戀之情。姻事未必無望。於是竭力籌畫。非先往一探。不可。遂向隊長告之。以故攜手鎗兩枝。以防不測。獨自一人趁著滿天星光。向野人聚居之一小巖而行。約有三四里。遠望有火光兩點。及至近處。見野人皆於山巖下之壁上挖成穴窟。略具屋形。窟口皆欄以直木。兩處火光東西對耀。均在山之腰際。余卽循石磴而上。先至東壁。有一窟。較爲高大。離窟百數十步。堆積樹枝。燎火正熾。窟外立石像四。鑿成人頭獸身之狀。想此必酋長所居之處。余至窟口。探視。悄無一人。更覲至西壁。見火光中有數百野人。羅拜於地。余擡上一大樹。向下細視。見身披毛羽之野酋。方踞坐石上。指揮衆人。使之向一窟口膜拜。余卽知慧珠等必在此窟之內。余所居之樹。離窟較遠。窟中有無聲息。余不得聞。因見窟上有大石突出。足以藏身。復擡身下樹。

繞至窟頂。伏於石上。石有裂縫。可以下視。惟昏黑。不能見物。果聞慧珠等切切低語之聲。余大喜。潛伏良久。始見衆野人擁護其酋而去。不留一人。燔火之光頓滅。余俟其去遠。自石上躍下。至窟口。見慧珠與一西女名迦因者。正在欄木內向外探望。見余至。卽問曰。君爲誰。蓋余此時面窟背火而立。故不能辨認也。余對曰。卽巴立村外背卿出阱之稽家哥哥也。蓋慧珠常呼余爲稽君。惟當日在陷阱時。曾一呼稽家哥哥。以後則仍呼稽君。是時余爲此言。亦情不自禁也。讀此篇者。得毋笑余爲情癡乎。然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使諸君設身處此。當必早爲情魔所顛倒。尙不若余之能自制也。慧珠聞言大喜曰。今日又是哥哥來救妹等。請速設法。余因力撼欄木。雖亦搖動。急切不能脫。筍克德夫人指正中二木曰。余等被野人推入此洞之時。無此二木。後見二野人各持一木。先插入頂上石凹之中。復有數人填石於木之下。端君有勇力。能移開下填之石。則我等卽可出此窟洞。余俯視此石。尙可移動。竭力旋轉。未幾已移開五六寸。兩木卽搖搖欲仆。余抽去之。此時四下寂靜。想野人均已鼾睡。慧珠等急出窟。余導之至一修竹林中。四圍竹幹繁密。挨身而入。擇一隙地。令四人團坐。余曰。此地隱僻。可作藏身之處。由此至柵帳約有六七里。君等皆已疲倦。不能夜行。余當趨回立喚僕人來。負君等歸帳。言已。余仍挨出竹林。拔步馳回帳中。將此事向衆人報告。衆皆深服余之敏捷。白隊長謂克德夫人等雖已救出。而野人並未受創。恐其終不甘心。余等當乘其酣睡之時。出其不意。入彼巢穴。擒此野酋。俟其懾伏。然後釋之。庶不致再肆野心。衆皆贊成。於是余等全隊二十人。及兩隊僕人。各持鎗械。逕趨野人巢穴。既至。余但指視野酋所居之處。卽喚四僕隨余入竹林。克德夫人及二西女均由僕人背負。惟慧珠則謂尙可行走。不須背負。余知其不願附此黑僕之

背乃令此僕至隊長處告知余已保護克德夫人等先回帳中矣。余乃負慧珠而行。此僕即隨隊長等往擒野酋。余雖驕健。因背負一人。頗覺累墜。不能迅走。緩步回帳。中途聞慧珠曰。余兩次陷於險地。均蒙哥哥救援。今又負余行此長途。余將何以爲報。余今日當爲楚之季芊矣。余此時雖深自謙抑。然私心竊喜以爲余與慧珠之愛情。此後當永無更變。而孰知後日橫生阻力。幾致決裂。非賴克德夫人及喬利之力。又安望成此眷屬乎。

同行中不有宗誠張祖壽二君乎。余與二君初非摯友。及一路同行。知二君皆卓犖有大志。遂深相結納。不知二君實爲余情海中之勍敵。然此事發現於余等既歸加厘福尼之後。非南游記中之事。今不贅述。蓋余之南游記。固專爲探險而作也。當夜余與克德夫人等先回帳中。未幾白隊長已擒得野酋。衆皆歡呼而歸。野酋被執。喑喑不休。衆不之顧。隊長令僕人監守之。時天已漸明。余倦甚。即就寢。次日余起。頗遲。問知野酋已釋放。蓋侵晨即有野人百餘。擁一年約十五六之童子。至柵外。童子身上亦如野酋所穿之鳥毛衣。惟無羊頭之冠。衆野人在柵外羅拜。泥首童子。則當柵門而立。高舉兩手。隊長出問童子。以手作勢。通其求釋野酋之意。此童蓋野酋之子也。繼又有野女十人。皆以五色花朵。雜以樹葉編綴身上。童子即揮之以手。令其入帳。一若獻此野女以贖其罪者。隊長令僕人將昨日野人所獻之羊羣。趕往柵外。空曠之處。復命衆人發鎗將羣羊一一擊斃。野人始聞鎗聲。皆大駭怪。繼見每發一響。即有一羊倒地。流血宛轉哀鳴而死。鎗聲連環迭發。一霎時間。大小羊百餘頭均已倒斃地上。更相顧失色。戰慄不知所措。頻以手勢作哀求之狀。隊長知野人已真心畏服。始將野酋釋放。野酋亦高舉兩手。一若行致敬禮者。時女

隊亦皆在帳外觀看野酋舉手畢復趨至女隊帳前俯其首垂及胸際一若行謝罪禮者白隊長卽欲將野女遣去而徐淑貞女士欲學習野人之語言並探察一切內容因慫恿女隊長將野女暫留數日於是留野女不遣衆野人遂欣欣然擁護野酋而去而此時余正在黑甜鄉中初未爲鎗聲所驚醒亦可謂好睡矣此事係一印僕向余詳告印僕並謂野女十人現居女隊帳內遍身飾以花朵盡往一觀余盥洗後正欲往女隊帳內觀野女之裝飾而慧珠適至余帳一見余面卽謝昨夜救援背負之勞余曰此言同伴應盡之職何足挂諸齒頰惟卿昨夜曾有季辛之說信乎否乎慧珠聞言兩頰紅暈俯首細語曰君如不棄我必實行此言以報大德余曰此事何德足云卿果許余求心滋喜然余稔知卿父母之意非官家子弟不肯輕以許人余非宦族不足當卿父母意奈何慧珠曰此事君何由而知是必徐家小妮子之饒舌我之父母誠有此意然我之身實出君賜我必求達此目的海可枯石可爛我之心終不變也余聞之不禁狂喜猶記自進洞以來余恆恐瀕人情海不能誕登彼岸致貽終身之悔常不與慧珠晤面乃自此以後反覺一日不見卽忽忽如有所失矣

自釋放野酋之後日有野人來帳導引余等遍歷各處又得野人之船周遊大池之中船形頗小僅容三人以樹膠及各種獸皮黏合而成輕而且固出水之後可以摺疊便於攜帶此船亦世界上罕觀之物因向之索取兩艘野人欣然獻納余等留此有兩月餘白隊長以此地均已探遍探險之事已畢可以滿返乃遣去野女而徐婉貞女士已有野人風俗記一冊蓋此數日之內與其妹淑貞向野女探問逐一筆諸於書也出洞時野酋父子率領衆野人至潭邊送行仍高舉兩手爲禮亦似有依戀之意出洞後仍乘

原。筏。抵。河。灘。既。登。陸。以。此。四。筏。藏。於。深。林。之。內。並。斫。樹。以。作。標。記。以。備。後。日。或。有。繼。余。等。而。來。此。者。仍。可。乘。之。以。至。石。壁。也。至。巴。立。村。衆。仍。乘。馬。循。故。道。回。至。巴。拿。馬。乘。輪。航。海。而。回。凡。此。行。所。見。窮。荒。之。氣。象。奇。異。之。景。物。以。及。進。洞。以。後。之。見。見。聞。聞。奇。奇。怪。怪。余。常。於。夢。寐。之。間。時。復。遇。之。

(完)

京洛浪游客詩話

(續)

(吁公)

小病逾旬。杜門自養。戶以外紛嘈爭執。不聞焉。三秋倏去。強步起視。木脫葉飛。風物大異。夜漏浸長。轉側難寐。窗外蕭蕭。有似鬼哭。披衣潛聽。則風掃敗葉。悽惻萬狀。一若置身於青林黑塞間。愀愀無生人氣。更不知有危樓短檠也。嗟乎。勞人千里。心如寒潮。乃如錢塘八月。怒沫潑天。然而十丈秋心。鬱勃萬象者。亦不外家國兩字耳。枵觸閉情。立成十首。擲楮就寢。秋聲益大。乃以落葉名其篇。明早讀之。殊覺哀婉。因錄之。云。西風一夜木蕭蕭。宿醉沉沉覺未消。管徵聲歌白紵。鮫人多淚織紅綃。因思帝子魂何渺。欲叩天關路太迢。我亦無端添枵觸。幾番心事鬱寒潮。九月新寒露有痕。飄零瘦沈客消魂。東南孔雀無棲處。西北高樓獨閉門。容易商量今夕酒。再難遭遇舊時恩。欲將往事重提起。滄海桑田不可論。天地層陰鬱不開。余情枵觸強登臺。千金市骨昭王去。一笑傾城隣女來。紅袖峨眉偏善妬。白龍魚服已堪哀。西風十里秋萍老。碣石荒涼葬古苔。夕陽影下泣銅駝。輦路秋蒿長。膝過玄廟殘碑。還有幾神州。壯士已無多。可憐落葉哀蟬曲。誰唱銅琶鐵板歌。回首春明門外路。荒烟蔓草欲如何。御河橋畔水湯湯。謝女瓊娥送陸郎。

繾綣柔情留碧玉。參差寒影照紅燭。劇憐舊院春光寂。難遣吳宮秋夜長。爲念蘆溝來去客。還思明月照華堂。記否當初踏。輓塵嬌花籠柳不勝情。六宮妃子無顏色。一代君王誤美人。秋燕歸來識盼盼。春婆夢醒負眞眞。玉鈎斜畔蕭蕭路。里塞青楓證夙因。大道迷離官柳斜。欄干十二是誰家。昔人玉珮羞頻弄。對面朱樓望不遮。下蔡城南迷國色。上陽門外逐香車。三河年少風流客。挾彈歸來吊落花。乾清門外月光寒。夜半霜靠白玉欄。好夢正酣迎玉輦。有人垂老泣宮紈。北朝笑把金杯擲。南內重將寶鼎安。上苑綠蕪悲夕照。侍臣強半已休官。誰言命薄屬香奩。却誤耶官如戟。捍寒夜裁縫金孔雀。長年圓缺玉蟾。鼎湖去日難爲淚。駿馬無端作挽鹽。記得殷勤頻慰妾。迴文字莫寫緜緜聲。斷衡陽雁不飛金台。落日剩斜暉。文章譎哭年。似城郭人民處處非。車馬長安原是夢。王孫末路已無衣。中原莽蕩誰棲息。咫尺關河尙未歸。右爲四懺詞人去秋感時而作。哀感纏綿不忍卒讀。詞人身經世變。憂患餘年。重丁茲變。亂絕續之交。滿腔鬱憤。乃不能效賈長沙痛哭陳言。致遭忌諱。僅借義山錦瑟之詞。寫其牢愁。其心亦大可憐矣。至其辭意所指。想讀者會心不遠矣。

尊聞閣主人。個儻豪邁。與余爲舊相識。同客都門。彼此往還。研經講藝。甚相得也。著有尊聞閣詩草。爲錄若干首如下。憶菊云。余懷渺渺有所思。零落樊川苦憶之。伴月影斜疑徑曲。捲人簾瘦覺秋遲。幾番風雨頻驚夢。獨倚闌干不諱癡。何日重逢彭澤令。疏籬曲檻互酬卮。探菊云。何曾消息負癡心。漫向籬邊着意尋。日暮祇憐秋色老。夜深渾忘月華陰。晚香不是人間品。處士偏求絃外音。縱媿當年陶靖節。伴卿尙有廣陵琴。對菊云。憔悴西風獨閉門。對卿無語倍消魂。一年秋色添新供。九月繁霜認舊痕。俗世清標誰領

略爾吾心事細評論。可憐一樣同飄泊。只爲生來傲骨存。或曰尊聞此作。有所寄托。然乎否耶。

我人每思二百年前。毛西河朱竹垞輩。鞅掌文壇。詩酒爭逐。輒艷羨不置。年前入京。與都人士交游。長簡短什。彼此唱和。所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余與孫君谷紱（棄疾）許君覺園（學源）一字

游仙）王君病夫（受福）郭君稚亭（文瀾）往還最深。唱酬亦獨富。許公密齋（二字抱梅）文壇耆宿

也。讀余輩詩善之。乃作四傑吟以嘉獎也。（稚亭出公門下。所以獨未提及）其辭云。河山再造賽雄伏。燦

爛文華爭晉祝。大開史館集英髦。仰睇靈光尊者宿。茲事體大着手難。紛紛班馬空爭逐。問中騷客足清

娛。特闢詞壇高蠹蟲。王城海大才人多。齊吐風雲吞岳瀆。就中四傑最知名。詞采英英紛駭目。孫君古老

出天然。字句蒼堅。摹五鹿嬌艷。誰如城北公。日映芙蓉。風洗竹。吾宗仙老倍謹嚴。筆仿春秋開左穀。及今

天壤有王郎。更出雄才橫大陟。貌出羣賢合影圖。點綴幽蘭雜叢鞠。挈余衰朽登其間。大似秕糠隨米蓄。

（指余與谷紱覺園病夫稚亭合攝之影而言。以公亦圖中人也）待君唱和每成編。便付手民裝錦軸。敢

希惠我示周行。誼比綿袍憐范叔。從茲轉益多師是我師。爲君敬設春醪三百斛。

孫谷紱江甯籍。爲人蘊藉謙抑。曩年橐筆海上。彼此借文字爲生涯。互相推重。然迄未謀面。走京師。一見

傾心相得。恨晚。擅駢文。浸浸入古詩。如其人。蒼勁中有逸致。其七言律絕句。多采入詩話。茲復錄其題杜

鵲花七古一首。云。晴雲低亞又窗東。香魂棲活苔之藁。三生古恨不能蝕。化身作可憐。紅紅愁綠慘不

成。色望帝春心古蜀國。拳芳之人遲不來。身世飄零怨風力。千根無定蓬山阿。寒鴉掩色奈情何。隔隣山

茶不解事。笑鬢翻成朱顏。能如此芳馨。不自保。娟娟含睇爲誰好。海天薄暮拭鮫綃。啼痕成血濕龍腦。

春

美

紅羊劫後
刀光血影錄

是書
瀨江濁物 所著先生雅撰
時詞工於辭曲

上流於洪楊時
以三閱月之
故我獨是書

辛苦成十餘萬言之

百帙 精心結構名貴難於有旬
費無謂不辭書中叙江甯州

黃淑華 丁紅羊之劫全自變之
身爲湘中儒林傑所

據以一屏弱女子應建強舉送歷危懼智
第二賦報全家之仇書堅貞之節題詩自

叙從容就義固巾幗中曠世罕聞之奇女
子也當時南天半壁難入三湘人勢力範

圍孤軍之士懼犯忌諱不寫明擬以故海
沒無聞茲得先生爲之表彰出以香豔之

筆繪聲出色淋漓竊致感佩以胡發幽光
願立信備爲當世之金瓶矣至於其編製

之審慎周詳詩詞尤爲悉備傑作也近時
罕見之

全書用章回體
每回之末由歐陽李先先生寬詳加評論

悉以按語於鮮光瑞德之中更現繪紛異
彩尤爲

業已出版 定價大洋

六角

● 美國制度大要 二角五分

● 英文簡易詩選 五角

● 歐美禮俗新編 二角五分

● 英文法學通論 一元

● 英文讀本第一 二角五分

● 英文讀本第二 四角

● 英文讀本第三 四角

● 實用講演術 三角

● 尺牘教教書 四角

● 法國紙幣禍史 六角



西廂詩庫 (續)

紅藕花館主哲廬著

●夫人修齋

蹉跎子母寄叢林。不覺停喪歲月深。哀感祇期貞苦節。齋修聊欲展微忱。天花雨墜飄幡影。貝葉香飛奏梵音。最是嬌娥啼泣處。黃泉碧落慘人心。(聲徹九淵)

●生求附薦

追憶椿萱不復存。孤生無地報深恩。音容痛惜歸幽壤。萍水欣逢建寶旛。澗採蘋蘩展薄供。鑪燒檀栴奉慈尊。齋壇願仗禪師力。蓮界雙登冥漠魂。

●生見夫人

糸出留侯到洛陽。雙親早歿獨悽傷。田園拋撇違同里。琴劍飄零在異鄉。未得風雲趨仕路。且摩經史寓禪房。偶聞相府修追薦。願附芹誠可不妨。

●生再見鶯

香 囊

香 囊

二

昔見傾城話未終。多情天遣又相逢。劇憐弱水無舟渡。誰料仙源有路通。素服似非前日貌。淡粧尤勝舊時容。秋波一轉剛重見。無限幽情不語中。

●鴛鴦哭靈

讀罷疏文化紙錢。佳人宛轉哭靈前。淚流媚頰花含露。愁鎖纖眉柳帶烟。誠意上能通碧落。孝心下可達黃泉。道場事畢旋歸去。月沒烏啼欲曙天。

●軍圍普救寺

寇圍梵宇索嬌營。鐵馬金戈共震驚。不慕相門財敵國。只圖淑女貌傾城。敢違號令須焚寺。肯諾和親便退兵。聽罷幽閨魂欲斷。何期解困有儒生。

●夫人求解圍

兵圍膽怯暗飛魂。特請儒生細講論。顛沛能全大節。平安端不負深恩。一時寧靖么麼害。百歲扶持宰相門。他日烽烟鼙鼓散。定將弱女結成婚。

●生答夫人

能退重圍鼎可扛。蒲關將帥舊同窗。昔年下榻曾聯席。今日揚威足鎮邦。但得雄兵隨簡至。便教小醜倒戈降。書生如操左券。顛危解罷風塵息。要踐前言鸞鳳雙。

●生奉杜書

蹤跡飄零寄客邊。路逢狂寇阻蒲川。么麼不仗君揮掃。一介何由體保全。行李暫投香卓裏。寸絨遙奉將

壇前青雲交。若無忘舊早。爲興軍解倒懸。

●惠明投遞

身託珠林。意氣豪披。肝瀝胆未辭。勞。懶。從。貝。葉。持。禪。戒。肯。向。蒲。團。打。坐。牢。
(是莽和尚身分) 天外。貌。貅。能。遠。至。草。間。狐。兔。定。潛。逃。投。書。千。里。欣。然。往。何。處。關。門。入。望。高。

●杜將退兵

誼篤蘭交。敢固辭開。函讀罷。遂興師。指揮衆騎。從今日。笑解重圍。在片時。始信雲泥盟。不負方知文翰效。非遲草間狐兔。驅除後成就。鴛鴦好合思。

●鴛鴦解圍

今朝不復鼓聲聞。憑仗書生有故人。臨難幾無苟免策。扶危能建再生勳。只知白虎成凶。懼詎料紅鸞是喜神。
(巧思潛發妙句天成) 幸得此君天作合。毫端橫掃五千軍。

●生樂成親

堪笑功名一紙書。寇氛蕭寺已驅除。紅閨弱質驚應定。白髮慈顏患可紓。踐約自能成伉儷。酬勛知不待躊躇。芙蓉帳暖春宵度。樂事人間有孰如。

●夫人背盟

寇退精藍事已平。高堂特地款張生。重開嘉宴言酬德。滿捧香醪爲壓驚。不命歡郎呼作婿。翻令弱女拜稱兄。誰知安樂殊難共。忘却洪恩負舊盟。

香 囊

四

● 鶯勸生酒

踟。躕。強。自。把。瑤。卮。相。對。殊。難。訴。一。詞。意。擬。盈。斟。猶。減。淺。情。當。苦。勸。又。支。離。明。知。才。士。思。求。配。暗。悵。萱。堂。負。解。危。腸。斷。清。河。公。子。矣。沉。吟。伴。醉。再。三。辭。

● 生回館悶

酒。闌。歸。寢。已。更。深。岑。寂。書。帷。思。不。禁。爐。冷。香。銷。燈。半。堆。窗。明。花。暗。月。將。沉。正。思。淑。女。諧。佳。偶。不。道。慈。闈。變。夙。心。憶。自。招。提。相。值。後。幽。情。牽。引。到。於。今。

● 生怨夫人

急。皇。曾。許。配。嬌。姿。誰。料。平。安。致。詭。辭。兄。妹。本。非。前。度。約。鴛。鴦。忍。使。兩。相。離。徒。施。妙。策。身。羈。此。枉。託。良。緣。念。在。茲。枕。冷。衾。寒。孤。客。况。一。番。愁。怨。一。番。思。

● 生告紅娘

曲。折。衷。情。訴。不。勝。當。筵。先。已。駭。名。稱。昔。時。急。難。思。張。琪。今。日。平。安。說。鄭。恆。客。裏。何。由。諧。伉。儷。閨。中。知。自。愛。才。能。秦。樓。空。羨。吹。簫。侶。豈。是。前。生。少。赤。繩。

(未完)

贊

續



歐陵李定夷先生善為小說海內咸知前以漸錄著統編成叢刊初集出版以來洛陽紙貴譽滿藝林

意故於二集特求豐美全書十五萬言刻已再版內容分六卷一

說萃上 (一) 兩杯 (二) 綠影 (三) 窈窕 (四) 願曲 (五) 女兒 (六) 鴉原 (七) 雙龍 (八) 綠絲 (九) 劍 (十) 龍記

說萃下 (一) 自由詩 (二) 談數 (三) 談餘 (四) 談記 (五) 談人 (六) 談史 (七) 談卷五 (八) 談起海 (九) 談文 (十) 談集

談數 (一) 談餘 (二) 談記 (三) 談人 (四) 談史 (五) 談卷五 (六) 談起海 (七) 談文 (八) 談集

談餘 (一) 談記 (二) 談人 (三) 談史 (四) 談卷五 (五) 談起海 (六) 談文 (七) 談集

談記 (一) 談人 (二) 談史 (三) 談卷五 (四) 談起海 (五) 談文 (六) 談集

談人 (一) 談史 (二) 談卷五 (三) 談起海 (四) 談文 (五) 談集

談史 (一) 談卷五 (二) 談起海 (三) 談文 (四) 談集

江山淵譚 辣女兒 定價三 角五分

偵探小說駱亥汗牛充棟佳構絕鮮是書江山淵先生所譯殺英國一女郎與某生愛特彌篤欲與結婚而生難之女郎乃出下策手刃老父而凶器上鐫以生名逼生偕遊生卒不可檢譯偵探種種運籌果獲主犯情節節奇文筆雅潔佐以定夷先生之眉批總評提綱擊領意味盎然誠偵探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佳著也

李定夷 民國趣史 定價四 角

是編為李定夷先生所輯前紀民國成立以來上自政府下至市廛各種風趣之事實之可以噴飯可以拍案第一輯共分六類 (一) 壽星集 (二) 遺老傳 (三) 官場瑣錄 (四) 試院現形 (五) 諸般詼諧 (六) 社會怪談每類多數拾種材料精美事實談諧近來坊間所出諧笑之本不涉於淫蕩則近於捏造此編獨方矯矯無一言流於穢褻無一節不求真實者更有評語者遺四幅開卷一觀便可令人捧腹也

名人閒中話 上下二 冊定價 六角

書載中外名人軼事勝景點跡其他野史所未見共五百餘則歐美衛生法云一日問大笑數次身必康寧舟車往還每苦煩雜觀乎是書樂境自生不特能廣見聞抑且有益衛生也



●擬某女士代弟乞婚書

(穎川秋水)

絲柳。飄。綠。天。桃。暈。紅。值。此。美。景。良。辰。想。去。年。今。日。璇。闈。若。戩。談。鋒。巧。鬪。鶯。簧。繡。闥。香。盟。情。愫。幸。聯。雁。序。以。巾。幘。之。舊。侶。締。手。帕。之。深。交。咳。唾。之。親。有。逾。骨。肉。性。情。之。摯。不。隔。雲。泥。是。真。金。蘭。譜。中。別。開。生。面。粉。奩。圖。上。合。篆。同。心。者。矣。奈。杜。宇。相。催。道。吾。不。如。歸。去。鳳。樓。在。望。遽。爾。爲。賦。遄。征。由。是。鷓。首。遙。回。舍。西。湖。兮。判。襖。驪。歌。高。唱。望。南。浦。兮。分。襟。言。念。及。此。不。覺。黯。然。魂。消。怒。焉。心。擣。知。音。如。妹。諒。有。同。情。也。舍。弟。某。某。值。終。賈。之。華。年。嗜。中。西。之。學。術。估。計。萬。門。聲。價。謬。膺。文。學。士。之。榮。銜。思。量。鳳。卜。繇。詞。尙。乏。素。心。人。爲。嘉。耦。此。非。矜。誇。之。揚。豈。擅。自。揄。揚。婢。媛。之。女。夔。巧。爲。噓。拂。也。誼。屬。同。胞。知。心。有。素。情。聯。一。氣。識。性。較。深。藉。悉。舍。弟。擬。以。神。聖。之。戀。愛。締。文。明。之。婚。姻。蓋。古。今。來。中。道。此。離。半。惑。鳩。媒。誑。語。終。身。怨。恨。全。由。鴛。牒。誤。投。故。雖。未。敢。妄。逞。自。由。紛。貽。口。實。亦。不。願。盲。從。俗。套。擔。誤。情。緣。素。仰。吾。妹。字。寫。簪。花。擅。管。仲。姬。之。妙。筆。詩。工。詠。絮。具。謝。道。韞。之。清。才。前。身。合。是。針。神。巧。誇。玉。指。閤。邑。號。爲。織。女。善。運。金。梭。舍。弟。雖。久。在。他。邦。素。仰。歐。美。婚。姻。之。制。而。揆。諸。國。俗。不。無。義。皇。禮。教。之。思。故。對。於。鼻。架。金。絲。之。鏡。翹。其。首。而。昂。昂。足。穿。吉。莫。之。靴。高。其。聲。而。橐。橐。者。謂。彼。輩。乃。閨。閣。之。天。驕。家。庭。之。魔。障。任。伊。眼。高。於。頂。實。同。目。不。識。丁。得。婦。若。此。不。如。無。有。素。藩。吾。妹。爲。左。

家之嬌。女生浙水之名門。倩兮盼兮。不是庸脂俗粉。美矣茂矣。果然盛鬢豐容。私念或得鴻案相莊。雀屏中選。則三生有幸。快何如之。現已敬託舍親某君介紹。向尊堂婉轉相求。作問名之舉矣。倘獲俯從。舉家稱慶。而儂更得屆時乘書眉餘暇。作聚首傾談。觀看纖手調和。嘗羹湯而不作小姑饒舌。時與芳心契洽。接姿容而永承膩友。披懷其快慰之情。當不在乘龍佳婿之下。因恃深交。不覺詞費。唐突之處。幸不我嗔。

擬答書

(穎川秋水)

一輪皓月正落屋梁。數朶紅雲忽來天外。儂欣慰之餘。盥手開封。悉心雒誦。滿擬多情之青鳥。當報好音。那知無識之錦鱗。偏傳謔語。憶曩者儂與盟姊。以筆硯之深交。訂闈房之膩友。鬚眉取法於雷陳。情逾投漆。巾幗傾懷於管鮑。誼可分金。一時送抱推襟。論文談藝。此固同學。見而艷羨。師長聞而權欣者也。畢業以來。縱一心傾慕。奈兩地睽違。遙望桃葉渡頭。怨美人兮。遲暮佇立。錢塘江上。幸之子兮。忽來。於是謬以東道。自居西湖。偕泛展謁。岳王之墓。憑弔蘇小之魂。尋遺宅而訪逋仙。梅花如故。沿長堤而懷坡老。柳蔭依然。三竺六橋。風景但窺約略。千紅萬紫。花光有待。探尋遽鼓郵程。卽辭逆旅。屈指於今。已交一載矣。致令愛君者。夢繞白門。疎柳情不盡。其依依魂飛紫金山。心難忘其戀戀。乃忝附連枝。謬稱同志。居石城虎踞之區。近鍾阜龍蟠之地。湖名玄武。碧水清漪。河號秦淮。綠波蕩漾。巖花巖花。光欲笑。疊玉峯玉色。生輝。有此綺膩之風光。新奇之景色。不以一葦來杭。邀我看山輝。川媚而乃三星在戶。與儂商璧合珠聯。豈果如詞曲家言。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身注定事。莫錯過姻緣。哉。良由愛我過深。懷儂綦切耳。但此事縱非權操月老。職掌冰人。欲防瓜李之嫌疑。須受椿護之允諾。若貿然自許。率爾親陳。女孩兒家。

例。羞。啓。齒。也。故。儂。家。愚。意。婚。事。若。何。當。悉。聽。高。堂。之。命。幸。堪。爲。吾。姊。告。者。前。日。令。親。賁。臨。笑。言。既。接。禮。意。交。親。微。聞。家。君。謂。弱。息。尙。屬。垂。髫。難。親。箕。帚。淑。媛。久。聞。笄。及。可。訂。絲。蘿。蓋。家。有。長。兄。等。終。軍。之。弱。冠。苦。無。賢。女。與。冀。缺。以。耦。耕。故。擬。託。良。媒。了。向。子。平。素。願。亟。求。嘉。配。叶。陳。敬。仲。祥。占。茲。特。爲。報。佳。音。預。徵。吉。兆。他。日。者。羹。湯。哺。啜。卿。當。先。分。我。一。杯。耳。鬢。厮。磨。儂。不。致。望。君。萬。里。矣。辱。承。關。愛。聊。報。瓊。瑤。事。非。無。因。莫。早。疑。小。姑。善。誑。也。

擬某女士改其夫絕命書

(詩 隱)

憶。自。比。隣。相。處。兩。小。無。猜。妾。在。垂。髫。郎。猶。總。角。豆。棚。瓜。架。頻。嬉。戲。以。言。歡。竹。徑。荷。池。每。納。涼。而。閒。話。花。下。作。迷。藏。之。戲。溪。邊。聯。款。乃。之。歌。芳。草。芊。芊。送。鞦。韆。而。學。舞。斜。陽。掩。映。拋。蹴。鞠。以。同。歸。小。兒。女。亦。解。多。情。閒。歲。月。竟。成。習。慣。視。彼。花。間。蝴蝶。儼。然。逐。隊。以。雙。飛。也。如。葉。底。鴛。鴦。長。此。連。翩。而。比。翼。春。花。秋。月。倏。忽。頻。更。舞。象。佩。觸。年。華。漸。長。每。值。女。工。罷。繡。方。憑。畫。檻。以。消。閒。會。當。午。課。歸。來。曾。向。綠。窗。而。問。字。然。而。此。心。款。洽。究。應。各。守。猜。疑。况。妾。本。詩。禮。家。傳。郎。亦。門。楣。光。耀。防。閑。所。在。帷。簿。宜。脩。所。以。近。接。芳。隣。楊。柳。共。兩。家。之。色。從。此。相。在。爾。室。兼。葭。如。一。水。之。遙。在。郎。因。莊。重。可。風。卽。妾。亦。守。貞。自。愛。方。謂。前。緣。雖。定。未。必。卽。是。姻。緣。孰。知。遇。合。偏。奇。自。此。竟。成。好。合。門。第。既。稔。知。有。素。庭。闈。亦。共。表。同。情。兩。姓。相。投。雙。方。默。許。姻。聯。秦。晉。居。然。選。中。王。郎。好。結。朱。陳。竟。爾。爭。誇。佳。婦。自。愧。蓬。飛。之。質。久。安。荆。布。之。風。較。之。傾。國。傾。城。原。難。比。豔。差。幸。采。蘋。采。藻。尙。識。明。虔。既。井。臼。以。親。操。每。絲。羅。而。不。御。守。德。容。言。工。之。訓。循。定。省。溫。清。之。文。不。特。職。慎。雞。鳴。詩。鹿。戒。且。亦。且。歡。諧。鳳。卜。慶。協。宜。家。畫。眉。學。京。兆。之。描。熨。體。比。荀。郎。之。寵。花。晨。月。夕。絃。來。情。話。纏。綿。淨。几。明。窗。消。

受春光旖旎蓮子猜同心之謎椒花斟連理之杯兩細風斜捲幕待雙歸之燕天高氣爽倚欄觀百轉之鶯當針黹之餘閒極鼓琴之韻事况復糧儲三月有秋存負郭之田因之樹穩雙棲終歲免征途之苦願償借老樂紱天倫以祝殿啓長生恩情兩洽案齊伉儷福慧雙修殆有過無不及者矣矧乃結褵半載喜協熊占哺乳三年心勞燕翼差幸傳家有種頗邀阿父之歡每當繞膝承顏已有成童之望曾記證明山海誓此生無負鶯盟何期蔭失椿蔭竟有約翻成蝶幻託詞借故小試經營背井離鄉頻勞洄溯悵流光之荏苒每歸約以濡遲始也白米紅鹽按月給零星之款繼則沉魚香雁終年起陰雨之悲歎巧婦以何炊撫餘生而欲慟詎料相逢露水孽緣誤認良緣頓教永好絲蘿嘉耦反成怨耦聽人言之藉藉抱幽恨以綿綿稱貸無門長夜忍吞聲之泣饗殮莫繼有生皆絕命之時既典質以俱空復親朋之無告奄奄一息日暮途窮輓轆迴腸聲嘶力竭自歎生成薄命已如溝壑之投豈期毛裏深恩也等弁髦之棄忍心若是天理何存計惟了此殘生何妨一死爲念撫茲弱息已屆十齡倘憑一念以輕生誰任孤兒之重託因是強扶弱質密偵行蹤撫囊橐以興嗟飲泣作沿門之乞裹餘糧而載道崎嶇增行路之難戴月披星程經百里淒風苦雨飽受單寒幸天道之前知竟風聞之有自覓來曲巷訪到香巢營金屋以藏嬌輝光有耀鋪錦茵而比麗陳設俱精伺應則婢媪盈前粧飾則金珠奪目吊來膀子軋得餅頭問神女之生涯不過是縲絲大姐本望門之子弟恐將爲蹙脚瘟生憶從前如許鍾情胡今日翻加冷眼十年眷屬竟如覆水難收五夜淒涼不啻愁城坐困猶欲以迫歸故里謂不應擅事登門凌辱多方存何顏面憂憤交集病入膏肓如此情形有何生趣信是昊天不弔鑄成大錯姻緣願從孽海長辭免卻幾多魔障留將一線尙

稍存顧恤餘恩從此孤魂只落得幽明異路芙蓉城下好憑懺悔來生楊柳風前猶冀起居萬福請從此逝書不盡言

●代江門校書蓉嬌勸戒情郎書

(長孫)

秋風。颯起。頓驚。槐柳之黃。夜月。方圓。彌增。參商之恨。所期。文祺。迪吉。福祉。蒙庥。伏念。妾生。本良。家。謫作。恨者。荆天。棘地。徒胭脂。以飄零。日暮。途窮。隨鶯燕。而歌舞。寒來。暑往。待月。迎風。懷恨。含愁。朝秦。暮楚。何意。郎情。似水。竟許。妾貌。如花。頻垂。青眼。之憐。數費。纏頭。之擲。適逢。萍水。賞識。風塵。印印。兩心。差滄海。之鯁。鰈。依依。一脈。行巫山。之雨。雲。孰知。好事。多磨。情瀾。易竭。而我。郎之家。書。頻促。遂使。客途。之驪。詞。高歌。傷哉。南浦。銷魂。悲矣。河梁。攜手。從此。蓬萊。(江門之鎮山也)縹緲。思舊。雨。而樽酒。誰論。遲暮。年華。對落月。而胸懷。莫話。自惜。魂非。倩女。只淚。落於。燈前。夢切。良朋。徒興。嗟乎。絃閣。彌足。傷已。奈之。何哉。比乃。聞人。說我。郎。港澳。栖。涯。天涯。淪落。百無。聊賴。每事。空談。獨樂。城圍。四方。不惜。注孤。一擲。且又。攀花。折柳。選色。徵歌。吐霧。吞雲。橫床。直竹。嗟嗟。果人。言之。足深信。則妾。心何以。爲情。嗚呼。妾至。愛之。郎乎。歡情。如昨。寤寐。難忘。敢盡。鄙懷。直陳。祈擇。聞諸。清談。薄飲。是寄。興之。生涯。負耒。穡。經。固成家。之正道。爾乃。淫朋。朝夕。懸金。於嶮。巖之。鄉。傾倒。篋囊。求利。於樗蒲。之木。嗚呼。一旦。金盡。誰憐。壯士。無顏。四壁。家徒。難免。室人。怨泣。喪行。敗德。蕩產。傾家。何以。堪之。莫此。爲甚。至於。琵琶。門下。雖名。士之。陶情。楊柳。樓頭。亦雅。人之。韻事。然而。千古。杜牧。尙自。薄倖。之譏。一號。登徒。難免。佻倀。之誚。是可。借爲。鏡鑑。也已。若夫。鴉片。是愛。不知。鴆毒。之謀。定必。憔悴。形容。行見。金錢。塗炭。人見。堪鄙。妾知。代憐。嗚呼。妾至。愛之。郎乎。古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且夫。迷途。

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况。以。郎。才。華。勉。進。卜。錐。囊。之。不。困。如。妾。命。薄。飄。零。嘆。金。屋。之。難。逢。臨
楮。馳。神。不。勝。於。悒。因。風。寄。意。幸。期。改。過。爲。荷。

題 版

六



張



府



●周母湯太宜人六十壽序

(朱廷燮)

自古賢母不必以奇節異行表曝於世。而家庭教育課子成立。若范孟博、陶士行、歐陽永叔，均秉承母教。而聞達於當時，稱述於後世。當其歷境寒齋，遭時艱苦，力不能負笈千里，從名師大儒遊，惟一室篝燈，中宵機杼，善誨力導，無佚志無曠時。沈潛篤實，學乃有成。以故寒素之家，莘莘多賢子弟，蓋其造就者親切而肫摯也。若周母湯太宜人者，可以風矣。太宜人生而穎慧，其父黎仙公授之讀，輒能通經書大義。善女紅刺繡縫紉之事，不學而能。年十八歸贈公周君幼峯，周為烏程名族，其伯叔舅弟均以巍科顯宦著於時。惟贈公雖名父子，隱居不仕。太宜人釵荆布處之晏如，君姑朱太宜人嬰羸疾，偃息牀蓐，家政悉付諸婦。太宜人蚤作晏休，秩序井井，為人通敏，令淑尤饒遠識，性坦白，無私曲，不作尋常兒女子態。敬以事上，嚴以御下，處親屬皆盡禮，見人之急，必竭力扶助而忘其勞。戚族里鄰皆賢之，不意天不佑善，中歲遽喪所天。是時藐孤弱女大者纔數齡，且以家無積金，猝難具斂。太宜人則典鬻稱貸，殫力治喪，謂有子在，不可潦草飾終。遺兒輩他日憾未幾，而朱太宜人繼卒，則又曰：是吾姑也，豈有待姑而薄於夫者？是以棺槨衣衾皆不儉於纍衰絰之中，而能從容擊畫，必誠必敬，若忘其家財之窘乏也。者是不惟太宜人之德。

之純而才亦不可及矣。贈公夙精醫術。多遺箸。並所藏書。與夫衣履之屬。無不什襲珍藏。春秋祀墓而後必檢而曝之。則又護惜手澤。而留紀念於無窮也。夫偏端小節。無關切要。庸庸閨閣。亦優爲之。若夫膝下遺孤。年齒漸長。教養之責。萃於慈母之一身。於此而稍忍置焉。則鳳毛麟角。亦是棄材。玉樹芝蘭。孰非朽質。山川鍾毓之謂何也。太宜人惕然思之。乃令長君就外傳。次君幼女親自教課。夜則兄妹三人共燈而讀。太宜人手鍼黹以督之。午夜始息。無間寒暑。功不引不稍假。蓋慈母若嚴師。絕無煦嫗姑息之心。和易柔靡之色。故嚴憚敬畏。而不敢荒於嬉。其時取士以科舉。學子習帖括業。非得良師教授。文藝不能精。太宜人則節衣縮食。具脩脯。使從鄉黨諸名師。學愈明。經茗農湖之耆宿也。詩古文辭。粹然淵茂。每教人講求經史根柢之學。勿沾沾於制舉文。出其門者。皆異凡俗。長君充如罔門下高弟子也。太宜人以其學有所得。卽令其得諸師者。授弟妹。若師弟子。然稍不受範。輒加以呵斥。其督率之嚴。始終不懈。蓋如此教學相長。兄弟業俱進。相繼游庠。長君旋食廩。旣騰達已在意中。而清廷仿東西各國之制。廣興學校。科舉遂逮廢。戊戌政變。庸人復守故常。太宜人獨知新學將興。舊學不適用於用。會有美人就郡城設門。非思學校。遂使二子就業此校。講求異國方言文字。及一切科學。旣又恐次君越然年尙幼。或盡棄所學。以學復使肄業於滬上復旦公學。以勸中西並進。已而兩人者俱卒業。俱負譽於時。雲間二陸。鄴下雙丁。無多讓焉。光緒季年。長君得五品獎叙。因請封贈如例。以澹於利祿。不就實職。及民國成立。見仕途陵亂。爲天下詬病。遂絕意進取。與弟課徒自給。以孝養其親。長君教習於本城湖郡女學校十餘年。並主任留韻商業學校。次君教習於吳門英文專修館。歷任上海達成中學。中國公學。商船學校。安徽師範學校教員。安徽高

等學校教務長。今任上海商務印書館英文編輯。兼江蘇教育總會交際部幹事。編譯書籍十餘種。行世先是贈公堂兄鏡芙公卒於京。無後。太宜人以次君嗣之。而婚娶仍由太宜人主持。其後俱得名門女為配。女亦適同里士族。近數年來。含飴弄孫。太宜人心蓋稍慰矣。二十年中。茹檠含冰。不以為怨。斷機畫荻。不以為勞。天鑒其衷。春風扇。蘇柯振。赴故家門。祚淳焉。復興昔南阮。居貧籍。咸皆為知名之士。而豪富者無聞焉。天之因材而篤。所以扶掖寒峻。即以報賢母之劬勞者。固有在矣。廷燮曩年師事縵雲先生者久。竊見先生棄西臺之職。詠南陔之詩。依戀慈幃。退就講席。以為即此可以矜式後學。今於其從孫中。復見充如越然兩君。以課徒養其親。洵無愧世家賢子弟矣。茲以太宜人六十壽辰將屆。欲為徵集文辭。以彰壹德。見示行略。屬為詮次。愧不文。無以闡揚百一。第以課子成立。有見於時。用敢揭其苦衷。表其大節。見晚近之世。有足與范陶歐陽諸賢母頡頏者。聞太宜人之風。當思家庭教育。漸被擴張。其有關於培養人才。何止一鄉一邑也哉。歲丙辰律中。蕤賓之月。世侍生朱廷燮拜撰。

●春寒花較遲賦 以二分春色到花朝為韻

(東園)

料峭天光。溟濛雨意。隄柳猶眠。海棠欲睡。黯黯兮。春情遲遲。兮。花事待逢。何日。戰綠酣紅。辜負今朝。踏青拾翠。幾回燕語徘徊。樓閣千重。到處鶯飛。惆悵闌干。十二偷其時。過翦韭節。屈榮芸。陽和暗轉。香澤濃薰。桃著華。而點水梨盈樹。以橫雲寒消。九九闌中。紅添梅萼。春在三三。徑裏碧暈。苔紋幾番。吹到信風。應開夜合。一任飄殘。膏雨又近。春分無如。青山之側。碧水之濱。寒風盡日。寒雨經旬。暖氣未回。鳳律化機。微動鴻鈞。鬧春意。以何曾紅凝。壇杏轉晴光。其尙未綠。漾池蘋。幾經羯鼓。搗殘香國。無易催之信。一任蠟樽傾。

盡玉壺有難買之春。猶憶客歲春園。去年花國探花裏。之風光問花前。之消息賞花則共坐窗西。詠花則同來臺北。競說春回。紫陌景滿二分。但知花壓紅欄。宵爭一刻。看幾處錦天繡地。纔過有限春光。對一庭淡雨微雲。釀就無邊春色。胡今者春到已深。寒歸莫禱。春因花以沈吟。花爲春而顛倒。未供客子之吟。幾誤園丁之報。花間想像。架宜遲築。珊瑚花外。思量欄則遲支。玳瑁雙柑。斗酒聽鷗之客。遲逢扇影。衣香撲蝶之人。遲到於時。寒侵畫閣。寒鎖窗紗。尋芳何處。鬪草誰家。綠意沉酣。花藥勒千層曉霧。紅情醞釀花梢。斬一片殘霞。記曾節過中和。有人挑菜。怪底時逢寒食。無客看花。無何雪消野岸。凍解溪橋。桃紅萬樹。柳綠千條。共樂春光之未晚。同欣花景之偏饒。算來飛絮光陰。應逢此日。省識賣花天氣。只在明朝。

●王右軍書蘭亭序賦

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爲韻

(東園)

煙雲筆底。風日樽前。山陰繫棹。水曲裁箋。草隸之名賢。讌集蘭亭之韻事。流傳筵鏡。斃眼疎籬。闌干十二。硯洗鴨頭。新漲氣象。萬千掃開。苔蘚題詩作序。而調高白雪。乞取芭蕉爲紙。學書而居恍綠天。昔王逸少之爲右軍將軍也。當晉穆之朝。守會稽之壤。呼孫綽爲吟儔。揖謝安如雄長。蘭谿攬勝。上已流連。蘭室論交。良辰俯仰。有序所爲紀實。年華爭三日之春。工書從此留名。人品駕六朝而上。慷慨作問天之語。醉墨淋漓。縱橫揮畫日之毫。高文明朗。夫其燕會風流。鴻裁霞蔚。禊修招粉。署之仙春。買破玉壺之費。渺宇宙而皆空。繪江山而無既。一函煥彩。會教藝苑。香流幾度。紗青抄向洛陽紙。貴袖中金石。搃詞驚擲地之聲。畫裏湖山。縱筆有凌雲之氣。遂乃騁懷墨海。游目管城。龍賓從事。螺子傳情。舊格翻簪花之樣。新裁噪書葉之名。作壁上觀。玉版會看。傳遍得書中秘。銀鉤雅合。催成依稀帖。寫黃庭一窗日。煖髣髴碑。摩碧落四

座風清時則磨墨池。幻流觴波際點峻嶺之烟。鬢劃崇山之霧。警寄託千秋鑒觀百世四十人奇臺瀨迹。正鶯啼燕語之時。三百字亭樹留題有虎臥龍跳之勢。若論梁園賓客附司馬於鄒枚如爲濠上友朋比。觀魚於莊惠是以數陳淑景暢叙幽衷視聽非異靜躁不同因事言情興感萬年之後撫今追昔晤言一室之中斯人善章草插花何數硬黃飛白此地有茂林修竹正宜刻翠裁紅月抹指尖喻入懷之明月風批腕下儼出袖之光風豈以詞章掇拾翰墨摩挲僅就觴詠徒託詩歌遣遙情於雲樹尋陳跡於煙蘿扇。縱題成祇對羣賢揮塵經如寫就但聞道士籠鵝喜他年手澤傳家厥嗣爲王子敬况此日口碑載道其時在晉永和迄今讀書譜而深思憑山亭而遠望嵐氣蒼涼澗聲悲壯樹有鴉塗花多鳥唱和煙潑墨曉風楊柳之陰垂露研朱春水桃花之浪十三行繹尋帖意快雪時晴九十日描寫韶光惠風和暢。

●覆吳東園書

(稿 罈)

稿罈頓首覆書東園有道先生閣下。損會過獎且感且媿。七古之有聲調鄙人蓄懷數十年未敢昌言於朋輩。今得正法眼藏揭其槩而導之不覺欣喜舞蹈欲一貢其愚鄙人先世自六世以下代有著述鄙人八歲孤露越三年而先大父又捐館舍遂出就外傳時僅粗解音義漸習帖括見古詩源而好之擇其音節古雅者時一諷誦比長學爲近體詩而夙所諳誦之古樂府十數首恆往來於心目間無時或釋所以少作五七言近體大率有篇無句蓋好以古體之紀律爲近體之紀律也。閒讀近賢詩集長短歌行傑構如林未嘗不欻然心折獨至音節之疾徐高下則試抗墜其聲時苦不能盡叶初以爲自己之詣力未至不敢輕議其非惟偶一效顰則必杜撰繩墨一改再改務求不棘於喉乃敢脫稿至四十歲後始於茲。

海。珠。塵。中。見。趙。秋。谷。之。聲。調。講。略。一。披。閱。乃。與。鄙。人。所。臆。測。者。不。爽。毫。釐。私。心。竊。喜。以。爲。古。人。果。有。先。我。而。言。之。者。既。又。讀。其。弁。言。始。知。漁。洋。泰。斗。竟。誠。秘。之。枕。中。吁。文。人。結。習。何。若。是。之。錮。且。深。焉。使。其。人。而。性。與。之。近。則。屢。屢。敕。脫。口。自。諧。使。其。人。而。性。非。與。近。則。雖。如。草。窗。詞。格。詳。注。四。聲。亦。祇。令。讀。之。者。病。學。之。者。死。耳。何。秘。之。足。云。猶。憶。某。時。有。友。人。盛。稱。吳。梅。村。圓。曲。一。篇。句。法。章。法。皆。千。古。絕。唱。無。瑕。可。摘。鄙。人。戲。會。曰。專。征。夫。婿。向。秦。川。句。下。惜。少。先。均。一。轉。耳。友。人。譁。辨。至。目。余。爲。四。書。改。錯。之。毛。西。河。余。自。是。不。敢。再。談。聲。調。今。得。方。家。惠。書。稱。許。雖。揄。揚。萬。過。相。黃。得。驪。而。鄙。人。感。激。長。鳴。不。可。謂。非。趙。秋。谷。先。生。外。第。二。人。知。已。遂。自。忘。謫。陋。敬。將。尊。著。紅。梅。歌。謙。賜。下。商。之。處。僭。注。數。言。尙。乞。恕。其。狂。妄。幸。甚。幸。甚。檇。嶧。載。拜。

學 潛 廬 詩 選

● 由 察 院 還 詞 館 乞 歸 養 親 留 別 都 中 知 已

(江春霖)

朱。雲。汲。黯。昔。稱。賢。黷。直。羞。將。譽。並。延。琴。堂。有。心。空。向。日。芻。蕘。無。力。可。回。天。放。歸。田。里。原。應。爾。得。返。蓬。瀛。豈。偶。然。宮。錦。舊。袍。萊。子。服。雷。霆。雨。露。總。科。全。

一。別。家。山。又。九。年。俸。餘。只。剩。買。書。錢。久。無。甘。旨。供。堂。上。獨。有。平。安。報。客。邊。班。列。神。仙。知。不。賤。老。來。母。子。料。應。憐。他。時。聖。主。如。垂。問。爲。道。之。推。已。隱。綿。

殷。勤。樽。酒。足。留。連。驪。唱。還。兼。寫。鳳。箋。俊。逸。清。新。今。鮑。庾。悲。歌。慷慨。出。幽。燕。良。朋。何。日。重。携。手。事。主。同。時。半。

比肩莫怨別離六千里北來南去信能傳

●信豐至贛縣溪流曲折舟行萬山中晚泊立瀨圩遇兩

(觚齋)

溪流如帶繞羊腸結束巉巖一線光天地忽收心悄悄冬春無界景蒼蒼孤螢避影知燈近暗霧籠沙覺草香消得老來詩境狹萬山深閉雨成行

●詠黑牡丹

(天南遊叟)

富貴何須更炫粧一空色相自芬芳未除黑業歸香界且著緇衣懺法王點筆東風辭絢爛卷簾殘月照昏黃迷離豔影渾難辨燭暗幃深夜已央

●題墨牡丹圖畫

(天南遊叟)

圖成潑墨妙豐姿翻遣風流出墨池俗眼於今尙皮相及春何不買胭脂

●祝賈母孫太夫人五秩大慶七律兩章

(商耆)

飲藥餐冰憶昔年萊衣今看舞蹠躡懷清臺峻留丹穴續命膏流種福田封鮓記貽陶母訓奉觴歸策祖生鞭遙知錦幌高懸日仙露濃斟介壽筵

稻花香裏水雲涼爛縵新開畫錦堂算益期頤纔及半堦森蘭玉早成行詩賡壽母千秋頌勳授兒曹五穗章一語長君須記取恤民憂國是官方恤民憂國杜苞直遠邪惡係太夫人教長君果伯語

●讀楞嚴

(无生)

人天放眼太茫茫讀罷楞嚴百感傷千劫在心流轉速萬人如海死生忙炊雲方訝龍成鮓鞭日俄看海

文苑

八

又。桑。如。此。虛。空。聊。獨。立。不。知。人。世。幾。斜。陽。

有感

(振西)

十。年。銷。盡。英。雄。氣。到。此。益。增。身。世。憂。劍。鏘。琴。聲。長。現。現。美。人。香。草。空。悠。悠。青。山。無。處。堪。埋。骨。白。水。他。年。好。狎。鷗。我。欲。乘。桴。歸。海。去。斜。風。寒。月。滿。江。洲。

漫成

(佛矢)

吾。舌。猶。存。足。嘯。歌。寸。心。肯。與。墨。同。磨。百。年。野。史。溫。殘。夢。一。笑。江。樓。閱。逝。波。窮。不。工。詩。緣。性。懶。病。仍。耽。酒。爲。愁。多。痴。人。正。有。無。窮。想。生。尙。能。狂。奈。死。何。

永夜

(佛矢)

永。夜。嗟。哦。夢。未。成。萬。千。幽。恨。滯。寒。檠。冥。冥。孤。雁。霜。秋。影。悄。悄。鄰。雞。雨。曉。聲。客。自。無。能。甘。落。魄。時。方。多。事。怕。長。生。年。來。學。道。吾。何。得。略。刻。機。心。未。刻。情。

西湖雜詠

(樹侯)

放鶴亭

翼。然。亭。子。碧。山。陰。省。識。山。家。舊。姓。林。羽。客。已。經。歸。浩。劫。藐。姑。猶。是。舊。風。神。中。原。帝。國。悲。無。主。處。士。幽。棲。尙。有。岑。太。息。而。今。重。板。蕩。更。無。片。土。著。孤。琴。

岳王墓

中。原。莽。莽。盡。胡。塵。國。士。當。之。敢。愛。身。浩。蕩。雄。師。悲。夢。幻。淒。涼。冤。獄。劇。酸。辛。老。松。百。尺。聲。如。咽。宿。草。千。年。氣。

不春地下而今偷有覺何堪祖國再沈淪

▲蘇小墳

審識烟花夢一場夢中往往斷人腸如痴如醉悲多士獨醒獨清湖小娘南國幾人稱巨眼西泠終古有遺香孤山寂寞蘇堤冷坏土年來草又芳

▲飛來峯

休問峯從何處來大千世界本纖埃靈猿有穴餘寒溜古佛無名滿碧苔夏木千章餘冷蔭飛泉一道走驚雷勒銘處處無心讀聯袂相過日幾回

●秋海棠

楚楚可人憐生小抱秋質若非倩女魂定是書僊匹問爾何所思問爾何所憶悄影立閒階含情惟脉脉

(偶翁)

●紅葉

造物種花叟煊染如畫工秋老更無花葉乃與花同林前誤過客江上驚來鴻絢爛此已極夕陽不肯紅

(偶翁)

●蓼花

一柳臥前溪乳鴨浮三五紅蓼幾株花照影疏可數溪蓼數尺餘園蓼高丈許同是可憐紅秋光偏向汝

(偶翁)

●荻花

一路盪輕丹恁恁如人語颯然風吹來兩岸喧秋兩移舟向前汀雪花飛白渚夜半偶推窗孤篷壓尺許

(偶翁)

●落葉

(惲戴氏)

一年秋信太。恩搖落天涯。到處同閱盡。炎涼應。遞世相非輕薄。且隨風榮枯。畢竟循環。却青白分明。轉是空。削浮華。除冗障。深將收歛。謝蒼穹。

到此真令壯志灰。朽株原分委山隈。最憐蔽日衝霄棟。并作柴烟糞土才。不盡荒蕪元亮影。無邊蕭瑟杜陵哀。茫茫衰草秋山外。腸斷新螢臥碧苔。

亂擁階前合又分。真如世事日紛紛。重來細路無人跡。小立荒園有夕曛。飛舞不隨蜂蝶侶。飄流且趁鷺鷗羣。他時濃綠爭欣賞。未必遊人尙憶君。

拈韻分題事久拋。無端爲汝費推敲。蕭蕭野逕封鷗穴。落落空林露鵲巢。響和城頭初擊柝。飛隨屋上舊編茅。棄才與我原同調。一樣心情感苦匏。

山容似畫抹殘霞。閒雜丹黃燦作花。關塞秋深悲鶯栗。江船人老泣琵琶。瓜期憐爾年年客。萍迹如予處處家。欲悟此中生滅理。小窗剪燭誦南華。

打頭故故警吟魂。惆悵攀條有舊痕。縱有神工難返樹。若參至道是歸根。卷舒在我原無定。榮悴由天且莫論。悟徹浮生堪一笑。人間何者得長存。

氏爲毘陵惲次山中丞夫人是詩蓋中丞卒後夫人追悼之作也怨而不怒深得風人之旨賦物之工特其餘事耳

墨隱廬詞選

●金縷曲

(實甫)

小院桃花雨。鎖銷魂、湘簾半捲。數聲杜宇，門外斑驢勾留久。攜手畫欄私語，消受只酒邊眉嫵。綠鬢零
維摩榻。算年來、略解傷春苦。吹玉笛、甚情緒。 箏堂夜按，陽關譜漫催成。紅悽翠怨，舊盟無主。十丈車塵
官南路。埋盡春愁幾許。有多少、雲鴻失侶。一寸情天，傷心碧。便微軀化石，都難補。持此恨、竟終古。

●前調

(實甫)

門外天涯路。憩香牕、綠沉小院。豔宵初曙。草長紅心，江南岸。一片歌塵乍度。甚粉約脂期，都悞。但罵東風
真無賴。送儂歸不送愁。歸去空望斷鳳城樹。年來春夢，渾難據。又忽忽旗亭折柳。三生萍絮，寶瑟絃僵
瑤情冷。慢把孤懷浪訴。怕少個周郎能顧。只道芳顏須珍重。料人間、尙有相逢處。抵多少、斷腸句。

●風入松 客夜

(東園)

匆匆歲月客中過。一笑指飛梭。料知好夢無尋處。問梅花、不睡如何。消夜且焚絳蠟，破寒更酌紅螺。玉
杯珠柱摩挲。安樂小吟窩。窗間爐火窗前月。算年來、分得夜光多。未許辟人北海，但隨說鬼東坡。

●燭影搖紅 寄人三闋

(東園)

誤種相思年年南國生。紅豆新詞譜到秣陵春。腸斷君知否。一片幽衷待剖。擣文霜、裴航藥臼。西塘夢墮
南浦。魂銷暮春時候。別緒依依情絲織綠。臺城柳攀條無語。怨東風、吹得愁眉皺。爭奈青衫溼透。淚珠
緣歌裙舞袖。鷓鴣屏後鷓鴣簾前。爲誰攜酒。 (秣陵)

雙鯉迢迢西江不隔。東溟路幾番探信。百花洲暗帶春風度。青鳥殷勤來去。報新年、鶯啼燕語。拚教弱柳

文苑

二二

化作浮萍。懺消泥絮。雪潔霜清。女貞香滿。家園樹可憐。時節可憐人。又是春將暮。悽絕空江。風雨徧青

山啼紅。杜宇埋愁。筆塚。羨夢茶鑪。玉人何處。

(南昌)

惜別傷春。漢臯解珮。人千里。江邊黃鶴。古時樓榭。塞書難寄。一片桃津綠。水織回文。情深如此。花香蝶醉。草長鶯飛。問君知未。回首前塵。去年今日。長陵市。幾經鼓瑟。賽湘靈。金粉繁華地。多少嫣紅。姹紫。去匆。匆。花風廿四。最難忘。是萍社。聯吟蘭亭。修禊。

(武昌)

●壺中天 應張石銘元生之徵爲其夫人蘊玉樓遺稿題辭卽用陸君雲僧韻

(東園)

彩鸞音杳。記生前。唐韻尙留遺稿。香茗吟成。多少句。強半。綉花佩草。大雅書工。離騷擬巧。不屑歌儂。懊玉樓光。蘊月明何處。追悼。金石擲地。聲清詩雅。仙心搔癢。麻姑爪翠翦紅裁。存一卷。誰說災梨禍棗。露滴香殘。雲縫錦碎。絃斷琴空。抱柳絲。織恨怎禁。情緒綿渺。

●水調歌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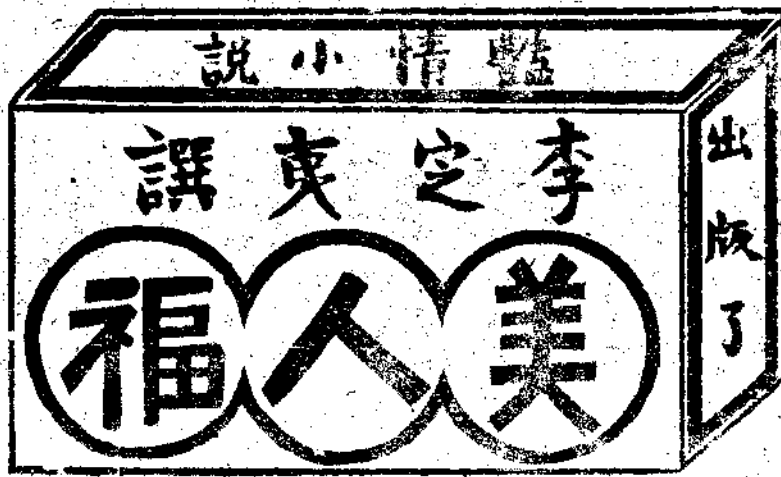
(東園)

夢破夜將半。一片亂蛩啼。不知多少。哀怨惻惻。復悽悽。當道獐獐。豺虎中澤。嗷嗷鴻雁。愁絕范公隄。惡歲已云極。蒿目盡災黎。警風鶴。黃海北。碧瀛西。萬方今日多難。起舞祖生雞。不信馮唐。易老不信阮生。易哭三尺寶刀。攜將前思。難得野幕。怕聞擘。

傳

奇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是書為李定夷先生所著

先生著

作等身此書尤為出類拔萃

每內含兩初版再版不及一月全行售罄銷路之速為歷出各

書所不及茲三版亦出版是書有句

皆香無詞不豔

美人讀之可以

吐氣可以慰情

少年夫婦讀之

可以永保伉儷

之幸福一般士

女讀之也當拍

案叫絕

譯也全書共十二萬字洋裝一冊定價大洋

六角

豔情小說 伉儷福 業已出版

自由之說行夫婦之道苦

離婚之風屢夫婦之道尤

苦此李定夷先生

於此發作是書以匡世

容豔而不佻

樂而不淫而

描寫燕婉之

好却又無微

不至

頭而已哉世間一般伉儷

讀之必能增進愛情者於

花晨月夕共手一編開情

逸趣何殊京兆畫眉時是

亦伉儷福中之一

價大洋五角



星劍俠傳奇

(續)

(東園倚聲)

國文 第十齣

(老生紫衫上髮介搔首介)

可懼可懼真真可懼

(外尾後悄上猝問介)懼何事。(老生回視介)懼國文廢棄。(外)君為文章司命何為出此言也。中國學堂林立學與文相表裏豈學堂與而國文廢乎。吾不信。吾不信。(唱)

〔雙調〕〔海棠春〕千鈞一髮能維繫。誰肯棄詞章。經史國文呵國文。文采煥星雲。正氣彌天地。

文公見張相國所奏國文一摺否。(老生)聞而未見。(外)以道微文敵世變愈危。曾於湖北省城創立存古學堂。以存國粹。以塞亂源。(老生)此摺曾否進呈。(外)進呈了。(老生)通飭各行省遵辦否。(外)也有幾省舉辦。(老生)國文指為國粹何也。(外)今日環球萬國。學堂皆有國文一門。國文者。本國之文字語言。歷古相傳之書籍也。間有時勢變遷。不盡適用者。亦必存而傳之。斷不肯聽

其漸滅。至本國最爲精美擅長學術之技能。禮教風尚。則尤爲寶愛護持。名曰國粹。專以保存爲主。凡此皆所以養其愛國之心思。樂羣之情性。東西洋強國之本原。實在於此。不敢忽也。老生自然不敢忽。

〔桂枝香〕雖則是空文。垂世須借此開宗明義。妙造了幾句新詞。敢抹煞了百家諸子。問如何改良。問如何改良。學堂所學何事。據儿亦談武備。攔筆亦談文事。咳不相宜。作無益。哲有益。以無知。害有知。如果開民智。還當立學規。

中國聖經賢傳。闡明道德。維持世教。開啓神智。尊顯家邦。應與日月爭光。尊奉傳習。卽列朝子史。事理博賅。各體詞章。軍國費用。亦皆文化之輔翼。宇宙之精華。豈可令其衰微。漸歸漸滅。查清代光緒二十九年。欽定學堂章程。內學務綱要第十一條。卽係重國文。以存國粹。言之較詳。新設學堂各學生所造太淺。是所有之國文。凡經史詞章。無人能解。無人能教。將來大學專門。徒託空言。既無周秦傳經之名師。安有兩漢立學之博士。竊恐有經籍道熄。綱論法教之憂。言念及此。不勝大懼。外此兩皮相國。所以創立存古學堂也。老生咳。咳。如今各省。次第舉行。卻是幸事。誠恐不能耳。况近來學堂。新進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誼。種種惡風怪俗。令人不忍親聞。至有譏請罷廢四書五經者。有中小學堂並無講經讀經功課者。甚至有師範學堂改訂章程。聲明不列讀經專科者。人心如是。習尚如是。循是以往。各項學堂。於經學一科。雖列其名目。亦止視爲具文。有名無實。至於論說文章。尋常簡牘。類皆摺雅。故專用新詞。馴至宋明以來之傳記詞章。皆不能解。何論三代。此如籍談自忘其祖。司城自賤其宗。正學既衰。人倫亦廢。爲國家計。則必有亂臣賊子之禍。爲世道計。不啻水火猛獸之憂。外君言及此。正與張相國創存古學堂保存國粹之苦心相合。老生存古章程。若何。外存古學堂。肄業學生。以二百四十名爲額。分爲三班。取錄以次入堂肄業。該堂一切課程。鐘點由

督臣及提學司酌定。奏請頒行。總期中國經史詞章之學。永存不廢。藉此可以補救各學堂之所不足。而又略兼科學。以開普通智識。俾不至流爲迂拘偏執。爲談新學者所詬病。此項人才。將來上之則升入通儒書院。以供大用。 (老生) 通儒書院有幾處。 (外) 尙未有。 (老生) 請問其次。 (外) 次之則以備文學侍從之選。似亦盛世朝列中。必不可少之人員。 (老生) 究竟經史詞章。如何說法。 (外) 經學一門。肄業學生。應於羣經認占一部。說文。爾雅。學音韻學。亦附此門內。 (老生) 史學一門呢。 (外) 肄業生。應於通鑑。通考。中。認占一部。本朝掌故。即附此門內。 (老生) 詞章一門呢。 (外) 詞章如金石學。書法學。亦附此門內。以上或經或史。無論認占何門。皆須兼習詞章。詞章之中。但專習一種。即爲合格。或散文。或駢文。或古詩古賦。均可。兼習者亦聽。博覽爲一門。凡習經史詞章者。後四年均須同習博覽一門。保存國粹。此法最良。 (老生) 此法雖良。誰能實事求是。 (唱)

〔前腔〕 如果。是。吹。壘。隔。世。亦。猶。是。吹。篴。隔。世。我。譜。多。少。黃。絹。新。詞。拭。多。少。青。衫。老。淚。怕。砭。愚。訂。頑。怕。砭。愚。訂。頑。同。室。操。戈。又。起。衛。室。攻。書。又。異。尙。新。奇。投。筆。誰。班。氏。焚。書。自。李。斯。

國文叫國文。百年扶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你看他一班喜新的奇人。你看他一班厭舊的名卿。奇人。奇人。翻孔孟而崇楊墨的奇人。名卿名卿。非舜堯而薄湯武的名卿。 (外) 文翁雖憤時嫉俗。却亦公是公非。直道猶存三代。

(老生) 黑。甜。鄉。裏。夜。深。時。 (外) 誰。敢。高。聲。喚。睡。獅。 (老生) 出。爾。如。何。今。反。爾。 (外) 亡。羊。應。悔。補。牢。遲。 (分下)

陳琴仙評

時勢國文兩折。九州形勢。如在目中。萬古國文。易成灰燼。撤藩離。各歸誰子。輕中學。罪坐何人。巧言亂德。辯言亂政。東園倚此。正當清季之時。民國肇基。殷鑒非遠。

新 柳 詞

(園 東)

● 調寄望江南

新植柳。爲我眼全青。泥絮前生應有果。天涯不願化爲萍。何用說飄零。
新植柳。替我染春衣。兩岸曉風鶯百囀。一隄微雨燕雙飛。相對思依依。
新植柳。誤我幾回春。玉鏡有臺諧夙願。金絲織縷繫吟身。同是楚宮人。
新植柳。戀我已成癡。濯濯自爲連理木。雙雙原係合歡枝。難斷只情絲。
新植柳。絆我已三年。蝴蝶驚回前度夢。鴛鴦結就再生緣。一綫兩情牽。
新植柳。比我更情深。有似桃潭千尺水。但求薌澤一春陰。錦帶結同心。

傳

奇

四

彈

詞

許 指 嚴 著

南 巡 秘 紀

定價六角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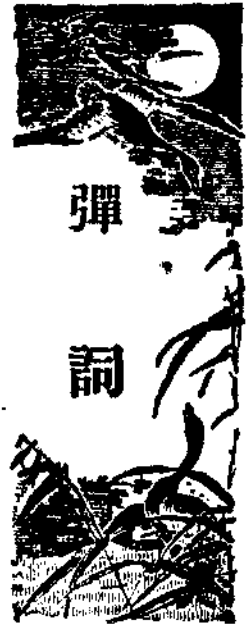
後陸下遊江南當滿清
 歷歷時代鋪張揚厲極奢侈
 當日習於歌舞靡明記載若奉
 本隱諱其遠近僅得之父老流
 傳據前之主病為民國而後忘
 碑皆除始稍見諸稗官野史雖
 約一斑致足珍貴茲本局覽得
 當世文家許指嚴先生
 南巡秘記全稿凡十則
 一 幌子僧 二 水劇場
 三 勾欄 四 野史曝
 言全稿 五 無法國
 母 六 一夜之瑪喇
 塔 七 獨一無二之
 孔雀翎 八 青芝岫
 小史 九 一箭雙鵰
 十 海甯陳墓拾聞
 十一 萬餘年事迹離奇皆未經
 人道 初版出書後海
 內人士無老無少爭
 先講閱製千巨册不
 脛而走 茲再版業已出書

小說界之傑作

宣講家之資料

亡 國 影

亡國小說除我佛山人書史外後無作
 者而痛史又未全全對當此外患頻仍
 國勢岌岌之時非有此種小說不足以
 警國民之醒夢本局自於於此特請著
 名小說家倪軼池莊病骸爾先
 生書為是書 取亡韓之事實
 演空前之奇文自開極激昂
 情節亦復離奇其寫宮庭之淫亂官更
 之醜態與夫韓王末路之淒涼令人忽
 忽忽憤恨欲泣至文筆之精細結構
 之宏深猶其餘耶 誠小說界之
 傑作 亦宣講家之好資料 凡我同胞當無不以
 先睹為快尤特色者卷首有銅板四面如碑如記伊
 寺內李完用安重根等小影皆書中重要人物 封面用韓
 國國旗製版尤為新奇全書共二十回分上下二
 冊業已出版定價大洋六角



芙蓉淚彈詞

(續)

(醒)

第二十七回 訴愁

再說姜府自送過禮盤一家上上下下都非常高興早起晏眠倍形粟六約摸又忙了一星期光景那些瑣碎事情做書人也無暇縷紉是時瑞郎的親友接了請柬均陸續致送賀儀並有幾位至戚和自己的族人到來幫忙瑞郎仍請那表叔顧子全替他做臨時會計顧子全這個人做書人曾經表過的向來是司帳的幹才大凡喜事人家祇要煩了他佐理其間沒有不井井有條稱合主人的心意倘若情關戚誼他更是殷勤照料惟恐不週所以瑞郎當喜期的前兩天已把外邊的事都一概託付落得安閒快樂做個新郎顧子全當著這便飭人招集了許多慣充僕役的(唱)備供使喚到堂前指示鋪陳事不延四壁忙將紅幃挂中間是張來錦幔自天然紛紛吉語皆新句左右高懸喜聯繡綵結成輝畫棟珠燈垂徧耀瓊筵更有那鳳文綺簾尤增豔地上氈氍用繡氍布置周全無缺憾說

不畫百般華美與鮮妍(白)那座廳堂一經顧老爺指揮僕人著意裝點頃刻間十分燦爛安排停妥子全預向瑞郎商量種種開支的事情瑞郎以素不關心毫無頭緒也請子全代為斟酌到了十月初二那一天新娘的奩具已由坤宅夫役肩送過來那樊伯中原祇有一位千金他妻子何氏對於女兒尤珍若掌珠異常鍾愛此番小姐出閣贈嫁的物件自然是極其豐盛就祇從表面看來已令人嘖嘖稱羨(唱)但見那妝臺圓鏡似月騰光 粉奩脂奩列兩旁 書案雕檀真細緻 畫廚髹漆勝尋常 藏珍衣笥參西式 箱是金描七寶裝 錦被疊來看五彩 合歡枕上繡鴛鴦 燭奴製就玲瓏樣 配着個盒貯同心正字香 象箸銀杯工位置 又有贛江陶器倍精良 文房排設琉璃匣 佳果分盛翠鈿筐 餅供絨花多點綴 盤陳織品費評量 真覺得陸離滿目都增炫 要把他辨晰言之是話不遑(白)運妝既畢兩家僕役們忙爭先恐後昇入洞房一時來赴奩宴的賓朋都眾口同聲贊美得了不得當由子全替新郎繙了謝柬並厚勞來伴優給犒賞過去無話一宵容易次日便是瑞公子婚娶的良辰那天早上姜府裏面鼓吹喧闐更形熱鬧(唱)真真是喜氣盈門賀客多 滿堂歡笑雜笙歌 頻聞曲唳新婚樂 早卜得鸞鳳齊鳴韻叶和(白)午筵剛罷隨盛排儀仗往樊宅迎娶霎時間(唱)送到綵輿重奏樂 娉婷扶出美嬌娥 雙雙拜跪行婚禮 欣看他結就交枝連理柯(白)瑞郎成親後一般賀喜的人見樊小姐生得丰神婀娜體態端凝更是豔羨不已(唱)有的說天生白璧成佳耦 有的說女貌郎才匹配置 有的說京兆畫眉好添韻事 有的說壽陽點額尚遜姍姿 紛紜交口來稱譽 無非是爭羨良姻繫彩絲(白)就中有幾個喜談諧的朋友復指着陳公肅對瑞郎說道瑞兄你今宵(唱)

芙蓉帳底。喁喁話。應感謝月老多情撮合時。(唱)瑞郎聽了心中也暗自歡喜。祇未便把愉快的形
顯露在顏面上。惟有儘著他們打趣笑。嘻嘻的默不置答。那些賓客又到新房裏面去鬧了。一回到了晚
間。瑞郎便照著俗例。乘坐肩輿。和新娘同往。謁岳待得歸家。已是夜漏更深。酒闌人散的時候。一雙夫婦
當即偕入洞房。預備安息。想官們都是過來人。那種新婚滋味。可不消做。書人拏着這枝筆。淋漓盡致
的替他描摹。免致把書中要文。閒閒擱起。如今日說那雲岫小姐。雖是因阿兄娶嫂。特地回家。其實他積
蘊了不少憂愁。急急要借這遭。向自己入發抒一番。以消鬱悶。爭奈自返家門。連日間。幫兄長料理喜
事。忙忙碌碌。竟沒一些兒空閒。好談到個人心緒。祇得且耐住。不說。直至瑞郎的喜期過了。幾朝他一天
在書室內。閒談方纔對著阿兄。提及夫家的近狀。恰巧那時景模不在。旁邊他便(唱)含愁一一訴。兄知
道是鮑氏艱難。更勝曩時。一自舊廬歸別主。頓看門第條形衰。數椽貧屋。聊容膝。湫隘何堪。
狹又卑。衣飾屢經供典質。米鹽瑣計已費支持。傭工僕媪都停雇。茶飯均須自煮炊。(白)雲岫
說到甘間。不由得眼眶上起了紅暈。一陣心酸。幾乎淚下。幸虧猛想起哥哥。此時正歡歡喜喜的。安了嫂
子。似未便對他啜泣。忙勉強把眼淚收住。重又續言道。(唱)最恨的妹婿。青衫偏墮志氣。竟不思亟行
務業。振家基。(白)目下這般景况。他仍是(唱)沈迷烟嗜。難醒悟。癩癩依然未肯離。吐納霧雲消盡
夜。可怪他性甘。燒毒味如飴。有時還作榜。補戲。孤注何妨受鉅劇。有時酒食相徵逐。損友成
羣樂聚嬉。似這般心地糊塗多嗜好。那能望窮鄉重出救燃眉。看來是貲財耗盡也。靡庸悔。直
要到餅罄興嗟苦不支。後顧茫茫無進步。(白)唉。阿兄啊。叫妹兒想到後來的日子。(唱)從今怎得免

焦思（自）瑞郎聽雲姐訴出了這許多苦衷。他是天生友愛的人，頓覺得非常納悶。當下忙安慰雲姐道：妹丈這個人並非是絕無智慧的，所以不爭上進的緣故。大率都由於自幼失教，祇要此後伯母能加以訓勉，自然便知悔悟。大凡席豐履厚的人家子弟們，往往如此。目前既漸趨窘迫，光景日非，就使再要荒唐他爲境所拘，料想也荒唐不到那裏去了。那古語不是說過的麼？敗子回頭金不換。况妹丈尙是年輕及早回頭，將來的希望還遠大得狠。據爲兄的意思，吾妹此際且不用杞憂。（唱）縱然似山窮水盡疑無路（自）過了一程（唱）或者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亟自寬懷，珍玉體。望此後常將心事釋愁煩。（自）雲姐經瑞郎殷勤勸慰，未始不願遵從。阿兄的囑咐，強自排解，怎奈想起了婆婆的溺愛，不明景模的昏迷，不悟那重興基業這一層終必了無希冀。不覺唉聲嘆氣的，回答道：哥哥說是這麼說，但是照妹子望將去，不曉得此生此世還有好日子可過沒有？瑞郎聽雲姐說到這裏，喉間有些哽咽，恐他再說下去，要觸動無限的傷心，忙又竭力的勸道：妹妹總是保重身子要緊。况且甥兒生得豐頤廣額，面貌極佳，將來定有跨竈充閭之譽。吾妹後福正多著哩。又何必過於煩惱呢？雲姐道：總要你妹婿肯長進，方好。若說是望明生替一家爭氣，他現在尙屬兩歲的小孩，豈不更形渺茫麼？瑞郎道：做兄的停一會見了妹丈，自當設法開導，勸他先把那幾種不良的嗜好趕快除却。然後……那知話未說完，忽聽得窗外有人走動。他兄妹二人（唱）爲恐屬垣剛有耳。故將守口慎三緘。（自）要知那時候果是何人走來，容俟仔細探明，再說與看官們知道。

（未完）

齊

齊

小 說 新 報

第 一 年 全 年

本報第一年總目已
擇要刊於上期報中

全年
十二册足一百

八十萬言
材料之精
內容之富

期者實洋二元
該報詳界畫前之作
每售一册定價四角

全年者
二角售

實洋四元
所費無多
而能得泉

購全年
皇巨賦十餘册愛讀小說者幸
勿錯過且本局為優待惠顧諸
君起見並備
彩券奉贈

者贈鄭曼陀雙

美畫但杜宇美

女畫各二種購

半年者贈鄭畫

但畫各一種
無上之新小說又獲絕妙之
精品如此機會不可多得也



李定夷
先生所著得之首水北石公之口述所
紀近十餘年來之飛門花事大端悉備 其

文筆之豔麗足以上婉板橋雜記

秦淮畫舫錄等書
而警世絕俗之言又時流於
字裏行間非以聲色娛目已也

業已出版
每册僅收回
成本二角



遊戲文章

●戲擬吳王張十誠復瑤臺第一妃徐姬詔

(東園)

詔曰。寡人生無令德。死有餘辜。朝脫黃袍。暮飛青蓋。萬年橋畔。祇賸劫灰。十載宮中。寧忘故劍。禍福雖人。自召興亡。惟我難言。坐昧先幾。致多後悔。陳涉首先發難。讓豎子以成名。項王腸斷。作歌痛美人而隕命。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生死兩途。古今一揆。無知者謂寡妻之惡劇。有識者幸衆美之歸真。豔魄千秋。貞魂萬古。既有齊雲之火。譬象齒以焚身。豈無燥雪之文。卹蛾眉以殉國。夫人城固誓不受降。娘子軍逃防其資敵。溯吳宮之習戰。義在同仇。冀泉壤之報恩。鬼能爲厲。虎邱感昔。鶴市傷今。墜樓而慟。綠珠臨穴而悲。黃鳥吳王未醒。慨桐葉之知秋。越女先歸。想苧蘿之如昨。昔寡人辭短簿之祠。入長干之里。戲謔設降王之座。羈囚隨俘虜之車。降黃蠶之尊。受青衣之侮。麗質雖不爲人。豕貌躬恆懼作。帝昶視白門。若鬼門。去丹闕如仙闕。既游天上。遑問人間。方欣劫脫。紅羊不意使逢。青鳥金玉之音。未闕。恍住蘇臺。絲綸之贊。如新頓開茅塞。親離衆畔。於我何尤。國破家亡。干卿甚事。若寡人白駒起義。一世之雄。黃雀忘危。九京之恨。

手足已隨猿化腹心孰詠兔置每念黃墟難尋青塚沈沈碧血薤露誰歌楚楚紅顏椒風已杳茲幸孤芳可賞碩果猶存國色無雙妃名第一八仙之冠如在瑤臺百媚之嬌如藏金屋楊柳認廊前之翠靡燕探山上之香不識唐莊可思吳苑徐堂麥飯較萬錢之玉饌何如鄰宅蕙羹比五鼎之珍饐奚若棠睡在篝燈影裏鳳樓之紅燭誰燒柳眠起牧笛聲中鸞掖之綠人誰奏蘆簾蒼翠料非玳瑁之簾瓜架紅黃抵否珊瑚之架雲想衣裳而色麗月明環珮而魂歸堆成粉黛之塋掘破胭脂之井卿悔投珠入暗余羞銜璧出降見淩於皇覺寺僧余何足惜受辱於窶人家子卿實可憐霄壤之分不堪回首天淵之判未免痛心以宜家宜室之賢有傾國傾城之貌橘徒變枳荃忽化茅始信瓦全不如玉碎事成既往追悔已遲願待將來滌除未晚在寡人目無餘子仍當僭號周王念妃子腹有遺孤無害冒名張祿南國未曾種豆寄何處之相思西池偷許儼桃訂他年之後約惟是書回碧樹右軍之帖寫深情於焉詔答黃麻內侍之篇裁急就九天可問兩地弗諼用慰殷殷遠道之懷俾知惓惓深宮之意

●送女伶金玉蘭之冥府序

(乙 乙)

冥府不知去中原幾千萬里書缺有問靡得而考信焉客有曾往彼土還而爲余言者謂其地風景名勝與吾中原無以異而民情之沕穆國境之清平且過之蓋有司皆吾國之賢者民之隱微無不燭照不肯者雖親故友好投諸劍山刀獄而不少恤其政簡其法嚴故其民也樂爲善非偶然也然其地無恆產凡所需要皆仰給於吾國故民多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云予聞其言心忤然思往一遊其地以事羈不果行也金伶玉蘭本良家子以親老家貧隸歌籍性本便慧學歌三月其藝已超凡衆迨結束登場則長裙廣

袖翹然秀出於羣豔之中。雖春風楊柳，秋日芙蓉，不足喻其嬌豔也。一時京師士夫，莫不為之傾倒。文字之褒揚，口頭之贊嘆，蓋幾幾乎名動全國焉。余昔嘗言：女子而為優伶，其所濡染，莫非男女愛悅之情。落此旋渦，鮮克自拔。聞玉蘭保璞自貞，未嘗越禮。是其內德之茂，又非他伶所可幾及。已今歲三月，玉皇以八千萬歲大壽，召玉蘭往（見神州報某君輓聯）。吾知以玉蘭之色、藝、德行，必為彼邦人士所傾悅也。玉蘭勉乎哉！語云：人生百歲，莫不適茲土。玉蘭雖去中原，吾知必有人焉，續續而往，重親玉蘭之色、笑。是玉蘭雖居夜臺，其寂寥者暫而不寂寥者，正無已時也。玉蘭勉乎哉！故國河山，近益破碎。玉蘭實親見之，既適樂土，其善事新主，勿以茲為念。

●戲擬妓女陳情書仿李密陳情表

(乙 乙)

妾某言。妾以弱質，夙遭閔凶。生孩六月，父母見背。行年九歲，墮入娼寮。鴇母某，憐妾微姿，躬親浣濯。妾少多外遇，十三破瓜，送新迎舊。至於今日，既無親夫，率多狎客，爭妍取憐，倖獲微名。外有堂差，出局之忙，內有送客留髻之苦，碌碌終日，寢食不遑，而鴇夙有痼疾，酷嗜阿堵。妾之供奉，未嘗或懈。逮及今茲，聲名益起。曲辯子某，濫擺花酒，阿土孫某，浪擲纏頭。妾以土老易欺，虛與委蛇。曲等迷惑，揮霍益豪。尋遇君子，許藏金屋，猥以微賤，當侍枕席。非妾托故，所敢拒絕。妾具商鴇母，歷陳委曲。鴇母聞言，責妾貧恩，龜奴霸阻，不許從良。舊客臨門，咸加勸勉。妾欲乘隙私奔，則以防備綦嚴，欲奉命脫籍，則告訴不許。妾之進退，實為狼狽。伏維大少，以財雄一時，凡屬姊妹，皆可物色。况妾無狀，特為尤甚。且妾少落風塵，人盡可夫。本圖金錢，不矜名節。今妾蛋國庸姿，至微至陋，過蒙青睞，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鴇倚為錢樹，其欲逐逐朝夕。

譜 載

四

監察不離左右。妾以鵝母無以侍君子。鵝母以妾未嘗離跬步。鵝妾二人更相為備。是以區區不能償願。妾某今年一十有八。鵝母某今年六十有三。是妾屈伏於鵝母之日短。而報君之日長也。方命之愆。願乞亮察。妾之苦衷。非獨同院姊妹及娘姨大姐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大少矜妾愚誠。無過相迫。俟鵝老死。必奉箕帚。妾生當共衾。死當同穴。妾不勝牀第依戀之情。謹具書以聞。

妓女從良辭 仿歸去來辭

(寄恨)

醒塵夢兮。年紀將衰。胡不歸。既自以身為有主。奚悵惘而獨悲。悟老者之可托。知少年之莫追。居正室。其未遂。覺今是而昔非。車麟麟以輕駕。香陣陣而薰衣。辭鵝母而脫籍。喜貴客之相依。乃出陷阱。吉日良辰。婢僕歡迎。侍女候門。花粉未拋。丰韻猶存。攜郎入室。有酒同斟。樂荆布以自適。學針黹以何嫌。倚牀樓而笑語。審歸正之清閒。牌日鬥以成趣。房雖偏而靜安。幸良緣之得締。時和好而盤桓。柳無人以妄問。花無客以輕攀。日悠悠其可度。靠終身以何難。歸良人兮。請絕跡於青樓。客與我而相遺。復金面兮。焉求敝閨房之情話。弄兒女以消憂。小婢告余以春。及將遊玩於花。疇或約姊妹。或帶丫頭。既尋芳而拾翠。亦瀟灑而風流。請奶奶以坐轎。同太太而登舟。喜趨奉之有人。感前世之已修。已矣乎。月貌花容。有幾時。曷不真心定去。留胡為乎。茫茫任所之章臺。非吾願。花轎不可期。嫁良人而有後。將鞠育以益斯。待成立以筮仕。効捧檄之驅馳。慶齊眉以偕老。樂夫桑榆。復奚疑。

整脚 大少序 仿滕王閣序

(詩 隱)

滬濱名區繁華。天府地多娼妓。人易糊塗。餅住家而打野雞。帶長三而做么二。靠將皮肉通商。開叫貨之。

場。只要金錢頃刻，下留香之榻。姑娘面俏，嫖客魂馳。妍頭枕插燭之，交搭脚戀無鹽之美。馬戲影戲之遊，戲帶局同臨書場劇場之灘場。包車滿駐，星期休暇。狗黨如雲，花酒逢迎。狐羣入座，爭風起釁。撥醋罐之祖宗，吸魄勾魂。入夜叉之府庫，家兄作孽。慣受釘錘，曲辨何知。錯嘗蜜餞，時過數月。節近中秋，荷包淨而腰橐清。梅瘡染而面孔紫，猶徘徊於馬路，仍流戀於龜窩。上易安之茶樓，登醉漚之酒館。沿途吊膀，胆大如天。債主登門，洞鑽無地。一張厚臉，任巧計之安排。幾句花言，擺空場之姿勢。局包積酒帳，多大姐目其斜視。老鴛示其怒矚，羞慚滿面。怕過相好之家，懊惱傷心。悔入迷魂之局，牀頭金盡。躑躅街衢，家雞與野雉齊飛。皓月共電燈一色，書樓唱曲響傳天樂之窩。窮鬼驚心，淚滴春中之浦。低思暗想，魂魄散魂。飛快活過而憂愁生淋，濁凝而毒氣遏遊園。敲竹曾充闕，老排場踏月尋芳。猶記衙堂隔壁賣烟，具吃燒餅交墓庫。於終年忍飢寒於永日，妻啼子哭無一線之生機。樂盡悲來，歎多磨之天數。求知交於門下，現晦氣於眉間。形容稿而疾病深，借貸多而親朋遠。灘開測字可憐，落魄之人窮到拉車。半是銷魂之客，望家鄉而不見。轉運氣以何年，嗚呼豪富何奇。迷途易舛，綿袍絮露。鍋竈塵封，想揮霍於當年。真如做夢逞威，風於片刻並不多時。所惜嫖蕩傾家窮愁，送命祖遺田產。須知創業之心，我愛風流不立少年之志。灌米湯而覺爽，括糊罐以貪歡。慾海難填，脂膏易竭。空囊如洗，懊悔已晚。幾聲大少，誰存要好之心。偶遇良朋，枉作無聊之哭。某戲編片紙，苦勸衆生。斬斷情絲，莫學色中餓鬼。寫來直筆，爲傷海上淫風。歎失足於花叢，每丟醜於鄉里。况烟花之下賤，皆露水之因緣。到處爲家，胡成眷屬。臨時公館高住，牆門捲物潛逃。起黑心而不覺披簑挂號，載綠頂以何慚。嗚呼得意不常，壽緣難再。春夢醒矣，白骨歸墟。蹙脚堪憐，幸勿迷於女

色。回。頭。即。岸。是。所。望。於。諸。公。借。此。諧。文。用。為。藥。引。膏。肓。病。去。道。德。修。成。樓。台。金。粉。臨。江。渚。達。旦。通。宵。徵。歌。舞。昨。夜。方。行。巫。峽。雲。今。宵。又。夢。高。唐。雨。任。他。百。事。總。悠悠。問。柳。尋。花。春。復。秋。闈。中。妻。子。啼。痕。在。痛。哭。良。人。逐。下。流。

滑稽新語

●嚇退多九公

(寄恨)

閱舊小說鏡花緣論語中求之與兩句有讀作永之與柳興之興者久已膾炙人口詎天下事竟無獨有偶如某塾師者一日余至某學塾適在上課之際未便驚擾遂少立門外以竚忽聞某宣講曰湯家人說道伊家這一日害了喪事其妮子和因叻統統死脫了余聞言不勝詫異俟其課畢進而觀其書則所講者乃四書中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一節耳因笑謂某曰害與害女與女一樣面貌不澀少些脂粉氣倒也罷了獨這箇子字分明尙有一點一勾在足下眼光未免太不濟了今以先生口才假使多九公尙在聞這種新奇教授不又當畏避三舍的麼

●和尚說法

(寄恨)

某士人夜遊胡家宅見一和尚與雛妓自由談笑旁若無人某大怒斥和尚曰汝出家人何不守清規乃爾和尚答曰和尚亦人耳四肢百體並無欠缺豈居士可以自由而和尚獨干禁例耶某責之曰不然大

凡爲和尚者。必須六根清淨。色慾一道。更非所宜。今汝獨色胆如天。做盡醜態。真佛門中罪人也。和尚大笑曰。居士爲聖門高弟。論語中非禮勿視。非禮勿動之聖訓。當聞之熟矣。然則今晚與和尚相遇於此。一樣尋花問柳。居士不先爲聖門中之罪人乎。又况箇中作用。正非和尚不爲功。設居士而無和尚。又安能過屠門而大嚼耶。士人爲之語塞。

●諷妻妙句

(寄恨)

某甲有婦。蕩甚。顧甲頗誠篤。戒之不聽。無可設法。一日其夫借明字爲題。作六言詩一絕自嘲曰。天地隔重陰陽。緣何夫短妻長。夫祇一點誠心。妻乃兩樣心腸。聞者爲之絕倒。

●難師難徒

(寄恨)

一計姓教員。性灑脫。善滑稽。諸生亟慕之。星期日有湯李數生。同邀至酒樓暢敘。席間興高采烈。咸提飛賤叫局之議。問湯喜何人。湯答曰。我可不必。李等齊問曰。君豈無處叫乎。湯曰。不然。因某之姓。姓得頗佳。雖不叫。亦可羣詫異曰。難道君姓湯的。以燒湯關係。有未便叫局的麼。湯搖頭曰。非也。君等豈不知湯麵餃之謂乎。(卽湯免叫)某既姓湯。自然可以免叫。一座聞之。正闕堂狂笑。問不提防。計教員適不速而來。未入門。先鼓掌笑言曰。湯麵餃。雖是一種佳點。還有我雞絲麵來矣。(卽計師免)合席爲之絕倒。

●見神龍光首

(寄恨)

吾鄉農人某。日事田疇。不憚勞瘁。一日午後。負耒往隴上。見嘉禾暢茂。粒粒下垂。形如貫珠。因思民國紀元。四載於茲。歷年豐稔。足稱大有。已收成有期矣。忽東北方一片黑雲。形如潑墨。一剎那頃。佈滿空際。日

光爲之匿影。農人仰首天外。又見黑雲中突現一物。形如馬尾。蕩漾空際。農人嘆曰。此龍也。胡爲乎而又見於世耶。值此嘉穗成熟。登場在即。烏可再遇此疾風暴雨。傷我田禾。何天公之不仁若是也。正憂慮間。忽聞一聲霹靂。自西南方驟放紅光。萬道赤霞。捧出一輪紅日。曩所謂愁雲苦雨。俱歸烏有。農人舉手加額曰。還好。還好。幸而神龍只見其尾。未見其首。否則傾盆狂注。洪水橫流。尙得稱之爲文明世界耶。

●先生出醜

(寄恨)

學究某。訓蒙糊口。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深以爲憾。一日。其友某。邀至清和坊。吃花酒。甫入門。聞大喊。先生客來聲。又聞先生堂唱聲。某側耳細聽。大駭。問其友曰。誰喊我。誰喊我。友笑答曰。君誤矣。此相幫喊信人也。某聞言。愕然半晌。既而大怒曰。豈有此理。夫先生者。吾儕之雅號也。其次則位望稍尊。不與齊民之列。斯以大人先生稱之。何物淫婢。敢竊吾號。友知其癡。笑答曰。君雖坐擁臯比。平日間足不出戶。無非與一羣小糊獠。盤桓終日。世事若何。君固門外漢。若信人之稱先生。則專制時代。已有之矣。况共和世界乎。蓋共和世界。初無階級之分。人人自由。男女平等。君既以教書名先生。今伊等亦以校書著名。獨不可稱之爲先生耶。旁一大姐。聞友言。亦竊笑揶揄之曰。大少。倪想耐位先生。格尊。稱未必像倪先生。格卑。靠倪先生。格名。頭好像生鐵鑄。成功格一樣。况且倪近來聽得各學堂裏。格先生大家要去考試。恐怕耐大少格尊號。有點勿穩。噯。

●搶夜羹飯

(寄恨)

余友鮑君。甬人也。健談善笑。友朋讌會中。類多滑稽趣語。不僅脚划船對豆板醬已也。一日晚。包君歸自

江東至老江橋畔。見有一人。席地焚香。餽酒紛陳。正稽首頌禱間。鮑君知爲病家之夜羹飯也。大笑趨前。不擇其酒餽之美惡。遽坐地大嚼。其人駭極。請求曰。望先生少待。俟吾供獻畢。願以奉敬。鮑君答曰。余豈貪杯也哉。無非爲君家病人撮起樣好。(甬諺)耳。汝何阻爲。

風中燭

(寄恨)

本曜日晚。余過陳友處。甫入門。適曹君偕袁君亦不速來。彼此暢談時事。足破岑寂。曹君稟性剛直。每至不平處。輒拔劍狂呼。大有擊碎唾壺之概。有時興高采烈。笑逐顏開。時離座作手舞足蹈狀。先是陳君延客處。懸一走馬燈。蓋慶賞舊歷元宵之遺物也。當曹君離座作勢時。恰巧立此燈下。燈觸行動之風。輒旋轉不已。再試再驗。友共怪之。曹遂夸言曰。吾頭上有無量毫光。故觸動輪軸。能使此燈旋轉不已。余笑答曰。然則君其鬚鬚者乎。諺云。鬚鬚頭上放毫光。殆君之謂矣。曹君聞余言。急脫帽示衆。曰。余髮非種種者。而頂上芒。萬丈豈鬚鬚之頭。所可比。余又笑曰。余固知君之熱度至高也。雖然。凡物發九都從火中得來。火必有物始燃。誠如君言。則尊首既不是鬚鬚。定是蠟燭無疑。久一座爲之絕倒。

淫婦妙舌

(寄恨)

一老夫娶少婦。豔而且淫。貼鄰有美少年。婦垂涎者久矣。徒以老者在側。雖終日眉來眼去。尙未及亂一日。婦異想天開。先以言餽老夫。曰。隔鄰少年。見奴貌美。時常目不轉睛。有意吊奴膀子。未識君能保得無事否。老夫答曰。彼固下流人。汝不理他。就是婦應聲曰。奴老實對你說了罷。奴以忠告之言告君。君倘不以爲意。一日。奴真被他看上了。是不關奴事的。你亦不要到那時。捨勿得奴啊。

諧 叢

●送命之警

(寄恨)

某甲善滑稽。伶牙利齒。不落人後。一日。見一警者。算人命。手持三絃。且彈且走。甲謂之曰。汝算命自知准否。計價若何。算命者答曰。推算詳備。不苟命價。一角無扣。甲又問曰。此價頗不公平。可知汝算命之不准也。警者曰。君此言從何處見來。甲曰。大凡人。有貴賤。命有長短。相去何啻天淵。今汝乃一例而論。吾固知汝之不准也。警者大笑曰。然則。某算人命。一向已不知失却幾許利權。今聞君言。愧無以報。只有送君一命。何如。



劇



也

哀情小說
馮婦怨

出版預告

代發
者
國華書局

出版
者
擷華小說社

是書為劉斐村君所著內
容共分二十六章述一錢
氏女郎與武林駱生訂有
婚約繼因駱生迫於父命
他婚生固知錢女多情恐
為己死乃陽移函於女絕
之疑生言出由衷遂亦
不相往還然生念女好
女終身為己誤而於女
友呂西園西園慨然娶女
歸既而生東渡呂死國離
女為一匪人所誘而再離
周氏子周子習統紛日尋
花問柳置女如敝屣女於
是自歎其失德無顏生人
世自首至尾有綾索有起
書一洗塗附堆砌之病劉
君著述散見雜誌報章者
至夥是書尤為傑作業已
付印即日出版定價大洋

瀟湘室老人包陳淑真女史畫例

堂幅肆尺肆圓伍尺陸圓陸尺八圓（橫

幅同對開減半）

屏幅肆尺每幅貳圓伍尺三圓陸尺肆圓

三尺掛屏三圓

二三尺炕屏每幅壹圓半

帳銜每尺壹圓冊頁斗方手卷同

執摺扇壹圓半

翎毛草蟲磁青泥金加半點品小景加倍

油金劣紙紅綠綾緙不應

遇未經定潤之件及大小不符者隨議

民國三年四月重定

收件處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同光梨園記略

(續)

哀梨老人著

●劉維忠重開新丹桂

劉維忠自寶善街丹桂虧折讓人心實不甘。且以牽累閉歇。並非戲館真虧。故一心仍圖恢復舊業。所謂跛不忘履。盲不忘視者是也。惟妙手空空。難於集事。丙子冬。有魏塘金眉生廉訪。憫其老苦。特向唐景星觀察說項。於招商局代謀一溫州輪船買辦。因而得識台州府劉蘭洲太守。次年太守擢台灣道。遂由其公子假銀若干於維忠。由是先租元芳地基。建造戲館。落成後。又將館屋押銀。各處邀人。故造館唱戲。分作兩起。年餘方齊。然而實力不逮。不能一氣呵成。館名新丹桂。在光緒十年甲申中秋後開演。先邀老生徐岱雲(假金牌最好)夏奎章。穆瑞堂。林連桂。武生夏月恆。郝福芝。小生杜蟻雲。青衣李棣香。孫瑞堂。花旦想九霄。又將天仙之周鳳林。小桂鳳。俱加重資挖來。並邀周釗泉。姜姜珍。由京邀回。大奎官。小叫天。(此第二次)武旦余玉琴(上手余大海子小名莊兒)武丑張永升。武二花臉趙德虎。張九柱等。十月又

聘京都某邸掌史倭心泉之子文琴舫。其人平時喜唱刀馬旦。隨來打出手者七人。一小叫天長子鎖兒。武生蔡和祥。蔡利福。一吳姓（忘其名前唱銅錘今改武二花臉）餘皆不憶矣。第一夜演馬上緣。以杜蝶雲扮薛丁山（詳文琴舫客串）小叫天脾氣乖張。劉維忠大不愜意。情願將已付包銀不要。另送船票。請其於封河前回京。叫天去後。遣杜蝶雲挾資赴京。邀汪大頭。直至十一月。杜始回。託詞將銀交文琴舫。轉付汪桂芬。急切不得脫身。只好乘隙偷行。不能預定日期。大約田旱道南下。劉維忠信之不疑。杜挈其婿韓桂喜同來。一身外無長物。星夜爲其趕置行頭。第一夜演鎖雲囊。此爲韓從前未演之戲。杜有姘婦木袁雙喜媳。忽樓頭晒羔皮絨多件。汪既久不來。致劉大疑。向詰支吾。劉擬控官。經大奎官等十人公保。令杜河泮去京。汪若不來。原銀追回。如杜及銀兩俱無。習惟保人分償。正月杪。杜即動身。從此一去不回。數年後發纈而死。劉候杜無信。二次又派熊又通往邀桂芬北音。未來南事。發作先是所假之款。不料劉觀警爲閩撫劉省三中丞單銜列款。奏參褫職。追贓發往軍台。劉公子來申坐索前款。劉維忠束手無策。不得已將戲館押與瑞生行買辦。何丹書以償所欠。於是更形竭蹶。後邀三麻子進丹桂排鐵公雞。亦不賣錢。劉維忠愈不能支。改爲合股。三麻子薛大慶皆有分。又逢炎夏。周鳳林等仍由天仙再加包銀挖回。小桂鳳想九霄均散。生意不可收拾。後歸想九霄接開。

●陳方水開留春

兆豐買辦陳方水。時正姘李巧林於珊家園。當黃月山去京。亦知陳方水暗與巧林來往。並不吃醋。臨行反諄託方水照顧。兆豐行買辦吳蟾青退後。陳方水接辦。巧林力德。方水自開戲館。伊可親身到京約月。

山轉邀汪桂芬來申。陳頗躓其言。至時商之洋東密司霍亦以爲然。遂一百安排申江各事。卽令巧林攜資入都。先約月山邀聘汪桂芬。一同南下。兆豐行東帶汪到英領事署簽字。然後擇吉開張。館名留春。其時劉維忠正以丹桂大不得了。熊文通歸滬已久。云汪已收銀給有收條。現既已搭留春。不應詎約。據情具控。請提汪伶訊辦。經手熊文通投案。並呈汪之收條。讞員羅少耕司馬家杰准詞傳汪到案。汪供熊却來京邀我。因我不願意。在丹桂演唱。早經回絕。並未收銀。亦未出收據。顯係丹桂捏造。臆控。此次乃是兆豐洋商所邀。且在英領事衙門簽字。羅司馬以華人控告華人是非。曲直應由華官訊斷。汪桂芬何得以洋人爲護符。挾制官長。實屬刁頑。若不懲辦。何以警衆。劉維忠控案。姑候查明。再行核奪。應先嚴懲汪桂芬藐視之罪。其時汪若苦求自認。冒昧尙可轉圜。乃汪恃有洋人出面。忿言挺撞。兆豐洋東亦到堂置辯。堅欲保汪。羅更怒不可遏。以華人事無煩洋人。越俎當堂責汪三百板。枷示頭門。洋人無可如何。稟請領事照會上海道札飭公堂釋放。並須治羅擅專濫刑之咎。正任上海道邵小村友濂往香港查洋藥稅則。代理爲湯小秋觀警壽銘略謂。羅承辦理此案。並無不合。未便以貴領事濫該洋商一面之詞。科罪。應請申斥。兆豐行東越俎云云。按羅福建人。正任川沙同知。因春間會審委員黃芝生承乙與英副領事翟理斯會審時。互相詈罵。幾致揮拳。黃倅撤委。與羅對調。羅亦強項甯去。官誓不釋。汪經陳寶渠司馬調停。始將汪疎枷開放。而劉維忠之控案。並不復審矣。留春候汪放出。卽行開台。名角如林。極一時之盛。花旦蔡桂喜。貢萬盞。燈老生王玉芳。劉培山林。連桂林。寶奎武生黃月山。李春來。沈韻秋。小生沈硯香。大面李長勝。武二花臉吳桂喜。趙德虎。青衣金蘭卿。小丑何家聲。徐阿二。老旦羊長喜等。文武角色齊全。生意居首。

久之汪桂芬又發脾氣時時藉端不唱。又非預先告假而臨場諉病致看人裹足。李春來亦效而尤之。蔡桂喜病瘵而死。黃月山改就丹桂。汪桂芬又返京都。瓦解冰消不能復振。留春閉。改十分頭股開天和。

●十分老板開天和

留春散後。李春來沈硯香計處（號筠堂）劉培山何家聲周雙林李奎山（打鼓好手）林寶奎等以十分股開天和。角色半是股東無所委卸。故戲認真功歸實際毫無糜費。反較前賺錢。至秋江西巡撫德曉峯中丞馨衙門堂戲。年年老例皆三麻子經手。集梨園子弟往演。以此爲利藪。各人卒歲之需賴此。禦冬也。事後返中。人心不一。遂不料理。天和即未重開。殊爲可惜。

●想九霄開丹桂

想九霄姓田。號際雲。小名田虎。本盛軍小班出身。當隸新丹桂時。與周鳳林同班。周名小老虎。故人戲謂二虎不能登一山。萬難共事。未久果然各散。想九霄自新丹桂散後。招集同門復來接丹桂。延夏月恆管事。月恆年甫廿二歲。頗有幹才。人樂爲之用。角色水上飄。大子紅。馬全祿。活天霸（即今之李大山）外。更邀貓貓旦（即楊秀雲）小金紅。劉廷玉。蓋天紅。驚天雷。何金壽。另有小班排牛斗宮高蹺燈戲。（同時各班皆唱此戲。然不及丹桂。）唱至三月。仍不少衰。（月恆第八弟其名爲何桂笙。代取時年口歲）景德全（景四寶子）班名玉成。後全班回京。後李春來接開。庚寅年復由京到申。仍在原處。以封神榜見長。燈綵切模。千變萬化。雖在六月。座無餘隙。排至廿四。本孔宣阻兵。金鷄嶺而止。夏間邀到十三紅等。七月即去。冬間忽移寶善街。改名天成。至年終再回原處。仍名丹桂。次年春又回京。至今未來。康梁之變。想九霄於

已亥秋隻身來申。於是謠詠蠶起。謂九霄因將洋人衣服藏戲箱入宮。觸太后之怒。故潛逃出京。其實子虛。

●李春來開丹桂

李春來自衆樂。虧累以母假死。奔喪。金蟬脫壳而去。後由詠霓邀來。事隔多年。已無人追索。前逋在詠霓生意不好。夜戲減賣一角。春來慚恚。以周大升有心侮己。大升聞言。答曰。我豈不願賣一元八角。實在衆位不肯出力。人家不肯到。僭們這兒來看。誰不要臉。我也叫沒法。大家如果過意不去。拿點良心出來。認認真真幹活。祇要有人來看。自然漲價。現在好角色。祇願要面子。不願減價。也不管開館子的死活。我可沒有娘。就是有娘。我也不就。這個名聲好。就渾下去。不好。就關門。春來聞言。無可回答。常向人言。我一輩子沒有像這回。栽筋斗。後改搭留春。再爲天和十分頭老板。細想。還是開戲館。富老板的便宜。可以名利雙收。適想九霄回京。春來將館子租定。先派一韓姓到津邀人。是年未回。春來情急。自往天津。始將小一盞燈邀來。(師傅卽張國秦)到申。卽日亮台。打鼓。李奎山向人云。我打鼓幾十年。從未見過這樣好的孩子。這一點歲數。唱工做工樣。樣好。將來大了。要蓋過十三日。次年庚寅正月。生意極好。二月尙可。三月漸清。已覺支絀。倘有人代爲經理。尙不致虧。第一春來目不識丁。凡事動輒需人。而又疑心太重。不肯假人事權。第二自以爲好角。看不起文場角色。自己武場。總排中場。大演第三。曾無含蓄。喜怒哀形。之於色。生意略好。則昂首自誇。其能謂此實武戲。賣錢清。則滿臉不豫。卽大言於衆。有這許多角兒。竟不上座。兒看他們諸位好意思。揸我包銀功。歸於已過。諉於人。若忘記前在詠霓受周大升譏誚。曾幾何時。輪到自己當

老板更比周不如。此後衆心渙散。交夏即閉。

●曹小雲開和春

曹小雲青衣角色。也在丹桂時來。申不久即去。蘇回李棣香在閩門開戲館。大受折害。小雲即在蘇娶妻。回申在寶善街開和春。角色悉中下人物。李春來娘舅王福連唱武生。彼云甯甘自苦。搭班不願。靠傍外甥。亦有志氣之人也。和春開銷本輕。居然敷衍年餘之久。力竭始閉。

●武永泰開天福

武永泰津人。平時在家頗不守繩墨。其人善鑽營。酬應尤其所長。南皮張香濤尙書之洞督粵。武本直隸同鄉。遂航海赴粵。轉展請託。得委內河輪船統帶。署新會參將。據津人云。武非其真姓。乃買一武姓。樊札張冠李戴。得握印綬。宦粵兩年。囊橐頗充。凡津滬向與武往來者。同鄉居多。咸至粵謀事。武恐洩其底蘊。來者無不飲助。又恐諸人在外招搖。肇事有礙。官聲且性喜看戲。籌思至再。乃令弟某帶廣東行頭紅木桌椅。攜資來申。賃六馬路戲館。改名天福。即以唱戲盈餘。養贍一班舊時朋友。所有來粵者。全令到申。致戲館年年有虧無賺。時時接濟。巨萬成本。此武在申開戲館隱情也。否則武雖慷慨焉。有在數千里外。而開戲館。供若輩如取如攜。任情揮霍。本人又遠隔重洋。即使愛戲。何妨將來解組。然後再開天下。固無此冤桶也。張調兩湖。武即爲後任譚文卿制軍鍾麟參劾。仍以鑽營二字考語革職。再赴湖北。爲張之私人張虎臣彪所尼。不克留鄂。然仍謀得鎮江差事。癸卯年客死潤江。當天福初開。帳房柜台皆屬津人。利藪迨發包銀。已無洋元。除山案目墊付。則向廣東追索。如此者二年。後歸夏月恆管事。前台易郭壽春。適六

馬路館基爲天仙買去。夏見津人來者日多。將有不可收拾之勢。不忍坐視。遂越俎代謀。趁館將遷。預作未雨綢繆。先商定天儀焚基。尅日建館。准於戊戌閏三月十一夜開台。時光緒廿四年。館名鶴鳴。託言乃夏月恆所開。一月恆名鳴皋。取鶴鳴九皋之意。仍武館業。非前楊月樓之鶴鳴。杜津人侵潤也。自起演後。津人一概不許進館。問事後台。凡有與津人表裏爲奸之角色。皆辭不用。一時弊絕。此後進款涓滴歸公。不似從前漫無稽考。用是津人銜夏刺骨。亦無如之何。即相率去粵。見武以危言進。武初不爲動。迨夏將陳彩林辭歇。陳偕武弟到粵。朝夕鼓簧。以夏太專郭爲所用。武始心活。但事難啓齒。知張國泰由津爲夏邀申。即以辭張師徒爲由。夏果恚忿。一面令張到蘇。一面自亦告退。武仍派其弟來申管理。館事大更。又邀李春來等進班。後台知夏欲退。各角紛紛辭去。夏出李淮所有一班。津人又復鴟張。狼噬鯨吞。更甚於前矣。武弟非不知。李遜夏優。但有夏在。不便從中舞弊。李來則渾水裏頭好摸魚。自李進班。生意驟落。所惜者。三月至五月。價仍五角。就此一亂。登時清淡。豈不大奇。武永泰在粵。始知誤信人言。然已追悔莫及。李春來來日無多。將館改名慶樂。又逢炎夏。見買賣大挫。知難而退。約其一衆私人到滿庭芳。與五月仙開詠香慶樂。就此讓人。

何少山開長春

何少山。浙江嘉禾人。素業珠寶。少孤。眷寶樹胡同謝蘭香。生平愛看武戲。因而各案目皆熟。常與何通融。班中人亦稔識不少。有增二者。旂籍唱丑角。時在煙間遇何。即對榻橫陳。日親日近。適寶善街館閉。增即懇何開館。何意爲動。悉索敵賦。謝蘭香本有嫁何之念。亦傾囊助之。即聘增管事。於壬寅九月開張。館名

長春角色十四日。牛松山。彭玉章。周雙林。何金壽等。至年下。其母由蘇濟資匯中。到捕役柴樛處。柴正難度歲。施偷天換日手段。將現洋已用。另出正月期票。散給包銀。大誤其事。致新正不唱武戲。生意大糟。（凡戲館正月全靠武戲賣錢。以備開月貼補。）以致二月即打飢荒。知增不足恃。改換曹小雲。已無及。何本外行。不禁人逼。至月杪即黃夜而遁。遂閉。

●曹小雲開天儀

曹小雲自長春散後。候六月將過。復在其館邀集角色重開。館名天儀。老旦楊壽長等。由鎮江來。亦進是班。何永寬偕徒金鑲玉。亦由天福過班。且爲合股。案目夏春山。獻地圖於何寬。永遂大權。獨攬。與夏春山裏外連絡。幾將曹小雲擠出。終以天儀爲曹小雲所翹。每月津貼若干。不管館務。何寬永脚立定。案目換小福壽。總理反將夏春山擠出。天道循環。報應不爽。若曹小雲仍在天儀。夏春山何致落空。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好人樂得爲好人。螳螂捕蟬。黃雀在其後。洵然。後來夏竟窮死。曹亦因倒票虧累。避津逃訟。

●顧崇德開天華

顧崇德天津人。向爲洋人養馬起家。後在天津紫竹林一帶置產甚多。並有花園。結交營伍中人。嗣與洋人。不直家資罄。其大半忿極離家。挈全班航海來申。賃新馬路程麻皮之屋而居。此甲寅五月事也。班內有青衣開口跳二伶。爲人唆。由後廳晒台逸出。奔上海縣喊冤。云班主以刀恫嚇。強欲鷄姦。控求懲辦。其實皆爲人教供。砌詞誣告。查二伶年幼。上海又係初來。路徑尙生。何以赴縣而不到會審衙門。舍近求遠。顯係暗中有人引以進城。縣令爲王欣甫明府。知其虛妄。故質訊時。姦情一字不問。就案斷結。將二伶遞

解回津聞此二童路過清江浦逗遛未行顧攜帶數十人食指浩繁又無館唱戲坐食經年漸形竭蹶不得已姑在張園賣唱餬口復與程麻皮商以胡家宅市屋拆改戲館取名天華（即羣仙底址）另邀外角張和福小桂林等顧一生多疑自津滬兩地構訟更以世皆欺詐之人處處防人因而更覺路外班不久即去天儀被火又邀何金壽孟鴻壽等生意日替日難支持幸為蘇州大觀包去每月四百五十洋火食在外小班最出色者花旦賽貂蟬武生賽天霸大花臉金大頭賽何九老生賽長庚武二花臉賽山貓開口時選等顧以德開天華二年吃盡辛苦無一日安今雖寄人籬下不然柴米暫可息肩不料身安未久禍起蕭牆有賽美仙之父吳姓惡人也初來顧憫其苦留以宿食可謂恩高義厚不圖恩將仇報包藏禍心在中不敢圭角稍露到蘇後暗慫青衣星明月乘顧睡熟用剃刀力割其勢血流標杵痛極而醒星明月對衆揚言顧欲強奸故而行凶於是大家不敢定其是非惟吳姓大肆咆哮定見不依竟忘收留好處設真有此事亦應彌縫故知此必吳姓投意星明月下此毒手後經人調處先以人命為重餘事再議顧雖遭大創尙能步履以痛不可忍無暇申辨姑留此命徐圖來即買一小舟進城到天賜莊美國醫士柏先生處醫治先用藥線縫好厥根據云流血太多非靜攝不治即寄宿醫既旬日瘡已收口一日狂食牛肉一時氣閉瘡口迸裂登時氣絕身後賴顧松山料理電致天津其子廿日後匆匆扶柩回里亦無人敢言一條性命白白送脫其班即到鎮江所入銀皆為吳姓及其一徒名長利者安享登時周身綉緞吾恐天下無此便宜事久必有報應惟顧崇德一世之雄數千里外枉送此命且蒙不潔之名豈不冤哉最苦花旦賽貂蟬本該班頂好角色亦無怪顧獨愛平時所有鑰匙等要件皆令收執顧死後吳姓

劇 史

本因其子賽美仙亦唱花旦。爲貂蟬蓋掩。常滋忿。恨今大權獨攬。藉此報復耳。

(未完)



送



海

俠 情 小 說

破 鏡 圓

是書為瀨江濁物所
著共二十章敘述一

墮瀾名花與畫眉才

子既知己之感遂訂

偕老之盟好事多磨

變生意外良緣終就

嬌貯屋中離恨天幸

返香魂有情人快成

美眷豪俠仗義患難

相援主婢無猜英皇

共案其文詞之哀豔

情節之離奇洵屬近

今說部中所罕觀洋

裝一册定價大洋四

角

哀 情 小 說

紅 碧 因 緣

是書為吾友倪灝森君所

譯內述英國一少年因覓

祖遺紅碧遠適重洋遇仇

客死致肇家庭慘變後少

年子長克承父志復因覓

珍遇豔巧締良緣紅碧既

歸父仇亦復情節新奇文

筆雅潔波折處變幻萬端

幾令人無從捉摸危疑處

哀感悽惻又有一字一淚

之妙誠哀情小說中脫却

窠臼之名著也書共十萬

餘言定價大洋五角各書

坊均代售

李定夷介紹



謎 話

●別有會心室談虎

(續)

(張惟一)

取多字成語而截其下半當在三字以上者謂之折柳近今作者予未嘗見思製一條以為例覺枯澀逾恆卽勉強以致之亦必非屬上乘姑闕之以俟通人

取成語一句不拘以四字而每字皆可剖為兩片讀之仍能成文者則謂之破鏡亦曹娥格之變體也思撰一謎以備其例然才疏學短卒未能得高明之士其各獨運匠心製就一二以補其缺乎

螺旋格卽將其裏迴轉而為螺旋形以赴其面之義若勾為連環狀者則謂為連環格製此等格之謎甚難故少有佳者近人亦嘗仿製之其稍可觀者若賊以其代弟而釋之射誅不孝卽迴轉而為不誅孝之螺旋形也自屢視疾射往為之耕勾而為往之為耕之連環狀也餘若尖射上下天光(光上天下)尙射設其裳衣(設衣其裳)翟生射日星隱曜(日隱星曜)燕子樓空射不見復關(不復見關)但聞秋聲賦

比鄰射修我牆屋（我屋修牆）亦皆恰合自然有可取也。

金瓊格即取成語二句上句末字可連下句首字而仍能成文者如僧圖射謂之和尙亦有利哉二句即讀作謂之和尙亦有利哉若取其成語二句或多句而僅摘其上句末字下句首字合讀之而能成句者則謂爲連珠如杯杯先敬有錢人射貧而無詔富而無驕即摘其上句末字詔連下句首字富合爲詔富也友人有以而奪之食射餓兄因射無心恩寓滬射居中。等謎示余余謂其面裏緊扣亦有可觀。

增損格又名離合格或離而復合或合而復離或僅離而不合或僅合而不離昔人以普救寺草離離空花園或來棲夫人臥病頭不起一枝香卜神祇時欲暮日沉西張先生長別離雖欲會無佳期疑是白馬將軍至射晉國天下莫強焉即此格也此格妙在分合自然初製謎者多從入手變化靡窮愈覺有趣俟他日詳論之。

徐妃爲最近發明之格今日各種雜誌亦多見之予嘗撫摩是格嘗謂即曹娥之變體也此格須取成語各字皆可剖爲兩片而僅存其左或右一片綴集成文如東射泊人名二林冲鮑旭即將此四字剖成木木丫中魚包九日而取其木中包日四片連續成文以爲射也惟曹娥只限以四字而此格則無論若干字均可此其少異耳。

嘗披乙盦叢談見有所謂碎錦格者此格不知昉自何時惜乎乙盦不詳言之予嘗細審其義碎異錦者大小剖之而皆能斐然成章之謂果如是則予可得其例矣如往來無白丁射問管仲是也蓋問管仲大小剖之即爲門口个个官中人讀之仍能成文渾成自然爲不可多得之作質之乙盦以爲然否。

古無謎字。但謂之隱語而已。左氏麥麴之語。河魚庚癸之言。新序之狐白羊皮。世說之黃絹幼婦。皆謎之權輿。特未施諸燈耳。七修類稿云。隱語轉而為謎。至蘇黃而始盛。有編集四冊曰文戲。金章曰揆叙。萬類曰百斛珠。曰千文虎。百斛珠為元朱士凱編。揆叙萬類為明賀從善編。文戲金章與千文虎。則不知作於何人。刻於何代。今皆不傳。斷簡殘編。不可復覩。甯勿惜乎。聞光緒間。京師出燈極盛。有所謂同岑集者。尺錦寸縑。極為可貴。奈踏破鐵鞋。都無覓處。何世有秘藏者乎。幸無自珍。為付梨棗。以公同好。何如。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新序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所謂隱書者。蓋即今之謎語也。文心雕龍云。謎者何。互其詞。使昏迷也。故製謎者。貴曲不貴直。如畫山水。然不可顯見。蹊徑而蹊徑。自顯。方謂上乘耳。

謎 錄

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

唐詩一

小姑居處本無郎。

昔日青青今在否

唐詩一

依舊烟籠十里隄。

不得到遼西

唐詩一

猶是春閨夢裏人。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唐詩一

中天月色好誰看。

羨酒聞雷

唐詩一

停杯投筋不能食。

仙人掌上雨初晴

唐詩一

殘雲歸太華。

謎 海

庸醫鮮就診者

唐詩一

多病故人疏。

瞻望兄兮

唐詩一

眼見雁行頻。

洞房昨夜停紅燭

唐詩一

雙照淚痕乾。

澹然空水對斜暉

唐詩一

渡頭餘落日。

戊辰公即位

四子一(捲簾)

魯君之宋。

意誠

四子一

思無邪。

吾與點也

四子一

孔子之所謂狂矣。

越人

四子一

廣土衆民。

竹生七日而過其母

四子一

長幼之節。

但

四子一

周公之不有天下。

諸大夫皆曰

四子一

盡臣道。

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

四子一

先生饌。

子

四子一

此一時也。

賣淫

四子一

以身發財。

吾不貫與小人乘

左傳一

我奚御哉。

好色乃無子

左傳一

不繼以淫。

納於淩陰

左傳一

其藏冰也。

大言不慚

左傳一

對曰小惠未徧。

同輩隨君侍君側

詩經一

王姬之車。

月暗

詩經一(繫鈴)

莫黑匪鳥。

其

詩經一

淇水在左。

慮

詩經一

反是不思。

溫輿

禮記一

乘安車。

此去隨所偶

禮記一

行役以婦人。

固

禮記一

水始涸。

會元解元

禮記一

不為魁。

是日牽來赤墀下

詩一

四脚朝天。

卯

詩一

時辰未到。

海市

詩一

賣空買空。

思淫

詩一

關心者亂。

夜半無人私語時

白香詞譜一

密約沉沉。

踞

白香詞譜一

家在吳頭楚尾。

謎 海

謎 海

个个

字一

籬。

鷓

字一

寫。

縉紳錄

京劇一

清官册。

鹽杖

京劇一

打花鼓。

蒲東佛院桃千樹

西廂一

(以上賈叔香著郭蔭葵述)

亢之爲言也

四書一

將一座梵王宮化作武陵源。

住近濫城地低溼

唐詩一

子禽曰。門臨九江水。

三月正當二十日

四書一

莫春者。

(以上東園著)

劉寵免官

鐸目一

一。錢落職。

董超受誣

鐸目一

蟻封。

花陰滿庭

詞牌一

疎影。

春燈書成謎

諺一

依樣畫葫蘆。

昨夜一枝開

詩句一

梅花入夢香。

則四方歸之

藥名一

來服

隔林見燈明

詩句一

萬緣叢中一點紅

醫士酣睡終日

四子一

寡人有疾

兩造各有證人

韻目一

四質

落潮

字一

沙

孩提哭之哀

古人一

孺悲

秋聲不可聞

詩句一

歸思欲沾巾

憑君傳語報平安

四子一

述而不作

說六國不用軍兵

聊目一

口技

(以上張蕙如女士著)

君美甚

四子一

王之爲都者

明滅

四子一

日月逝矣

卜生

四子一

子夏之門人

(以上亞乙著)

若賜則可謂之端士

四子一

子貢方人

一竿竹

四子一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反對改良

四子一

不。欲。變。

遺腹兒

四子一

父。子。不。相。見。

雜貨船

四子一

萬。物。載。焉。

福壽

四子一

祿。在。其。中。矣。

漁艇梅花緩緩吹

詞牌名二

釣。船。笛。聲。聲。慢。

甬上竹枝詞

詞牌名一

越。江。吟。

潘妃行金蓮花上

詞牌名一

步。步。嬌。

子昂墨寶

聊目一

畫。馬。

牛郎丈母

聊目一

巧。娘。

美

聊目一

八。大。王。

(以上寄恨著)

南 巡 秘 紀 補 編

業 已 出 版

許指嚴先生南巡秘紀發前人所未發事蹟詭奇詞翰怪麗海內咸知刊行未幾已謄數版今又聞指嚴先生尚有補編舊稿未刊由敝局主任再四懇商讓與版權現即趕印不日出版是編尤為奇秘語皆未經人道而訪諸故老確有其事愛讀前編者得之當更拍案叫絕定價大洋七角內容如下

一 黃 角 蜂 二 西 湖 畫 稿 三 錦 纏 牙 橋

四 烟 花 三 月 五 小 霸 王 案 六 西 域 邪 咒

七 祀 竈 唱 曲 八 無 遮 大 會 九 偽 皇 孫 案

十 同 樂 園 買 賣 街 十 一 楊 瑞 蓮 十 二 福 康 安

十 三 硃 印 孽 緣 十 四 黑 牡 丹 詩 十 五 一 柱 樓 詩

十 六 拒 諫 十 七 借 優 大 學 士 十 八 破 銅 爛 鐵

十 九 盜 玉 馬 十 十 熱 河 熱 二 黃 鶴 樓

三 鏡 湖 亭